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胡雪岩全传——平步青云

(下)

 **eBOOK**
内部资料 非卖品

胡雪岩全传——平步青云(下)

二十四

的秀才，不然就是二三十两银子捐来的监生，也算场面上的人物。一年到头无事忙，白天孵茶馆，晚上‘摆一碗’，逍遥自在到六七十岁，一口气不来，回老家见阎王，说是我阳世里走过一遭了。问他阳世里做点啥？啥也不做！象这样的人，做鬼都没有意思。”

这番不知是自嘲，还是调侃他人的话，周一鸣倒是听懂了，此人也算是有志向的人，所以对胡雪岩的话，颇有同感，“是阿！”

他说，“人生在世，总要做一番事业，才对得起父母。”

有这句话，胡雪岩觉得可以跟他谈谈了，“老周，”他问，“听说你在水师，也是蛮有名的人物。”

“名是谈不到，人缘是不错。”周一鸣喝了口酒，满腹牢骚地说，“从前船户都叫我‘老总’，见了客气得很，现在都叫我老周，啥跑腿的事都要干。想想真不是味道。”

“你的意思，仍旧想回水师？”

“想也不行！”周一鸣摇摇头，“从前我那个长官，现在官更大了，听了他娘的小舅子的话，把我恨得要死。要想再回去补个名字，除非移名改姓，从小兵干起，那要干到什么时候才得出头？想想只好算了。”

“果真你要回去，我倒可以帮你的忙。”胡雪岩说，“想来水师管带，官也不会大到哪里去，我替你请何学台写封信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“求得到何学台的信，我又不必回原地方了，何学台跟江苏巡抚许大人是同年，有何学台的信，我投到‘抚标’去当差，比原来的差使好得多。”

“那好！”胡雪岩说，“这上头我不大懂。明天我带你去见何学台，你当面跟他说。”

听得这话，再想到何桂清对胡雪岩的客气，料知他们交情极深，事必有济，所以他极其兴奋，连连道谢，应酬得格外殷勤了。

酒吃到六分，胡雪岩不想再喝，叫了两碗“双浇面”，一碗是焖得稀烂的大肉面，一碗是熏鱼面，两下对换，有鱼有肉，吃得酒醉饭饱，花不到五钱银子，胡雪岩深为满意。

“钱不在多，只要会用。”他说，“吃得象今天这么舒服的日子，我还不多。”

“这是因为胡大老爷晓得我做东，没有好东西吃，心里先就有打算了，所以说好。”

“这就叫‘知足常乐’。”胡雪岩说，“凡事能够退一步想，就没有烦恼了。”

这天晚上他再想阿巧姐的去留，就是持着这种态度，譬如不曾遇见她，譬如她香消玉殒了，譬如她为豪客所夺，这样每自警一次，便将阿巧姐看得谈了些，最后终于下了决心，自己说一声：“君子成人之美！”然后叹口气，蒙头大睡。

第二天一早起身，周一鸣已经在等着了，临时客串听差，替他奔走招呼，所以阿巧姐虽不在身边，胡雪岩亦觉得并无不便。同时心里在想，自己一向为求使捷爽利，不喜欢带个听差在身边，看来若有象周一鸣这样的人，带在身边，亦自不妨，这一趟回去，或在杭州，或在上海，倒要好好物色一个。

等他漱洗完毕，周一鸣又要请他进城去喝早茶。胡雪岩心里有数，便连

声答道：“好的，好的！吃完早茶，我带你去见何学台，当面求他替你写信。”

于是进了城在“吴苑”茶店吃早茶。苏州的茶店跟杭州的又不同，杭州的茶店，大都是敞厅，一视同仁，不管是缙绅先生，还是贩夫走卒，入座都是顾客，苏州的茶店，分出等级，各不相淆，胡雪岩好热闹，与周一鸣只在最外面那间厅上坐，一面喝茶，一面吃各式各样的点心，消磨到十点钟，看看是时候了，算了帐，安步当车到苏州府学去见何桂清。

由于爱屋及乌的缘故，何桂清对周一鸣也很客气，再三让坐，周一鸣守着官场的规矩，只是垂手肃立，最后却不过意，才屁股沾着椅子边，仿佛蹲着似地坐了下来。

看他这局促的光景，胡雪岩倒觉得于心不忍，便要言不烦他说明来意，何桂清当时答道：“许大人亲自到上海督师去了。”接着转脸问胡雪岩：“现在倒有个好机会，是去收税，不知道这位周君愿意不愿意屈就。”

“屈就这两个字言重了。不知是哪一处税卡？”

“现在新创一种‘厘金’，你总晓得。”

“这听说过。”胡雪岩答道，“到底怎么回事，却还不十分清楚。”

“是你们浙江的一个奇士的策划。此人算是雪轩的部民，湖州府长兴人，名叫钱江……”

钱江字东平，是浙江长兴的一名监生，好大言，多奇计，仿佛战国的策士一流人物。鸦片战争一起，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，宗室奕经，奉旨以“杨威将军”的名义，到浙江督办军务，钱江叩辕献计，招募壮士，奇袭英军，擒其首脑。畏葸的奕经，如何敢用这样的奇计？敬谢不敏。

后来林则徐得罪遣戍，而钱江在广州主张拒英，亦充军到伊犁，在戍所相遇，林则徐对他深为赏识。当林则徐遇赦进关时，设法将他洗脱了罪，带入关内，在京城里为他揄扬于公卿之间，声名鹊起，不幸地，林则徐不久病歿，钱江顿失凭依，于是挟策游于江淮之间，在扬州遇到了雷以诚。献上两策，第一策是预领空白捐照，随时填发，第二策就是开办厘金。

穷了想富，富了想贵，人之常情，所以做生意发了财的，尤其是两淮的那班盐商，最喜欢捐官，捐到三品道员还觉得戴蓝顶子不够威风，总想找机会，如报效军需，捐助河工，花大把银子买个“特保”，弄个二品顶戴的红顶子才肯罢休。

但是捐官的手续甚为繁复，吏部书办的花样百出，往往“上兑”一两年，一张证明几品官员身分的“部照”还拿不到，这一来自然影响捐官的兴趣。钱江的办法就是专为想过官瘾的富商打算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上了兑，立刻填发部照，爽快无比。雷以诚认为此策极妙，便托钱江上了个奏折，细陈其事，照他的办法，部里的书办就没有好处了，所以起初部议不准。无奈国库空虚，乾嘉年间积下的上千万银子，从道光年间鸦片战争以来，以奕经、耆英、琦善以及赛尚阿等总领师干的钦差大臣，花得光光，现在朝廷为对付洪杨起义，“既要马儿好，又要马儿不吃草”，如果马儿自己觅草去吃，犹复不准，如何说得过去？因此，钱江的妙策，到底被批准了。部里领来大批的空白捐照，现款交易，而且没有层出不穷的小费，既快又便宜，捐官的人，自然趋之若鹜。雷以诚就靠了这笔收入，招募乡勇，才得扼守扬州、镇江一带。

然而捐官只是一趟头的买卖，细水长流，还得另想别法，于是而有厘金。清朝的行商税，本来只有关税一种。大宗税收是钱粮地丁，因为失地太多而

收额大减，两淮的盐税，亦因为兵火的影响，销场不旺，弥补之道，就靠厘金，一钱抽一厘，看起来税额甚轻，但积少成多，为数可观。最先是由雷以誠在扬州仙女庙、邵伯镇等运河码头，设卡试办，成效不坏，朝廷因而正式降旨，命两江总督怡良、江苏巡抚许乃钊、漕运总督杨以增，在江南、江北各地试行捐厘助饷，以裕军需。

听罢何桂清的陈述，胡雪岩对钱江其人，深为仰慕，颇想一见，但这是一时办不到的事，只好丢开，先替周一鸣作打算。

“他是水师出身，运河、长江各码头，都是熟人。若得云公栽培，当差决不致误事，坍云公的台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看周君也是很能干的人，而况又是你的举荐，一定赏识不虚。”何桂清说，“我马上写信，请坐一坐！”

说罢，他退入书房，亲笔写了一封信。何桂清虽未做到封疆大吏，督抚的派头已经很足，两张八行笺，写着胡桃大的字，按科名先后，称雷以誠为“前辈”。胡雪岩接了信代周一鸣道谢，周一鸣自己则叩头相谢。

“你先回去吧！”胡雪岩对周一鸣说，“我还要陪何大人谈谈。”等周一鸣一走，何桂清告诉胡雪岩一个消息，说江苏巡抚许乃钊有调动的消息，“今天一早，接到京里的密信。”他说，“我想等一等再说。”

许乃钊调动，何以他要等候？细想一想，胡雪岩明白了，必是何桂清有接此任的可能，不妨静以观变。

这个主意的变化，胡雪岩觉得对自己这方面大为不利，因而颇想劝他仍照原来的计划，先活动调任仓场侍郎，然后放到浙江去当巡抚，那一来，对王有龄，对自己，对嵇鹤龄便有左右逢源、诸事顺手之乐了。

暗中的猜测，不便明劝，万一猜得不对，变成无的放矢，是件可笑的事，叫何桂清看轻了自己，而且凡事明说不如暗示，旁敲侧击的效果最好，这是胡雪岩所深知的。于是略想一想，有了一套说词。

“江苏巡抚这个缺，从前是天下第一，现在，我看是最末等的了。”他忽然发了这样一段议论。

何桂清当然要注意，“苏抚的缺分，不如以前是真的，”他说，“但亦不至于沦为末等。”

“我是瞎说说的，跟云公请教。”胡雪岩徐徐而言，想着末等的理由，想到一条说一条：“第一是大乱在江苏，地方少了，钱粮也就少了。”

“还好，苏松膏腴之地，还在我们手里。”

胡雪岩不便说苏松难保，“要保住，也很吃力，刘丽川至今还在上海。这且不去说它，第二，江苏的官太多。”他说，“浙江好的是巡抚独尊！”

“啊！”何桂清深深点头，“你这话有道理，督抚同城，确是麻烦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，就是西风压倒东风。”

“巡抚要压倒总督，怕不大容易，这也不去说它，第三，”胡雪岩又说：“江南大营的向大人，听说很难伺候。云公，有这话没有？”

这话当然有的。何桂清心想，江南大营的骄兵悍将，不知凡几，向茶的难侍候，犹其余事。于是本来想在江苏等机会，打算着能接许乃钊的遗缺的心思动摇了。

看他默然不语，胡雪岩猜到了他的心思，益发动以危言：“地方官要与城共存亡。我替我们杭州同乡许大人说句私话，如果能够调动一个缺，真正是‘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’了。”

这句话才真的打动了何桂清，他最胆小，虽然纸上谈兵，豪气万丈，其实最怕打仗。看起来，江苏真的成了末等的缺，何必自讨苦吃，还是进京去吧！

主意打定了，却不便明说，只连连点头：“高论极是，佩服之至。”

“我哪里懂什么，不过俗语道得好：‘旁观者清。’不在其位，不关得失，看事情比较清楚。”

“说得一点不错。”何桂清答道：“我就正要老兄这样的人，多多指点。”

“云公这话说得太过分，真叫我脸红。”他趁势站了起来，“我就此告辞了，顺便跟云公辞行。”

“怎么？”何桂清顿现怅然之色，“你就这样走了？”

“是的，我预备明天一早动身回上海。”

“那么……”何桂清沉吟了好半晌说：“我们上海见面吧！那不会太久的。”

“是！我一回上海就把款子预备好，随时等云公的招呼。”

“还有件事，无论如何，奉托费心。”

胡雪岩一愣，随即会意，事实上此事已成功了一半，所以很有把握他说：“云公请放心，一到上海，必有喜信。”

何桂清自然高兴。而过分的欣悦，反生感慨，“真想不到，这一次无端与雪岩兄结成知交。”他摇摇头说，“人生在世，都是一个缘字，想想真是不可思议。”

胡雪岩跟他的境遇，约略相似，再加上王有龄，三个人天南地北，不知冥冥中是什么力量的驱使？得能聚在一起，象七巧板一样，看似毫不相干，居然拼出一副花样，实在巧妙之至。所以对他的话，深具同感。

“云公，说到缘字，还有让你想不到的事。”他紧接着又说，“眼前我不说破，说破了不好玩了。只盼你早则节前，晚则节后，到了上海，我们再叙。”

听他如此说法，何桂清便不肯多问，只说：“好，好！我们再叙。良晤非遥，我就不送你了。”

“不敢当，我也就不再来辞行了。”他站起身作揖。

“你请等一等。”何桂清说完，匆匆又走入书斋，好久，都不见再露面。

他是亲笔在写名帖，写信来不及了，只好用名帖，一共七、八张，从苏州到上海，沿路掌管一方的文武官员，都有他的名帖致意，致意是门面话，其实是为胡雪岩作先容。

“你备而不用吧！”何桂清把一叠名帖交了过去，“交情深浅，都在措词上看得出来，该用不该用，怎么用法？你自己斟酌。”

“有云公这几张名帖，就等于派了百把兵保护，一路上可以睡到上海，多谢，多谢！”

“雪轩那里，我另外复信，这里跟浙江，每天都有驿差，方便得很。我就不必麻烦你转信了。”

何桂清一面说，一面亲自送客，体制所关，送到二门为止。等胡雪岩回到客栈，他跟着又派人送了四样路菜，一部他新刻的诗稿，另外一个沉甸甸的小木箱，打开来一看，是一只“汽锅”。

“难为你家大人想到。”

“我家大人交代，”那个叫何福的听差说：“胡大老爷的交情，与众不

同，叫我跟胡大老爷请示，若还有事，我就在这里侍候胡大老爷上了船再回去。”

“不必，不必！我有人，你请回去吧，替我道谢。”

说完，在阿巧姐的梳头匣里取了个红封套，红封套甚多，备着赏人用的，轻重不等，最重的是五两一张银票，给何福的就是这一种。

这一下，胡雪岩就只有一件事了，等阿巧姐回来。原说午间可到，结果等到日落西山，不见芳踪，反倒是周一鸣又来相伴了。

“胡大老爷，真是多亏你栽培。我去请教过人了，说何大人这封八行的力量很够，一定会得个好差使。”他笑嘻嘻地说。

“那很好！”胡雪岩也替他高兴，“你得赶快到扬州才好。迟了就没有好差使了。”

“不碍。沿运河、长江两岸都要设卡子，差使多得很，抢不光的。我伺候了胡大老爷回上海，再到扬州，最多耽误十天的工夫，不要紧。”

看他意思甚诚，而且路上也还要他招呼，胡雪岩就点点头不再多说了。

于是又闲谈了一会，周一鸣看胡雪岩有点心神不定的模样，但有些踌躇，再坐下去，怕惹他的厌，如果告辞，丢下他一个人在客栈，更为不妥，想了想又劝他出去喝酒散心。

“谢谢，今天不行了。我得等人。”

“喔，”周一鸣知道他心神不定的由来了，“是等阿巧姐？”

“是啊！她回木渎娘家去，说了中午回来的，至今人面不见，不知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此刻不来，今天不会回来了。木渎的航船，早就到了。”

“不是搭的航船，自己雇了一只船来回。”

“那这样，”周一鸣站起身来，“我到阊门码头上去打听打听看。”

“不晓得是哪一条船，怎么打听？”

“不要紧！我到那里，一问便知。”

“对了！你码头上最熟。”胡雪岩欣然答道，“那就拜托了。”

等周一鸣走不多时，忽然有个十五六岁的小后生，由金阊栈的店伙领了来见胡雪岩，自道他是潘家跑上房的书僮，奉了他家姨太太之命，“请胡老爷过去，有位堂客，要见胡老爷。”

又是姨太太，又是堂客，当着店伙在那里，胡雪岩倒有些尴尬，怕引起误会，传出谣言去，总是烦恼，所以不跟那小后生答话，只向店伙说道：“你们这里，另外有位胡老爷吧？他弄错了！”

“不错！”店伙答道，“他说了胡大老爷的官印，上雪下岩，我才领了来了。”

“那就奇怪了。”胡雪岩对那小后生说，“苏州我没有姓潘的朋友，更不认得你家姨太太。”

“原是木渎来的那位堂客要见胡老爷。”小后生说，“那位堂客是我们姨太太的要好姐妹。”

“原来是阿巧姐！”胡雪岩大惑不解，“怎么不回客栈，到了你家？”

“那就不清楚了。只说请胡老爷过去见面。”

胡雪岩为难了。素昧平生，应人家内眷的邀请，这算是怎么回来？同时阿巧姐有何理由到了潘家？而又叫自己去相会？凡此都是疑窦。以不去为妙。

话虽如此，事情却要弄清楚，真假之间，首先要问阿巧姐，“那位木渎来的堂客，你看见了没有？”他问。

“见了的。”

“是怎么个样子？”

那小后生把阿巧姐的身材、容貌、服饰形容了一遍，果然不错。阿巧姐在潘家这话，看来不假。

有了这个了解，事情就好办了，“好的，你到外面等一下。或者去逛一逛再来，我要等个人回来见了面，才能跟你去。”说着，胡雪岩随手在茶几上抓了些零钱给他，“你去买糖吃！”

“谢谢胡老爷！”小后生问道，“我歇多少时候再来？”

“歇半个时辰。”

未到半个时辰，等的人到了，是周一鸣，据他打听的结果，阿巧姐的那条船，早在下午三点钟，就已到达。

“这有点意思了！看起来不假。”接着，胡雪岩便将那个突如其来的邀请，说了给周一鸣听。

“这其中一定有道理。阿巧姐必有不便回来的理由，胡大老爷，我陪了你去。”

“你的话不错。不过我不想去，一个人不怕一万，独怕万一。”胡雪岩低声说道，“人心多险，一步错走不得。我平日做人，极为小心，不愿得罪人，但难免遭妒，有人暗中在算计我，亦未可知。别样事都好分辩，就是这种牵涉人家闺阁的事，最要远避。所以，我想请你替我去一趟。”

周一鸣久历江湖，各种稀奇古怪的事都经过，心想他是怕着了“仙人跳”，顾虑得倒也有道理。自己替他去走一趟，一样也要小心，当时便点点头说：“我去！去了只把阿巧姐请出来，看她是何话说？”

“对了！你问明了立刻来告诉我。”

正在谈着，那小后生已转了回来。胡雪岩随便找了个不能分身的理由，来人自无话说，带着周一鸣走了。

这一走，过了个把时辰，才见他回来，“阿巧姐的话很多，有些事，我也弄不清楚。”周一鸣略停一停，整理一下思绪，要言不烦地说：“阿巧姐夫家派了人，从木渎跟了她到这里，看样子是来找麻烦。阿巧姐不愿回这里，就是不愿意让他们发现她落脚的地方。阿巧姐说有好些话一定要跟胡大老爷你当面谈。她怕跟来的人，在潘家附近守着，此刻不敢出门，到半夜里叫我去接了她来。”

“喔！”胡雪岩深为诧异，“据我知道，她夫家老实得很。怎有此事？”

这话在周一鸣无可赞一词，只这样说，“反正见了面就知道了。”

“慢点！”胡雪岩双目炯炯，神色凛然，“不能去接她！万一为人跟踪，明天告我个拐带良家妇女，这个面子我丢不起。老周，我问你，那潘家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苏州潘家有两潘，一潘是‘贵潘’，一潘是‘富潘’，阿巧姐的那一家，是富潘的同族。阿巧姐的小姐妹，是他家的姨太太，太太故世了，姨太太当家，所以能够作主，把阿巧姐留了下来往。”

“潘家的男主人，叫啥？你晓得不晓得。”

“不晓得。”

“不晓得也不碍。”胡雪岩说，“等我去拜他家男主人，当面说明经过，

把阿巧姐找了出来，就当着他家男主人谈好了。不过，这一下，要委屈你了。”

这话周一鸣明白，是要他权且充任报帖的家人，这也无所谓，他很爽快地答应：“我伺候胡大老爷去。”

于是雇好一顶轿子，周一鸣带着拜匣，跟随胡雪岩到了潘家。帖子一投进去，潘家的男主人莫名其妙，但他的姨太太心里明白，说了经过，方始恍然，立刻吩咐接见。

“来得冒昧之至，”胡雪岩长揖问道：“还不曾请教台甫。”

“草字叔雅。”潘叔雅说，“老兄的来意，我已经知道了。我把人请出来，你们当面谈。”

“是！是！承情不尽。只是深夜打搅，万分不安。”

于是潘叔雅道声：“暂且失陪。”转身入内。

趁这片刻工夫，胡雪岩将潘家的客厅，打量了一番，这才讶然发现，潘家的里外大不相同，大门残旧狭隘，象个破落户，客厅中的陈设却是名贵非凡，光是壁上的字画，就让胡雪岩目眩不止，这面一堂屏条山水，四幅恰好就是“四王”，那面一堂屏条书法，四幅也恰好就是文微明的真草隶篆“四体”。另有一幅中堂，顶天立地，写的是碗大的狂草，胡雪岩除了个“一”字，其余一字不识，但这么两丈多长，七、八尺宽的一张宣纸，就够他发半天的愣了。

“胡老爷，请用点心！”

一个穿着极整洁的蓝布大褂的听差，捧来了一只银盒，盒子凿成一朵梅花，花蒂就是把手。揭开来看，里面是五只细瓷碟子，盛着五样点心，红、绿、黄、黑、白俱备，颜色极艳，胡雪岩只认得红的是玫瑰年糕，拿起银镶牙筷，拈了一块放在嘴里，滑糯香甜，其味弥甘，但却不是玫瑰的味道。

“这是拿啥做的？”

“是拿桃子汁在粉里蒸的。”

这在胡雪岩可说闻所未闻，只有叹一声：“你们府上真讲究！”

听差矜持的微笑着，退后两步，悄悄侍立。胡雪岩一面进食，一面在想：等将来发了大财，总要比这潘家更讲究，做人才有意思。

正在仰慕不已，胡思乱想的当儿，听得屏风后面，有了人声，抬眼看时，正是阿巧姐由个丫头陪着走了出来。一见面就说：“我等你好久了。”

请这面坐吧！”听差十分知趣，将他们两人引到靠里的炕床上，端来了盖碗茶，随即向那丫头使个眼色，都退到了廊下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胡雪岩问，“回一趟娘家，搞出很大的麻烦！早知如此，倒不如我叫老周陪了你去。”

“陪了去也没用。事情很奇怪……”

奇的是就在阿巧姐回去的前一天，有人寻到阿巧姐的夫家，直言相告，说是受阿巧姐的委托，来谈如何了结他们这层名存实亡的夫妇关系。如果愿意休妻另娶，可以好好送一笔钱。

阿巧姐的丈夫很老实，不知何以为答，但他有个堂房哥哥，名叫小刀子，却是个喜欢搅是非的坏蛋，一看奇货可居，当时便表示：一切都好谈。但要阿巧姐亲自出面料理。来人一再探询口风，小刀子说是只想要个两三百银子。

“是假话！小刀子的打算，是要骗我到家，好敲人家的竹杠。偏偏我第二天就回家，亏得消息来得早，所以小刀子来叫我，我不肯回去。我娘也叫我早早走。”阿巧姐接着又说：“哪知道小刀子带了两个地痞，弄了只船跟

了下来。我一看这情形，不敢回客栈，同时关照船老大，不可说破是金闾栈代雇的船。上了岸，雇顶小轿，一直抬到这潘府上，还不晓得小狗子知道不知道我在这里？”

胡雪岩一面听，一面深深点头，等她说完，主意也就定了，“你做得好！”他说，“不要紧，我来料理。”

“你怎么样料理？”

“这家的姨太太，跟你的交情厚不厚？”

“从小在一起的姐妹。”阿巧姐答道：“交情不厚，我也不会投到这里来了。”

“那好！”胡雪岩欣慰地，“你就先住在这里。多住几日。”

阿巧姐大感意外，“多住几日？”她皱眉问道：“住到几时？”

胡雪岩的意思，最好住到何桂清动身北上的时节。但这话此时不便说，而且一时也说不清楚。再又想到，虽然阿巧姐跟人家的交情甚厚，只是当居停的，到底不是正主人，作客的身分也有些尴尬，主客双方，都有难处，短时勾留，还无所谓，住长了要防人说闲话。

“这样吧！”胡雪岩说，“见事行事。你在这里打搅人家，我自然有一番意思。明天就备一笔礼来，若是她家男主人好意相留，你就住下去，不然另想别法。”

“住下去倒没有什么。我只是问你，要住到哪一天？”阿巧姐又说，“我也知道你上海事情多，最多三两天就要回去，莫非把我一个人撇在这里？”

“当然不会！”胡雪岩说，“我另有安排……”

“啥安排？”阿巧姐抢着问，神气极其认真。

若是别人，看她这样咄咄逼人，会觉得招架不住，胡雪岩自然不会，“你不要着急，自然是极妥当的安排。”他接着又说：“长话短说，我让你住在这里，不让你回客栈，就是不想落把柄在小狗子手里。回头我就要去打听，到那里去的人是什么人？”

“对！这要去打听。”阿巧姐说，“在船上我一直想不通，为啥要冒我的名，说我托他们去谈的？莫非是我认识的人？”

这句话提醒了胡雪岩，念头象闪电一般从心里划过，十有八、九是尤五和古应春搞的把戏，自己曾经跟他们说过，请他们听自己的招呼行事，暂时不必插手，果然，不听自己的话，弄巧成拙，反惹出意外的麻烦。

不过，他也知道阿巧姐此时心神不定，不宜多说，便即答道：“你不必瞎猜。一切有我。这件事办得顺利的话也很快，说不定明后天就可以水落石出。你先安心在这里玩几天，我把你的衣箱送过来。”

“那倒不必。我跟我那小妹妹，身材相仿，她的衣服多得穿不完，不过，”阿巧姐又提到那话：“这总也要说个日子，到底住多少天？我也好安心，人家问起来，我也有话好答。”

“那……”胡雪岩心想，看样子到端午前后，何桂清动身的那时候，是不可能的了，既然如此，就早些了结这事，所以盘算了一会，很爽快地答道：“三天！第四天我准定来接你。”

阿巧姐很满意，却又叮嘱了一句：“你可记在心里！”

“不会忘忆！”说着，他从身上摇出一大叠银票来，捡了几张小数目的递了过去，“这里二百两银子，你留着用。在人家这里作客，小钱不要省，下人该当开发的，都要开发。出手也不可以小气。懂吧？”

阿巧姐如何不懂？点点头说：“你放心好了，我不会丢你的面子。”

于是胡雪岩请见主人，道谢告辞，等周一鸣陪着回到金闾栈，他把他留了下来，细谈究竟。

这段经过，前因后果，相当曲折，即令胡雪岩把不必说出的话，隐去了许多，仍旧使周一鸣听得津津有味，而且磨拳擦掌，大有跃跃欲试之意。

“乡下土流氓搞不出什么把戏，等我打发他们走。”

“人都还不知道在哪里，你先别忙！”胡雪岩说，“我们商量好再动手。只是摆脱这两个人，事情好办，我要跟小狗子打交道。”

“喔！”周一鸣把心定下来，因为看样子还有许多花样，且等听了再说。

“我现在又要叫小狗子晓得厉害，又要他感激。你倒想个办法看。”

这是个难题，胡雪岩原有借此考一考周一鸣的意思。他好好考虑了一会，出了一个主意，胡雪岩认为可行，当天就开始动手。

第一步是去打听这两个人，乡下人到底是乡下人，不脱泥土气，所以第二天一早，周一鸣很快地在潘家附近找到了。潘家的巷口就是一爿俗称“老虎灶”的小茶店，光顾这里的茶客，大多是附近的平民，一到先自己取了木脸盆舀水洗脸漱口，相互招呼，然后吃茶吃点心，高谈阔论，只有坐在门口饶饼摊子后面那张桌子上，土里土气，贼头贼脑的两个茶客，不但不跟人招呼，而且两双眼睛只盯着过往行人，特别是看见堂客，更为注意，这就相当明显了。

“小狗子！”周一鸣冒叫一声。

小狗子哪知道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”，听得声音，转脸来看，看到周一鸣含笑注视，便即问道：“是你叫我？”

“是啊！哪一天进城来的？”

“昨……昨天。”小狗子嗫嚅着说，“我不认识你。”

“怎么会不认得我？”周一鸣也做出困惑的神色，“我倒请问，你是不是家住木渎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就对了！”周一鸣以极有把握的声音说：“你贵人多忘事，认不得我，我是不会记错的。我们上一次吃过‘讲茶’，我那朋友多亏你帮忙。”

这又是周一鸣瞎扯，料准象小狗子这样的人，少不得有吃讲茶、讲斤头的行径，所以放心大胆撒谎。小狗子不知是计，想了想问：“你的朋友是哪个？”

“姓王。”

“喔，”小狗子说：“想来是王胖子的朋友。不错，王胖子调戏刘二寡妇，挨了耳光，是我帮他叫开的。王胖子现在还好吧！”

“还不错，还不错！”周一鸣顺口回答，“他常常提到你，说你小狗子够朋友。来，来，我做个吃点心的小东。”说着便向烧饼摊子高声吩咐：“拿蟹壳黄、油包来！”

“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”小狗子一面说话，一面眼睛朝外看，街上走过一个女人，后影极俏，象极了阿巧姐。

这等于自画供状，周一鸣心里好笑，便根本不拿他当个对手，等那条俏影消失，小狗子快快地收拢目光，脸上并现懊恼与疑惑之色，周一鸣便单刀直入问道：“小狗子，你在等人？”

“不是，不是！”

“那个女的，”周一鸣遥遥一指，“后影好熟，好象在哪里见过？”

小狗子怎想得到是有意逗他？惊喜交集地问：“你……啊，说了半天，看我荒唐不荒唐？还没有请教你老哥尊姓？”

周一鸣因为藐视他的缘故，便懒得改姓，照实答道：“敝姓周。”

“喔，周大哥，刚才过去的那个女人，你也觉得象是认识的？”

“是啊！”周一鸣说：“好象木渎见过，也好象在上海见过。”他摇摇头：“记不得了！”

这番做作，把小狗子骗得死心塌地，当时先不忙跟周一鸣答话，向他的同伴叫了声：“老吴！”接着向外努一努嘴。

那个老吴便飞奔而去，周一鸣越发匿笑不已。“小狗子，”他放低了声音说：“你们在钉人的梢？”他又用关切的神色，提出警告：“苏州城里，不比乡下，尤其是这年把，总督、巡抚、总兵，多少红顶子大官儿在这里，你们要当心。”

“这……”小狗子嗫嚅着，“不要紧的！是熟人。”

“什么熟人？说刚才那个女的是熟人？”

“是的。”小狗子觉得周一鸣见多识广，而且也说了相熟，便不再隐瞒：“周大哥，你说在木渎，在上海见过都不错。说起名字，你恐怕晓得，叫阿巧！”

听得这话，周一鸣又有番做作，把腰一直，脸微微向后，眼略略下垂，好半晌才说：“我道是哪个，是在长三堂子里的阿巧！怪不得背影好熟。”

“对，对！周大哥，你也晓得的，她在堂子里。”小狗子更觉需要解释，赶紧又说：“那都是她娘家不好，她是私下从夫家逃出的，做出这种事来，害得夫家没面子，真正气数。”

“那你现在钉她的梢，所为何来？想捉她回去？”

“也不是捉她，她不守妇道，想劝她回去。”

“这，小狗子，不是我说一句，真正你们苏州人的俗语：‘鼻头上挂咸鱼——臭鲞，’这种人怎么劝得醒？”

小狗子点点头，想开口却又把话咽了回去。

周一鸣明白，这就到了要紧关头了。他原来定的计划是，找好“班房”里一个跑腿的小伙计，托他找个同事，两个人弄条链子，弄副手铐，等自己探明了小狗子的住处，“硬装棒头”，随便安上他一个罪名，先抓到班房里，然后胡雪岩拿着何桂清留经他的致长洲知县的名片去保他出来。这就是既叫小狗子知道厉害，又要他感激的手法。而照现在来看，根本无需这样子大动干戈，直截了当谈判就行了。

对小狗子这面，毫无疑问，周一鸣认为“搓得圆、拉得长”，要他成什么样子，就什么样子，极有把握，但在胡雪岩那方面不能没有顾忌，他觉得自己无论就身分、交情来说，替他办事，还没有能够到自作主张，独断独行的程度。自己只不过为胡雪岩奔走，他怎么说，自己怎么做，能把他的交代完全办到，便是最圆满的事。不听他的话做，即使效果超过预期，依然会使得胡雪岩有“此人不可靠”的感觉，因为不听话即是不易控驭。

为此，他改了主意，“小狗子，各人有各人的事，我也不来多问。”他略停一停说，“今天也是凑巧，我有个机会可以发笔小财，不过这件事我自己一个人做不成，正好路过看见你，想邀你做个帮手，不知道你有空没空。”

话甚突兀，小狗子一时不知如何回答？有钱进帐的事，自然求之不得，

但第一要看他的话靠得靠不住，第二要看自己做得了做不了？所以先要问个清楚才能打主意。

“周大哥，你挑我，我自然没话说。是怎么回事，好不好请你先说一说？”

“说来话长。看你现在心神不定，我也还有点事要去办，这样，”周一鸣故意做个沉吟的神情，然后语声很急地问道：“你住在哪里，中午我来看你。”

“我住在阊门外一个朋友那里。”小狗子又说，“中午不见得回去。”

“那么，我们中午约在哪里碰头好了。我请你吃酒，把你的朋友老吴也带来。”

“好的。”小狗子毫不迟疑地答道：“你约地方好了。哪个请哪个，自己弟兄都一样的。”

“对！我们准定中午在观前街元大昌碰头。先到先等，不见不散。”

说定了，周一鸣先走，他很细心，没有忘了先到烧饼摊上付了点心钱。然后匆匆奔到吴苑茶店，这是昨天晚上约好了的，胡雪岩在那里等他。

“这个小狗子，两眼墨黑，啥也不懂！居然想来寻这种外快，真正叫自不量力！”周一鸣得意地细讲了发现小狗子的经过，然后又说：“杀鸡焉用牛刀？”这种样子，胡大老爷你也犯不着费心了，有话跟他实说就是。本来我就想跟他打开天窗说亮话的，不过是胡大老爷的事，我不敢擅专。”

“不敢，不敢！”胡雪岩对周一鸣很满意，所以也很客气，拱着手说：“你帮我的这个忙，帮得不小。”

“哪里话？胡大老爷，你不必说客气话。”周一鸣很恳切地答道，“该当怎么办，你尽管吩咐，我去跑。”

“你的办法已经很好了。能够就在这一两天内办妥当了，说句实话，是意想不到的顺利。你中午去赴约，约了他到我客栈里，我们一起跟他谈。不过，那个姓吴的，最好把他撇开。”

“这容易。我自有法子。”

“还有件事，很要紧。”胡雪岩略想一想说：“不管它了，我自己去办，你就只管约了小狗子来，只要约到，以下都是我的事。”

“只要约到”四个字，等于提醒周一鸣，小狗子可能心生疑惑，有意爽约。那在胡雪岩面上就不好交代了。

于是周一鸣不暇多说，匆匆出了金阊栈，为求快速，赁了一匹供游客逛山用的马，认镫扳鞍，跨上马背，将缰绳一带朝城里走。

“喂，喂，客人，你到哪里？”赁马的马伕赶紧抢着嚼环，仰脸问说。

这些马照例有马伕带路，而马是跑熟了路的，出行之时，一步踏一步，到归途回槽，撒开四蹄，却又不大相同。马都是上了岁数的，实在也快不到哪里去，而且除却逛山，从不进城，所以马伕要那样诧异地问。

周一鸣原晓得这些规矩，一看不能通融，便很简捷地说：“我要进城，你赁不赁？不赁我就下来。”

“做生意哪有不赁之理。不过……”

周一鸣没有工夫跟他多磨，跳下马来将缰绳一丢，掉头就走。

这态度就不太好了，而那马伕也是有脾气的，当时便吐一口唾沫，自言自语的骂道：“真叫气数！碰着‘老爷’哉！”

苏州话的“老爷”，用在这里当鬼解释，周一鸣正因赁马不成，惹了一肚子气，此时怒不可遏，转过身来，抢上两步，戟指喝道：“你骂谁？”

那马伕一看来势汹汹，便有惧意，但“苏州人打架”的那副工架是出了名的，一面用怎么样也硬不起来的苏州话，连声警告：“耐要那哼？耐要那哼？”一面倒退着揎拳捋袖、捞衣襟、盘辫子，仿佛要拼个你死我活似地。

苏州人又最好看热闹，顿时围了一圈人，那马伕有本地人助威，声音便高了，用极快的苏州话指责周一鸣不通人性，即令是吵架，也忘不了说几句俏皮话，于是看热闹的人丛中，便有了笑声。

周一鸣此时处境甚窘，他倒不是畏惧，而是怕闹得不可开交，误了小狗子的约会，便误了胡雪岩的要紧事，心里颇为失悔，却苦干找不到一个台阶可下。

幸好，有了救星，是胡雪岩，“老周，”他从人背后挤了出来，问道，“跟他吵什么？”

“为了赶辰光，想赁匹马进城，这家伙的马，要拣地方走的，那就算了！‘买卖不成仁义在’，用不着骂人。”

“哪个骂人？”马伕也抢上来分辩，却让胡雪岩止住了。

“‘相骂无好口’，谁是谁非，不必再辩。我只问你，耽误了你的生意没有。”

“就耽误了生意，也只好我认倒霉。”

“那就没话可说了。”胡雪岩说：“你赶快招呼你的生意去吧！”

说着，他把周一鸣一拉，掉臂而出，也不必劝解，更不必追问，两个人雇了两顶轿子抬进城，在观前下轿，重新约一约时间，准定正午在金阊栈见面，然后分手，各去干各的。

胡雪岩本想去找“炉房”，一打听地方远得很，只好找钱庄，踏进一家门面很象样的“永兴盛”，开口便问：“有没有刚出炉的‘官宝’。”

官宝就是五十两一个大元宝，由藩库监视熔铸，专备解京及其他公用，所以称作“官宝”。

钱庄不见得有刚出炉的官宝，但可以到炉房去兑换，甚至现铸，只要顾客愿意“贴水”，无不办到。永兴盛有个伙计，架子甚大，双手分开成个八字，撑在柜台上，歪着头问：“要多少？”

“要二十个。”

二十个就是一千两银子，那伙计拿过算盘来，滴沥搭拉打了几下，算出贴水的银数，然后说道：“要下午才有。”

“我有急用，另贴车费，拜托代办一办。”

于是又说定所贴的车费，胡雪岩付出一大一小两张阜康的“即票”，那伙计斜睨着说：“这票子我们不收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信用靠不住。”

如果说跟阜康没有往来，不知道它的虚实，不便收受，胡雪岩倒也无话可说。说阜康“信用靠不住”，近于诬蔑，他不由得气往上冲，伸手入怀，取出一大叠银票，其中有鼎鼎大名的京师“四大恒”，以及总号设在汉口、分号二十余处的“日升昌”的票子，预备拿到柜台上，叫他自己挑一张。

手已经摸到银票了，转念一想，不必如此，便忍住了怒气问道：“宝号可出银票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那好。”胡雪岩问道：“如果是宝号的本票，自然是顶靠得住了？”

“那还用说吗？你有多少，我们兑多少。”

“我没有。既然宝号不肯收阜康的票子，我只好到别家了。”胡雪岩拱拱手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！”

出了永兴盛，觉得这口气真咽不下去，最好马上就能报复，但这不是咄嗟可办的事，只得暂且丢开，先另找一家钱号，兑换了二十个官宝，托那家钱庄派一名“出店”送到了金闾栈。

也不过刚刚把银子堆好，周一鸣陪着小狗子到了，引见以后，胡雪岩开门见山地说：“我是阿巧姐的客人，她托我替她来说句话，如果他夫家肯放她，她愿意出一千两银子，让她丈夫另外攀亲，还可以买几亩田，日子很可以过得去了。我听老周说，这件事有你‘轧脚’在内，‘皇帝不差饿兵’，我替阿巧姐作主送你一百两银子。你看如何？”

这番话说得很明白，而小狗子仍有突兀之感，最叫他困惑的是，这个自称是王胖子的朋友、曾经一起吃讲茶的“周大哥”，何以会把自己的底细，摸得这么清楚？因此，看看周一鸣，又看看胡雪岩，翻着一双白多黑少的三角眼，竟无从作答。

就在他这迟疑不语之际，突然觉得眼前一亮——胡雪岩把张被单一揭，下面盖着的二十个大元宝，尽皆揭露，簇簇全新，银光闪亮，着实可爱，另外又有一堆银子，几个“中锭”，一些“元丝”，估计是百把两上下，这不消说是，是预备送自己的谢礼。

俗语道得好：“财帛动人心”，胡雪岩是钱眼里不知翻过多少跟斗的，最懂得这句俗语，所以特地要换官宝，好来打动小狗子的心。

这是胡雪岩熟透世故、参透人生、驾驭世人的一帖万应灵药，小狗子心里也知道，阿巧姐真正成了奇货。说书的常说：美人无价，若是咬定牙关不放松，弄个一万八千的也容易得很，这区区一千两银子算得了什么？

无奈心里是这样想，那双眼睛却不听话，盯住了叠得老高，耀眼生花的大元宝不肯放。当然口中无话。周一鸣要催他，嘴唇刚一动，让胡雪岩摇手止住了。

他很有耐心，尽让小狗子去想。银子如美色，“不见可欲，其心不乱”，或者刚看一眼，硬生生被隔开，倒也罢了，就是这可望而不可即的境况之下，一定越看越动心，小狗子此时的心情，就慢慢变成这个样子了。

“凡事不必勉强。”胡雪岩开口了，再不开口，小狗子开不得口，会成僵局，“你如有难处，不妨直说。”

“难处？”小狗子茫然地问。

胡雪岩看他有点财迷心窍的模样，便象变戏法似地，拎起被单的一角，往上一抖，被单飞展，正好又把元宝覆住。这一来，小狗子的一颗心，才又回到了腔子里。

“我也晓得你老哥是在外头跑跑的，做事‘落门落槛’，所以爽爽快快地跟你说。”胡雪岩说，“我是受人之托，事情成不成，在我毫无关系，只要讨你一句回话，我就有交代了。”

银子等于已经收起来了，似乎只等自己一句话，事情便成罢论。这样一个局面，轻易放弃，总觉得“于心不忍”，因此不译言地答了句：“我来想办法。”

“这就是了。”胡雪岩接着他的话说，“我们都是居间的人，有话尽不妨实说，有难处大家商量着办。你老哥是何办法？我要请教。”

“事情我做不得主，我只有尽力去说。成不成，不敢包。”小狗子又说，“如果数目上有上落，应该怎么说法？要请胡老爷给我一句话，我心里好有个数。”

这到了讨价还价的时候，可说大事已定，胡雪岩略想一想说：“我在苏州很忙，实在没有闲工夫来磨，这样，予人方便，自己方便，如果不耽误我的工夫，我花钱买个痛快。明天一早，能够立笔据，我自己贴四个大元宝。”

“明天一早怕来不及。”

“至迟明天中午，中午不成，这件享就免谈了。一千两银子有人想用。”

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小狗子方在猜疑，周一鸣便桴鼓相应地说了句：“刑房的张书办，我是约了明天中午吃酒。”

两句话加在一起，表示这一千两银子，可能送给张书办，送钱给刑房书办用，自然是要打官司，小狗子越发心存警惕，于是连连点头：“好的，好的。我准定明天中午，把‘原主’带了来，要立笔据，我就是中人。”

“我们这方面，请老周做中人。”胡雪岩把那一百两银子取了来，放在小狗子面前，“这个，你先收了。”

小狗子喜出望外，但口头还自要客气两句：“没有这个规矩！”

“规矩是人立的，我的规矩一向如此，你先把你的那一百两银子拿了去，跑起腿来也有劲。”

胡雪岩还附带奉送了一块簇新的绸面布里的包袱，将银子亲手包好，交了过去。小狗子算一算，这件事办成功了，那一千二百两银子中，明的中人钱，暗的二八回扣，还有三百两银子好进帐，平白撞出这一炷财香，也多亏周一鸣，所以向胡雪岩道了谢，招招手说：“周大哥，请你陪我出去。”

周一鸣陪他出了门，等走回来时，手里托着两个“中锭”，笑嘻嘻地说：“这家伙倒还有良心，说饮水思源，是我身上来的路子，要送二十两银子给我，我乐得收下来，物归原主。”说着，把两锭银子摆在胡雪岩面前。

“笑话，他送你的，跟我啥相干？你收下好了！明天‘写纸’，我们照买卖不动产的规矩，‘成三败二’，中人钱五厘，你们‘南北开’，还有三十两银子，是你应得的好处。”

周一鸣也平白进帐了五十两银子，高兴得不得了，自然也把胡雪岩奉若神明，敬重得不得了，自告奋勇，要去接阿巧姐回来。

“不忙，不忙，让她在潘家住两天。”胡雪岩说：“我倒有两件事跟你商量。”

这两件事，第一件是他这天早上在永兴盛受的气要出，问周一鸣有何妙计？

“心思好不过胡大老爷。”周一鸣答道，“你老想出法子来，跑腿归我。”

“法子倒有一个，我怕手段太辣。我先讲个票号的故事你听……”

京师的票号，最大的四家，招牌都有个“恒”字，通称“四大恒”。行大欺客，也欺同行，有家异军突起的票号，字号“义源”，专发钱票，因为做生意迁就和气，信用又好，营业蒸蒸日上。而且发钱票专跟市井细民打交道，这口碑一立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市上传得很快，连官场中都晓得义源的信誉了。

四大恒一看这情形，同行相妒，就要想法打击义源，于是一面暗地里收义源所出的票子，收了去兑现，一面放出谣言，说义源快要倒闭了，这一来造成了挤兑的风潮。哪知一连三天，义源见票即兑，连等都不用等，第四天，

风平浪静，义源的名气反倒越加响了。

四大恒见此光景，自然要去打听它的实力，一打听才晓得遇上了不倒的劲敌，义源有实钱四百万，出了一张票子，照数提一笔另行存贮，从来不发空票，所以不致受窘。

这个故事一说，周一鸣就懂了，“胡大老爷，”他问，“你的意思也是想收‘义源’的票子，去‘整’它一家伙？”

“对了！不过我又怕象‘四大恒’跟‘义源’一样。”胡雪岩说：“你做初一，人家做初二，弄‘义源’不倒，‘义源’来整我的阜康，岂不是自讨苦吃？”

“是的。这一点不可不妨。”周一鸣说，“等我去打听打听‘义源’的实力看。实力不厚，不妨‘将他一军’，不然，还得另想别法。”

“我就是这个意思，你去打听了再说。好在这件事不忙。我讲另外一件。”

另一件事是要送潘叔雅一笔礼，一则酬谢他暂作阿巧姐居停的情谊，再则是胡雪岩觉得象这样的人，大可做个朋友，有心想结纳。

如果说，仅仅是还人情债，这笔礼很容易送，反正花上几十两银子，买四色礼物，情意就算到了。但要谈结纳，则必须使潘叔雅对这笔礼重视，甚至见情，他家大富，再贵重的礼物，也未见得放在心上。或者是杭州的土产，物稀为贵，倒也留下一个印象，无奈人在苏州，无法办到。

这番意思说了出来，等于又替周一鸣出了个难题，“送礼总要送人家求之不得的东西。”他说，“潘家有钱，少的是面子。能不能送他个面子？”

“这话说得妙！”胡雪岩抚掌称赏，“我们就动脑筋，寻个面子来送他。”

这两句话对周一鸣是极大的鼓励，凝神眨眼，动足脑筋，果有所得，“我倒有个主意，你老看行不行？”他说，“何学台跟你老的交情够了，托他出面，送潘家一个面子。”

“这个主意的意思很好。”胡雪岩深深点头，“不过，我倒想不出，这个面子怎么送法？”

“可以这样子办，你老写封信给何学台，事情要不要说清楚，请你老自己斟酌，如果不愿意细说，含含糊糊也可以，就说，这趟很承潘某人帮忙，请何学台代为去拜访潘某人道谢。”周一鸣说，“二品大员，全副导子去拜访他，不是蛮有面子的事？”

“好极，好极。这个主意高明之至，高明得……老周，你自己都不晓得高明在哪里？”

这是什么怪话？周一鸣大为困惑，自然也无法赞一词，只望着胡雪岩翻眼。

胡雪岩也不作解释，还没有到可以说破的时候，他已经决定照官场中通行的风气，买妾以赠，安排阿巧姐做何桂清的侧室。这一来，阿巧姐在潘家作客，何桂清亦应见情，所以代胡雪岩道谢，实在也就是他自己道谢。周一鸣的主意，隐含着这一重意义，便显得极外高明，只是他自己不明白而已。

“准定这样子办。”胡雪岩相当高兴，但也相当惋惜，“老周，你很能干，可惜不能来帮我。”

周一鸣心中一动。他也觉得跟胡雪岩做事，不但爽脆痛快，而且凡事都是着着占上风，十分够味，但到扬州去办厘金，大小是个官，而且出息不错，舍弃了似乎也可惜，所以也只好表示抱歉：“是啊！有机会我也很想跟胡大老爷。”

“那都再说了。”胡雪岩欣快的站起身，“今天我没事了，到城里去逛逛。你去打听打听永兴盛的虚实，晚上我们仍旧在元大昌碰面。”

于是胡雪岩去逛了玄妙观，吃茶“听大书”，等书场散了出来，安步当车到元大昌，挑了一副好座头，一个人先自斟自饮，等候周一鸣。

吃完一斤花雕，周一鸣来了，脸上是诡秘的笑容。胡雪岩笑道：“看样子，永兴盛要伤伤脑筋了。”

“说巧真巧！”周一鸣很起劲地说，“恰好我有个熟人在永兴盛当‘出店’，邀出来吃了碗茶，全本‘西厢记’都在我肚里了。”

“好极，好极！先吃酒。”胡雪岩亲手替他斟了碗热酒，“边吃边谈。”

“永兴盛这店，该当整它一整，来路就不正……”

周一鸣从这家钱庄的来路谈起。老板本来姓陈，节俭起家，苦了半辈子才创下这点基业，不想老板做不到一年，一场伤寒，一命呜呼，死的那年，四十刚刚出头，留下一妻一子。孤儿寡妇，容易受人欺侮，其中有个伙计也姓陈，心计极深，对老板娘嘘寒送暖，无微不至，结果人财两得，名为永兴盛的档手，其实就是老板。

“真叫是一报还一报！”周一鸣大大喝口酒说，“现在这个陈老板，有个女儿，让店里一个伙计勾搭上了，生米煮成熟饭，只好招赘到家。这伙计外号‘冲天炮’，就是得罪了你老的那个家伙。”

“怪不得这么神气！原来是‘钦赐黄马褂’的身分。”胡雪岩问道，“这个陈老板图谋人家孤儿寡妇，他女婿又是这样子张牙舞爪，他店里的朋友一定不服，这店怎么开得好？”

“一点不错！”周一鸣放下酒杯，击着桌面说，“真正什么毛病都逃不过你老的眼睛，不是这样子，我那个朋友，怎么会‘张松献地图’来泄他的底？”

照周一鸣所知的底细，永兴盛已经岌岌可危，毛病出在姓陈的过于贪心，贪图重利，放了几笔帐出去，收不回来，所以周转有些失灵，本来就只有十万银子的本钱，票子倒开出去有二十几万。永兴盛的伙计因为替死掉的陈老板不平，所以都巴不得活着的这个陈老板垮了下来。

胡雪岩是此道中人，听了周一鸣的话，略一盘算，就知道要搞垮永兴盛并不难，如果有五万银票去兑现，就能要它的好看，有十万银票，则非关门不可。看姓陈的为人，在同行当中所得的支持，一定有限。而且同行纵讲义气，到底“救急容易，救穷难”，永兴盛的情形，不是一时周转失灵，垫了钱下去，收不回来，没有人肯做这样的傻事。

转念一想，自己搞垮了永兴盛，有何好处？没有好处，只有坏处，风声传出去，说杭州阜康的胡雪岩，手段太辣，苏州同业动了公愤，合力对付，阜康在苏州这个码头就算卖断了。

“算了！”胡雪岩笑笑说道，“我不喜欢打落水狗，放他一马！”

“胡大老爷，”周一鸣反倒不服气，“总要给他个教训，而且阜康也来创牌子。”

胡雪岩想了想说：“这倒可以！让我好好想一想。”

这件事就不谈了。胡雪岩放宽了心思喝酒，难得有这样轻松的时候，不觉过量，喝到酩酊大醉，连怎么回金闾栈的都记不清楚了。

到得第二天醒过来，只觉得浑身发软，因而便懒得出门，在客栈里静坐休息，一个人喝着酽茶，回想前一天的一切，觉得周一鸣有句话，倒颇有意

味，跟永兴盛斗闲气是犯不着，但阜康的招牌，要到苏州来打响了它，却是很高明的看法。因为苏州已是两江的第一重镇，军需公款，各省协饷，进出甚巨，如果阜康要想象汉口日升昌那样，遍设分号，大展身手，苏州是个一定要打的码头。

打码头不外乎两种手段，一是名符其实的“打”，以力服人，那是流氓“立万儿”的法子，胡雪岩也可以办得到，逼垮永兴盛，叫大家知道他的厉害，然而他不肯这样做，他的铁定不变的宗旨，是杭州的一句俗语：“花花轿儿人抬人”，这个宗旨，为他造成了今天的地位，以后自然还是奉行不渝。

这样，便只有“以德服人”来打码头，想起“冲天炮”的脸嘴，实在可恨，但做生意绝对不可以斗气，他心平气和地考虑下来，觉得永兴盛大可用来作为踏上苏州这个码头的跳板，现在要想的是，这条跳板如何搭法？

看样子那个陈老板不是好相与的人。象这样的人，胡雪岩也看得多，江湖上叫做半吊子，上海人称为“蜡烛”，“不点不亮”，要收服他，必得先辣后甜，叫他苦头吃过尝甜头，那就服服帖帖了。

照此想法，胡雪岩很快拟定了一个计划。浙江跟江苏的公款往来，他可以想法子影响的，第一是海运局方面分摊的公费，第二是湖州联防的军需款项，以及直接由湖州解缴江苏的协饷，这两部分汇到江苏的款子，都搜罗永兴盛的票子，直接解交江苏藩司和粮台，公款当然提现，这一下等于借刀杀人，立刻就要叫永兴盛好看。

到了不可开支的时候，但要由阜康出面来“挺”了。那时永兴盛便成为俎上之肉，怎么宰割都可以，或者维持它，或者接收了过来。当然，这要担风险，永兴盛是个烂摊子，维持它是从井救人，接收下来可能成为不了之局。

整个计划，这一点是成败的关键所在。胡雪岩颇费思考，想来想去，只有这样做最稳妥，就是临时见机行事，能管则管，不能管反正有江苏官方出面去提款，自己这方面并无干系。

然而这样做，稳当是稳当，可能劳而无功，也可能损人不利己，徒然搞垮永兴盛。转念到此，觉得现在还不到决定的时候，这事如果真的要去做，还得进一步去摸一摸永兴盛的底，到底盈亏如何，陈老板另外有多少产业，万一倒闭下来，“讲倒帐”有个几成数？这些情形都了解了，才能有所决定。

因此，等周一鸣一到，他就这样问：“你那个在水兴盛的朋友，对他们店里的底细，究竟知道多少？”

“那就说不上来了，不过，要打听也容易，永兴盛的伙计大都跟陈老板和那个‘冲天炮’不和，只要知道底细，一定肯说。”

“好的，你托你那朋友去打听。”胡雪岩说，“事情要做得秘密。”

“我知道，不过，这不是三两天的事。怕你老等不及。”

“不忙，不忙！”胡雪岩说，“你打听好了，写信给我就是。”

“是！”周一鸣停了一下又说：“我把胡大老爷的事办好了，就动身到扬州，先看看情形，倘或没啥意思，我到上海来投奔你老。”

“我也希望你到我这里来。果真扬州没意思，我欢迎你。不过，不必勉强。”胡雪岩仍旧回到永兴盛的话头上，“你那个朋友叫啥？”

“他姓郑，叫郑品三。”

“为人如何？”

“蛮老实，也蛮能干的。”

“这倒难得！老实的往往无用，能干的又以滑头居多。”胡雪岩心念一

动，“既然是这样一个人，你能不能带他来见一见？”

“当然！当然！他也晓得你老的。”

“他怎么会晓得？”

“是我跟他说的。不过他也听说过，杭州阜康的东家姓胡。”周一鸣问道，“胡大老爷看什么时候方便，我带他来。”

“你明天就要动身，你今天晚上带他来好了。”

* * *

小狗子果然很巴结，“午炮”刚刚放过，人就来了，一共来了五个人，三个留在院子里，带着麻袋和扁担。一个带进屋来，不用说，是阿巧姐的丈夫。

据说他姓陈。四十岁左右，畏畏缩缩是个极老实的人，臃臃肿肿一件棉袄，外面罩着件簇新的毛蓝布衫，赤脚草鞋。进得门来，只缩在门边，脸上说不出是忸怩还是害怕。

“请坐，请坐！”胡雪岩转脸问小狗子，“都谈好了？”

“谈好了。”说着，他从身上掏出来两张桑皮纸的笔据，连“休书”都预备好了。

胡雪岩接过来看了一遍，写得十分扎实，表示满意，“就这样！”他指着周一鸣说，“我们这面的中人在这里，你算是那方面的中人。还要个‘代笔’，就挑金闾栈的帐房赚几个。”

“胡大老爷，”小狗子赶紧抢着说，“代笔我们带来了。”接着便往外喊了一声：“刘先生！”

五个人当中，只有这个“刘先生”是穿了长衫的，獐头鼠目，不似善类。胡雪岩忽然动了疑心，然后发觉自己有一步棋，非走不可的，却忘了去走。因此，一面敷衍着，一面把周一鸣拉到一边，悄悄说道：“有件事，我疏忽了。你看，这姓陈的，象不象阿巧姐的男人？”

“这怎么看得出来？”

“万一是在冒充的，怎么办？钱还是小事，要闹大笑话！”胡雪岩说，“我昨天忘了关照一句话，应该请他们族长到场。”

“那也可以。我跟小狗子去说。”

“一来一往，耽误工夫也麻烦。”胡雪岩说：“只要‘验明正身’，不是冒充，他们陈家族长来不来，倒也不生关系。”

“哪个晓得他是不是冒充？”周一鸣说，“除非请阿巧姐自己来认。”

这倒是一语破的！除此以外，别无善策，胡雪岩考虑了一下，断然定下了缓兵之计。于是周一鸣受命招待小狗子吃午饭，胡雪岩则以要到钱庄去兑银子作托词，出了金闾栈，坐轿直奔潘家。

一张名帖，附上一个丰腴的门包，胡雪岩向潘家的门房，坦率道明来意，他家主人见不见都无所谓，目的是要跟阿巧姐见面。

潘叔雅是惮于世俗应酬的“大少爷”，听得门房的通报，乐得偷懒，便请阿巧姐径自出见。她一见胡雪岩空手上门，颇为失望，不免埋怨，“你也要替我做做人！我在这里，人家客气得不得了，真正叫人不安。”

“你放心！我已经打算好了，一定叫你有面子。现在闲话少说，你马上跟我回客栈，去认一个人。”

“认一个人！认哪个？”阿巧姐眨闪着极长的睫毛，异常困惑的问。

“你想想看，还有哪个是非要你去认不可的？”

这句反问,就点得很清楚了,然而阿巧姐却越感困惑,“到底怎么回事?”她有些不悦,觉得胡雪岩办这样的大事,不该不先商量一下,所以很认真的表示:“你不说清楚,我决不去。”

胡雪岩十分见机,陪着笑说:“你不要怪我独断独行,一则是没有机会跟你说,二则是免得你操心,我是好意。”

“谢谢你的好意。”阿巧姐接受了他的解释,但多少还有些余憾,而且发觉处境颇为尴尬,“当面锣,对面鼓,你叫我怎么认法。”

“不是,不是!”用不着你照面,你只要在壁缝里张一张,认清楚了人,就没你的事了。”接着,胡雪岩把如何收服了小狗子的话,扼要说了一遍。

“你的花样真多!”阿巧姐笑着说了这一句,脸色突然转为严肃,眼望着砖地,好久不作声。

这神态使得胡雪岩有些着急,同时也有些失悔,事情真的做得欠检点了!阿巧姐与她丈夫的感情不太好,只是听了怡情老二的片面之词,她本人虽也在行为上表现出来,与夫家几乎已断绝往来,但这种门户人家的话,靠不住的居多,俗语说得好:“骗死人不偿命”。自己竟信以为真,一本正经去办,到了紧要关头,就会变成自讨苦吃,阿巧姐固在不见得有意欺骗,然而“家家有本难念的经”,看样子是别有衷曲,须当谅解?说来说去是自己鲁莽,怪不得她。

怪不怪她在其次,眼前的难题是,阿巧姐如果不肯点头,小狗子那面就只好交代。跑到苏州来做这么一件荒唐事,传出去成为笑话,自己的这个面子却丢不起。因而急于要讨她一句实话。

“阿巧姐!”他神色严重地说,“到这时候,你再不能敷衍我了,你心里的意思,到底怎么样,要跟我实说!”

“咦!”阿巧姐深感诧异:“我几时说假话敷衍过你?”

“那么,事情到了这地步,你象煞要打退堂鼓,是为啥?”

阿巧姐觉得好笑,“我又不曾象县大老爷那样坐堂,啥叫打退堂鼓?”她这样反诘。

话越发不对了,细辨一辨,其中有刺,意思是说,胡雪岩做这件事之先,既未告诉过她,更未征求同意,这就是“不曾坐堂”,然则又何来“退堂鼓”可言?胡雪岩心想,阿巧姐是厉害角色,此时不宜跟她讲理,因为自己道理欠缺,讲不过她。唯有动之以情,甚至骗一骗她再说。

于是他先认错:“这件事怪我不好。不过我一定顺你的心意,决不勉强。现在人在那里,你先去认一认,再作道理。人不对,不必再谈,人对了,看你的意思,你说东就东,你说西就西,我决无二话。”

人心到底是肉做的,听得他这样说,阿巧姐不能再迟疑了,其实她的迟疑,倒不是对她丈夫还有什么余情不忍割舍,只是想到她娘家,应该让胡雪岩拿笔钱出来,替她娘养老。这个条件,似乎应该在此时一起来谈,却又不知如何谈法?迟疑者在此,而胡雪岩是误会了。

“那么你请坐一坐,我总要跟主人家去说一声。”她又问:“你可曾雇了轿子?”

“这方便,我轿子留给你,我另雇一乘。”胡雪岩说,“到了金间栈,你从边门进来,我叫人在那里等你。”

这样约定了,胡雪岩先离了潘家,轿子是阊门附近的,坐过两回,已经熟识,等吩咐妥当,另雇一乘,赶回金间栈,再赁一间屋子,关照伙计,专

门守在边门上，等阿巧姐一到，悄悄引人，然后进来照一照面，无需开口。

一切布置妥帖，胡雪岩方回到自己屋里，坐候不久，周一鸣领着小狗子等人，吃了饭回来，一个个脸上发红，似乎喝了不少酒。彼此又作了一番寒暄，胡雪岩便海阔天空地谈苏州的风光，同一鸣会意，是要拖延辰光，就在一旁帮腔，谈得极其热闹，却始终不提正事。

小狗子有些忍不住了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空隙，插进一句话去：“胡大老爷，我们今天还想赶回木读，时间太迟了不方便。现在就动手吧！”

“喔，喔，”胡雪岩歉意地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再略等一等，等钱庄的伙计一到，凑够了银钱，我们马上动手。好在只是画一个花押，快得很。”

这样一说，小狗子就又只好耐心等候，但局促不安的情状，越来越明显。胡雪岩冷服旁观，心头疑云愈密，暗暗又打了第二个主意。

正想托词把周一鸣找到一边商量，那守候的伙计出现了，他也很机警，提着茶壶来冲茶，暗中使了一个眼色，竟连周一鸣都不曾发觉。

于是胡雪岩告个便，在另一层中见着阿巧姐，悄悄说道：“回头我引一个人出来，你细细看，不要作声。我马上又会回来。”

叮嘱完了，仍回原处，对阿巧姐的丈夫招招手。那个畏畏缩缩的中年人，只是望着小狗子，用眼色在讨主意。

“胡大老爷，你有啥话，跟我说！”

“没有啥要紧话，不过，这句话也不便让外人听见。”胡雪岩又连连招手，“请过来，请过来。”

乡下人纵或不上“台盘”，但私底下说句话，何至于如此畏缩不前？所以小狗子不便再加阻挠，那个姓陈的，也只好硬着头皮，跟了主人出去。

胡雪岩是何等角色？一看这姓陈的，木头人似地只由小狗子牵线，便不待阿巧姐来“验明正身”，即已料到了七八分，因而引到外面，面对着阿巧姐所隐藏的窗户，他开口第一句话问的是：“你到底姓啥？”

“我姓陈。”

这句话答得极爽利，显见不假，于是胡雪岩又问第二句：“你是阿巧姐的什么人？”

这句话问得他显了原形，支支吾吾地嗫嚅着不知所云。果然，胡雪岩暗叫一声：惭愧！若非临时灵机一动，叫小狗子骗了一千多两银子去，那才真是明沟里翻船，吃了亏还不能声张，声张出去，是个绝大的话柄。

心里是又好气又好笑，脸上却是声色不动，反倒好言安慰。“老陈，小狗子玩的把戏，我都晓得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我不难为你。回头在小狗子面前，我也不识破，免得害你为难。”

最后这句话，说到了这个老实人心里，“胡大老爷，我跟你说了实话，”他很认真地问：“你真的不会告诉小狗子？”

“真的。你要不要我罚咒？”

说到这话，姓陈的放心了，当时将内幕实情，和盘托出，他是阿巧姐的堂房“大伯子”，欠了小狗子的钱，所以不得不受小狗子的挟制，让他来冒充阿巧姐的丈夫。讲明了旧欠一笔勾销，另外送他一个大元宝。

有这样荒唐事！胡雪岩问道：“你不怕吃官司？”

“我也怕！”那姓陈的哭丧着脸说，“小狗子说不要紧，中人、代笔都是自己人，告到县衙门里，只说那张笔据是假的，根本没得这回事。”

“这家伙！”胡雪岩心想，小狗子倒厉害，要让他吃点苦头，于是悄悄

说道：“你不要怕，回头他叫你怎么做，你就怎么做，你只要咬定不曾跟我说实话，小狗子就不会怪你了。”

脑筋简单的人，只有这样教他，姓陈的倒也心领神会，连连点头，只说：“晓得，晓得。”

相借回了进去，小狗子的脸色阴晴不定，但等胡雪岩说出一句话来，他的神态马上又轻松了。

“来，来！”胡雪岩说：“我们就动手，立好笔据，你们抬了银子，早早回木渎，大家省事。”

周一鸣不知就里，只当已经证实，姓陈的果真是阿巧姐的丈夫，得此结果，总算圆满，于是欣然安设笔砚，让小狗子把笔据铺在桌上，首先在中人名下画了花押，接着是小狗子和代笔拈起笔来画了个“十”字，最后轮着姓陈的，“十”字都不会画，只好蘸了印油，盖个手印。

手续齐备，该当“过付”了，胡雪岩说：“老周，你是中人，先把笔据拿好，等付清了款子，再把笔据交给我。”说着，略微使个眼色。

周一鸣恍然大悟，还有花样！一把就将笔据抢在手里，一折两，两折四，紧紧捏住。

于是胡雪岩又说：“婚姻大事，合也好，分也好，都要弄得清清楚楚，现在笔据是立下了，不过男女两造，只有一造到场，而且就是男方，我们也是初见。”他问周一鸣：“老周，你是中人，万一将来有了纠葛，你怎么说？”

周一鸣知道他是有意作此一问，便装作很诧异地说：“有什么纠葛？”

“是啊！”小狗子也赶紧接口，“有啥纠葛？绝不会有的。”

“不然。”胡雪岩向姓陈的一指，“我看他不大象阿巧姐的丈夫，刚才私底下问了一声，他一口咬定不假。这且不去说它了，不过，这张笔据，还要有个手续，才能作数。我们替人办事，总要做得妥当扎实，不然将来男婚女嫁出了麻烦，是件不得了的事。”

“对！”周一鸣帮腔：“这个中人不好做。假使说是钱债纠纷，大不了中人赔钱就是。如果有人弄错了，说要陪个阿巧姐出来，怎么赔法？”

“就是这话罗。”胡雪岩说，“人是货真价实的本人，还是冒充？阿巧姐不在这里，无法来认，也就不去说它，至少这张笔据，要能够证明它是真的。”

听说阿巧姐不在这里，小狗子大放其心，心头一宽，脑筋也灵活了，他振振有词的说：“胡大老爷的话，一点不错，要中人，要代笔，就是要证明这张笔据是真的。我倒不懂，胡大老爷你还要啥见证？”

“有中人，有代笔是不错。”胡雪岩淡淡一笑，“不过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万一出了纠葛，打到官司，堂上也不能只凭老周一个人的见证，我们不如到县衙门里，在‘户房’立个案，好比买田买地的‘红契’，一样，请一方大印盖一盖。要多少花费，都归我出。”

“好，好！”周一鸣首先赞成，对小狗子说：“这一来我们中人的责任都轻了。”

小狗子支吾着不置可否。这是突出不意的一着，乡下人听到“县衙门”，心里存怯意，提到书办，就想起城隍庙里，面目狰狞的“判官”。到了“户房”，书办如果说一声：下乡查一查再说。西洋镜就完全戳穿了。

然而，这是极正当的做法，无论如何想不出推辞的理由。因此，小狗子急得满脸通红，不知如何是好？再看到周一鸣的诡秘的笑容，以及他手里捏

着的那张笔据，蓦然意会，银子不曾到手，自己的把柄先抓在别人手里，这下要栽大跟斗了！

这一转念间，就如当头着了一棒，眼前金垦乱爆，一急之下，便乱了枪法，伸出手去，要抢周一鸣掌握中的笔据。

一抢不曾抢到，周一鸣却急出一身汗，慌忙将字据往怀里一塞，跳开两步，将双手按在胸前，大声说道：“咦，咦！你这是做啥？”

小狗子一看行藏等于败露，急得脸如土色，气急败坏地指着周一鸣说：“事情太罗嗦！我不来管这个闲事了。请你把笔据拿出来，撕掉了算了，只当没有这回事。”

周一鸣相当机警，知道自己这时候应该“做红脸”，然后好让胡雪岩出来打圆场、“讲斤头”，于是一伸手做个推拒的姿态，同时虎起脸说：“慢慢，小狗子，我们把话说清楚！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一片血心，拿你当个朋友，你不要做半吊子，害得我在胡大老爷面前，不好交代。”

“不是这话，不是这话！”小狗子极力分辩，“我也是好意，不过这场闲事，实在难管。周大哥，你做做好事，把这张笔据还给我。”

“还给你？”周一鸣变色冷笑，“哪有这洋方便！”

这一说，小狗子把双眼睁得好大，盯着周一鸣一眼不眨，倒象以前从未认清他的面貌似地，胡雪岩了解小狗子的心理，觉得周一鸣的人候还差些，翻脸不能翻得这么快。于是赶紧站出来说话。

“有话慢慢谈。”胡雪岩对小狗子说，“白纸写黑字，要说随便可以撕掉，也是办不到的事。你倒说说看，事情怎么样‘罗嗦’？有啥难处，说出来大家商量。”

小狗子的难处，就是难说。情急之下，只好随便抓个人作挡箭牌，“他是老实人，”他指着姓陈的说，“从来没有上过衙门。胡大老爷要他到户房去立案，他一定不肯去的，岂不是害我们中间人为难。好在银子亦不曾收，大家一笔勾销，本夫在这里，你们当面锣，对面鼓，重新谈过。谈得好，我做个现成中人，谈不好，只算我白跑一趟腿，白当一回差。”

强同夺理，居然也说了一大套，胡雪岩笑道：“已经谈好了，笔据都立了，还谈什么。如果说，不愿意到衙门里去，也不要紧，大不了多费点工夫，我们一船到木读，请你们这方面的陈家族长也做个见证，这总可以吧！”

这一下，西洋镜还是要拆穿，但无论如何总是到了木读以后的事，小狗子觉得可以先喘口气再说，便硬着头皮答道：“好的！”

“那么，什么时候走？”

“说走就走。随你们便。”

小狗子的态度仿佛很硬气，但另外一个老实人却没他这点点“功夫”，姓陈的可沉不住气了，拉一拉小狗子的衣服，轻声说了句：“去不得！”

“什么去不得？”小狗子大声叱斥，“怕什么！”

“对啊！怕什么？”周一鸣在旁边冷冷地说，“大不了吃官司就是了。”

这一说，姓陈的越发着急。他已经拿实情告诉了胡雪岩，如何还能跟着小狗子去浑水？却又不便明说，人家已经知道是假冒，话说得再硬都无用。所以只是搓着手说：“我们慢慢儿再谈。”

胡雪岩看出他的窘迫，便见风使舵，抓住他这句话说：“谈就谈。事体总要让它有个圆满结局。你们自己去谈一谈。”

有这句话，绷紧的弦，就暂时放松了。小狗子一伙，避到外面，交头接

耳去商议，周一鸣与胡雪岩相视一笑，也走向僻处去估量情势，商量对策。

“果不其然是假冒。”胡雪岩将姓陈的所说的话，告诉了周一鸣，却又蹙眉说道：“我看这件事怕要麻烦你了。”

“好的！”周一鸣这两天跟胡雪岩办事，无往不利，信心大增，所以跃跃欲试地说：“我去一趟，好歹要把它办成了。”

“你也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……”

照胡雪岩的分析，小狗子出此下策，必是走正路走不通，却又不甘心舍弃这一堆白花花的元宝，因而行险以图侥幸。如果这个猜测不错，则在阿巧姐夫家那面，一定有何窒碍？首先要打听清楚，才好下手。

“这容易。”周一鸣说，“我只要逼着小狗子好了。把柄在我们手里，不怕他不说实话。”

等到一逼实话，方知胡雪岩这一次没有料中。小狗子不务正业，有意想骗了这笔钱，远走高飞，阿巧姐的大夫，根本不知有此事。当然，这些话是周一鸣旁敲侧击套出来的。小狗子的意思是，这桩荒唐行径，一笔勾销，他愿意陪着胡雪岩到木读，从中拉拢，重新谈判，又表示绝不敢再在中间做手脚、“戴帽子”，只巴望谈成了写纸，仍旧让他赚一份中人钱。

胡雪岩同意这样的办法，他的处置很宽大，当时就将那张笔据销毁，委托周一鸣作代表，即时动身到木读办事。

二十五

等这些人走了，阿巧姐也可以露面了。萌雪岩觉得已到了一切跟她说明白的时候，于是凝神想了想，开口问道，“阿巧，我替你做个媒如何？”

他是故意用此突兀的说法，为的一开头就可以把阿巧姐的心思扭了过来。这不是一下子可以办得到的，被问的人，眨着一双灵活的眼睛，在不曾想好话回答以前，先要弄清楚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

“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”她摇着头，一双翠玉耳环晃荡不停，“我真不懂。”

“你是不是当我说笑话？”

“我不晓得。”阿巧姐答道，“反正我领教过你了，你的花佯百出，诸葛亮都猜不透。”

胡雪岩笑了：“你这句话是捧我，还是骂我？”

“也不是捧，也不是骂，我说的是实话。”

“我跟你说的也是实话。”胡雪岩收敛笑容，一本正经地说，“我替你做的这个媒，包你称心如意，将来你也想看我一点好处，能替我说话的时候要替我说话。”

这几句话说得相当率直，也相当清楚，阿巧姐很快地懂了，特别是“包你称心如意”这六个字，撞在心坎上非常舒服。然而，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？

不用她问，胡雪岩也要说：“这个人，你见过，就是学台何大人。”

听得是这一个人，阿巧姐不由得脸就发热，一颗心跳得很厉害。她还想掩饰，要做出无动于衷的神情，无奈那双眼睛瞒不过目光如炬的胡雪岩。

“怎么样？”他故意问一句：“何大人真正是白面书生，官场中出名的美男子。马上进了京，就要外放，听说大太太身子不好，万一有三长两短，说不定拿你扶了正，不就是坐八抬大轿的掌印夫人？”

这说得多有趣！阿巧姐心花怒放，嘴角上不由得就绽开了笑意。

只是这笑容一现即逝。因为阿巧姐突然警觉，事太突兀，多半是胡雪岩有意试探，如果信以为真，等拆穿了，便是一个绝大的话柄。别样事可以开玩笑，这件事绝不是一个玩笑，太天真老实，将来就会难做人！

这样一转念间，不由得有愠色，冷笑一声，管自己退到床帐后面的夹弄中去换衣服。

胡雪岩见她态度突变，自然诧异，不过细想一想，也就懂了。这也难怪她，“你不相信我的话，是不是？”他平静地问，“你说，要怎么样，你才相信？”

这正也就是阿巧姐在自问的话。只是不知有何办法，能够证明此事真假，在此刻的态度，要表现得对此根本漠不关心，才是站稳了脚步。因此，她故意用不耐烦的声音答道：“不晓得。你少来跟我罗嗦。”

这样水都泼不进去的话锋，倒有点叫人伤脑筋。胡雪岩踱着方步在盘算，回头有句话，可以让她相信自己不是跟她开玩笑。反正真是真，假是假，事情总会水落石出，该说的话，此时尽不妨先说，她自会记在心里，到她信其为真的那一刻，这些话就会发生作用了。

于是他“自说自话”地大谈何桂清的一切，以及他预备采取的步骤，最后便必然又要问到：“现在要看你的意思怎么样？”

阿巧姐的衣服早已换好了，故意躲在床后不出现，坐在那里听他说得有

头有尾，活龙活现，心思倒又活动了。只是自己的态度，依然不肯表示，而万变不离其宗的还是“装佯”二字。

“什么我的意思？”她袅袅婷婷地走了出来，一面折衣服，一面答道，“我不晓得。”

胡雪岩知道再逼也无用，只有反跌一笔，倒有些效用，于是装出失望的神情说道：“你既然不肯，那也无法。什么事可以勉强，这件事必得两厢情愿才行。幸亏我在那面还没有说破，不然就搞得两面不是人了。”

一听这话，阿巧姐怕煮熟了的鸭子，就此飞掉，岂不是弄巧成拙？但如果老实说一句“愿意”，则装了半天的腔，又是前功尽弃。左右为难之下，急出一计，尽力搜索记忆，去想七岁当童养媳开始，受婆婆虐待，冬天生冻疮，还得用冷水洗粗布衣服，夏天在柴房里，为蚊子叮得一夜到天亮不能睡觉的苦楚，渐渐地心头发酸，眼眶发热，抽抽噎噎地哭出声来。

漂亮女人的眼泪威力绝大，胡雪岩什么都有办法，就怕这样的眼泪，当时惊问：“咦，咦，怎么回事？有啥委屈好说，哭点啥？”

“我的委屈哪里去说？”阿巧姐趁机答话，带着无穷的幽怨，“象我们这样的人，还不是有钱大爷的玩的东西，象只猫、象笼鸟一样，高兴了花钱买了来，玩厌了送人！叫她到东，不敢到西，还有啥好说？”

“你这话说得没良心。”胡雪岩气急了，“我是为你好。”

“哪个晓得是坏是好？你倒想想看，你做事自说自话，从来不跟人商量，还说为我好！”

这是有所指的，指的就是周一鸣去办的那件事。胡雪岩自觉有些理亏，只好不作声。

沉默带来冷静，冷静才能体味，细想一想阿巧姐的话，似逆而实顺，也可以说是似怨而实喜，她心里已是千肯万肯了，只是不能不以退为进地做作一番。这是人之常情，甚至不妨看作她还有“良心”，如果一定要逼她说一句：愿意做何家的姨太太，不但不可能，就可能又有什么意味？

想透了这一层，便不觉她的眼泪有什么了不起。胡雪岩心里在想，此刻必得争取她的好感，让她对自己留下一个感恩图报的想法，将来她才会在何桂清那里，处处为自己的利益着想。他想起听嵇鹤龄谈过的秦始皇身世的故事，自己倒有些象吕不韦，不知不觉地笑了出来。

“别人哭，你笑！”阿巧姐还在装腔作势，白着眼，嘟着嘴说：“男人最没有良心，真正叫人看透了。”

“对！”胡雪岩顺着她的语气说，“我也承认这句话。不过男人也很聪明，不大会做赶尽杀绝的事，该讲良心的时候，还是讲良心的。”

阿巧姐不答，拭一拭眼泪，自己倒了杯热茶喝，茶刚送到唇边，忽又觉得这样不是道理，于是把那杯茶放在胡雪岩面前，自己又另倒一杯。

“阿巧！”胡雪岩喝着茶，很悠闲地问：“你家里到底还有些什么人？”

“不跟你说过，一个老娘，一个兄弟。”

“兄弟几岁，干啥营生？”

“兄弟十人岁，在布店里学生意。”

“可曾讨亲？”

“还没有‘满师’，哪里谈得到此？”阿巧姐说，“再说，讨亲也不是桩容易的事。”

“也没有什玄难。阿巧，”胡雪岩说：“我另外送你一千银子，你找个

妥当的钱庄去存，动息不动本，贴补家用，将来等你兄弟满师，讨亲也好，弄只小布店也好，都在这一千银子上。”

阿巧姐看一看他，眨着眼不响。胡雪岩以为她不相信自己的话，便很大方地，取出一千两银票，塞到了她的手里。

“你真的要帮我的忙？”

“这还有啥假的。”胡雪岩笑道，“你真当我没有良心？”

“我也是说说而已！人心都是肉做的，你待我好，我难道心里没有数？”阿巧姐又说，“你真的要帮我的忙，不要这样帮。”

“那怎么帮法？”

“我兄弟人很聪明，长得也不难看，在我们镇上，是有名的漂亮小官人……”

“你不用说了。”胡雪岩笑道，“看姐姐，就晓得做兄弟的一定长得很秀气。”

“不是娘娘腔的那种秀气，长得又高又大，站出来蛮登样的。”

这也不去说他，我在想，你如果肯照应我兄弟，我叫他出来，跟了你去，不比在我们那个小地方学生意来得强？”说着，把银票退了回来。

“原来如此！可以，可以。我一定提拔你兄弟，只要他肯上进。银子你还是收着，算我送你老娘的‘棺材本’。”

明知跟胡雪岩不用客气，但阿巧姐总觉得不便收受，于是这样说道：“我替我娘磕个头谢谢你。钱，暂时先存在你这里。”

“不必！你还是自己保管好了。”

阿巧姐不肯，他也不肯，取过银票来，塞到她口袋里。她穿的是件缎子夹袄，探手入怀，温软无比，心头不免荡漾起缱思，倒有些失悔，这样一个人，遣之远离，实在不大舍得。

因此，他一时无语，心里七上八下地，思绪极乱。阿巧姐当然猜他不透，又提到他兄弟的事。

“我兄弟小名阿顺。你看，什么时候叫他出来？”

胡雪岩定定神说：“学生意是写好了‘关书’的，也不能说走就走，我这里无所谓，随便什么时候来好了。”

学生意未曾满师，中途停止，要赔饭食的银子，这一点阿巧姐也知道，不过有一千两银子在身上，有恃无恐，便即答道：“这不要紧，我自会安排妥当。”

“那好。你写信叫他出来好了。”

阿巧姐心想，除了这件事以外，还有许多话要跟家里人说，那就不如再回去一趟，这样转念，便即问道：“你哪天走？”

“工夫已经耽误了。等老周一回城，如果你的事情已经办妥当，我明天一早就走。”

“那，”阿巧姐怏怏然说：“那来不及了。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如果你还有一两天耽搁，我想回去一趟。现在，当然不必说它了。”

经此片刻工夫，胡雪岩的浮思已定，话已经说了出去，决无翻悔的道理。既然如此，原来打算让阿巧姐仍旧住在潘家的计划，不妨更改一下。

“我是这样在想，在外面做事，决不可受人批评。从此刻起，你算是何学台的人了，我们就不便再住在一起，不然不象话。我原来的意思，想让你

住在潘家，现在你自己看，你住到娘家去也可以。”

这番话在阿巧姐颇有意外之感，细想一想，又觉得胡雪岩做事，真个与众不同，心思细密，手法漂亮。既然他如此说，自己将来在何桂清面前也占身分，就无需多说什么了。

转念又想，作此表示，显得毫无留恋，象煞没有良心，所以还是得有一句话交代，这句话很难，总不能说，反正还未到何家，住在一起，又有何妨？那不成了堂子里的行径？就是堂子里，姑娘答应了嫁客人，马上就得“下牌子”，也不能说未曾出门以前，还可以接客。但如果不是这样说，又怎么说呢？

终于想到一句话来了：“一个人讲心，行得正，坐得正，怕什么？反正我们自己晓得就是了。”

“话不是这么说，嫌疑一定要避。”胡雪岩又说：“我明天请老周送你回去。你乡下住两天，如果觉得气闷，再回潘家，也是一样，或者，到上海来玩几天也可以。反正在我，从现在起，就当你何家姨太太看待了！”

胡雪岩的这一句话，为他自己和阿巧姐之间，筑起了一道篱笆，彼此都觉得该以礼自持，因而言语举止，突然变得客气了，也生疏了。

这样子相处，便有拘束之感，胡雪岩便说：“你回潘家去吧，我送了你去。”

“那么，你呢？”

“我，”胡雪岩茫然无主，随口答道：“我在城里逛逛。”

阿巧姐很想说一句，陪着他在城里逛一逛。但想到自己的“何家姨太太”的身分，那句话便难出口，关切之意，无由寄托，不免踌躇。

“怎么样，早点走吧！”

“不忙！我再坐一息。”

枯坐无卿，少不得寻些话来说，阿巧姐便谈苏州的乡绅人家。由富潘到贵潘，由贵潘谈到“状元宰相”，苏州是出大官的地方，这一扯便扯不完了。

看看天色将晚，入夜再去打搅潘家，不大合适。胡雪岩便催阿巧姐进城，送到潘家，约定第二天再碰面，胡雪岩便不再惊动主人，径自作别而去。

轿子已经打发走了，他信步闲行，一走走到观前，经过一家客栈，正有一乘轿子停下，轿中出来一个人，背影极熟，定神想了想，大喜喊道：“大哥，大哥！”

那人站住脚，回头一望，让胡雪岩看清楚了，果然是嵇鹤龄。

“真想不到！”嵇鹤龄也很高兴，“竟在这里会面。你是怎么到苏州来的？”

“我也要问这话。”胡雪岩说，“大哥，你是怎么来的？”

“我来接头今年的海运。来了几天了。”

“这样说，杭州漕帮出乱子的事，你还不晓得？”

“我听说了。虽不是我的事，到底与海运有关，心里急得很，只是公事未了，脱不开身。”嵇鹤龄问：“你是怎么知道的呢？”

“这里不是说话之处，你的屋子在哪里？”

“喔！在这里。”

嵇鹤龄引着胡雪岩到他的住处，也是一个小院子，有人开门出来，胡雪岩一愣，没有想到是个妙年女子。

“这是胡老爷！我换帖兄弟。”

“胡老爷！”那妙年女子，含笑肃客：“请里面坐。”

胡雪岩不知如何称呼，只含糊地点头示意，视线却始终不离，看她不到二十岁年纪，穿一件月白缎子夹袄，外罩一件玄缎长背心，散脚裤，天足，背后垂着漆黑的一条长辫子，象是青衣侍儿，但言谈举止，却是端庄稳重，又不象个丫头，倒有些识不透她的路数。

嵇鹤龄照理应该引见，却一直不提。胡雪岩越发纳闷，但当着她本人，不便动问，只好谈漕帮同事，王有龄求援的经过。

“好！有尤五去调停，一定可以无事。”嵇鹤龄极欣慰地说，“这一下，我可以放心了。”他接着又问，“那么，你是怎么到苏州来的呢？”

“说来话长。”胡雪岩站起身来，“大哥，走，我们出去吃饭，一面吃，一面谈。”

嵇鹤龄欣然同意，“不过，有件事要先作安排。”他问胡雪岩，“你搬了来与我一起住如何？”

“我今天住在这里好了，行李就不必搬了。”胡雪岩说，“本来我想明天就走，既然你在此，我多住一天，后天在阊门外下船，一动不如一静。”

“也好。我叫人替你找屋子。”

于是唤了他那新用的跟班长庆来，叫他到柜上关照，留一间干净上房。胡雪岩怕周一鸣回来找不到人，所以又托长庆专程到金阊栈去说明自己的下落。

这样安排停当，才一起出门，元大昌近在咫尺，走走就到了。两个人找了个隐蔽的角落坐下，把杯倾谈，胡雪岩将此行的经过，源源本本告诉了嵇鹤龄。

“你倒真象你们西湖上所供奉的月下老人！”嵇鹤龄笑道，“尽做这些好事。”

“这好事不得不做。阿巧姐的心已经变了，我何苦强留？至于何学使那方面，我完全是‘生意经’，也可以说押宝，押中了，大家有好处。”

嵇鹤龄懂这“大家”二字，意思是包括他和王有龄在内，因而越觉得胡雪岩这个朋友，真是交着了。不过，他到底是读过几句书的人，不以为拉这种裙带关系是件很体面的事，所以不肯作何表示。

“现在要讲你屋里的那个人了。”胡雪岩问：“是怎么回事？”

听这一问，嵇鹤龄齿笑了：“你当是怎么回事？”他反问一句。

“我哪里猜得出？你自己说吧。”

“是瑞云的表妹，原来嫁在常熟，去年居娟，不容于翁姑，写信给瑞云，想来投靠她表姐。瑞云问我的意思，你想，我莫非那么小气，养个吃闲饭的人都不肯？所以趁这趟到苏州来公干的机会，预备把她带到杭州。”

“怎么？”胡雪岩不胜惋惜他说：“年纪轻轻就居孀了。”

看他大有惜花之意，嵇鹤龄心里一动，但随即警觉，不宜多事，但点点头说：“将来自然要遣嫁。如果你有合适的人，譬如象陈世龙那样的，拜托你留意。”

“好！”胡雪岩很切实地答应，“我一定替她找。”

这一段又揭过去了，嵇鹤龄问到时局：“上海的情形怎么样？”

“小刀会不成气候，只是有洋人在后面。看样子，上海县城，一时怕难收复。”胡雪岩说，“这种局面一长，无非便宜了洋人。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嵇鹤龄近来对“洋务”很关心，所以逼视着胡雪岩问，“你

倒说个道理我听听。”

“第一，租界本是一片荒地，有地无人，毫无用处，现在这一乱，大家都逃到夷场去避难，人多成市，市面一繁荣，洋人的收入就多了。第二，现在两方面都想拉拢洋人，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洋人乐得从中操纵。”

“怎么个操纵法？”

“无非‘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’，你要想他帮忙，就得先跟他做生意。现在两江总督怡大人，决定断绝他们的货源，我看这个办法，维持不长的。”

接着胡雪岩讲了许多夷场上与洋人有关的“奇闻异事”，这在嵇鹤龄是很好的下酒物。当然，也增长了许多见识，他觉得胡雪岩似乎也有些偏见，洋人虽刁，刁在道理上，只要占住了理，跟洋人的交涉也并不难办。最怕自己疑神疑鬼，或者一定要保住“天朝大国”的虚面子，洋人要听一句切切实实的真心话，自己偏跟他推三阻囚地敷衍，那就永远谈不拢了。

不过，这番见解，究竟尚未经过印证，而且风气所播，最好是痛骂洋人，如果说两句持平的话，一定为卫道之士斥为不明夷夏之辨，甚之加以“认贼作父”、“汉奸”等等恶名。因此，嵇鹤龄就是对胡雪岩这样的至交，也未便径发议论。

话锋一转，又谈到浙江的政局。嵇鹤龄亦认为黄宗汉的调动，只是日子迟早而已，最明显的迹象是，黄宗汉自己亦已在作离任的准备，该他收的陋规好处，固然催得甚紧，不该他得的好处，亦伸长了手在捞。这都是打算随时可以卷铺盖的模样。

“那么，大哥，你看何学使有没有调浙江的希望？”胡雪岩很关切地问。

“这哪里晓得？现在也不必去管他！”

胡雪岩很坦率地说了他所以特感关怀的原因。在这次上海的丝生意结束以后，他虽说决定了根本的宗旨，仍然以做钱庄为主，但上海这个码头，前程似锦，也不大肯放弃。在他的想法是，有了官场与洋场的势力，商场的势力才会大，如果何桂清放了浙江巡抚，以工有龄跟他过去的渊源，加上目前自己在苏州与他一见投契的关系，这官场的势力，将会无人可以匹敌，要做什么生意，无论资本调度，关卡通行，亦就无往不利。

“所以我现在一定要想办法看准风头，好早作预备。如果何学使放到浙江，是没有希望的事，我的场面就要收缩，抱定稳扎稳打的宗旨，倘或放到浙江是靠得住的，我还有许许多多花样拿出来。”胡雪岩又说，“不是为此，我丢下上海、杭州许多等着料理的杂务，跑到苏州来跟小狗子这种人打交道，不发疯了吗？”

这一说，嵇鹤龄自然要为他认真去想了。他点点头，不即开口，喝着酒细细思量。

“我想有希望的。”嵇鹤龄先提了句使胡雪岩高兴的结论，“现在他们乙未这一榜，声气相通，团结得很，外面的几个缺，抓到了不肯轻易放手的。江西巡抚张帝，是他们乙未的传胪，从前穆彰阿门下的‘穆门十子’之一，今年正月里革了职，上个月马上又推出来一个他们同榜的郑敦谨，到河南去当巡抚。现在江浙两抚，都是乙未，听说江苏的许巡抚，圣眷已衰，早有调动的消息，如果黄巡抚再一调，一下子去了两处要紧地盘，自然要作桑榆之计。照这样说起来，何学使去接浙江，大有可能。再还有一层，此公亦愿意自己人去接。”嵇鹤龄一面说，一面拿筷子蘸着酒写了个“黄”字，自然是

指责宗汉。

“何以见得？”聚精会神在倾听的胡雪岩问。

“这就跟我接雪公的海运局，是一样的道理。”

“啊！‘一语惊醒梦中人’！”胡雪岩恍然大悟，多想一想，拍案说道：“岂止有希望，简直十拿九稳了。”

他接着提出一套深一层的看法，黄宗汉为人阴险工心计，目前虽红，但冤家也不少，既然在浙江巡抚任内有许多“病”，自然要顾虑到后任谁属？“官官相护”原是走遍天下十八省所通行的惯例，前任有什么纰漏，后任总是尽量设法弥补。有些人缘好的官儿，闹了亏空，甚至由上司责成后任替他设法清理，也是数见不鲜的事。只是有两种情形例外，一种是与后任的利害发生冲突，不能不为自己打算，一种就是前后任有仇怨，恰好报复。

黄宗汉要顾虑的，前是后一种的情形。浙江巡抚虽说归闽浙总督管辖，但总督驻福州，浙江的巡抚是名符其实的一省最高长官，倘或后任抓住他的什么毛病，不需跟总督商量，就可以专折参劾，连个缓冲的余地都没有。所以照这样子，黄宗汉必得设法找个有交情的来接他的任，而何桂清跟他的交情，是没有话可说的。

“是的！我的看法也差不多。”

“但是，”胡雪岩却又提出疑问，“如果上头对何学使想重用，而江苏的许巡抚又要调动，那么，何不将何学使放到江苏，岂不是人地相宜，顺理成章吗？”

“不会！这有两个道理，第一，何学使在江苏常常上奏折谈军务，颇有伤及许巡抚的话，他们是同年，不能不避嫌疑，所以即使上头要派他到江苏来，他怕人家说他上折谈军务，是有取而代之的心，一定也不肯就的。”嵇鹤龄喝了一口酒又说：“其次，江苏巡抚要带兵汀仗，而且目前是军功第一，布政使吉尔杭阿在上海打小刀会，颇为卖力，照我的看法，许巡抚倘或调动，多半是吉尔杭阿接他的手。”

这一番分析下来，胡雪岩就更放心了，何桂清一定会当浙江巡抚，不过日子迟早而已。如果来得迟，对自己不利，但对嵇鹤龄却是有帮助的，因为这一定是中间转一任仓场侍郎，将来在通州验收海运的漕米时，嵇鹤龄可以得到许多方便。

通过了这些，他颇有左右逢源之乐，因而酒兴和谈兴也都更好了，喝得酩酊大醉，方跟嵇鹤龄回客栈去休息。

第二天早晨起身，问起伙计，听说嵇鹤龄一早拜客去了，留下话，中午一定回来，要胡雪岩等他。枯坐无卿，而且自己也还要去等周一鸣的消息，以及跟阿巧姐见面，所以决定回金闾栈。他也留下了话，说下午再来看嵇鹤龄。

未出闾门，先去看阿巧姐，跟她略说经过，表示不得不多留一天，这对阿巧姐是好消息，她决定立刻回木读，把她的兄弟去领来见胡雪岩。

“也好！索性都把它办妥当了。不过你一个人是办不了的，等周一鸣回来，我叫他再辛苦一趟，陪你一起回木读。”胡雪岩说，“回头你也见见我那拜把子的大哥。”

于是阿巧姐又随着胡雪岩回金闾栈，随身带着一大包衣服，其中有她的小姐妹送她的，也有这两天现做的，潘家常年搭着案板，雇着两名女裁缝，按日计酬。除却三节，无日不制新衣。近水楼台，方便得很。

当然，阿巧姐晓得胡雪岩的脾气，不会把人家送她的实新而名旧的衣服在他面前穿出来。新制的衣裙，款式自不如夷场上来得新颖，但也有一样好处，就是庄重。她索性连头面的修饰都改过了，尽洗铅华，只梳一个极亮的头，髻上插一支碧玉簪，耳上戴一副珠环，陌生人见人，怎么佯也察觉不出一丝风尘出身的气息。

就在她在金闾栈刚打扮好，预备饭后随着胡雪岩去见嵇鹤龄的时候，要去看的人，却先到了。胡雪岩引见过后，阿巧姐执礼极恭，使得嵇鹤龄大起好感，当着她的面，赞不绝口。

“雪岩！”等阿巧姐退到里室时，嵇鹤龄忍不住说了，“我略知柳庄相法，这个徐娘老去的佳人，着实有一段后福。”

“这一说，我的做法是对了。”胡雪岩笑道：“看她走几步路，裙幅不动，稳重得很，倒是掌印夫人的样子。”

“不然……”嵇鹤龄忽然停住了。

“怎么不说下去？”胡雪岩真忍不住要追问，“这个‘不然’，大有文章。”

嵇鹤龄想了好半天，摇摇手说：“不谈了！说出来徒乱人意。反正你‘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’，也无所谓。”

他引用的这句成语，胡雪岩是懂的，意思是放弃了阿巧姐可惜，但也有补偿，这个补偿，自然是从何桂清身上来，由于嵇鹤龄这样说法，胡雪岩也就把未来所能得的那一份补偿，看得特别认真了。

秋收全靠春耕，他觉得就从此刻起，对何桂清还得重新下一番功夫，想一想另外换了个话题，但仍旧是关于何桂清与阿巧姐的。

“大哥！”他说，“有件事正要托你。我想请你写封信。”

“写给谁？”

“何学使！这封信要写得漂亮。最好是‘四六’……”

“你怎么想来的？”嵇鹤龄笑着打断他的话，“你简直是考我。骈文要找类书，说得干脆些，无非獭祭成章，客边何来《佩文韵府》之类的书？”

这番话说得胡雪岩不懂，但大致猜得出来是为难。胡雪岩也知道对仗工整的‘四六’，不是人人会做，心里倒有些懊悔，贸然提出来，害得嵇鹤龄受窘。

“不管它了！”嵇鹤龄看出他的心思，急忙改口，“你的事，我也只好勉强试一试。你说吧，怎么个意思？”

胡雪岩大喜，“是这样，”他说，“第一，向他道谢，自然是一番仰慕的客套，第二，就说阿巧姐寄住潘家，我欠了人家的情，请他代为致谢！”

“第三，”嵇鹤龄笑着接口，“托他照拂佳人！”

“是有这么个想法，不过我不知道怎么说法？”

“我会说。”嵇鹤龄极有把握地，“我好好想两个典故，隐隐约约透露点意思给他。”

“对！就这样。”胡雪岩半羡慕、半感慨地说，“你们的这支笔，实实在在厉害。小时候读蒙馆，记得读过两句诗：‘别人怀宝剑，我有笔如刀。’当时心里在想，毛笔哪有宝剑厉害？现在才知道有些笔上刻的那句话：‘横扫千军’，真正一点不错。”

“也不见得那么厉害！”嵇鹤龄由此想到了胡雪岩的不足之处，“有句话我早想跟你说了，依你现在的局面，着实要好好用几个人，牡丹虽好，绿

叶扶持，光靠你一个人，就是三头六臂，到底也有分身不过来的时候。”

这句话搔着了胡雪岩的痒处，“着啊！”他拍着大腿说，“我也久已想跟大哥讨教了。而且也作过打算，我想要用两个人，一个是能够替我出面应酬的，这个人有了，就是刘不才，另外一个能够替我办笔墨的，在湖州有个人姓黄，本说要跟我一起到杭州，后来因为别样缘故，打消了此议。我看他的本事也有限。如今我要跟大哥商量，”他很吃力地说，“这些人，我实在也还不知道怎么用法？”

嵇鹤龄将胡雪岩的情况幻想了一遍，很清楚地看出来他的“毛病”，于是这样从远处说起：“我说句很老实的话，你少读书，不知道怎么把场面拉开来，有钱没有用，要有人，自己不懂不要紧，只要敬重懂的人，用的人没本事不妨，只要肯用人的名声传出去，自会有本事好的人，投到门下。”

接着，嵇鹤龄由“千金市骨”的故事，谈到孟尝君门下的鸡鸣狗盗之徒。胡雪岩一面听，一面心潮起伏，有了极多的启示。等嵇鹤龄谈完，他不住赞叹颇有茅塞顿开之感。

“我懂了！”胡雪岩连连点头，“我这样奔波，不是一回事！要弄个舒舒服服的大地方，养班吃闲饭的人，三年不做事，不要紧，做一件事就值得养他三年。”

“你真的懂了！”嵇鹤龄极其欣慰的说，“所谓‘门客’就是这么回事。扬州的盐商，大有孟尝遗风，你倒不妨留意。”

胡雪岩不答，心里在细细盘算，好久，他霍地站了起来：“就是这样了！这一趟回去，我要换个做法。”

“怎么换？”

“用人！”胡雪岩一拍双掌说，“我坐镇老营，到不得已时才亲自出马。”

“对了！要这样子你的场面才摆得开。”嵇鹤龄又说：“我帮你做！”

“自然。”胡雪岩说，“大哥就是我的诸葛亮。”

“这不敢当。”嵇鹤龄笑了，然后又仿佛有些不安地，“你本来是开闢一路的性情，我劝你的话，你自己也要有个数，一下子把场面扯得太大，搞到难以为继，那就不是我的本意了！”

“大哥放心！”胡雪岩在这时候才有胜过嵇鹤龄的感觉，“只要是几十万银子以内的调动，决不会出毛病。”

“只要有把握就行了。”嵇鹤龄站起身来，“我回去了。早早替你把那封信弄出来。”

“不是有什么约会，或者要去拜客？”

“都没有。”

“那何不就在这里动手？”

正说着，阿巧姐听见了，也走出来留客，相邀便饭，这是无所谓的事，嵇鹤龄也就答应了。

“不必多预备菜。”他说，“我只想吃一样东西，附近有陆稿荐没有？”

“陆稿荐到处都有。”阿巧姐说，“我叫他们去买酱猪肉。”

“不是酱猪肉，是煮酱肉封口的那东西。”

大锅煮酱猪肉，到了用文火焖的时候，为防走气泄味，用面条封住锅口，那东西虽能吃，却不登大雅之堂，阿巧姐便笑道：“这是卖给叫化子吃的呀！”

“你不管！”胡雪岩知道嵇鹤龄的脾气，这样抢着说：“只叫人去买就是。”

于是话题又转到陆稿荐，胡雪岩与嵇鹤龄有同样的困惑，不知道苏州卖酱肉卤味的熟食铺，何以市招都用陆稿荐，到底是一家主人的许多分店，还是象杭州那小泉的剪刀店一样，真的只有一家，其余都是冒牌？”

“自然是冒牌的多！”阿巧姐说。

“怎么叫陆稿荐呢？这名字题得怪。”嵇鹤龄问，“其中一定有个说法。”

“是的……”

阿巧姐一本正经的讲陆稿荐的故事，是个神话。据说陆家祖先起初设个卖酱肉的小铺子，有个乞儿，每天必来乞讨，主人是忠厚长者，总是操刀一割，割下好大一块肉给他。这乞儿后来就露宿在他家檐下，有一天忽然不见了，剩下一床破草荐。废置在屋角，从无人去理它。

有一次煮肉将成，这家主人发觉还须有一把猛火，才够火候。这最好是用柴草，苏州人称为“稻柴”。稻柴一时无处去觅，恰好拿那床破草荐派用处，谁知这床草荐一烧，锅中的酱肉，香闻数里。生意就此做开了。为了不忘本起见，便题名陆稿荐。

“禾秆为稿。这个名字倒是通人所题。”嵇鹤龄说，“不过我就不懂了，为什么这床草荐能叫酱肉香闻数里？”

“那自然是沾着仙气的缘故。”阿巧姐说，“这个叫化子，不是真的叫化子，是吕洞宾下凡。”

“原来吕仙游戏人间。”

“鬼话！”胡雪岩笑道，“人发达了，总有段离奇古怪的故事，生意做得发达了，也是如此。”

“能叫人编出这么个荒诞不经的故事来，也足以自豪了。但愿后人提起胡雪岩，也有许多离奇的传说。”

“身后的名气我不要！”胡雪岩随口答道，“我只要生前有名，有一天我阜康的招牌，就象苏州陆稿荐一样，到处看得见，那就不白活一世了。”

“这也不是办不到的事。就看你能不能立志！”嵇鹤龄勉励着换帖弟兄。

胡雪岩脱口答道：“立志在我，成事在人！”

“这两句话说得好！”嵇鹤龄大为赞赏，“雪岩，你的吐属，真是大不凡了。”

“大哥，你不要捧我。”胡雪岩高兴地谦虚着。

“不是捧你，你这两句话，确是见道之言。成语所说：‘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’，自己作不得自己的主，算得了什么好汉？象你这样就对了！先患不立志，次患不得人！”

这几句话说得胡雪岩脸发烫，觉得他的夸奖，真个受之有愧，原来的意思，亦等于“成事在天”，事情成不成，要看别人。而嵇鹤龄却把“在人”解释为“得人”，并非本意。然而这样解释，确比本意高明。

“仅有志向，不能识人、用人，此之谓‘志大才疏’，象那样的人，生来就苦恼！”嵇鹤龄停了一下又说：“不得志的时候，自觉埋没英才，满腹牢骚，倘或机缘凑巧，大得其发，却又更坏！”

“这……”聚精会神在倾听的胡雪岩失声而问，“什么道理？”

“这个道理，就叫‘爬得高，跌得重’！他的爬上去是靠机会，或者别的人有意把他捧了上去的，捧上了台，要能守得住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这一摔摔下来，就不送命，也跌得鼻青眼肿。所以这种志大才疏的人，怎么样也是苦恼！”嵇鹤龄又说，“嵇诸史实，有许多草莽英雄，因缘时会，成王

称帝，到头来一场春梦，性命不保，说起来大都是吃了这四个字的亏。”

这番议论，胡雪岩心领神会，大有领悟，每次跟嵇鹤龄长谈，总觉得深有所得，当然，也深深领受了朋友之乐，不过这份乐趣，较之与郁四、尤五，甚至王有龄在一起的感受，是大不相同的。

“说实在，我的见识，实在在大哥之下。”他心悦诚服地说，“为人真是不可不读书。”

“‘世事洞明皆学问’，光是读死书，做八股，由此飞黄腾达，倒不如一字不识，却懂人情世故的人。”

“大哥这话，又是牢骚了！”胡雪岩知道，科甲出身的官儿，看不起捐班，但捐班中有本事的，一样也看不起科甲中的书呆子。

“你说他牢骚，他说他老实话也可以。”

“我倒说句老实话，”胡雪岩忽然想起，“也是极正经的话，大哥，你还打算不打算‘下场’？”

嵇鹤龄是俗称秀才的生员，“下场”是指乡试，他自然也打算过，“‘下场’也不容易，”他说，“辕门听鼓，闲了好多年，刚得个差使，辞掉了去赴乡试，就算侥幸了，还有会试。这一笔浇裹哪里来？”

“这怕什么？都是我的事。”

“论你我的交情，果真我有秋风一战的雄心，少不得要累你。不过，想想实在没有意思。”

“何以呢？”胡雪岩怂恿地说，“今年甲寅，明年乙卯才是大比之年，有一年多的功夫，正好用用功。”

嵇鹤龄是久绝此想了，摇摇头说：“时逢乱世，哪里都可以立功名，何必一定要从试场去讨出身？越是乱世，机会越多。其中的道理，我想，你一定比我还清楚。”

这又是一个启示，胡雪岩想想果然，自己做生意，都与时局有关，在太平盛世，反倒不见得会这样子顺利，由此再往深处去想，自己生在太平盛世，应变的才具无从显见，也许就庸庸碌碌地过一生，与草木同腐而已。

感慨之下，不由得脱口说了一句：“乱世才会出人材！”

“这话倒是有人说过。”嵇鹤龄有着嘉许之意，“以上下五千年，人材最盛的是秦末汉初跟魏、蜀、吴三分的时候，那时候就是乱世。”

“如今呢？”胡雪岩说，“也可以说是乱世。就不知道后世来看，究竟出了多少人材？”

“不会少！只说眼前，雪岩，你不要妄自菲薄，象你就是难得的人材。”

胡雪岩笑笑不作声，就这时候，阿巧姐来请用饭，馆子里叫的菜，十分丰盛，另外一大盘陆稿荐的酱肉，自然也有那不登大雅的食物在内。

“你也一起来吃吧！”胡雪岩对阿巧姐说。

“哪有这个规矩？”她笑着辞谢。

“又没有外人。”嵇鹤龄接口说道，“我跟雪岩都是第一趟到苏州，要听你谈谈风土人情。”

听得这样说，再要客套，就显得生分了。阿巧姐心想，反正也要照料席面，站着显得尴尬，倒不如坐了下來。

于是她打横作陪，一面斟酒布菜，尽主人的职司，一面跟嵇鹤龄谈家常。苏州女人长于口才，阿巧姐又是历练过的，所以嵇鹤龄觉得她措词得体、声音悦耳，益生好感。

这一来，一顿酒便喝得时候长了，喝到四点多钟，方始结束。等嵇鹤龄一走，周一鸣跟着就到，阿巧姐的事，已经顺顺利利谈成功，只待“过付”，便可“成交”。

“恭喜，恭喜！”胡雪岩笑着问阿巧姐说：“你算是脱掉束缚了。”

“多亏周先生费心！”阿巧姐向周一鸣道了谢，接着又歉然他说：“明天只怕还要劳驾。”

于是胡雪岩代为说明，要请他陪阿巧姐再回木渎去一趟，将她的弟弟领了出来。周一鸣自然毫不迟疑地应承下来。

经过这一番细谈，又到了晚饭时分，胡雪岩留下周一鸣吃饭，自己只喝着茶相陪，口中闲谈，心里在打主意。等盘算定了，闲闲问道：“老周，我倒问你一句话，你平时有没有想过，自己发达了是怎么个样子？”

周一鸣无从回答，“我没有想过。”他很坦率地说，“混一天，算一天！”

“这样子总想过，譬如说，要做个怎么样的官，讨个怎么样的老婆？”

“我在家乡有一个。”周一鸣说，“我那女人是从小到我家来的，比我大两岁，人根贤惠，一直想接她出来，总是办不成功。”

“这总有个道理在里头。你说，何以办不成功？”

“这还不容易明白？说来说去，是个钱字。”周一鸣不胜感慨地说，“这两年，一个人混一个人，替人跑腿，又不能在哪里安顿下来。想想不敢做那样冒失的事，”

“那么，你要怎么个样子，才能把你女人接出来？”

“现在就有希望了。”周一鸣换了副欣慰的神情，“多亏胡大老爷照应。这趟到扬州，谋好差使，如果靠得住一年有二百两银子的入息，我就要接我女人出来，让她过几天安闲日子了。”

“这也不算什么。”胡雪岩说，“照我想，象你这样的人，一个月总得有五十两银子的入息，才不委屈你。”

“哪有这样的好事？”周一鸣说，“如果哪个给我这个数，我死心塌地跟他一辈子。”

“这话是真的？”

周一鸣是信口而答，此刻发现胡雪岩的神色相当认真，倒不敢随便回答了。

“我们随便谈谈。”胡雪岩放缓了语气，“无所谓的。”

话虽如此，周一鸣却必得认真考虑，看胡雪岩的神情，倒有些猜不透他的用意，只好这样答道：“若是胡大老爷要我，我自然乐意。”

“不是这话，不是这话！”胡雪岩摇着手说，“我用人不喜欢勉强。”

“我是真心话。跟胡大老爷做事，实在痛快，莫说每月五十两，有一半我就求之不得了。”

看他说得恳切，胡雪岩也就道破了本意，他说他想用周一鸣，是这天跟嵇鹤龄畅谈以后的决定。他预备论年计薪，每年送周一鸣六百两银子，年终看盈余多少，另外酌量致送红利。要周一鸣仔细想过以后再答复他，如果不愿意，仍旧想到扬州，他也谅解，因为厘金关卡上的差使，到底是“官面上的人”。

“哪个要做那种‘官面上的人’？我也无需仔细想，此刻就可以告诉胡大老爷，一切都遵吩咐。”

“好！”胡雪岩欣然说道：“这一来，我们就是自己人了。”

不过，在周一鸣这一来反倒拘束了，不便再一个人在那里自斟自饮，匆匆吃完饭，自己收拾了桌子，接着便问起阿巧姐明日的行程。

“我把阿巧姐托给你了。”胡雪岩说：“明天等立了笔据，你陪她到木渎。事情办完了，你把他兄弟带到上海来。回头我抄上海、杭州的地址给你。”

“那么，”阿巧姐听见了，走来问道：“你呢？”

“我看嵇大哥的意思。”胡雪岩答道：“明天再陪他一天，大概后天一早，一定要动身。现在有老周照应你，你落得从容，在木渎多住几天，以后有什么事，我请老周来跟你接头。总而言之，‘送佛送到西天’，一定要把你安顿好了，我才算了掉一件大事。”

一则是当着周一鸣，阿巧姐不愿她与胡雪岩之间的“密约”，让局外人窥出端倪，再则是这两三日中，对胡雪岩的观感，又有不同，所以当时便作了表示。

“啥个‘送佛送到西天’？我不懂！”

不管她是真不懂，还是假不懂？反正是对“送佛送到西天”这番好意，她并不领情，却是灼然可见的。胡雪岩也发觉了，自己说话稍欠检点，所以很见机地下提此事，只对周一鸣说：“你早点请回吧！你自己有啥未了之事，最好早早料理清楚。我顺便有句话要叫你先有数，我做事是要‘抢’的，可以十天半个月没事，有起事来，说做就要做。再说句不近情理的话，有时候让你回家说一声的工夫都没有。当然，你家里我会照应，天大的难处，都在我身上办妥。凡是我派出去办事的人，说句文绉绉的话：决无后顾之忧。老周，你跟了我，这一点你一定要记在心里。”

“胡大老爷……”

“慢点！”胡雪岩很快地打断了他的话，“称呼要改一改了。我的这个‘大老爷’，是花银子买来的，不是真的坐堂问案的‘大老爷’。如果是不相干的人，要这样子叫我，虽然受之有愧，不过既然有‘部照’，好歹也是个官，朝廷的体制在那里，硬要不承认，就叫却之不恭。做生意没有什么大老爷、二老爷的，只有大老板、二老板。不过我也不喜欢分出老板、伙计来，我另外有两个‘朋友’，一个叫刘庆生，一个叫陈世龙，都是我的得力帮手，他们都叫我胡先生，你也这样叫好了。别的地方，我要跟你学，做生意，我说句狂话，你要跟我学，这个‘先生’，就是你跟我学做生意的先生。”

“喔唷唷！”阿巧姐在旁边作出蹙眉不胜，用那种苏州女人最令人心醉的发嗲的神情说：“闲话多是多得来！”

“话虽多，句句实用，”周一鸣正色说道，“胡先生，我就听你吩咐了。”

“就这样了。你明天一早来。”

就在周一鸣要离去的那一刻，金闾栈的伙计带进一个人来，这个人阿巧姐认得，是潘家的听差。

“他叫潘福。”阿巧姐在窗子里望见了，这样对胡雪岩说，“不晓得为啥来？如果是跟我有关系的事，不要随便答应。”说完，她将他轻轻一推。

于是胡雪岩在外屋接见潘福。来人请安以后，从拜匣里取出一封梅红帖子，递了上来，打开一看，是潘叔雅用“教愚弟”署名，请他吃饭，日期是第二天中午。帖子上特别加了四字，“务乞赏光”。

这就很突兀了！潘叔雅是十足的“大少爷”，对不相干的人懒于应酬，所以胡雪岩到潘家去过几次，根本就不请见男主人。而此时忽然发帖请客，必有所谓，被请的人自然要问一问：所为何来？

“只为仰慕胡大老爷。”潘福答道：“也没有请别位客，专诚请胡大老爷一个人。”

胡雪岩实在想不到潘叔雅是何用意？但此时亦不必去想，到明日赴宴，自然明白。当即取了一张回帖，向潘福说明准到，先托他代为道谢。

“敝上又说，如果胡大老爷明日上午不出门，或者要到哪里，先请吩咐，好派轿来接。”

“大概不出门，不过派轿来接，大可不必。”

“一定要的。敝上说，不是这样，不成敬意。”

既然如此，亦就不必客气。等潘福告薛去后，少不得与阿巧姐研究其事，彼此的意见相同，潘叔雅下此请帖，一则说是“务乞赏光”，再则要派轿来接，必是有事重托。至于所托何事，连住在潘家好几天的阿巧姐都无从猜测。

“不管它了！”胡雪岩说，“你让老周陪着你进城吧！顺便先在潘家姨太太那里探探口气，明天我到了，先想法子透个信给我。”

阿巧姐还有些恋恋不舍之意，但当着周一鸣不便多说什么，终于还是雇轿进了城。

一夜无话，第二天清早，胡雪岩进城逛了逛，看嵇鹤龄不在客栈，亦未惊动瑞云的表妹，悄悄回到金闾栈。十一点钟刚打过，潘家所派的轿子到了。

居然是顶大轿。问起来才知道潘叔雅一出生未几，他父亲就仿照扬州盐商的办法，花了两万银子，替他捐了个道员，三品官儿，照例可以坐绿呢大轿。按规矩，还可以有“顶马”，但这份官派，潘叔雅未摆，只是那顶大轿，十分讲究，三面玻璃窗，挂着彩绸的窗帷，轿檐上是彩色的缨络，轿杠包铜，擦得雪亮。轿子里盖碗、水果、闲食，还有一管水烟袋、两部闲书，一部《隔帘花影》、一部《野史曝言》，如果是走长路，途中不愁寂寞，尽有得消遣。

胡雪岩还是第一趟坐大轿，看到四名轿伕抬轿的样子，不由得想起嵇鹤龄的话，嵇鹤龄讲笑话，说四名轿伕，各有四个字的形容，前面第一个昂首天外，叫做“扬眉吐气”，第二个叫做“不敢放屁”，因为位置正在“老爷，’前面，一放屁则“老爷”首当其冲，后面两名轿伕，前面的一个，视线为轿子挡住，因而叫做“不辨东西”，最后一个亦步亦趋，只有跟着走，那就是“毫无主意”。

据说军机大臣的情形，就跟这四名轿伕一样。军机领袖自然“扬眉吐气”，奏对时，照例由他一个人发言，所以第二个叫做“不敢放屁”，第三个进军机不久，还摸不清楚底细，以“不辨东西”形容，亦是刻画入微，至于最后一个，通称“打帘子军机”，当然是“毫无主意”了。

由此又想到何桂清的同年，军机大臣彭蕴章，不知位列第几？如果是“不敢放屁”，则又何能力何桂清说话？几时有机会倒要问一问他。

就这样胡思乱想着，不知不觉已到了潘家，轿子一直抬到大厅檐外，才知道潘福的话靠不住，除了主人以外，另外还有两位客，一般是华服的贵公子派头。

宾主互揖以后，主人为胡雪岩引见两位新交。他猜得果然不错，一个叫吴季重，一个叫陆芝香，都是贵介公子，父兄皆是京官，本人是秀才。彼此道过仰慕，潘叔雅延入花园接待。

潘家的花园甚大，但房屋显得很旧了，只有一座楠木船厅是新建的，潘叔雅就在这里款客。男仆在厅外，厅内用两个丫头伺候，苏州的丫头得一俏字，一式滚花边的竹布衫、散脚裤，束得极细的腰，梳得极光的辫子，染得

极红的指甲。莺声啾啾地，叫潘、吴、陆三人都是“少爷”，只称胡雪岩才是“胡老爷”！

时已正午，就在船厅中开席。主人奉胡雪岩首座，不待他谦让，首先声明，客人只有胡雪岩一位，吴季重和陆芝香连陪客都不是，算是三个主人公请，有事要向胡雪岩请教。潘福的话是不错。

有事要托胡雪岩是他早已意料到，等酒过三巡，他先开口动问了，潘叔雅才细叙缘由。事起于阿巧姐的闲谈，跟潘家姨太太在一起盘桓，闺中无事，她把从尤五、怡情老二以及胡雪岩本人那里听来的许多故事，作为消遣之实。胡雪岩的故事本来就与众不同，加以阿巧姐口齿伶俐，渲染入微，所以潘家姨太太深感兴趣。

于是这些故事又从枕上传到了潘叔雅的耳朵里。这一下，他对胡雪岩刮目相看！纨绔子弟交朋友，从不交平淡无奇的方正君子，一定要交“有趣”的人物，或者能说会道，或者仪表出众，或者行事漂亮，照潘叔雅看，胡雪岩就是这一路人物。但是最使他佩服的，却是胡雪岩的义气，也就因为这一点，他要重托胡雪岩。

“胡大哥，”他叙入正题：“苏州从没有这么乱潮！官兵打仗，保民不足，骚扰有余，我们三个都想到上海夷场上去看看，要请胡大哥照应。”

“是的。”胡雪岩平静地回答，心里在想，所谓照应，无非买房子之类，这是小事，于是又加了一句：“好的，都在我身上。”

“我想这样，我有一笔现款，交给胡大哥，看怎么给我用出去？”潘叔雅说，“这笔款子数目不大，大概十二三万银子。”

十二三万银子，还说数目不大，好阔的口气。胡雪岩正要开口，吴季重抢在他前面说了。

“我跟叔雅的情形，差不多，有十万银子，也要请胡大哥替我费心用出去。”

“我的情形，稍为不同些。”陆芝香说，“我有一箱东西，放在苏州不放心，请胡大哥看看，是存在什么地方妥当。”

“喔，”胡雪岩问道，“是一箱什么东西？”

“是一只画箱。”

“芝香家府上的收藏，是有名的。”潘叔雅说，“有几件精品，还是明朝留下来的。”

就凭这句话，便可以想象得到那只画箱的珍贵。这一点胡雪岩却不敢轻易回答，只点点头说：“我们再商量。”

所谓“商量”是推托之词，胡雪岩已经决定不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，果然吃力不讨好，也还罢了，就怕出了什么毛病，古玩古画是无法照样赔偿的。所以他作了这样一个明智的决定。

但陆芝香的目的，是希望在运出危城，转移到洋人所保护的夷场时，胡雪岩能保他的险，因而提到了尤五。

“听说胡大哥跟漕帮的首脑，是至交？”

这是不能救也不必赖的，他点点头答道：“是的。松江的漕帮，管事的老少两代，都很看得起我。”说到这里，胡雪岩很机警地想到，陆芝香说这话，自然有事要托尤五，那就落得放漂亮些，不必等他再开口，“如果老兄有什么事，只要力所能及，我可以代求。”

“是的。是要请胡大哥代求。”陆芝香说，“松江漕帮的势力及义地大

谈特谈，反将正事搁在一边。

胡雪岩一面应酬着，一面很冷静地在观察，很快地明白了这三位“大少爷”想移居上海，一半是逃难，一个是向往夷场的繁华。照此看来，如今要替他们在上海所办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替他们每一家造一所住宅。

这三所“住宅”的图样，很快地就已在他的脑中呈现，是洋楼，有各种来自西洋的布置，软绵绵的“梭化”椅，大菜台，还有烧煤或者烧木柴的壁炉。

这样想着，对于潘、吴两人的现款，胡雪岩也有了生利的办法。不过这个办法是“长线放远鹞”，要图急功近利，就根本无从谈起。如果他们是望远了看，那就对于自己的生意，也是一大帮助，胡雪合心想，有二十万可以长期动用的头寸，何不在上海再开一家钱庄？

这一转念间，才发觉自己又遇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，于是仔细盘算了一会，想停当了，才找个他们谈话间的空隙，向潘叔雅说道：“我有句话想动问。”

“好，好。你请说。”

“承两位看得起我，我不敢不尽心。不过两位对这笔现款，总有个打算，是做生意，还是放息，如果是放息，是长放，还是短放？总要先拿个大主意，我才好措手。”

潘叔雅向吴季重看了一下，以眼色征询意见。

“胡大哥，”吴季重只谈他自己的情形，“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？只好把我的想法告诉你，如果要逃难，苏州的入息自然中断了，田上的粗米收不列，市房也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？更不用谈什么房租。那时候，舍间一家十八口，养命之源，都靠这笔款子。实情如此，请你看着办。”

“我的情形也差不多。”潘叔雅说，“我自己一家不过十三口，只是寒族人多，如果都逃在上海，生活不济，少不得我也要尽点心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！”胡雪岩说：“万一苏州沦陷，不知道哪一天恢复？一年半载，还是三年五年，谁也不敢说。既然拿这笔款子作逃难的本钱，就得要细水长流，以稳当为第一。”

“‘细水长流’这话，说得太好了！”吴季重很欣慰地，“我就是这意思。”

胡雪岩点点头，放下筷子，两手按在桌上，作出很郑重的姿态：“两位给我的这个责任不轻！我只能勉力以赴。我想应该作这么一个兼顾的打算。第一，在上海夷场上，要有自己的住宅，第二，看每个月要多少开销，提出一笔钱来放息，动息不动本。住的房子有了，日常家用有了，先稳住了‘老营’，就不妨放手干一番，余下的钱，或者买地皮，或者做生意。这样子做法，就朝最坏的地方去想，哪怕蚀光了，过日子依旧可以不愁，也就不伤元气。两位看我这个打算行不行？”

“怎么不行？太好了。”吴季重转脸说道：“叔雅，这位胡大哥老谋深算，真正叫人佩服。”

朋友是从潘叔雅来的，听得这番赞扬，真所谓“与有荣焉”，所以他也极其得意。一高兴之下，马上唤着丫头说：“你进去跟姨太太说，铁箱里有只拜匣，连钥匙都拿了来。”

“慢慢！”胡雪岩急忙阻止，“你现在先不要拿什么东西给我。”

“一样的。”潘叔雅说，“我家有五、六万的银票，先交了给胡大哥。”

“不，不！我们做钱庄的，第一讲究信用，第二讲究手续。等谈好了办

法，你们两位的款子，交到钱庄里来，我要立折子奉上，利息多寡，期限长短，都要好好斟酌。”

“也好！”潘叔雅说：“那就请胡大哥吩咐。”

于是胡雪岩从买地皮，造房子谈起，一直谈到做洋货生意，大致有了个计划。购地造屋，以一万两银子为度，其余的对半分成两份，一半是五年期的长期存款，一半是活期存款，用来作为经商的资本。存放的钱庄，由胡雪岩代为介绍，实际上都等于长期存款，因为用来做生意的那一半活期存款，亦要听胡雪岩的主意，如果他的头寸紧，某一笔生意就可以不做，翻来覆去都听他口中一句话。

“好，我们就这样。”潘叔雅问陆芝香，“你呢？是怎么个主意？”

“听你们谈得热闹，我自然也要筹划筹划，在上海大家房子造在一起，走动也方便。”

于是你一言，我一语，都是谈的将来往在一起、朝夕过从的乐事。胡雪岩冷眼旁观，觉得这三个阔少，与庞二、高四、周五那班人，脾气又自不同，周、高等人到底自己也管过生意，比较精明，唯其比较精明，反容易对付，这三个却完全是不知稼穡艰难的大少爷，也许期望太高，不切实际，也许未经世途，不辨好歹，谈的时候什么都好。等一做出来，觉得不如理想，立刻就会有很难听的活，吃力而不讨好，那就太犯不着了。

于是他问：“三位郁到上海去过没有？”

“我去是去过一次，那时只有四岁，什么都记不得了！”潘叔雅说，“他们两位最远到过常熟。”

“这样说，夷场是怎么个样子，你还是没有见过。”

“是啊！”潘叔雅说，“我今年四十二，四岁的时候，还是嘉庆年间，哪里来的夷场？”

“都说夷场热闹，我倒要跟三位说一句：热闹是在将来。眼前热闹的，只是一小块地方，鱼龙混杂，不宜于象你们三位，琴棋书画，文文雅雅的人住。我倒想到一处，可以买一大块地皮住宅，那里现在还象乡下，将来等洋人修马路修到那里，就会变成闹中取静，住家的好地方。不过，这是我说，到底如何，要等你们自己去看了再说。”

“只要你说好就好，先买下来再说。”

“潘三哥的话是不错。”胡雪岩很率直的说，“不过我们是第一次联手做事，以后的日子也还长，所以第一趟一定要圆满。我现在倒有个主意，三位之中。哪位有兴，我陪着到上海先去看一看，怎么样？”

“这个主意好！”陆芝香很兴奋他说，“我早就想去玩一趟，只怕没有熟人，又不懂夷场规矩，会闹笑话。如今有胡大哥在，还怕什么？”

这一说，潘、吴二人的心思也活动了，但吴季重十分孝母、又有些舍不得轻离膝下，潘叔雅则因为有一笔产业要处分，其势不能远离，所以商量结果，决定还是由陆芝香一个人去。

“我们哪一天走？”他问。

“我想明天就动身。”

“唷！”陆芝香大为诧异：“那怎么来得及？”

做生意的人出远门是常事，说走就走，象陆芝香这样的人、出一趟远门，是件了不得的大事，首先要挑宜于长行的黄道吉日，然后备办行李，打点送亲友的上仪，接着是亲友排日饯别。自己到各处去辞行，这样搞下去，如果

十天以后走得成，还算是快的。

胡雪岩明白这些情形，心想，不必跟他“讨价还价”了，就算多等他两三天，亦是无济于事，而自己的这两三天的工夫，却宝贵得很，不能无谓消耗，于是这样说道：“好在我也不是急的事，你尽管从容，定了日子，我派人专程来迎接，或是我自己再来一趟，包你平平安安舒舒服服到上海。”

“这样就再好都没有了。”陆芝香拿皇历来挑日子，本来挑在月底，又以端阳将届，要在家里过节，最后挑定了五月初七这个黄道吉日。

谈完正事，一席盛宴，亦近尾声，端上来四样“压桌菜”，只好看看，倒是小碟子装的八样酱菜，一扫而空，胡雪岩喝了一碗香梗米粥，抚抚肚子站起来说：“我要告辞了，大概明天动身，不再来向各位辞行，等过了端午，我一定设法抽空，亲自来接芝香兄，那时候再叙吧！”

潘叔雅还要留他多坐，吴季重和陆芝香又要请他吃晚饭。胡雪岩觉得对这班“大少爷”，不必过于迁就，所以一律托词拒绝，厚犒了潘家的婢仆，仍旧坐着那乘装饰华美的四人大轿出阊门。

这时不过午后两点钟，胡雪岩一面在轿中闭目养神，一面在心里打算，这一下午只剩下一件事，就是立阿巧姐恢复自己之身的那张笔据，一杯茶的工夫就可了事。余下来的工夫，都可用来陪嵇鹤龄，等下进城，不妨到慕名已久，据说还是从明朝传下来的一家“孙春阳”南货店去看看。

打算得倒是不错，不想那顶四人大轿害了他，阊门外是水陆要道，金阊栈成了名符其实的“仕宦行台”，而苏州因为江宁失守，大衙门增多，所以候补的、求差的、公干的官员，平空也添了许多，近水楼台，都喜欢住在金阊栈，看见这顶四乘大轿，自然要打听轿中是哪位达官？

胡雪岩性情随和，出手豪阔，金阊栈的伙计，无不巴结，于是加油添酱，为他大大吹嘘了一番，说他是浙江官场上的红人，在两江也很吃得开，许巡抚是小同乡，何学使是至交，亲自来看过他两次。总督佑大人派了戈什哈送一桌燕菜席，这顶四人大轿是苏州城里第一阔少，一生下来就做了道台的潘大少爷派来的。把胡雪岩形容成了一个三头六臂、呼风唤雨的“通天教主”。

恰好潘、吴、陆三家又讲究应酬，送路菜的送路菜，送土仪的送土仪，派来的又都是衣冠整齐的俊仆，这一下越显得胡雪岩交游广阔，伙计所言不虚。于是纷纷登门拜访，套交情，拉关系，甚至还有来告帮的，把个胡雪岩搞得昏头搭脑，应接不暇。直到上灯时分，方始略得清静。

“胡先生！”周一鸣提出警告：“你老在这里住不得了！”

“是啊！”胡雪岩苦笑着说，“这不是无妄之灾？”

“潘倒不是这样说。有人求还求不来这洋的场面，不过你老不喜欢这样子招摇。我看，搬进城去住吧！”

“明天就要走了。一动不如一静，只我自己避开就是了。”

好在最要紧的一件大事，已经办妥，于是胡雪岩带着阿巧姐的那张笔据，与周一鸣约了第二天再见，然后进城，一直去访嵇鹤龄。谈起这天潘叔雅的晚宴，嵇鹤龄大为惊奇，自然也替他高兴。

“真正是‘富贵逼人来’！雪岩，我真想不到你会有这么多际遇！”

不过嵇鹤龄是读书人，总忘不了省察的工夫，看胡雪岩一帆风顺，种种意想不到的机缘，纷至沓来，不免为他忧虑，所以接下来便大谈持盈保泰的道理，劝他要有临深履薄之警惕，处处小心，一步走错不得。

话是有点迂，但胡雪岩最佩服这位“大哥”，觉得语重心长，都是好话，

一字一句，都记在心里。最后便谈到了彼此的行期。

“动身的日子一改再改，上海也没有信来，我心里真是急得很！”胡雪岩问，“不知道大哥在苏州还有几天耽搁？如果只有一两天，我就索性等你一起走。”

“不必。我的日子说不定。你先走吧！我们在杭州碰头。”

“那也好！”胡雪岩说，“明天上午我要到孙春阳看一看，顺便买买东西。铁定下午开船。明天我就不来辞行。”

“我也不送你的行。彼此两免。”桩鹤龄说，“提起孙春阳，我倒想起在杭州临走以前，听人谈起的一个故事，不妨讲给你听听。这个故事出在方裕和。”

方裕和跟孙春阳一样，是一家极大的南北货行，方老板是有“徽骆驼”之称、专出典当朝奉的徽州人，刻苦耐劳，事必躬亲，所以生意做得蒸蒸日上，提起这一行业，在杭州城内首屈一指。

哪知道从两年以前，开始发生货色走漏的毛病，而且走漏的是最贵重的海货、鱼翅、燕窝、于贝之类，方老板明查暗访，先在店里查，伙计中有谁手脚不干净？再到同行以及馆子里去查，看哪家吃进了来路不明的黑货？然而竟无线索可寻。

到了最近，终于查到了，是偶然的发现，发现有毛病的是“火把”——用于竹子编扎的火炬，寸许直径三尺长，照例论捆卖，贵重的海货，就是藏在火把里，走漏出去的。

方老板头脑很清楚，不能找买火把的顾客，说他勾结店中的伙计走私，因为顾客可以下承认，反咬一口，“诬良为盗”，还得吃官司。考虑结果，声色不动，那捆有挟带的火把，亦依旧摆在原处。

不久，有人来买人把，去接待“顾客”的，是他最信任的一名伙计，也是方老板的同宗，不但能干，而且诚实。这一下方老板困惑了，这个人忠诚可靠，决不会是他走私。也许误打误撞，一时巧合，决定看一看再说。

过了几天，又发现火把中有私货，这次来买火把的是另一个人，但接待的却仍是那方姓伙计。这就不会是巧合了，他派了个小徒弟，暗中跟踪那名“顾客”，一跟跟到漕船上。这就很容易明白了，怪不得本地查不出，私货都由漕船带到外埠去了。

于是有一天，方老板把他那同宗的伙计找来，悄悄地问道：“你在漕船上，有朋友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说是这样说，神色之间，微微一惊，方老板心里明白，事无可疑了，如今要想的是处置的办法。谈到这里，桩鹤龄问道：“雪岩，换了你做方老板，如何处置？”

“南北货这一行，我不大熟悉。不过看这样子，店里总还有同伙勾结。”

“是的，有同伙勾结。”

胡雪岩略想一想说：“南北货行的规矩，我虽不懂，待人接物的道理是一样的。我有我的处置办法，你先说，那方老板当时怎么样？”

方老板认为他这个同宗走私，能够两年之久，不被发觉，是个相当有本事的人，同时这件事既有同伙勾结，闹出来则于信誉有损，而且势必要开除一班熟手，生意亦有影响，所以决定重用此人，升他的职位，加他的薪水。这一来，那方伙计感恩图报，自然就不会再有什么偷漏的弊病发生。

听嵇鹤龄讲完，胡雪岩点点头说：“那个老板的想法不错，做法还差一点。”

嵇鹤龄大为诧异，在他觉得方老板的处置，已经尽善尽美，不想在胡雪岩看，还有可批评之处，倒有些替方老板不服气。

“噢！我倒要看看，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？”

“做贼是不能拆穿的！一拆穿，无论如何会落个痕迹，怎么样也相处不长的。我放句话在这里，留待后验，方老板的那个同宗，至多一年工夫，一定不会再做下去。”

“嗯，嗯！”嵇鹤龄觉得有些道理了，“那么，莫非不闻不问？”

“这怎么可以？”胡雪岩说，“照我的做法，只要暗中查明白了，根本不说破，就升他的职位，加他的薪水，叫他专管查察偷漏。莫非他再监守自盗？”

“对！”嵇鹤龄很兴奋他说，“果然，你比哪个生意人都高明。‘羚羊挂角，无迹可寻’，这才是入于化境了。”

“不过话要说回来，除非那个人真正有本事，不然，这样；做法，流弊极大、变成奖励做贼。所以我的话也不过是纸上谈兵。大哥，”他说，“我常常在想到你跟我说过的那句话：‘用兵之妙，存乎一心’！做生意跟带兵打仗的道理是差不多的，只有看人行事，看事说话，随机应变之外，还要从变化中找出机会来！那才是一等一的本事。”

“我看你也就差不多这个本事了。”嵇鹤龄又不胜惋惜地说，“你就是少读两句书。”

说到此事，胡雪岩只有摇头，嵇鹤龄倒是想劝他折节读书，但想想他那样子忙法，何来读书的工夫？也就只好不作声了。

到了第二天，刚刚起身，又有个浙江到江苏来公差的佐杂官儿，投帖来拜。胡雪岩一看这情形，果真应了周一鸣的话。此地不能再住了，因此托客栈去通知他的船老大，当天下午启程，自己匆匆忙忙避了出去，临走时留下话，如果周一鸣来了，叫他到城内吴苑茶馆相会，不见不散。

坐上轿子，自觉好笑，世间的麻烦，有时是意想不到的，自己最不愿做官，偏偏有人拿官派套上头来，这是哪里说起？

自然，他也有些懊恼，一清早在自己住处存不住身，想想真有些不甘心。

这样怏怏然进了城，便觉意兴阑珊，只在吴苑喝茶，听隔座茶客大谈时事。那人是浓重的湖南口音，相当难懂，而且声音甚大，说话的神态，亦颇不雅，指手画脚，口沫横飞，胡雪岩深为不耐。但看他周围的那些听众，无不聚精会神，十分注意，不由得有些好奇，也耐着心细听。

慢慢听懂了，是谈曾国藩在湖南省城长沙城外六十里的靖港，吃了败仗，愤而投水，为人所救的情形。湖南的藩司徐有王、臬司陶恩培本来就嫌曾国藩是丁忧在籍的侍郎，无端多事，办什么团练，分了他们的权柄，所以会衔申详巡抚骆秉章，请求出奏弹劾曾国藩，同时遣散他的部队。

骆秉章还算是个明白人，而且他刚请到一位襄办军务的湘阴名士左宗棠，认为曾国藩已经上奏自劾，不可以再落井下石，而且战事正紧，也不是裁军的时候，所以骆秉章断然拒绝了徐、陶两人的要求。

哪知就在第二天，归曾国藩节制的长沙协副将塔齐布。败太平军于湘潭。湖南的提督鲍起豹，上奏自陈战功，朝廷拿曾国藩自动与鲍起豹表功的奏招一比较，知道吃败仗的应该奖励，“打胜仗”的根本不曾出兵，于是一道上

谕，免了鲍起豹的官，塔齐布则以副将越过总兵这一阶，超擢为指挥一省绿营的湖南提督。

部将尚且如此，主帅的地位决不会动摇，自可想可知。徐有王和陶恩培大为不安，深怕曾国藩记仇，或者塔齐布要为他出气，随便找他们一个错处，参上一本，朝廷一定准奏。因而两个人约好了，到长沙南门外高峰寺，曾国藩驻节之处，磕头道贺兼道歉。

这是一大快事，听的人无不抚掌，“曾侍郎吃了这个败仗，反而站住脚了。”那人说道，“士气反比从前好，都是朝廷明见万里，赏罚公平的缘故。”

“正是，正是！”好些人异口同声地附和。

由此开始，谈话便乱了，你一言，我一语，胡雪岩只觉得意气激昂，心里暗暗在想：真叫“公道自在人心”，看样子洪杨的局面难以久长。一旦战局结束，抚辑流亡，百废俱举，那时有些什么生意好做？得空倒要好好想它一想，须抢在人家前面，才有大钱可赚。

于是海阔天空地胡思乱想，及至警觉，自己不免好笑，想得太远了！再抬头看时，茶客寥寥无几，早市已经落场，辰光近午，周一鸣不知何以未来？

这一上午就此虚耗，胡雪岩叹口气站起身来，付过茶帐，决定到孙春阳去买了土产，回客栈整顿行装上船。

刚走出吴苑，劈面遇着周一鸣，彼此叫应，胡雪岩问道。“哪里来？”

“我从闸门来。”周一鸣答道：“一早先到潘家去看阿巧姐，约好明天上午到木读。阿巧姐要我陪她到金间栈，才知道你老进城了。”

“喔，那么阿巧姐呢？”

“她在客栈里收拾东西，叫我来接胡先生。”周一鸣说，“听客栈里的人说，你老今天动身，所以有些行李已经发到船上去了。”

“噢。”胡雪岩问道：“孙春阳在哪里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“知道。在吴趋坊。”

于是周一鸣领路，安步当车到了吴趋坊以北的孙春阳，门口一株台抱不交的大树，光秃秃的却有几枝新芽，证明不是桔树。周一鸣告诉胡雪岩说，这株老树还是明朝留下来的，此地原是唐伯虎读书之处。

胡雪岩对这个古迹，不感兴趣，感兴趣的是孙春阳的那块招牌，泥金的底子，已经发黑，“孙春阳”三字，亦不甚看得清楚，然而店它却有朝气，一眼望去，各司其事，敏捷肃穆。有个白胡子老头，捧着管水烟袋，站在店堂中间，左右顾盼，拿着手里的纸媒儿，指东指西，在指挥伙计、学徒招呼客人。

奇怪的是有顾客，不见货色，顾客交易，付了钱手持一张小票，往后走去，不知是何花样？

“孙春阳的规矩是这样，”周一鸣为他解释，“办事分六房，下是衙门里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，是南货、北货、海货、腌腊、蜜饯、蜡烛六房。前面付钱开票，到后面凭票取货。”

“顾客看不见货色，怎么挑？或者货色不合，怎么办？”

“用不着挑的，说啥就是啥，货真价实。”周一鸣说：“孙春阳做出牌子，货色最道地，斤两最足，老少无欺。如果这里的货色不满意，就没有再好的货色了。”

“牌子做到这么硬，倒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”

于是胡雪岩亲自上柜，买的是茶食和蜡烛，也买了几条火腿，预备带回

杭州跟金华人腿去比较优劣。付款开票，到货房交涉。要店里送到金闾栈。孙春阳的牌子真是“硬”，说是没有为客送货的规矩，婉词拒绝。

“这就不对了！”胡雪岩悄悄对周一鸣说：“店规不是死板板的。有些事不可通融，有些事要改良，世界日日在变，从前没有外国人，现在有外国人，这就是变。做生意贵乎随机应变。孙春阳从明朝传到现在，是因为明朝下来，一直没有怎么变，现在不同了，海禁大开，时势大变，如果还是那一套几百年传下来的古规矩，一成不变，我看，孙春阳这块招牌也维持不久了。”

周一鸣也觉得大宗货色，店家不送，是件说不通的事。听了胡雪岩的话，心里好好体会了一番，因为他晓得这是胡雪岩在教导，以后跟着他做生意，得要记住他这番话，随机应变，处处为顾客打算。

照胡雪岩的打算，本想在城里吃了午饭再回金闾栈，现在因为有几大篓的茶食之类的拖累，不得不雇个挑夫，押着出城。到了金闾栈，只见阿巧姐已将他的箱笼什物，收拾得整整齐齐，堆在一边，只等船家来取。

于是唤来金闾栈的伙计，一面准备午饭，一面吩咐结帐。等吃了饭，付过帐，阿巧姐送胡雪岩到船上，送到船上，却又说时候还早，不妨坐一回。周一鸣知趣，托词避到岸上去了。

胡雪岩归心如箭，急待开船，但阿巧姐不走，却不便下逐客令。看她站在那里，默然有所思的神气，又不免诧异，当即问道：“可是还有话要跟我说？”

阿巧姐在想心事，一时未听清他的话，眨着眼强笑道：“你说啥？”

“我说：你是不是还有话要跟我说？”

“话？”她迟疑了一下，“又象有，又象没有。”

这就是说，不过不忍舍去，想再坐一会。胡雪岩觉得她的态度奇怪，不弄清楚，一路回去，想起来心里就会有疙瘩，所以自己先坐了下来，歪身过去，拉开一张骨牌凳，示意她也坐下。

一个是在等她开口，一个是在找话好说，想来想去，想到有件事要问：“昨天，潘家三少请你吃饭，到底为啥？是托你在上海买地皮、造房子？”

“你已经晓得了。”

“晓是晓得，不太清楚。”

于是胡雪岩很扼要地把昨天聚晤的情形，约略说了一遍。

“照这样说，你过了节还要到苏州来？”

“不一定，要着我有没有工夫。我看是来不成功的，将来总是让老周辛苦一趟。”

“那时候……，”阿巧姐说，“我不晓得在哪里？”

这是变相的询问，问她自己的行止归宿？胡雪岩便说：“到那时候，我想一定有好消息了。”

“好消息？”阿巧姐问：“什么好消息？”

这是很明白的，自然是指何桂清筑金屋，胡雪岩不知道她是明知而装傻，还是真的没有想到？心里不免略有反感，便懒得理她，笑笑而已。

“有工夫，你最好自己来！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到那时候，我也许有话要跟你说。”

“什么话？何不此刻就说？”

“自然还不到时候。”阿巧姐又说，“也许有，也许没有，到时候再说。”

言词闪烁，越发启人疑窦。胡雪岩很冷静地将她前后的话和恋恋不舍的神态，合在一起来想，终于明白了她的心思。此刻她还在彷徨，一只手已经抓住了那一何，这一只手却还不肯放弃这一胡。然而这倒不是她取巧，无非这几日相处，易生感情，遽难割舍罢了。

意会到此，自己觉得应该有个表示，但亦不宜过于决绝，徒然刺伤她的心，所以用恳切规劝的语气说道：“你不要胡思乱想了！终身已定，只等着享福就是了。”

“唉！”阿巧姐忽然幽幽地叹了口气，“啥地方来的天官赐？”

胡雪岩一愣，旋即明白，苏州人好说缩脚语，“天官赐”是隐个“福”字，于是笑道：“你真是得福不知，好了，好了，”他摆出不愿再提此事的神态，“你请上岸吧！我叫老周送你回去。”

“还早！”阿巧姐不肯走，同时倒真的想起一些话，要在这时候跟胡雪岩说。

算了，算了！胡雪岩在心里说，多的日子也过去了，何争这一下午？倒要看看她，究竟有些什么花样。所以索性取出孙春阳买的松子糖之类的茶食，一包包打开，摆满了一桌子说：“你慢慢吃着谈。”

阿巧姐笑了，“有点生我的气，是不是？”

“我改了主意了。今天不走！”胡雪岩又说，“不但请吃零食，还要请你吃了晚饭再走。”

“这还不是气话？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！”胡雪岩怕真的引起误会，“我怎么会生你的气，而且也没有什么可气的。你一定还有许多话，趁我未走以前，尽量说吧！”

“这倒是真话，我要托你带两句话到上海。”阿巧姐拈了颗杨梅脯放在嘴里，“请你跟二小姐说……”

说什么呢？欲言又止，令人不耐，胡雪岩催问着：“怎么样，要跟老二说啥？”

“我倒问你，尤五少府上到底怎么样？”阿巧姐补了一句：“我是说尤五奶奶，是不是管五少管得很紧？”

问到这话，胡雪岩便不必等她再往下说，就明白了她的意思，“你是想劝者二，跟尤五少说一说，让他接口家去，是不是？”他问。

“是啊！外面借小房也不是一回事。”

“这件事，用不着你操心，有七姑奶奶在那里，从中自会安排。”胡雪岩说，“五奶奶人最贤慧，不管尤五少的事。”

“那么，为什么不早早办了喜事呢？”

这自然是因为尤五的境况，并不顺遂，无心来办喜事。不过这话不必跟阿巧姐说，他只这样答道：“我倒没有问过他，不知是何缘故。我把你的话带给老二就是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只见舱门外探进一个人来，是船老大来催开船，说是天色将晚，水关一闭，就得明天早晨才能动身。

“不要紧，”胡雪岩说，“我有何学台的名片，可以‘讨夫’。”

这意思是只等阿巧姐一走，哪怕水关闭了，他也要开船。意会到此，她实在不能再逗留了，便站起身来说：“我要走了！”

胡雪岩也不留，一面派人上岸招呼周一鸣来接，一面送客。等阿巧人袅袅娜娜地上了岸，船老大油去跳板，正侍开船，忽然周一鸣奔了来，大声喊

道，“慢慢，慢慢！”

胡雪岩就站在舱门口，随即问道：“还有什么话？”

“阿巧姐有个戒指，掉在船里了。”

于是重新搭起跳板，让阿巧姐上船，胡雪岩问她，是掉了怎么样的一个戒指？她支支吾吾地，只是在般板中低头寻找。这就令人可疑了。胡雪岩故意不理，不说话也不帮她找，只站着不动。

他是出于好玩的心理，要看她如何落场？阿巧姐却以为胡雪岩是看出她说假话，心中不快，有意造成僵局，不免有些恼羞成怒了。

于是，她仰起身子站定脚，用女孩子赌气的那种声音说：“寻不着这个戒指，我不走！”说完，气鼓鼓地坐了下来，眼睛偏到一旁去望，是气胡雪岩漠不相关的态度。

这让他诧异了，莫非真的掉了一个戒指？看样子是自己弄错了。因而赔笑说道：“你又不曾说明白，是怎样一个戒指，我想帮你寻，也无从寻起。”

这话道理欠通，阿巧姐便驳他：“戒指总是戒指，一定要说明白了，你才肯劳动贵手，帮我去寻？”

“好，好！”胡雪岩摇摇手说：“我都要走了。何必还斗两句口。”他定神想了想，只有用“快刀斩乱麻”的办法，“走，我们上岸！”

“上岸？”阿巧姐愕然相问：“到哪里去？”

“进城。”胡雪岩说，“你的戒指也不要寻了，我陪你一个，到珠宝店里，你自己去挑。”

这一下就象下象棋“将军”，一下子拿阿巧姐“将”住了，不知如何应付？支支吾吾地答道：“算了，算了，我也不要你赔。”

胡雪岩回答得极快：“那也就不要寻了！你就再坐一会儿，让老周送你回潘家。我到了上海，自会写信给你。”

能够再与胡雪岩相聚片刻，而且又听得这样一句话，她觉得也可满意了，所以刚才那种绷紧了脸的神情，不知不觉的消失，重重的钉了一句：“你自己说的，要写信来！看你守不守信用。”

“一定会守。我自己没有空写信，请古大少写，或者请七姑奶奶写。”

“七姑奶奶通文墨？”

“好得很呢！她肚子里着实有些墨水。”胡雪岩说，“我都不及她。”

这在阿巧姐听来，好象是件极新鲜有趣的事，“真看不出！”她还有些不信似的，“七姑奶奶那副样子，不象是通文墨的人。”

“你是说地不够‘文气’是不是？”胡雪岩说：“人不可貌相！七姑奶奶的为人行事，另有一格，你们做梦都想不到的。”

接着，他讲了七姑奶奶的那段“妙事”，有意灌醉了古应春，诬赖他“酒后乱性”，以至于逼得古应春指天发誓，一定要娶七姑奶奶，决不负心。

阿巧姐听得目瞪口呆，“这真正是新闻了。哪里有这样子做事的？”她说、“女人的名节最重，真有这样的事还要撇清，没有这样的事，自己拿烂泥抹了一脸。这位七姑奶奶的心思，真是异出异样！”

“是啊，她的心思异出异样。不过厉害也真厉害，不是这样，如何叫老古服服帖帖？”胡雪岩掉了一句文：“欲有所取，先有所予，七姑奶奶的做法是对的。”

阿巧姐不作声，脸色慢慢转为深沉，好久，说了一句：“我就是学不到七姑奶奶那样的本事。”

那副神色加上这么句话，言外之意就很深了，胡雪岩笑笑，不肯搭腔。见此光景，阿巧姐知道胡雪岩是“吃了秤砣——铁心”了，再挨着不走，也未免大自轻自贱！所以霍地站了起来，脸扬在一边，用冷冷的声音说：“我要走了！”

胡雪岩不答她的话，只向外高喊一声：“搭跳板！”

跳板根本没有撤掉，而且他也是看得明明白白的，是有意这样喊一声。阿巧姐心里有数，这就是俗语说的：“敲钉转脚”，将她离船登岸这回事，弄得格外牢靠，就算她改变心意，要不走也不行了。

做出事来这么绝！阿巧姐那一片微妙的恋意所转化的怨恨，越发浓了，“哼！”她冷笑一声，“真正气数，倒象是把我当作‘瘟神’了！就怕我不走。”

这一骂，胡雪岩亦只有苦笑，一只手正插在袋里，摸着表链子上系着的那只“小金羊”，突然心潮起伏，几乎想喊出来：“阿巧，不要走！”

然而她已经走了，因为负气的缘故，脚步很急也很重，那条跳板受了压力，一起一伏在晃动，她虽握着船老大伸过去的竹篙当扶手，到底也是件危险的事！胡雪岩深怕她一脚踩空，失足落水，瞠目张口，自己吓自己，什么话都忘记说了。

等他惊魂一定，想要开口说句什么，阿巧姐已经上了轿，他只有高声叫道：“老周，拜托你多照料！”

“晓得了！请放心。”周一鸣又扬扬手说，“过几天我就回上海，有要紧事写信，寄到金阁栈转好了。”

二十六

胡雪岩到了上海，仍旧在投大兴客栈，行李还不曾安顿好，就写条子叫客栈专人送到七姑奶奶的寓所，请古应春来相会。

不到一个钟头，古应春亲自驾着他的那辆“亨斯美”赶到大兴客栈，一见面叫应了，什么话不说，先仔细打量胡雪岩的行李。

“怎么回事，老古！”

“阿巧姐呢？”

“没有来！”胡雪岩说，“事情大起变化，你想都想不到的。”

“怎么样呢？”

“说来话长。回头有空再谈。喂，”他问，“五哥回来了没有？”

“还没有。”古应春又问：“阿巧姐呢？怎么事情起了变化？你要言不烦说两句。”

胡雪岩不知道他何以对阿巧姐特别关心，便反问一句：“你是不是派人到木渎去谈过？”

“你先不用管这个，只说阿巧姐怎么样了？”

“名花有主，是我一手经理。不久，就是何学台的姨太太了。”接着，便讲移植这株名花的经过，胡雪岩虽长于口才，但经过太曲折，三言两语说不完，站着讲了一刻钟，才算说清楚。

“这样也好！”古应春拉着他的袖子说，“走！去晚了，七姐的急性子，我是晓得的，又要埋怨我。”

“慢来，慢来！”胡雪岩按住他的手说，“我的话告诉你了，你一定也有话，怎么不告诉我？”

“当然要告诉你的。到家再说。”

等坐上马车，古应春承认曾派人到木渎去谈过阿巧姐的事，但一场无结果，派去的人下会办事，竟连未能成功的原因何在，都弄不清楚。

“我倒比你清楚。阿巧姐吃了一场惊吓，由此让我还交了三个朋友，都是苏州的阔少，有一大笔款子要我替他们用出去。”胡雪岩笑道：“老古，我这一趟苏州，辛苦真没有白吃，谈起个中的曲折，三天三夜都谈不完。”

事情大多，东一句，西一句，扯来扯去，古应春一时也听不清楚，只知道他这趟大有收获。彼此在生意上休戚相关，胡雪岩有办法，他自然也感到兴奋。

转眼间到了七姑奶奶寓所，马蹄声音是她听熟的，亲自下楼来开门，老远就在喊：“小爷叔，你回来了。”

“回来了，回来了！”胡雪岩说：“先告诉你一桩开心的事，你总说苏州的糖食好吃，我替你带了一大篓来，放在‘石灰缸’里，包你半年都吃不完。”

“谢谢，谢谢！”七姑奶奶口中是对胡雪岩说话，眼睛却看着古应春。

“阿巧姐不来了！”古应春轻声对她说，“她也不会姓胡了。”

“怎么闹翻了？”

“不是，不是。你不要乱猜，回头再跟你说。总而言之，可以放心了！”

“嗯，嗯！”七姑奶奶很高兴地拍拍胸。

胡雪岩听他们这番对答，越觉困惑，“老古，”他用低沉的声音问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什么事可以放心？”

“现在不会‘白板对煞’了，”七姑奶奶搭腔，“大家都可以放心。小爷叔，快上楼来，看看哪个来了？”

上楼掀帘一看，含笑凝睇的竟是芙蓉，胡雪岩惊喜之余，恍然大悟所谓“白板对煞”作何解。

“你是怎么来的？”

“我跟三叔一起来的。”芙蓉说，“一到就住在七姐这里。本来要写信告诉你，七姐说不必，你就要回来的。”

“那么三叔呢？”

“他就住在不远一家客栈。”古应春笑道：“这位先生真是妙人！从他一来，你晓得哪个最开心？”

“哪个最开心？”胡雪岩想了想说：“照我看，只有他自己。”

大家都笑了，“还有一个，”古应春指着七姑奶奶：“她！”

这一说，胡雪岩又大惑不解了，“何以七姐最开心？”

“你想呢？我们这位姑奶奶一刻都静不下来的，现在听了你小爷叔的话，要学做千金小姐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叫她怎么坐得住？刘三爷一来算救了她了，他每天到各处去逛，看了希奇古怪的花样，回来讲给她听，真好比听大书。”

“听大书都没有听刘三叔说笑话来得发噱。”七姑奶奶也爽朗地笑着，“这个人真有趣。”

“来了，来了！”古应春说，“他的脚步声特别。”

因为有此一句话，胡雪岩便先注意门帘下的脚，原来刘不才着的是一双只有洋人用的黑色革履，上了油，擦得闪闪发亮。身上只穿长袍，未着马褂，那件袍子纯黑，非绸非缎，细细看去，才知是洋人用来做礼服的呢子，刘不才别出心裁，做成长袍，配上水钻的套扣，显得相当别致，也相当轻俏。

“喔！”刘不才先开口，“你总算回来了！人象胖上点。”

胡雪岩先答他的话，忍着笑将他从头看到底，“刘三爷，”他又似嘲弄，又似佩服他说：“你真正时髦透顶了！”

“刘三爷真开通。”古应春也说：“叫我就敢穿了这一身奇装异服，招摇过市。”

“这有啥要紧？人穿衣服，不是衣服穿人。”七姑奶奶帮刘不才说话，“‘女要俏，一身孝，男要俏，一身皂’，刘三爷这身打抢真叫俏！看上去年纪轻了十几岁。”

这一说大家都笑了，“闲话少说，”古应春问道：“我们是下馆子，还是在家吃饭？”

“在家吃吧！”胡雪岩说，“我不想动了。”

于是七姑奶奶和芙蓉都下厨房去指挥娘姨料理晚餐，胡雪岩开始畅谈此行的经过，因为有刘不才在座，关于阿巧姐的曲折，自然是有所隐讳的。

“照此看来，刘不才来得正好，”等听完了，古应春异常兴奋他说，“五月初七去接陆芝香，就请刘三爷去。”

“是的。”胡雪岩点点头，“我也这么想，将来陪他们吃喝玩乐，都是刘三爷的事。何学使经过上海，也归刘三爷接待。”

“好的！”刘不才欣然答应，“都交给我。包管伺候得他们服服帖帖。”

“你这身衣服，”古应春说，“陆芝香或许不在乎，在何学使一定看不顺眼。”

“我懂，我懂！”刘不才说，“陪啥人穿啥衣裳，我自己有数。”

“我在想，”胡雪岩说，“将来刘三爷跟官场中人打交道，甚至到家里去的机会都有，有个功名在身上，比较方便得多。我看，捐个官吧？”

“最好不捐。一品老百姓最大。”

胡雪岩很机警，听出刘不才的意思，不捐官则已，要捐就要捐得象样，不过自己也不过“州县班子”，不能替刘不才捐个“知府”，所以这样说道：“我们是做生意，不是做官，大小不在乎，只为了做生意方便。譬如说逢关过卡，要讨个情，一张有官衔的名帖投进去，平坐乎起，道弟称兄，比一品老百姓，就好说话很多了。”

“小爷叔的话不错，我也想捐一个，捐他个正八品的县丞，”

“那也不必，都是州县班子好了，弄个‘大老爷’做做。”

接着胡雪岩的话，那边笑了；七姑奶奶手里捧着一瓶洋酒，高声说道：“各位‘大老爷，请上桌吧！’”

“啊呀！”古应春突然说道，“我倒忘记了，有位仁兄应该请了他来。”

“谁啊？”胡雪岩问。

“裘丰言。”

“喔，他也来了。这可真有得热闹了。”胡雪岩笑着说了这一句，却又摇摇头：“不过今天不必找他。我们还有许多事要谈。”

生意上的许多机密，只有他们俩可以知道，连刘不才都不宜与闻，因此饭桌上言不及义，只听刘不才在大谈这天下午所看的西洋马戏，马背上的金发碧眼的洋美女，如何婀娜多姿，大露色相。别人倒都还好，芙蓉初涉洋场，听了目瞪口呆，只是不断他说：“哪有这样子不在乎、不顾脸面的？我不信！”

“百闻不如一见。”胡雪岩说，“你明天自己去看一次就晓得‘对的！’七姑奶奶的兴致也来了，‘明天我们也去看一场，’”

“女人也许看吗？”

“女人难道不是人？为啥不许！”

“有没有女人去看？”芙蓉问她三叔。

“有，有。不但有，而且还跟不认识的男人坐在一起……”

“三叔又要瞎说了。”芙蓉老实不客气的指责，“这话我绝对不信。”

“我话没有说完，你就怪我！”刘不才说，“我说的是西洋女人。”

古应春衔杯在口，忍俊不住一口酒喷了出来，亏得脸转得快，才没有喷到饭桌上，但已呛了嗓子，又咳又笑好半天才能静下来。

“小爷叔！”七姑奶奶也笑着对胡雪岩说：“我们这位刘三爷跟‘酒糊涂’裘大老爷，真正是‘宝一对’，两个人唱双簧似他说起死后来，简直把人肚肠都要笑断。我情愿每天备了好酒好菜请他们吃，听他们说说话，消痰化气、延年益寿。”

“你倒真阔！”古应春笑道，“请两位州县班子的大老爷做清客。”

“我倒想起来了。”七姑奶奶问道：“刚才你们在谈，是不是刘三爷也要捐个官做？”

“老古也是！”胡雪岩接口，“老古槽通洋务，现在刚正吃香的时候，说不定将来有人会借重，真的挂牌出来，委个实缺。七姐，那时候你就是掌印夫人了。”

“谢谢！”七姑奶奶撇着嘴说，“我才不要做啥官太太。”

“老古！”胡雪岩先是当笑话说，转一转念头，觉得倒不是笑话，“说

真的！考古，我看你做官，倒是蛮好一条路子。于你自己有益，对我们大家也有好处。”

七姑奶奶口快，紧接着问：“对老古自己有没有益处，且不去说它，怎么说对大家都有好处？”

“自然罗！”胡雪岩答道，“你只看王雪公，他做了官，不是我们都有好处？”

“喔，我懂了，是仰仗官势来做生意。既然如此，老古为朋友，倒不妨打算打算。”

“你啊！”古应春叹口气说，“得着风，就是雨。晓得的人，说你热心，不晓得的人，当你疯子。”

七姑奶奶听了胡雪岩的劝，脾气已改得好多了，受了古应春的这顿排揅，笑笑不响。

“小爷叔！”古应春转脸又说，“我样样佩服你，就是你劝我做官这句话，我不佩服。我们现在搞到兴兴头头，何苦去伺候贵人的颜色？”

胡雪岩很知趣，见这上头话不投机，就不肯再说下去，换了个话题说：“从明天起，我们又要大忙特忙了。今天早点散吧！”

“对！”七姑奶奶看一看胡雪岩和芙蓉笑道，“你们是小别胜新婚，早点去团圆，我也不留你们多坐。吃了饭就走好了。”

于是止酒吃饭。古应春拿起挂在门背后的一支西洋皮马鞭，等在那里，是预备亲自驾车送他们回大兴客栈的样子。

“你住得近，不必忙走！就在这里陪七姑奶奶谈谈闲天解解闷。”胡雪岩向刘不才说。

虽然七姑奶奶性情脱略，但道理上没有孤身会男客的道理，所以刘不才颇现踌躇，而古应春却懂得胡雪岩的用意，是怕刘不才跟到大兴栈去，有些话就不便谈了。因而附和着说：“刘三爷，你就再坐一会好了。”

既然古应春也这么说，刘不才勉强答应了下来。古应春陪着胡雪岩和芙蓉下楼，戴着顶西洋鸭舌帽的小马伕金福，已经将马车套好，他将马鞭子递了过去，命金福赶车，自己跨辕，以便于跟胡雪岩谈话。

“先到丝栈转一转，看看可有什么信？”

先到裕记丝栈，管事的人不在，古应春留下了话，说是胡大老爷已从苏州回到上海，如有他的信，直接送到大兴客栈。然后上车又走。

到了客栈，芙蓉便是女主人，张罗茶烟，忙过一阵，才去检点胡雪岩从苏州带回来的行李。胡雪岩使向古应春问起那笔丝生意。

刚谈不到两三句，只听芙蓉在喊：“咦！这是哪里来的？”

转脸一看，她托着一方白软缎绣花的小包袱走了过来，包袱上是一给头发，两片剪下来的指甲。

“头发上还有生发油的香味，”芙蓉拈起那一络细软而黑的头发，闻了一下说，“较下来还不久。”

胡雪岩很沉着地问：“你是在哪里寻出来的？”

“你的那个皮包里。”

不用说，这是阿巧姐替他收拾行李时，有意留置的“私情表记”，胡雪岩觉得隐瞒、分辩都不必要，神色从容地点点头说：“我知道了！回头细细告诉你。”

芙蓉看了这两样东西，心里自然不舒服，不过她也当得起温柔贤慧四个

字，察言观色，见胡雪岩是这样地不在乎，也就愿意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，仍旧收好原物，继续整理其他的行李。

“洋人最近的态度，改变过了。”古应春也继续谈未完的生意，“听说，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到江宁城里去看过，认为洪秀全那班人搞的花样，不成名堂，所以有意跟我们的官场，好好坐下来谈。苦的是‘上门不见土地’。”

“这叫什么话？”

“找不着交涉的对手。”古应春说，“历来的规矩，朝廷不跟洋人直接打交道，凡有洋务，都归两广总督兼办，所以英国、美国公使要见两江总督，督署都推到广州，拒而下见。其实，人家倒是一番好意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这是有布告的。英、美、法三国领事，会衔布告，通知他们的侨民，不准接济小刀会刘丽川。”古应春又说，“我还有个很靠得住的消息，美国公使麦莲，从香港到了上海，去拜访江苏藩司吉尔杭阿，当面声明，并无助贼之心。只是想整顿商务、税务，要见两江怡大人。此外又听说英、美、法三国公使，会衔送了一个照会，为了上海新设的内地海关，提出抗议。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多设一道海关，多收一次税，洋商自然不愿。”

胡雪岩很用心地考虑了一会，认为整个形势，都说明了洋人的企图，无非想在中国做生意，而中国从朝廷到地方，有兴趣的只是稳定局势，其实两件事是可以合起来办的，要做生意，自然要求得市面平静，要求市面平静，当然先要在战事上取胜，英美法三国公使，禁止他们的侨民接济刘丽川，正就是这个意思。当今最好的办法，是开诚布公，跟洋人谈合作的条件。

当他陈述了自己的意见，古应春叹口气说：“小爷叔，要是你做了两江总督就好了，无奈官场见不到此，再说一句，就是你做了两江总督也不行，朝廷不许你这样做也是枉然，我们只谈我们自己的生意。”他提醒他说：“新丝快要上市了。”

新丝虽快上市，不准运到上海与洋人交易，则现有的存货，依然奇货可居。疑问是这样的情势，究竟可以维持多久？板高不售，一旦禁令解除，丝价下跌是一可虑，陈丝品质不及新丝，洋人要买一定买新丝，陈丝的身价更见下跌，说不定卖不出去是二可虑。胡雪岩意会到此，矍然而惊，当即问道：“考古，照你看，我们的货色是卖，还是不卖？”

古应春不作声。这个决定原是很容易下的，但出入太大，自己一定要表现出很郑重的态度，才能说动胡雪岩，所以他的沉默，等于盘马弯弓，实际上是要引起胡雪岩的注意和重视。

“你说一句啊！”胡雪岩催促着。

“这不是一句话可以说得尽的，贵乎盘算整个局势，看出必不可易的大方向，照这个方向去做，才会立于不败之地。”

胡雪岩一面听，一面点头，“不错。”他说，“所谓眼光，就是要用在这上头。照我的看法洪杨一定失败，跟洋人一定要合作。”

“对！我也是这样的看法。既然看出这个大方向，我们的生意应该怎么做，自然就很明白了。”

“迟早要合作的，不如放点交情绪洋人，将来留个见面的余地。”胡雪岩很明确他说：“老古，丝我决定卖了！你跟洋人去谈。价钱上当然多一个好一个。”

古应春只点头，不说话。显然的，怎样去谈，亦须有个盘算。

古应春想了想说：“这样做法，不必瞒来瞒去，事情倒比较容易办。不过‘操纵’二字就谈不到了。”

这句话使得胡雪岩动容了，他隐隐然觉得做生意这方面，在古应春面前象是差了一着，然而那股好胜之心，很快地被压了下去。做生意不是斗意气！他这样在想，见机最要紧。

“‘操纵，行情，我何尝不想？不过当初我计算的时候，没有想到最要紧的一件事，这件事，洋人占便宜，我们吃亏。所以要想操纵很难，除非实力厚得不得了。”

“哪一件事！”古应春问，“洋人占便宜的是，开了兵船来做生意……”

“着啊！”胡雪岩猛然一拍手掌，“我说的就是这件事，洋人做生意，官商一体，他们的官是保护商人的，有困难，官出来挡，有麻烦，官出来料理。他们的商人见了官，有什么话也可以实说。我们的情形就不同了，官不恤商艰，商人也从来不敢期望官会替我们出面去论斤争两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跟洋人做生意，就没有把握了，你看这条路子走得通，忽然官场中另出一个花样，变成前功尽弃。譬如说，内地设海关，其权操之在我，有海关则不便洋商而便华商，我们就好想出一个办法来，专找他们这种‘不便’的便宜，现在外国领事提出抗议，如果撤消了这个海关，我们的打算，岂不是完全落空？”

胡雪岩知道他在动脑筋，这笔生意，脑筋不灵活是无法去做的，跟洋人打交道已经不容易，还有一批丝商散户要控制。主意是胡雪岩所出，集结散户，合力对付洋人，并且实力最强的庞二这个集团，亦已由于胡雪岩的交情和手腕，联成了一条线。而指挥这条线的责任，却落在古应春的身上。以前为了说服大家一致行动，言语十分动听，说是只要团结一致，迫得洋人就范，必可大获其利，如今这句话必得兑现，倘或丝价不如预期之高，一定要受大家的责难。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垫借了款子的，丝价不好，垫出去的钱不能十足收回，就非吃赔帐不可。

这样考虑了好一会，盘算了坏的这方面，又盘算了好的这方面，大致决定了一个做法，“小爷叔”，他说，“我想先跟洋人去谈，开诚布公说明白，大家一起来维持市面，请他们开个底价给我。这个底价在我们同行方面，不宜实说，留下一个虚数，好作讨价还价的余地。你看我这样子做，是不是妥当？”

“洋人这方面的情形，我没有你熟。”胡雪岩说，“不过我们自己这方面的同行，我觉得亦用得着‘开诚布公’这四个字。”

“你是说，洋人开价多少，我们就实说多少？”

“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”胡雪岩说，“这趟生意，我们赚多赚少在其次，一定要让同行晓得，我们的做法是为大家好，决不是我们想利用小同行发财。”

“小爷叔是眼光看得远的做法，我也同意。不过，”古应春说，“当初为了笼络散户，垫出去的款子，成数很高，如今卖掉了丝，全数扣回，所剩无几，只怕他们有得罗嗦。”

“不要紧！”胡雪岩说：“我在路上已经算过了，有庞家的款子，还有苏州潘家他们的款子，再把这票丝卖掉，手上的头寸极宽裕，他们要借，就让他们借。”

“慢慢！”古应春挥着手说：“是借，是押，还是放定金？”

这句话提醒得恰是时候，借是信用借款，押是货色抵押，放定金就得“买青”——买那些散户本年的新丝。同样一笔钱，放出去的性质不一样，胡雪岩想了想说：“要看你跟洋人谈下来的情形再说，如果洋人觉得我们的做法还不错，愿意合作，那就订个合约，我们今年再卖一批给他们。那一来，就要向散户放定金买丝了。否则，我们改做别项生意，我的意思，阜康的分号，一定要在上海开起来。”

“那是并行不悖的事，自己有了钱庄，对做丝只有方便。”

“这样子说，就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了。你拿出本事去做，你觉得可以做主的，尽由自己做主。”

将胡雪岩的话从头细想了一遍，古应春发觉自己所顾虑的难题，突然之间，完全消失了。明天找洋人开诚布公去谈，商量好了一个彼此不吃亏的价钱，然后把一条线上的同行、散户都请了来，问大家愿不愿意卖？愿意卖的最好，不愿意卖的，各自处置，反正放款都用栈卑抵押，不至于吃倒帐。生意并不难做。

这样想了下来，神色就显得轻松了，“小爷叔，”他笑道，“跟你做事，真正爽快不过。”

“你也是爽快人，不必我细说。总而言之，我看人总是往好处去看，我不大相信世界上有坏人。没有本事才做坏事，有本事一定会做好事。既然做坏事的人没有本事，也就不必去怕他们了。”

古应春对他的这套话，在理路上还一时还辨不清是对还是错，好在这是闲话，也就不必去理他。起身告辞，要一个人去好好筹划，明天如何跟洋人开谈判？

等古应春一走，胡雪岩才能把全副心思摆到芙蓉身上。小别重逢，自然有一番体己的话，问她在湖州的日常生活，也问起他的兄弟。芙蓉告诉他，决计叫他兄弟读书上进，附在一家姓朱的书香人家读书，每个月连束脩和饭食是三而银子，讲好平日不准回家。

胡雪岩听见这话，大为惊异，想不到芙蓉那样柔弱的性情，教养她的兄弟，倒有这样刚强的处置。

“那么小兔儿呢？”他问，“一个人住在朱家，倒不想家？”

“怎么不想？到了朱家第三天就逃了回来，让我一顿手心又打回去了，”

“你倒真狠得下这个心？”

“你晓得我的心，就晓得我狠得下来了！”

“我只晓得你的心好，不晓得你心狠。”胡雪岩已估量到她有个很严重的说法，为了不愿把气氛弄得枯燥严肃，所以语气中特地带着点玩笑的意味。

芙蓉最温柔驯顺不过，也猜到胡雪岩在这时刻只愿享受温情笑谑，厌闻什么一本正经的话，所以笑笑不响，只把从湖州带来的小吃，烘青豆、酥糖之类摆出来供他消闲。

他将他的心思倒是猜着了，但也不完全对，胡雪岩的性情是什么时候都可以说笑话，也什么时候都可以谈正经，而且谈正经也可以谈出谐谑的趣味来，这时便又笑道：“你是啥个心，怎么不肯说？是不是要我来摸？”

说着顺手捞住芙蓉的一条膀子，一摸摸到她胸前，芙蓉一闪，很轻巧地避了开去。接着便发现窗外有人疾趋而过，看背影是大兴客栈的伙计。

显然的，刚才他的那个轻挑的动作，已经落入外人眼中，即令芙蓉温柔

驯顺，也忍不住着恼，手一甩尘到一边，扭着头不理胡雪岩。

一时忘形，惹得她不快，他自然也感到歉疚，但也值不得过去赔笑说好话，等一会事情也就过去。所以只坐着吃烘青豆，心里在想着，湖州有哪些事要提出来问她的？

偶然一瞥之间，发觉芙蓉从腋下钮扣押出一条手绢，正在擦眼泪，不由得大惊失色，奔过去，捧有她的脸一看，可不是泪痕宛然？

“这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
“没有什么！”芙蓉醒醒鼻子，擦擦眼泪，站起来扯了扯衣襟，依旧坐了下來，要装得没事人似的。

“一定有缘故。”胡雪岩待为这样说：“你不讲，我要起疑心的。”

“我自己想想难过！不怨别人，只怨自己命苦。”她将脸偏到一边，平静他说，“如果是平起平坐的夫妇，上床夫妻，下床君子，你一定也要尊重人家，不会这样动手动脚，叫不相干的人看轻了我，”

越是这样怨而下怒的神态，越使得胡雪岩不安，解释很难，而且也多余，唯一的办法是认错。

“我不对！”他低着头说，“下次晓得了。”

忠厚的芙蓉反倒要解释了，“我也不是说你不尊重我，不过身分限在那里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”她又说，“你现在应该想得到了，我为什么对小兔儿狠得下心来，我要他争气！要他忘记了有我这样一个姐姐！”

“这……”胡雪岩颇感不安，“你也把这一点看得太重了！男人家三妻四妾，也是常事，我又没有看轻过你。”

“话不是这么说。”芙蓉也觉得这身分上的事，再谈下去也无味，所以避而不谈，只谈她兄弟，“我一个人前前后后都想过了，小兔儿在我身边，一定不会有出息，为啥呢，第一，不愁吃，不愁穿，他要啥，我总依他，只养不教，一定不成材；第二，有三叔在那里，小兔儿学不到好样，将来嫖赌吃着，一应俱全。我们刘家就再没有翻身的日子了！”

这番话说得胡雪岩半晌作声不得，口虽不言，心里却有许多话，最想说的一句是：“我把你看错了！”他一直看芙蓉是个“面人儿”，几块五颜六色的粉，一把象牙刻刀，要塑捏成怎样一个人，就是怎样一个人。此时方知不然！看似柔弱，其实刚强，而越是这样的人，用的心思越深，做出来的事，说出来的话，越是出人意外。从今以后，更不可以小觑任何人了！不然就可能栽大跟斗。

由于这样的警惕，他更加不肯轻易答腔，站起来一面踱方步，一面回味她的话，越想越深，把她未曾说出来的意思都琢磨到了。

“难为你想得这么深！”他站定了脚说，“不过，我倒要劝你，你这样子不是福相！我实在替你担心。你什么事放不开，一个人在肚子里用功夫，耗心血的，怪不得人这么瘦！”

芙蓉颇有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怎么样在肚子里用功夫，也抵不上他脑筋略为一转，就凭这两句话，便可以想见他已了解自己所不曾说出来的一番意思——如果她是他明媒正娶的结发糟糠，小兔儿这个小舅子，他就会当自己同胞的小弟弟看待，自然而然地负起教养之责，惟其他念不及此，所以只有靠她做姐姐的，自己要有决断。

只要他知道了就好，他一定会有办法！芙蓉这样在想，先不必开口，且听他说些什么？

“这是我不对！我没有想到小兔儿。不过，话说回来，是我没有想到，不是不管他。我的事情实在太多，就算是我自己的兄弟，只怕也没有工夫来管。所以，你不要怨我，只要你跟我提到，我一定想办法，尽责任。”胡雪岩停了一下说，“你就只有这么一个亲骨肉，只要你舍得，事情就好办了，你倒说，你希望小兔儿将来做啥？做官？”

“也不一定是做官，总巴望他能够自立。”芙蓉想了想，低眉垂眼，是那种不愿说而又非说不可的神态，“无论如何，不要象三叔那种样子。”

胡雪岩明白，这是她感怀身世，痛心疾首的一种感慨。如果不是刘不才不成材，她即使相信算命算相的话，生来是偏房的命，但不能为人正室，不嫁也总可以！只力有了一个兄弟，又不能明望叔父能教养侄儿成人，终于不得不做人的偏房，而委屈的目的，无非是为了小兔儿。其情哀，其志苦，胡雪岩对她不但同情，而且钦佩，因而也愈感到对小兔儿有一份必须要尽的责任。

“你的意思我懂了。”他说，“你三叔虽不是败子回头金不换，也有他的道理，将来会发达的。你不要太看轻了他。”

“我不是看轻他，他是我叔叔，一笔写不出两个刘字，我总尊敬他的。不过……”芙蓉忽然摇摇手，“这也不去说他了。我只望你拿小兔儿当自己人。”

“当然。不是自己人是啥？”胡雪岩说，“闲话少说，你倒说，你将来希望小兔儿做啥？”

“自然是巴望他荣宗耀祖。”

“荣宗耀祖，只有做官。象我这样捐来的官不希奇，要考场里真刀真枪拼出来的才值钱。”胡雪岩平静他说，“只要小兔儿肯替你争气，事情也很好办，我替你请个最好的先生教他读书。”

为了表示不是信口敷衍，胡雪岩当时就要笔墨纸张，给王有龄写信，请他代为托“学老师”，觅一个饱学秀才“坐馆”。当然，他也还有许多事要跟王有龄谈，文墨上的事，胡雪岩不大在行，有些话，象跟何桂清见面的经过，又非亲笔不可，所以这封信写到钟敲十二下，还没有写完。

芙蓉倒觉得老大过意不去，先是当他有些负气，后来看看不象，长篇大套在写，当然是谈别的事。不过因头总是由小兔儿身上而起，这样慎重其事，未免令人难安。

“好歇歇了！”她温柔他说，“莲子羹都煮成泥了，吃了点心睡吧，明天再说。”

“马上就好，马上就好。”胡雪岩头也不抬他说。

说是这样说，仍旧又很费劲地写了一个钟头才罢手，他把头一张信纸，递了给芙蓉。

芙蓉是识得字的，接过来念道：“雪公太守尊兄大人阁下，敬禀者，”念到这里笑了，“好罗嗦的称呼！”

“你看下去。”

于是芙蓉又念：“套言不叙。今有内弟刘小兔，”到这里，芙蓉又笑了，“你怎么把小兔儿的小名也写了上去？”

“那要什么紧，又不是官场里报履历，我跟王大老爷通家至好，就写小名也不要紧。”

恩想也不错，她便笑道：“说来说去，总说不过你。”

“不用你说，我自己晓得，你看，”他指着“内弟”二字。“这你总没话说了吧？”

这是不拿芙蓉视作妾媵，她自然感激，却不便有何表示，只静心看下去，见胡雪岩对聘师的要求是学问好、性情好，年纪不宜过大，如愿就聘，秉脩从优。这见得他是真为自己跟小兔儿打算，心头由热而酸，不知不觉的滚下两滴眼泪。

“我想想又不对了！”她揩一揩眼睛说，“怕小兔儿福薄，当不起！再说，这样费事，我心也不安。”

这话让胡雪岩没奈何了，“算命看相，可以相信，不过一个人也不要太迷这些花样。”他搔搔头说，“你样样都好，就是这上头看不开。”

“我看，还是先附在人家馆里的好。”

“为啥呢？”

为来为去，还是为了芙蓉怕小兔儿没有那种专请一位先生来教导的福分，她最相信八字，连自己的终身，都相信是注定了偏房的命。胡雪岩意会到此，便有了办法。

“我看这样，你先去替小兔儿排个八字看，到底福命如何？若是注定要做官的，就照我的话做，不然就随便你。”

“这话说得好！你倒提醒我了。明天就替他去排个八字看。”芙蓉去找了一张红纸，“劳动你把小兔儿的生辰八字写下来。”

写完小兔儿的生辰八字，也吃了消夜，上床在沈头上，芙蓉还有一桩“官司”要审，就是那方白缎绣花小包袱中，包着的一绺黑发，两片指甲。

“这是哪里来的？”她说，“你用不着赖，也用不着说假话。”

“听你的口气，当我一定要赖，一定要说假话。那，我就最好不说话，说了真话，你也一定不相信。”

“我说不过你！”芙蓉有些着恼，“你不说，那包东西我不还你。”

“你尽管拿去好了，不管拿它烧掉、摔掉，我决不过问。”

“你不觉得心疼？”

“心疼点啥？”胡雪岩泰然自若地，“你要不相信，我当面烧给你看！”

“唉！”芙蓉叹口气说，“‘痴心女子负心汉’，我真替那个送你这些东西的人难过。”

这句话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用，胡雪岩大为不安，“你说”我别样，我都不在乎，就是这一样不能承认。”他加重语气分辩，“我决不是没有良心的人，对朋友如此，对喜欢过的女人，也是如此。”

“这样说起来，你对这个女人是喜欢过的？”

“不错。”胡雪岩已经从芙蓉的语气，料准了她不会吃醋，觉得直言不妨，所以又说，“就是前不久，我喜欢过，现在已经一刀两断。她不知道怎么，忽然‘冷镬里爆出热栗子’，在我决不能捡‘船并旧码头’的便宜。所以对这两样东西，我只当做不曾看见。”

“你的话我弄不明白。”芙蓉问，“她叫啥名字，啥出身？”

“叫阿巧姐。是堂子里的，七姑奶奶也见过。”

芙蓉深为诧异：“七姑奶奶这样直爽的人，跟我无话不谈，怎么这件事不曾提起？”

“你说话叫人好笑，直爽的人，就该不管说得说不得，都要乱说？”胡雪岩提醒她：“七姑奶奶真正叫女中豪杰，不要看她疯疯癫癫，胸中着实有

点丘壑，你不要看错了她！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！你不要把话扯开去。你倒讲讲看，你们怎么样好法？”

“就是这样子！”胡雪岩翻个身，一把抱住芙蓉。

“哼！”芙蓉冷笑，“看你这样子，心里还是忘不掉她，拿我来做替身！”

说着，便要从他怀抱中挣扎出来，无奈他的力气大，反而拿她抱得更紧了，“我不是拿你做她的替身，我是拿你来跟她比一比。”他说，“她的腰没有你细，皮肤没有你滑。说真的，我还是喜欢你。”

这两句话等于在醋罐里加了一大勺清水，酸味冲淡了，“少来灌米汤！”她停了一下又说，“你把跟她的事，从头到尾，好好讲给我听。”

“讲起来话长！”胡雪岩从枕头下掏出表来看了一下说，“两点钟了！再讲就要讲到天亮，明天再说。”

“你不讲就害我了！”

“这叫什么话？”

“你不讲，害我一夜睡不着。”

“好，我讲。”等把阿巧姐的故事，粗枝大叶讲完，胡雪岩又说，“这一来，你可以睡得着了，不许再罗嗦！”

“问一句话可以不可以？”

“可以。不过只许一句。”

“照你看，”芙蓉问，“事情会不会起变化？”

“什么变化？”

“阿巧姐只怕不肯嫁何学台了。”芙蓉从容分析，“照你的说法，她先对你也不怎么样，等到见了年纪轻、人又漂亮、官又做得大的何学台，心里就有了意思。照规矩说，她自己也要有数，是人家何家的人了，在你面前要避嫌疑，怎么又在替你收拾行李的时候，私底下放了这两样‘私情表记’？而且送你上了船，推三阻四，不肯下船，恨不得跟你一起回来。这你难道看不出来，她的心又变过了。”

“我怎么看不出来？不理她就是了。”

“你倒说得容易！可见你不懂女人的心。”

这一下，胡雪岩使不能不打破自己的戒约，往下追问：“女人的心怎么样？”

“男人是没良心的多，见一个，爱一个，爱一个，丢一个，女人不同，一颗心飘来飘去，不容易有着落，等到一有着落，就象根绳子一样，捆得你紧紧地、再打上个死结，要解都解不开。现在你是让她捆住了，自己还不晓得，说什么‘不理她就是’，有那么容易？你倒试试看！”芙蓉讪笑地又说，“真正是‘吃的灯草灰，放的轻巧屁’！”

这一番话把胡雪岩的瞌睡虫赶得光光的，睁大了眼，望着帐顶，半晌做声不得。

“你说，我的话错不错？”

“岂但不错！还要谢谢你，亏得你提醒我。”胡雪岩不安地问，“你看，该怎么办？”

“自然是把她接了回来。”

这是句反话，如果在平时，胡雪岩一定又会逗她拈酸吃醋，开开心，此时却无这种闲逸的心情，一本正经他说：“这是决不会有的事。我现在就怕对何学台没有交代，好好一件事，反弄得人家心里不痛快，对我生了意见，

说都说不明白了！”

芙蓉是有心试探，看他这样表示，心头一块石头落地，便全心全意替他策划：“你现在要抢在前面，不要等她走在你前面叫明了，事情就会弄僵，人人要脸，树树要皮，话说出口，她怎么收得回去？”

“这话对！”胡雪岩说，“我现在脑筋很乱，不晓得怎么快法？”

“无非早早跟何学台说明，把阿巧接了回去，生米煮成熟饭，还有啥话好说。”

“话是有道理。不过官场里有样规矩你不懂，做哪个地方的官，不准娶哪个地方的女子做妾，麻烦就在这里。”

谈到官场的规矩，芙蓉就无法置喙了。但即使如此，她的见解对胡雪岩仍旧是个很大的帮助。第二天一早醒来，首先想到的也就是这件事，大清早的脑筋比较清醒，他很冷静地考虑下来，认为“生米”虽不能一下子成“熟饭”，但米只要下了锅，就不会再有变化，于今为计，不妨托出潘叔雅做自己的代表，先向何桂清说明白，事成定局，阿巧姐自会死心，这就是将“生米”下锅的办法。

不过，这件事还要个居间奔走的人。现成有个周一鸣在那里，不然还有刘不才，也是干这路差使的好材料。好在事情一时还下会生变，不妨等周一鸣回来了再说。

等把这个难题想通了，胡雪岩觉得心情相当轻松，盘算了一下，古应春这天一定在忙着眼洋人接头，不必去打扰他，只有找刘不才一起盘桓，不妨一面出去游逛，一面看看可有合适的地皮，为潘叔雅买下来建新居。

想停当了才起身下床，芙蓉晨妆已毕，侍候他漱洗早餐，同时问起这天要办些什么事？

“等你三叔来了再谈。”胡雪岩说，“我想带你去逛逛。”

“我不去。抛头露面象啥样子？”

“那么你做点啥呢？”

“我还是到七姑奶奶那里去。”芙蓉答道，“跟她在一起，永远是热闹的。”

“就你们两个人，怎么热闹得起来？我看不如约了七姑奶奶一起去玩。”

“她不肯的。”芙蓉忽然问道，“你说了她什么？她好象有点赌气的样子，古老爷常常劝她出去走走，不要在家闷出病来，她说什么也不肯。”

这话胡雪岩在前一天也听说过，当时不以为意，现在听芙蓉提到，才知道七姑奶奶真的发怒了！倒是一件令人感动的事。

“我不过劝她，要象个大家闺秀的样子，哪知道她这样认真。”胡雪岩说，“赌气是决不会有的事，她最佩服我，还有大事要我帮忙，赌什么气？”

“这倒是真的，”芙蓉点点头，“提起你来总是小爷叔长，小爷叔短。我看，”芙蓉笑道，“只有一个人不佩服你。”

“哪个？”

“梅玉的娘。”

昨天是为了阿巧姐生醋意，这时候又提到他妻子，胡雪岩心里不免有些厌烦，所以默不作声。

芙蓉也是很知趣的人，见他是这样的态度，便不再往下说，聊些别的闲天，等着刘不才。

结果刘不才不曾来，来了个古应春，带了由丝栈里转来的两封人，一封

是尤五的，由陈世龙代笔，说杭州漕帮闹事，经过调处，已经平息。只是新交了好些朋友，饮宴酬醉无虚日，所以还得几天才能回上海。再有一封是王有龄的，这封信就长了。

工有龄校到胡雪岩初到上海的信，又接到何桂清从苏州写给他的信，加上陈世龙带去的口信，都要在这封信中答复，所以足足写了七张纸，认得出是他的亲笔。这样一个浙江官场中的红人及能员，每天忙得不可开交，居然能抽出工夫来写这么一封洋洋洒洒的信，就显得交情确是与众不同了。

信上自然先提到尤五，说是“既感且愧”，因为尤五会同郁四，将浙江漕帮的纠纷，顺顺利利地处置停当，感情已是可感，而且还承他送了许多礼物，实在受之有愧。至于认七姑奶奶作义妹一节，君子成人之美，而况又是旧雨新知双重的交情，自然乐从。问七姑奶奶什么时候到浙江，他好派专差来迎接。

“你看！”胡雪岩将前面两张信递了给古应春，接着又往下看。

下面提到何桂清，说是接到他从苏州寄会的信，才知道胡雪岩的行踪。何桂清认为能结识胡雪岩，是“平生一大快事”，也提到了那一万银子，这下是王有龄来赞扬胡雪岩了，说他的处置“高明之至”，这一万两银子，请胡雪岩替他记入帐下，将来一起结算。

此外还有许多琐碎的事，其中比较重要的是，催促裘丰言早日回杭州，因为现在有个“优差”的机会，他可以设法谋取，“迟则为他人捷足先登，未免可惜。”

“对了！”胡雪岩放下信问道，“‘酒糊涂，住在哪里？他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昨天我倒忘了问你。’”

“都弄好了，就因为五哥不在这里，略上没有交代好，不敢启运。”古应春又说，“刘三爷知道你要跟他碰头，去约他了。等一下就到。”

“那这样吧，我们先去吃饭，然后到七姐那里去，留下口信请他们来。”

“那又何必在外头吃？还是到我们那里去。”

于是古应春和胡雪岩坐马车，芙蓉不肯跟胡雪岩同车招摇过市，另雇一顶小轿走。轿慢车快，等到她到时，只见七姑奶奶正笑容满面地在跟胡雪岩商量到湖州的行程。

“怎么？”芙蓉惊喜地问道，“你也要到湖州去？”

“是啊！”七姑奶奶洋洋得意他说，“我哥哥在做知府，我为啥不去。”

这一节，也就象阿巧姐那件事一样，是无话不谈的七姑奶奶所不曾跟她谈到的少数“秘密”之一。不谈阿巧姐是为了怕替胡雪岩惹麻烦，不谈胡雪岩屠间拉拢，认王有龄作义兄，是七姑奶奶自觉身分悬殊，不相信现任知府的王大老爷肯降尊纡贵，认此义妹。事情不成，徒落话柄，所以她不愿告诉芙蓉。

谁知王大老爷居然答应了，而且仿佛认此义妹，是件极可高兴的事，当然喜出望外，加以芙蓉一见投缘，不算外人，所以有那得意忘形的神态。

听她自己约略说明缘由，芙蓉也替她高兴，“恭喜，恭喜！”她笑着说，“从今以后，不叫你七姑奶奶，要叫你王大小姐了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！自己人，不作兴笑我的。我是沾了小爷叔的光。来！”七姑奶奶一把拉着她走，“到厨房里帮帮我的忙。”

古应春是广东人，讲究饮饌，七姑奶奶闲着无事，也就在烹调上消磨辰光，所以家里没有客来，饭菜也很丰腴，厨房里早已预备得差不多了，还有

一个娘姨，一个小大姐，四个人一起动手，很快地把饭开了出来。

主客四人一面吃饭，一面还是谈湖州之行。刚刚只谈了一半，胡雪岩决定亲自送七姑奶奶去，现在要谈的是动身的日期。

这是个难题，胡雪岩的事情太多，不容易抽出工夫来，“五月初七以后就不行了，苏州的人要来。再等下去，天气太热，又不相宜。”他踌躇着说，“而且一去一来至少要半个月的工夫，小爷叔抽不出工夫，只好等秋凉以后再说。”七姑奶奶不愿强人所难，这样很爽快地表示了态度。

“那不行。耽误了你们的好事。”胡雪岩又说，“再者，陈世龙也要做亲了。这杯喜酒一定也要去吃的，事情总有办法，等我慢慢来想。”

话题中断，接下来是古应春谈他上午跟洋人见面的情形，谈到一半又被打断了，刘不才和裘丰言连翩而至，两个人脸上红着，是喝了酒来的，但也不妨再来几杯。

“事情都弄好了。”裘丰言说，“只等尤五哥来就动身。”

“他还有些日子才能回来。”胡雪岩说，“或者你先回去一趟。”

“不必，不必！”裘丰言指着刘不才说，“我跟刘三哥在一起，写意得很，每天吃吃酒，到处逛逛，这种逍遥自在的日子，难得遇到，尤五哥尽管慢点回来好了。”

胡雪岩又好气，又好笑，“你真正‘酒糊涂’！一则要早早交差，人家等着洋枪在用，采运军火的事，哪容得你逍遥自在？真是‘急惊风遇着慢郎中’！再则，”他把王有龄的信拿给他看，“雪公一番热心，你不要错过机会。”

等把信看完，裘丰言点点头说，“雪公的盛意，着实可感。不过，尤五哥不来，我也没办法走。空手回去，算啥名堂？只好让人家捷足先登了！”

这话也不错，于是胡雪岩又遇到一个难题。七姑奶奶看他们愁颜相向，忍不住要问：“小爷叔！到底为了啥？”

“老裘要运洋枪回去，路上怕不安靖，要五哥先替他沿路安排好。只要一进浙江地界就不要紧了。”胡雪岩说，“上次也是这样。一定要等五哥来，说妥当了才敢走。”

“是这样一桩事情！为啥早不跟我说？”

一听这话，胡雪岩和裘丰言精神一振，齐声说道：“七姐！你有办法？”

“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”七姑奶奶又怪古应春，“你知道这件事，也放在肚里不说，真正气数。”

“一时疏忽，也是有的。”古应春笑道，“闲话少说，你有办法就拿出来！”

七姑奶奶的办法很简单。尤五手下几个得力的人，她无不相熟，只要找到其中之一，一切迎刃而解。但十分不凑巧的是，古应春亲自去跑了一遍，竟一个也不曾找到。

“不要紧！”七姑奶奶真有男子汉的气概，毫不迟疑地说，“这段路上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也都晓得我。我送了裘老爷去。”

这真是语惊四座了！首先古应春就担心，“一船军人，不是好玩的事！”他说，“千斤重担你挑不挑得下来，自己要想一想。”

“我想过了。不要紧的。”

语气虽平静，而胡雪岩却听得出，愈平静愈显得倔强，他是深知她的脾气的，发现芙蓉也想说话，急忙抛过去一个阻止的眼色，然后装出欢然的神

情好：“好极，好极！有七姐出马，一定一路顺风。老裘，就让七姐送你去好了。”

裘丰言知道胡雪岩这样说法，必有道理，自然桴鼓相应地也装出兴奋和感激的神态，拱拱手说：“多谢七姑奶奶，只是劳动玉步，于心不安。”

“没有多少路，只当到嘉兴去玩一趟。”

“慢点！”胡雪岩灵机一动，“我倒有个办法。七姐，你索性到杭州，把那件大事办了它。”

“那……”事出突兀，七姑奶奶一时还想不通，“那么，小爷叔你呢？”

“我是对不起，这趟不能陪你了……”

胡雪岩的打算是，七姑奶奶认义兄，尤五一定要到场，来了又去，徒劳跋涉，而自己算来抽不出工夫，那就不如趁此机会，早早办了这件大事，以便向古家老族长去说媒。至于尤家兄妹与王有龄之间，要有个人从中传话照料，他也想好了，可以拜托裘丰言。

裘丰言当然乐意效劳。七姑奶奶和古应春也觉得这样安排十分妥帖。只是一船军火，真个托付七姑奶奶保险，这件事除了她自己有信心以外，谁也觉得大不妥当。

找个机会，古应春将胡雪岩和裘丰言拉到一边说道：“小爷叔，你信任我们那口子？她是‘女张飞’，你是诸葛亮，莫非有啥妙算？”

“妙算不敢说，打算是有的。要我亲自跑一趟松江，我到‘老太爷’那里去搬救兵。”

“妙，妙！”古应春大喜，“真正是妙算！”

“轻点！轻点！”胡雪岩急忙阻止，“七姐的脾气你晓得的，这件事不能让她知道。我悄悄去，悄悄来，有一昼夜的工夫就够了。”

“那么，你预备啥时候走？”

“今天就走。”

“我陪你去。”裘丰言说，“我也久慕‘老太爷’的名，想见见他。”

“也好！不过水路不平靖，我想走陆路，为了赶辰光我骑马去，你行不行？”

裘丰言不会骑马，无法同行，只得快快而罢。及至回到屋里，只见刘不才正为七姑奶奶在开办礼物的单子，芙蓉则是七姑奶奶的参赞，两人商量着说一样，刘不才便提笔写一样。

开完长长的一张单子，七姑奶奶接到手里看了一遍，自言自语他说：“备齐总得六七百丙银子。”接着便叫一声：“小爷叔！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你有没有空？”她问，“我是说能不能抽出两天的工夫来？”

胡雪岩面有难色，便先问一句：“你要我替你办什么事，说来商量。”

“我想请你陪我回一趟松江。”

这一说，古应春不由得就要问：“回松江干什么？”

“要去拿东西，天气热了，我的单衣夹服还在家里，还有些首饰，到杭州去也要用的。”

“那也用不着小爷叔陪你去啊？”

“这件大事，我总要跟老太爷说一声，还有，你的那件事。”

“我的？”古应春诧异地，“我自己倒不晓得！”

“你真是木头人！”七姑奶奶恨恨地说，“小爷叔是不是你的大媒老爷？”

“原来是这件事！”古应春笑着答道：“你不说是我们两个人的事，我怎么知道？”

谈到这里，裘丰言大为高兴地说了句：“这一下，我也去得成了。”

七姑奶奶自然不懂他的话，胡雪岩便一半解释，一半掩饰地说：“老裘跟我提过好几次，想去见见老太爷，一直没有机会。现在可以一起去了。”

“喔，那太好了！”七姑奶奶也问道：“小爷叔，那么你呢？”

胡雪岩还不曾开口，古应春和裘丰言相视而笑，神态诡秘。使得七姑奶奶大感困惑，睁圆了一双眼，直瞟着古应春。

“说实话吧！”胡雪岩深怕引起误会，揭破了真相，“我原来就想去见老太爷，跟他要两个人，送老等到杭州。七姐，不是我不相信你有办法，是因为我觉得千斤重担，何必放在你肩膀上？万一出了事，五哥一定要怪我，说：‘老七是心热，做事为了朋友，不计后果。你们怎么也不仔细想一想。’这话我就没法交代了。七姐，你是明白人，一定体谅我跟老裘的处境！”

“那没有什么！只要把事情办通就是。小爷叔用不着这样子来解释的。”

听她如此谅解，胡雪岩深感欣慰，“说你是明白人，真是明白人！”他转脸去问芙蓉：“你呢？”

“我们说好了。”七姑奶奶抢着答道：“一起到松江去玩一趟。现在就挑日子好走！”

芙蓉取了皇历来看，第二天就是宜于长行的好日子，时间是太局促了些，但以芙蓉在这些上头很迷信，明天不走，就得再等五天，为了迁就她，只好大家赶一赶。

“你没事，替我们去雇船，要大，要好！”七姑奶奶这样吩咐古应春。

听得七姑奶奶这一声，古应春赛如奉了将军令，答应着转身就走。

“等等，等等！”刘不才慌不迭地站起来，“我跟你一起走。”

这下芙蓉开了口，“三叔！”她也是极匆遽的语气，“你不要走！这里有好多事，要请你办。”

刘不才无可奈何地站定脚，转身答道：“你快说！我有要紧事。”

“噢！”芙蓉倒奇怪了，“忽然有要紧事，三叔，你倒说！”

“哎呀！”他着急地，“姑奶奶，你就少问了，只说要我办什么事就是。”

“我也要买点零碎东西带走，不是三言两语说得完的。”

“那就这样。你请雪岩开单子，我一下就回来，替你去买。夷场上市面迟，都买得到。买不齐的，明天上午再补。”

芙蓉见他行踪诡秘，还要留住他说个究竟。倒是胡雪岩看不过，阻住了芙蓉，于是刘不才如逢皇恩大赦似地，跟着古应春匆匆走了。

“奇怪！”芙蓉咕哝着说，“我这三叔，尽做些别人不懂的事。我看不是好花样。”

“算了，算了！”胡雪岩说，“我要去看两个钱庄朋友，你要买点啥，我替你带来。其实你不说我也晓得，无非胭脂花粉、衣料吃食，新奇实用的洋货。”

“对！我要送人的。不过，千万不要太贵，贵的你买来我也不要。”

“你看你，”胡雪岩笑道，“七姐是自己人。客气一点的，听了你的话会怎么想？送人的礼，不要贵的，原来是弄些不值钱的东西送人！”

“话不是这么说，”七姑奶奶向着芙蓉，“东西贵不一定好，贱的也不一定不好。送礼全在合用，要看人会不会买？”

胡雪岩笑了，“七姐，你现在真的很会说话了。”他说，“老古是好口才，总算在这上头你拜着个好师傅。”

“哪个要拜他师傅？除非你小爷叔，还差不多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不要恭维我了。”胡雪岩一笑出门。

等他走了不久，刘不才笑嘻嘻地走了进来，是极得意的神情，自道是赌“花会”去了，赢了二百多两银子。

什么叫“花会”，芙蓉还是第一次听见这两个字。七姑奶奶却是懂的，不但懂，而且迷过，因而便为芙蓉解释，“花会”跟广东的“白鸽票”相仿，上海设局赌花会的，亦以广东省城和潮州两地的人居多。赌法是三十六门开一门，其中两门永远不开，所以实际上是三十四门猜一门，猜中的一赔二十八。

“这种赌不公平，要公平就要一赔三十三，一赔二十八，等于多占五门。”七姑奶奶说，“后来我是想穿了，所以不赌。这种赌不知道害了多少人！尤其是没有知识的女人！”

“本来嘛！”芙蓉这样说，“好好的良家妇女到花会里去赌钱，象什么样子？输了钱，自然吵得家宅不安。”

“还不光是输钱，为了‘祈梦’，败坏名节的都不知道多少。”

“什么？”芙蓉大为不解，“与‘祈梦’啥相干？”

芙蓉也是迷信这些花样的，七姑奶奶觉得正好借此讽劝，便从头讲起：“花会的总机关叫‘总筒’，各地方设‘筒’，也有上门来兜揽的，叫做‘航船’。赌法是每天早晚各开一次，称为‘早筒’、‘晚筒’。向例前面两筒开过的围不开，所以三十六门实际上只开三十四门。

“三十六门是三十六个人，据说最初就是梁山泊的三十六响马巨头，但久而久之，宋江、吴用等等名字，完全改过了。三十六个人的身分，各个不同，另外每个人有座‘本命星’，天上飞的、陆上爬的、水中游的都有，象第二十五，名叫林太平，身分是皇帝，本命星就是一条龙。

“三十四门只能挑一门，怎么挑法？这样也好，那样也好，心里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，那就只好祈梦了。梦见龙，当然押林太平，梦见黑狗，就要押第二十八罗必得。”七姑奶奶停了一下问，“你晓得祈梦到哪里去祈？”

“自然是庙里。”芙蓉答说。

“不是！荒山野地的坟头上。”

芙蓉大骇，“是晚上？”她问。

“当然是晚上，哪有白天祈梦的？”

“晚上睡在坟头上？”芙蓉不断摇头，“不吓死人！”

“为了钱，胆就大了，不但是坟头上，而且越是新坟越好……”

这是由于“新鬼大，故鬼小”的说法，新坟则墓中人新死不久，魂灵易聚，招魂的方法是用一口空铁锅，拿锅铲空铲一阵，据说鬼魂就会闻声而至。然后根据梦兆去押，百不失一。

“那么，灵不灵呢？”

“怎么会灵？”七姑奶奶说。“譬如你梦见黄狗，我梦见黑狗，各押各的，总有一个不灵。各人有各人的心境，各人做各人的梦，个个要灵，除非三十四门全开。哪有这个道理？”

“讲得透彻！”对赌之一道三折肱的刘不才，击案称赏，“赌钱全靠算！‘触机’不足为据。”

芙蓉也深有所思地点点头，接着又问：“那么，怎么说是败坏名节呢？”

“你想想，一个女人独自睡在荒郊野外，还有个不被人糟蹋的？”

“啊！”芙蓉悚然，“这花会说起来真是害人无穷！三叔，你也少去！”

“你放心，这种赌是不会赌的人玩的。迷不到我！我不过喜欢赌，要会见识见识而已。”刘不才又说，“今天赢了二百多两银子，不足为奇。遇见一桩妙事，说起来，倒着实叫我佩服。”

听这一说，七姑奶奶首先就高兴了，“快说，快说！”她捧杯茶给刘不才，“你说的妙事一定妙！”

刘不才所讲的，是他在一处“分筒”中亲眼得见的一位人物。这处分筒，规模极大，赌客中颇多殷实富户，下的赌码极重，其中有个富孀，夫家姓梁，行四，所以都叫她“梁四太太”。

梁四太太打花会与众不同，专打一门，这一门在三十六门中，名列十六，叫做李汉云。奇的是她专打这一门。总筒中偏偏不开这一门。这样一年多下来，已经输了上万的银子。

这天下午，她照例坐轿到了那里，因为是大户，自然殷勤接待，一盏茶罢，分筒执事便赔笑相问：“四太太，把条子交下来吧！”

花会打那门的那张“条子”照例是封缄的，要等总筒开出来才能揭晓。不如此则总筒可以统计每一门下注的数目，避重就轻拣注码最少的一门开。话虽如此，弊端还是有的。梁四太太这时听执事问到，便愤愤地说：“钱输了，还是小事，我就不相信一次都不会中。我总要着一次才服气。”

“我劝四太太换一门的好！”分筒执事说，“赌上面真是有鬼的，不开起来一定不开。”

“今天开出来，我一定会中。你看，”梁四太太便从手巾包里取出一把纸条来，“今天我打三十四门，莫非还不中？”

“哪有这种赌法的？”分筒执事笑道，“四太太你不想想，三十四门，只中一门，赔了你二十八，还要输四门。这叫什么算盘？”

“当然下注有多少。开出来是我的重门，我就赢了。”梁四太太说：“总要中一回，我才能死心歇手。”

分筒执事，听她的口风，这是最后一回来赌花会，平白失去这么一个大户，未免可惜。但此时亦不便相劝，只拿笔来记每一门所下的注码。

一注注写完，却只有三十三门，梁四太太奇怪，凝神细想一想说道：“下轿的时候我还数过的，是三十四张条子，大概是数弄掉了一张，你们替我去找一找看？”

那分筒执事，工于心计，而且日夕从事，对于这上面的舞弊，精到极点，当时心里就打算好，这张条子就寻着了，也不能够给她。

果然在门槛下面找到了，但回复梁四太太却是如此：“到处找过，没有！”

“没有，就算了！莫非偏偏就开那一门？我想，世界上没有那么巧的事！”

分筒一则要“统吃”梁四太太，再则怕她今日一中，明日不来，于是便革开那一门，打开捡到的那张条子，看是第三十五门张九官，当即通知总筒，开出张九官来。

“我跟这位梁四太太前后脚到。”刘不才说，“眼看她的三十三张条子拆封，第一封拆开来就是张九官……”

七姑奶奶心急，打断他问：“这是啥道理？好奇怪！”

“怪事还多呢！你不要心急，听我说！”刘不才又说：“拆开第二封，

还是张九官。”

“第三封呢？”七姑奶奶问，“莫非也是张九官？”

“这还用说！一直拆到第三十三封，都是张九官，梁四太太一共赢了一万两千多银子，一年多输下去的，一下子扳本反赢钱！”

这个故事的谜底揭开来，将芙蓉听得目瞪口呆，不信地说：“真想得出这种恶刻的法子？”

“这梁四太太的脑筋，可以跟小爷叔比了！”七姑奶奶不胜向往他说，“我们真想结识结识她！”

“那也容易，”刘不才说，“只要到那处分筒去几回，一定遇得见她。”

“省省吧！”芙蓉赶紧劝阻，“这种花会，害人不浅，这样子猜心思，寿命都要短几年，你既然已经戒掉了，千万别去。”

“这话也是！”刘不才大有忏悔之意，“赌这样东西，不赌心思没有趣味，要赌心思，真叫‘强中自有强中手’，永远不会有啥把握。想想真没意思！”

“照这样子说，刘三爷，你也要洗手戒赌了？”

“你听他的！”芙蓉撇撇嘴，对七姑奶奶说，“我们三叔说要戒赌，总有十七八回了。”

刘不才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，七姑奶奶便为他解嘲：“虽然没有戒掉，总常常想着在戒，这就蛮难得的了！”

“怎么难得？”门外有人在搭腔，大家转脸看时，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溜了出去，如今又溜了回来的裘丰言。

于是七姑奶奶将刚刚听来的故事，又讲了一遍。裘丰言也对梁四太太赞叹不止，这样谈到十点多钟，古应春和胡雪岩陆续归来，船已雇好，胡雪岩所买的东西，已直接送回客栈。约定第二天中午，仍在七姑奶奶那里会齐，一起下船。

二十七

到了松江，船泊秀野桥下，都上了岸，先到尤家休息。尤五奶奶大出意外，少不得有一番寒暄张罗。尤家常年备着好些客户，除了芙蓉是七姑奶奶早就约好，跟她一起往以外，尤五奶奶又坚邀胡、裘二人在她家下榻。略略安顿，随即去见老太爷。

因为裘丰言是生客，又是一位官儿，老太爷十分客气，叫人取来长袍马褂，衣冠整齐，肃然陪坐。这一下不但裘丰言大为不安，连胡雪岩亦颇为局促，幸好，七姑奶奶接踵而至，有她在座，能说会道，亲切随和，才把僵硬的气氛改变过来。

说过一阵闲话，七姑奶奶谈到正事，“老太爷，”她说，“今天我有桩大事来禀告你老人家。不过，有点说不上口。”

老太爷已经看出来，裘丰言跟她也相熟，这样，自己说话，就无需有所避忌：“真正新鲜话把戏！”他似笑非笑地说，“你还有啥说不上口的话！”

“老太爷也是，就看得我那样子的老脸厚皮。”七姑奶奶笑着站了起来，“我先进去跟老姑太太谈谈，请小爷叔代我说吧！”

老姑太太是老太爷的妹妹，也七十多了，耳聋口拙，没有什么可谈的，七姑奶奶无非是托词避开，好让胡雪岩谈她的亲事。

七姑奶奶的没有一个归宿，原是者太爷的一桩心事，所以听得胡雪岩细谈了经过，十分高兴。尤其是听说王有龄以知府的身分，降尊纡贵，认出身江湖的七姑奶奶作义妹，更觉得是件有光彩的事。这一切都由胡雪岩而来，饮水思源，说了许多感谢的话，同时因为裘丰言作胡雪岩的代表，在尤家与王家之间，要由他来从中联合安排，所以老太爷又向裘丰言拜托道谢。言出至诚，着实令人感动。

“老太爷，”胡雪岩最后谈到他自己的请求，“有件事，尤五哥不在这里，要劳动你老人家替我调兵遣将了！”

“噢！”老太爷一叠连声地说：“你吩咐，你吩咐！”

等胡雪岩说明，要派两个人护送，料想是件轻而易举的事，却不道老太爷竟沉吟不语。

这就奇怪了，他忍不住要问：“老太爷，莫非有什么难处？”

“是的。”老太爷答道，“你老弟是自己人，裘爷也是一见如故的好友，这件事说不巧真不巧，说巧真巧。不巧的不去说它了，只说巧的是，亏得你跟我说，不然，真要做出对不起朋友的事来了。”

听得这话，以胡雪岩的精明老到，裘丰言的饱经世故，都察出话中大有蹊跷，两人面面相觑，交换了一个眼色，自然还是胡雪岩开口。

“老太爷既当我们是自己人，那么，是怎么的‘不巧’？何妨也说一说！”

“不必说了！不巧的是老五不在这里，在这里就不会有这件事。”老太爷平静地问道：“裘老爷预备什么时候走？”

“我的货色还在上海，雇船装货，总得有三、五天的工夫。我听老太爷的吩咐！”

“吩咐不敢当。”老太爷说，“你明天就请回上海去预备。今天四月十四，准备四月二十开船，我们四月十九，在上海会齐。”

“怎么？”胡雪岩不解“我们”两字，“莫非……”

“是的。”老太爷说，“我送了裘老爷去！”

“那怎么敢当？”裘丰言跟胡雪岩异口同声地说。

“不！”老太爷做了个很有力的手势，“非我亲自送不可。”说着，嘴唇动了两下，看看裘丰言，到底不曾说出口来。

“对不起，老裘！”胡雪岩看事态严重，也就顾不得了，径自直言：“你请外面坐一坐，我跟老太爷说句话。”

“是，是！”裘丰言也会意了，赶紧起身回避。

“不必！裘老爷请这里坐！”老太爷起身又道歉：“实在对不起！跟我们胡老弟说句‘门槛里’的话。不是拿你当外人，因为有些话，说实在的，裘老爷还是不晓得的好。”

交代了这番话，老太爷陪着胡雪岩到佛堂里去坐，这是他家最庄严、也最清静的一处地方，胡雪岩很懂这些过节，一进去立刻摆出极严肃的脸色，双手合十，先垂头低眼，默默地礼了佛，才悄悄在经桌的下方落座。

老太爷在他侧面坐了下来，慢慢吞吞地说道：“老弟台，我不晓得这件事有你‘轧脚’在内，早晓得了，事情就比较做好。现在，好比生了疮，快要破头了，只好把脓硬挤出来！”

胡雪岩很用心地听着，始终猜不透，裘丰言押运的这一批军火，跟他有何关系？但有一层是很清楚的，老太爷的处境相当为难，只是难在何处，却怎么佯也想不出。江湖上做事，讲究彼此为人着想，所以胡雪岩在这时候，觉得别样心思可以暂时不想，自己的态度一定得先表明。

“老太爷，”他说，“我晓得你拿我这面的事，当自己的事一样，既然这样子，我们就当这件事你我都有分，好好商量着办。如果难处光是由你老一肩挑了过去，即使能够办通，我也不愿意。”

“老弟台！”老太爷伸出一只全是骨节老茧的手，捏着胡雪岩的手腕说：“我真没有白交你这个朋友。我把事情说给你听。”

真如他自己所说的：“事情说巧真巧，说不巧真不巧”，这一批军人跟他的一个“同参弟兄”有关，这个人名叫俞武成，地盘是在扬州、镇江一带。

这时太平军虽已退出扬州，但仍留赖汉英扼守辰州，与清军刑部左侍郎雷正诚的水师，相持不下。太平军全力谋求打开局面，所以跟上海的洋商有交易，希望买到一批军火。

“这件事要派洋商的不是！”老太爷说：“浙江买的那批洋枪，原来洋商是答应卖给‘长毛’的，已经收了人家的定洋，约期起运，由英国兵舰运了去。哪知道事情变了卦，听说替浙江方面出头交涉的人，手腕很灵活……”

“老太爷，”胡雪岩很高兴地抢着说，“这个人不是别人，就是未来的‘七姑爷’古应春。”

“噢！我不晓得。老五这两个月一直在上海，消息隔绝了。这且不去说他，先说我那个同参弟兄俞武成。”

俞武成跟赖汉英相熟，因而一半交情，一半重礼，赖汉英托出俞武成来，预备等这批军火从上海起运，一入内河，就要动手截留。由于是松江漕帮的地盘，所以俞武成专程到松江来拜访他这位老师兄，很客气地打了招呼。

“这怪我一时疏忽。”老太爷失悔地说，“我是久已不管闲事，一切都交给老五，偏偏老五又到杭州去了。俞武成又是当年一炷香一起磕头的弟兄！五十年下来，同参的只剩了三个人，这个交情，我不能不买。哪晓得大水冲了龙王庙！如今说不得了，只好我说了话不算！”

“那怎么可以？”胡雪岩口答道，“俞老虽是你老的同参，但是答应过

他的，也不能脸一抹，说是自己人的东西，不准动！光棍不断财路，我来想办法。”

“老弟台！没有叫你伤脑筋的道理。我是因为当你自己人，所以拿门槛里的话告诉你，照规矩是不能说的。”老太爷又说：“我只请你做个参赞，事情是我的，无论如何要掬它下去，你请裘老爷放心好了。”

“怎么放得下心！”胡雪岩说，“如今只有‘按兵不动’，那批洋枪先放在那里，等跟俞老谈好了再说。”

老太爷不答，身往后一靠，双眼望空，紧闭着嘴唇，是那全心全意在思索如何解开这难题的神气。

胡雪岩见此光景，颇为不安，心里也在打算：如果俞武成不是他的“同参弟兄”，事情就好办，若是这批军火，不是落到太平军手里，事情也好办。此刻既是投鼠忌器，又不能轻易松手，搞成了软硬都难着力的局面，连他都觉得一时真难善策。

“难！”老太爷说，“想来想去，只有我来硬挺。”

“硬挺不是办法。”胡雪岩问道，“照你老看，俞老跟那面的交情如何？”

“这就不清楚了。不过江湖上走走，一句话就是一句话，他答应了人家，我又答应了他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这票东西，我不让他动手，我们弟兄的交情就算断了。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！”胡雪岩脑际灵光一闪，欣然说道：“我倒有个无办法中的办法，我想请你老派个专人，将俞老请来，有话摆在台面上说：两面都是自己人，不能帮一面损一面。事情该怎么办？请俞老自己说一句。“这叫什么办法？”老太爷笑道：“那不就表示：这闲事我管不下来，只好不管吗？”

“正就是这话！”胡雪岩点点头，“你老不肯管这闲事，俞老怨不着你。而在我们这面，就承情不尽了。”

老太爷略想一下问道：“莫非你另有法子，譬如请官兵保护，跟武成硬碰硬较量个明白？”

“我哪能这么做？”胡雪岩笑道，“我这样一做，将来还想不想在江湖上跑跑？”

“那么，你是怎么办呢？”

“我想跟俞老谈了再说。”胡雪岩答道，“我要跟他老实说明白，这票货色，如果不是太平军那面要，我可以放手，由他那面的户头承买，我另找洋商打交道，现在可不行，这是请俞老不要管闲事。至于那面送了怎样一笔重礼，我照送就是。”

“听说是一万银子。”

“一万银子小事，我贴也贴得起。我看俞老也不见得看得如何之重！我要劝他的是，一定不可以帮长毛。为人忠逆之辨，总不可以不分明。”

听到最后一句，老太爷很注意地望着他，好久，才点点头说：“老弟台，你虽是空子，漕帮的来龙去脉，清清楚楚，说句实话，二百年下来，现在的时世，不是翁、钱、潘三祖当年立家门的时世了。长毛初起，我们漕帮看得两‘秀’很重。哪晓得越来越不象话，天下还没有到手，伦常名教倒已经扫地了。什么拜天地不敬父母，什么‘男行’、‘女行’，乌七八糟一大堆。现在小刀会刘丽川也在拜天地了，这些情形我也看不惯。所以，你如果能劝得武成回心转意，不帮长毛，这就不算在江湖道上的义气有亏缺。不过，我

不晓得你要怎么劝他？”

“那自然见机行事。此刻连我自己都还不晓得该怎么说？”

谈到这里，就该马上做一件事，派人去把俞武成找来，老太爷不知道他此刻在何处？但漕帮的声气甚广，只要交代一句下去，大小码头，旦夕皆知，自会找出人来，而况俞武成亦非无名小卒，找起来更容易。只是要看他是近是远，在近处来得快，在远处来得慢，日子无法预定。

“我晓得你心里急，不过急也无用，事情是总可以摆平的。”

老太爷说，“难得相聚，且住两日再说。”

“当然，当然。”胡雪岩说，“多的日子也耽搁下来了，不争在这两天。”

他是如此，裘丰言更不在乎，这一夜照样开怀畅饮，听老太爷谈他当年走南闯北，涉历江湖所遭遇到的奇闻异事，直到深宵不倦。

谈来谈去谈到俞武成，“松江是‘疲帮’，他们那一帮是‘旺帮’，所以武成在我们这伙人当中，是花花公子，嫖赌吃着，样样来，样样精。”老太爷不胜感慨地说，“哪晓得快活了一辈子，老来苦！”

“这都是叫长毛害的。”胡雪岩说，“不闹长毛，他好好在扬州、镇江，何至于此？所以俞老跟‘他们’搞在一起，我真弄不懂！”

“老弟台，你见了武成，这些话要当心。他有样坏毛病：不肯认错！不说还好，一说偏偏往错里走。除非他老娘说他，他不敢不听，不然，天王老子说他一句错，他都不服。”

“这样看起来，倒是位孝子！”裘丰言说，“可敬之至。”

“大家敬重他，也就是为此。”老太爷说，“他今年六十七，到了九十岁的老娘面前，还会撒娇。想想也真有趣。”

“喔！”胡雪岩问：“她娘还在？”

“还在！”

“在镇江？还是扬州？”

“不！那两个地方怎么还能住？”老太爷说，“搬在苏州。去年到杭州烧香，路过松江，在我这里住了几日。”

“九十岁的老太太，还能出远门烧香。倒健旺？”

“健旺得很呢！”老太爷说，“这位老太太，当年也是好角色。俞三叔——武成的老爹，是叫仇家害死的，她带了一把水果刀找上仇家的门去，见面就是一刀！出来就到衙门，县官倒是好官，说她替夫报仇，当堂开释。那时她还有四月的身孕在身，生下来就是武成。”

“原来俞老是遗腹子！怪不得孝顺。”

“他也不敢不孝顺。”老太爷又说，“武成后来管帮，也亏得我这位俞三婶。当时俞三叔一死，还没有儿子，帮中公议，由他家老五代管。遗腹子生下来，如果是女的，不必说，是男的，到二十岁，俞老五‘推位让国’。哪晓得俞老五黑心，到时候不肯让出来。又是俞三婶出面，告到僧运总督那里，官司打赢，武成才能够‘子承父业’。”

“照此说来，这位老太太对外头的事情，也很明白？”

“当然！是极明白的人。”

“也管他们帮里的事吗？”

“早先管，这几年不大管了。”老太爷又说，“早先不但管他们帮里的事，还管江湖上的闲事，提起俞三寡妇，真个是响当当的字号。”

就在这一番闲谈之中，胡雪岩已筹划好一条极妥当的计策，不过欲行此

计，少不得一个人，先要跟这个人商量好了，才好跟老太爷去谈。

这个人就是七姑奶奶。回到尤家已经深夜，不便惊动。第二天一早起身，匆匆洗漱，便唤过来伺候他的小厮，进去通知，立请七姑奶奶有要紧事商量。

七姑奶奶大方得很，说是请胡雪岩、裘丰言到她屋里去谈。“小姐”的闺房，又有芙蓉在，裘丰言自然不便入内。

“不要紧！我们真正是通家之好，你一起去听听，省得回头我再说一遍。”

听得这话，裘丰言只好相陪。到七姑奶奶住的那间屋子，堂屋里已经摆好了一桌早饭，松江人早餐吃硬饭，裘丰言颇感新奇，不但有饭还有酒，这在他倒是得其所哉，欣然落座，举杯便喝了一大口。

“老裘，你少喝点，今天还有事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七姑奶奶接口说道，“裘老爷来，没有啥款待，只有酒。小爷叔，你不要拦他的高兴。”

“老裘不会不高兴，我一说出来就晓得了。七姐，我问你个人，你晓不晓得？”胡雪岩说，“俞三寡妇！”

“是不是俞师叔的老娘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现在不叫俞三寡妇了，大家都叫她三婆婆。我见过的，去年到松江来，说要收我做干女儿，后来算算辈分不对，才不提起的。”

“好极了！照此说，她很喜欢你的。七姐，你要陪我到苏州去一趟。”

说到这一句，裘丰言恍然大悟，高兴地端起一大杯烧酒：“这下我非浮一大白不可了！”

七姑奶奶和芙蓉，却是莫名其妙，于是胡雪岩约略将俞武成打那票枪械的主意，以及老太爷如何为难的情形，略略谈了些。这些七姑奶奶不等他了再讲下去，也就明了他们的用意了。

“小爷叔，你是想搬出三婆婆来，硬压俞师叔？”

“是的，意思是这个道理。不过有一套做法。”胡雪岩说，“我动到这个脑筋，主要的是不让老太爷为难。我想这样做，你看行不行？”

胡雪岩的做法是，备一笔重礼，跟裘丰言俩肃具衣冠，去拜访俞三婆婆，见面道明来意，要说老太爷因为已经答应了俞武成，不便出尔反尔。万般无奈，只有来求教俞三婆婆，应该怎么办？请她说一句。

“人心都是肉做的，小爷叔这样子尊敬她，我再旁边敲敲边鼓，三婆婆一定肯出面干预。只要她肯说一句，俞师叔不敢不依。好的，我准定奉陪，什么时候走？”

“我先要跟老太爷谈一谈。请你先预备，我们说走就走。”

“我没有啥好预备的。”七姑奶奶说，“倒是送三婆婆的礼，小爷叔你是怎么个打算？”

这一层，胡雪岩自燃已有打算，分派裘丰言去办，请他当天赶到上海，转告刘不才，采办两支吉林老山人参，另外再配三样宜乎老年人服食使用的礼物，由裘丰言带到苏州，仍旧以阊门外的金阊客栈为联络聚集的地点。

于是，裘丰言跟着胡雪岩到了老太爷那里，开口说到“辞行”，老太爷不解所谓，深为诧异。

“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可以免得你老人家在俞老面前为难。”胡雪岩说。

“我跟老裘，好比焦赞、孟良，预备把余太君去搬请出来。不过你老要跟我们唱出双簧。”

这出双簧，在老太爷这面轻而易举，只要找了俞武成来，当面跟他说明：胡、裘二人，上门重托，他因为答应俞武成在先，已经拒绝。同时告诉他，说俞三婆婆派人来寻过，留下了话，叫他立即赶回苏州，有紧急大事要谈。

听胡雪岩讲完，老太爷兜头一揖：“老弟台，你这条计策，帮了我的大忙，保全了我们白头老弟兄的交情，感激之至。不过虽拿余太君把他压了下去，他的难处也要替他想想，这归我来办。你们不必管了。”

“这也没有叫老太爷劳神的道理。”胡雪岩说，“老实奉告，洋枪上是有一笔回扣的，我们就拿这笔钱交俞老一个朋友，在苏州见着他，我当面跟他谈，一定可以摆平。反正你老只要假装糊涂好了。”

“装糊涂我会。”老太爷问道：“你们啥时候动身？”

“装就要装得象。我们明天就走，回头也不再到你老这里来了。怕一见俞老，反而不好。”

“既然这样说，我就不留你们了。不过，在苏州把事情说妥当了，无论如何再要到松江来往两天。”

“一定，一定！”

两人辞了出来，裘丰言当即动身到上海。胡雪岩心里在想，意料不到的，又有苏州之行。既然有此机会，阿巧姐的纠葛，应该理个清楚，巧的是有芙蓉，大可以拿她作个挡箭牌。

因此，回到尤家，他问芙蓉：“你要不要到苏州去玩一趟？”

“我懒得动，而况你们两三天就回来了，尤五嫂跟我也很谈得来，我就一动不如一静了。”

做女主人的，也在殷勤留客，胡雪岩当着尤五嫂的面，不便多说什么，只好向七姑奶奶使个眼色。

这个眼色用意，不易了解，七姑奶奶心直，当时就说：“小爷叔，你有话尽管说，怕啥？”

“七姐！”胡雪岩无可奈何，只好这样说：“你请过来，我有句话说。”

一说自然明白，七姑奶奶也认为芙蓉跟着到了苏州，阿巧姐一见，当然什么话都说不出口，这是个极好的挡箭牌。于是悄悄劝尤五嫂，不必强留。至于芙蓉，听说有此关系，随即也改了主意，愿意跟七姑奶奶作伴到苏州。

于是连夜收拾行李，第二天一早下船，一行四众，胡雪岩和两位堂客之外，另外带了个后生，名叫阿土，他曾奉了尤五的命令，到苏州去送过俞三婆婆的寿礼，所以带着他做“向导”。

到了苏州可热闹了，在金阊栈的，有原来住在那里的周一鸣，随后来的裘丰言，还有跟了来“轧闹猛”的刘不才，分住了两座院落，却都集中在胡雪岩那里，听他发号施令。

“七姐！你带着阿土是第一拨，见着三婆婆，先替我们问好，再说要去拜访她。如果她问：为什么不跟着你去？你就说怕她嫌我们冒昧不见。然后问她，明天一早去见她，行不行？她若是允了，你就派阿土回来通知。”

“我晓得了。小爷叔，”七姑奶奶问道，“三婆婆一定会问，为啥去看她，我怎么说？”

“你只说我们寻俞老寻不着，只好来见三婆婆，她若问起寻俞老又是何事？你只说不晓得，不过决无恶意。”

“好的，我懂了。”七姑奶奶说完，立刻带着阿土离去。

“老周！你即刻上观前去一趟，替我办一身七品服色！从上到下，全套

都要。”

“啊呀！”裘丰言说，“我也没有带袍褂来。”

“那容易，一共办两身。”等周一鸣一起，胡雪岩对刘不才说，“三爷，如今是你的差使了！你身上多带些钱，进城到花家柳巷去走走，挑个最好的地方‘开盘子’，要做阔客！”

“你倒好！”芙蓉先就埋怨了，“一到就不叫三叔干好事。”

“好事坏事，不去说它！”刘不才问道，“这是为了啥？你说了，我心里好有个数。”

“是为了过几天好请客。”胡雪岩说：“听说俞武成是个‘老白相’，嫖赌吃着，式式精通，等他一来，我就把他交给你了！”

“这一说，倒是我来对了！你放心，你放心，等他一来，归我招呼，包管他服服帖帖！”说完，刘不才高高兴兴地走了。

调兵遣将已毕，胡雪岩笑着对芙蓉和裘丰言说：“今天没有事了，我们到哪里去逛逛？”

“算了，算了！”裘丰言说，“等事情办妥了，再去逛也不迟。”

“咦！”胡雪岩问道：“你一向是天塌下来都不担心的人，这回怎么放不下心来？”

“彼一时也，此一时也！”裘丰言说，“这件事，我通前彻后想过了，不全是江湖道上的事，有长毛夹在里头，只怕俞老身不由己！”

这一说，胡雪岩矍然而起，“你的话对，不可不妨！”他想了想又说，“事不宜迟，赶快给松江写封信回去。老裘，你来动笔！”

这是裘丰言责无旁贷的事，一面亲自搬出文房四宝来，一面问胡雪岩，这封信如何写法？

信中拜托老太爷，等俞武成到了松江，务必设法探明跟赖汉英那方面订下了怎样的约定，原来的计划是如何动手？还有最要紧的一层，俞武成是不是自己在赖汉英的挟制胁迫之下，有身不由主的模样？

刚把信写完，阿土已经回到客栈，跑得气喘吁吁地说：“七姑奶奶叫我赶紧回来通知，三婆婆的孙子，马上要来拜会，他是个‘总爷’。”

绿营武官中有‘千总’、‘把总’的名目，是低级武官，所以老百姓见了绿营兵丁，都尊称一声“总爷”。胡雪岩觉得这不值得重视，倒是三婆婆有此礼遇的表示，自然是肯接见了，值得高兴。

“好的，我知道了。”他想了一想，认为阿土在苏州已无用处，正好派他回去送信，“阿土，我烦你立刻回松江，拿这封信送给老太爷。你跟老太爷说，信中所谈的事，一有结果，立刻给我回信。就劳驾你再辛苦一趟。”说着，又喊芙蓉，取出十两银子送他做盘缠。

就这时，只见金闾栈的伙计引进一名武官来，后面还跟着四名马弁。一看这气派，不象“总爷”、胡雪岩眼尖，赶紧向裘丰言说道：“是个水晶顶子。”

顶戴用水晶，是五品官员，裘丰言失声说道：“啊！是守备。糟了，便衣接见，似乎失礼。”

失礼也无可补救了，只见伙计已经高举名帖，拉长了声音唱道：“俞老爷拜！”

裘丰言比较熟于官场仪注，拉一拉胡雪岩，掀开门帘，踱着方步，迎到外屋，只见“俞老爷”带着马弁站在门外，便闪开了视线，从伙计手里接过

名帖来看，上面写的是：“侍晚俞少武顿首拜。”不用说，是俞武成的儿子。

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请你替我们挡俞老爷的驾，身在客边，未带公服，不敢褻慢！”

伙计还未接话，俞少武已经跨了进来，两手一挥，将马蹄袖放了下来，接着便请了个安。虽说武职官儿品级不值钱，到底受之有愧，所以胡雪岩和裘丰言都觉得相当尴尬。

幸好，俞少武不叙官阶叙世谊，站起来口称：“两位老世叔！”他说，“家祖母特意命少武来请安。家祖母的意思，不敢劳动两位老世叔光降，有什么吩咐，告诉少武就是了。”

“是，是！”裘丰言拱手答道：“世兄，诸先坐了叙说。敝姓裘，这位是雪岩兄！”

彼此重新又见了礼，坐定攀谈，裘丰言有一番官场中请教“功名”的话头，这才知道，俞少武是一名武进士，授职守备，派在两江“督标”当差。督标中军知道他是漕帮子弟，又见他仪容出众，言语灵便，特为报请总督，行文兵部，将他补了一名“提塘官”，专驻京城，接理两江总督衙门的奏折呈递事宜。最近是请假回籍省亲，还有个把月的勾留。

“原来世兄是科甲出身！真正失敬之至。”裘丰言翘一翘大拇指，“英雄出少年。如今亦正是英雄的时势，前程如锦，可喜可贺。”

等到寒暄告一段落，俞少武重申来意，请示有何吩咐！这是谈到了正经上头，裘丰言使个眼色，让胡雪岩回答。

“有件事，要请教令尊。只为令尊行踪不定，特意来求三婆婆。”胡雪岩说：“未尽道理，不便启齿，我想烦世兄回去禀告令祖母，我跟裘兄准定明天一早，登堂拜谒，务必请三婆婆容我们晚辈，有个申诉的机会。”

“实在不敢当。”俞少武站起身来答道：“家祖母说，现在住在苏州，亦是寄人篱下，只怕接待简慢，不敢劳驾，有话还是请这时候吩咐。”

“这是三婆婆体恤我们晚辈，做晚辈的自己要知道敬老尊贤。”胡雪岩又说，“我跟松江尤五哥如同亲弟兄一样，他不当我‘门槛’外头的人看待，说起来等于一家人，我们岂有不去给三婆婆请安的道理？准定这样，明天一早到府上。虽有话要申诉，决不会让老人家操心为难，请放心！”

俞少武听得这样说，只好答道：“那就明天上午，恭候两位老世叔的大驾！”

说完，请安告辞。胡雪岩和裘丰言送出客栈大门，又开发了四名马弁的赏钱，眼看客人骑马走了，两个人在门口就谈了起来。

“想不到俞武成有这样一个好儿子！”胡雪岩赞叹着说，“上头又有那么一位老娘替他遮风雨，我倒着实羡慕他的福气。”

“闲话少说。”裘丰言熟于官场的种种，提醒胡雪岩说：“明天去见三婆婆，着实该有一番重的礼节，照我看，三婆婆必是一位则封的命妇。”

“喔！”胡雪岩倒想起来，从他捐了官以后，一直就想替父母请个封典，也算是荣宗耀祖的一番孝心，所以听裘丰言提到此事，特感兴趣，“老裘，我正要请教你，这封典是怎么请法？”

“到里头去谈。”

回到里面，丢下俞家的事，裘丰言细讲封典，照《会典》规定，文武官员三品以上封三代，妻子，父母，祖父母，七品到四品封两代，妻子、父母，八、九品只封妻子，未入流就谈不到封典了。

人子为尽孝心，将妻子的封典让出来，让求改封上人，叫做“败封”，所以三品以上的官员，可以请求败封曾祖父母，七品到四品，可以请求败封祖父母。以俞家的情形来说，俞少武一定替三婆婆请了封典。

“封典亦是朝廷的名器，从前很慎重的，军兴以来也滥了，跟捐官一样，封典亦可以捐的。”

“喔，”胡雪岩更感兴趣，“怎么捐法？”

“白丁是不可以捐的，有了官职，可以加捐品级。”

“那好！捐个‘一品夫人’什么价钱？”

裘丰言笑了，“一品夫人是捐不来的，捐加品级，也有个限制，象俞少武是五品，可以替他祖母捐个‘三品淑人’。”他略停一下又说：“明天我们去见她，势必至于要穿公服，也势必至于要磕头。这虽是礼书所不载，但比照下属见上官的礼节，应该如此！”

“不但要行大礼，”胡雪岩说：“江湖上的人，最讲究面子，我还想捧一捧这位老太太。譬如说我们借一副‘导子’摆了去，让她家热闹，你看行不行？”

“这也没有什么不行，不过嫌俗气而已。只要你不在乎人家背后笑你，我就可以借得到。”

“借哪个的？”

“当然是借县官的。吴县孙大令，跟我相熟，要借他的导子一定借得到。不过巡锣喝道而去，如果她家地方太小，或者巷子太狭，塞得实足足，害做主人的不自在，那反倒不好了。”

“这话也是，等老周回来了再说。”

周一鸣还没有来，七姑奶奶却从俞家折回，她是奉了俞三婆婆之命，特意来接芙蓉去相会的。据她告诉胡雪岩，说俞三婆婆起先有所疑忌，当是她儿子跟浙江官面上有什么纠葛，特意派两名“差官”来“办案”。后来俞少武回去一说，提到胡雪岩的声明，决不让她“操心为难”，才知他们此来，并无恶意。

“三婆婆听我提到芙蓉阿姨，她说：‘照规矩，他们两位既然特为武成而来，就是我家的贵客，该尽地主的道理。不过我是女流，不便出面，少武又是晚辈。只好这样了，把胡家姨太太先请了来，也算是个做东道的意思’。小爷叔，我看三婆婆的意思很诚恳，就让芙蓉阿姨去走一趟好了。”

胡雪岩欣然许诺：“三婆婆的盛意，不可不领。这样，”他转脸对芙蓉说：“你就跟七姐去玩一趟，顺便先把我们的礼带了去。”

芙蓉有些踌躇，她拙于交际应酬，又听说俞三婆婆早年是那样一个“狠角色”，心里有种异样的畏惮。七姑奶奶看出她的心思，便即鼓励她说：“不要紧！一切有我。”

“对了！”胡雪岩也明白她的心境：“有七姐保你的驾，你怕什么？”

“也好！”芙蓉终于点点头，“我总归寸步不离七姑奶奶就是了。”

“你看！”七姑奶奶笑道，“我们这位芙蓉阿姨，真正忠厚得可怜。闲话少说，你快换衣裳，我们就走。”

趁芙蓉更衣的片刻，胡雪岩把他们第二天的部署，告诉了七姑奶奶。凡是这种摆虚场面的事，从中必要有个“赞礼”的人，穿针引线，素昧平生的双方，礼尚往来，才会若合符节。七姑奶奶是玲珑七窍心，当然心领神会，一口应承，包管主客双方，不但不至于会在礼节上出现僵窘，而且皆大欢喜。

等芙蓉一走，俞少武又派马弁送了一桌燕菜席来。吃到一半，又有人来通知，说七姑奶奶和芙蓉，这天都让俞三婆婆留着，住在俞家了。这种种情谊相孚的迹象，都显示着明天见了俞三婆婆，一切难题都可迎刃而解。现在只望阿土能赶快送个信来，说俞武成不会受到赖汉英那方面的挟制，大功便近乎合成了！

第二天一早起身，漱洗装扮，胡雪岩和裘丰言一个人一身簇新的袍褂，由周一鸣当跟班，捧着拜匣，另外裘丰言的一名听差，挟着衣包和红毡条，跟在轿子后头，一直进城，直奔铁瓶巷俞家。

俞家从七姑奶奶那里得知梗概，也早有准备，大门洞开，俞少武候在门口，等轿子一到，命轿夫抬了进去，到大厅滴水檐前下轿。

彼此作揖招呼过后，胡雪岩便说：“把老人家请出来吧！我们好行礼。”

“实在不敢当！”俞少武垂手弯腰答道：“家祖母有话，请两位老世叔换了便衣，到后厅待茶。”

“礼不可失！”裘丰言说道：“初次拜谒，一定要‘堂参’的！”

谦辞再三，俞少武说了句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！”便转到大理石屏风后面去了。

于是周一鸣和裘丰言的听差，一起动手，移一张太师椅正中摆好，椅前铺下红毡条，静等俞三婆婆出临。

不久，听得脚步隐隐，望见去裙衫绰约，是七姑奶奶亲自搀着俞三婆婆，颤巍巍地走了出来。胡、裘二人，一齐站起，在下首并立。胡雪岩定睛凝视，一见了俞三婆婆的面，不免诧异，在他的想象中，俞三婆婆早年既有‘英雄’的名声，想来必是象山东妇女的那种刚健高大的体魄，谁知她生得又矮又小，而且百褶红裙下，浑如无物，料想必是一双三寸金莲。这样纤弱的一个妇人，怎能叫无数江湖好汉畏服？真正是人不可貌相了。

然而看到脸上，才知道她果有不凡之处。那张脸皱得象橘皮一样，口中牙齿大概掉完了，瘪得很厉害，但是一双眼睛，依然十分灵活，顾盼有神，视线转到客人身上，她侧脸问七姑奶奶：“哪位是你的小爷叔？”

“个子高的那位。”

胡雪岩便踏上一上，“我是胡雪岩！”他说，“特地来给三婆婆请安。”

“哎呀！这话折煞我了。胡老爷你千万不要这样说。”

“三婆婆！”七姑奶奶说，“小爷叔跟师叔一辈，你请坐下来，好让小爷叔跟裘老爷行礼。”

“喔，还有裘老爷，更不敢当了！”

谦之又谦，让之又让，俞三婆婆只肯站在椅子旁边，受了两位“大老爷”的头，由他的孙子，磕头还礼。

“两位老世叔，请换了便衣，后面坐吧！”

于是俞三婆婆仍旧由七姑奶奶搀着，先回了进去，胡雪岩和裘丰言换去袍褂，在俞少武陪同之下，接到二厅款待，八个干湿果盘，银托了的盖碗茶，排场相当讲究。

“真正不敢当！胡老爷、裘老爷这么隆重的礼数，又赏了那么贵重的东西，叫我老婆子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。”俞三婆婆说到这里，又转脸对七姑奶奶说，“我的耳朵不好，回头两位有什么吩咐，你替我仔细听着！”

这就显得俞三婆婆是个角色了！她明朗耳聪目明，却偏这样子交代，为的是留下一个退步，等胡雪岩有所干求而无法办到时，便好装聋作哑，得有

闪转腾挪的余地。

因为如此，胡雪岩越发不敢大意，要盲不烦地叙明来意，一方面表示不愿使松江漕帮为难，开脱了老太爷的窘境，一方面又表示不愿请兵护运，怕跟俞武成发生冲突，伤了江湖的义气。

这番话真如俗语所说“绵里针”，表面极软，骨子里大有讲究。俞三婆婆到底老于江湖，熟悉世面，听胡雪岩说到“不愿请兵护运”这句话，暗地里着实吃惊。话中等于指责俞武成抢劫军械，这是比强盗还重的罪名，认起真来，灭门有余。

“胡老爷，裘老爷！”俞三婆婆装出气得不得了的样子，“我这个儿子，真正无法无天！活到六十多，实在还不及我这个孙子懂事。两位看我老婆子的面上，千万不必生气，等我找了他来问。”她回头拄一拄拐杖，厉声吩咐俞少武：“赶快多派人，把你那个糊涂老子找回来！”

不管她是真的动气，还是有意做作，来客都大感不安，“三婆婆！”胡雪岩急忙相劝，“这件事怪不得俞大哥！我们也是道听途说，事情还不知道真假，我想俞大哥亦不至于敌友不分。我们的来意，是想请三婆婆做主，就算没有这回事，少不得也要仰仗俞大哥的威名，保一保我们。”

听得这一说，俞三婆婆的脸色和缓了，转眼对七姑奶奶说：“这倒还罢了！我想你师叔也不至于这么糊涂！”略停一下，她又对客人说道：“既承两位看得起我，武成理当效劳。他心直口快，外面得罪的人多，每每有人造他的谣言，亏得两位贤明，决不会误听人言。事情好办，请两位在苏州玩个两三日，我一定叫两位高高兴兴回杭州。”

胡雪岩将她的话，一字一句，听得明明白白，心里着实佩服俞三婆婆，就这么轻描淡写地，将俞武成意图劫械的一行罪嫌，洗刷掉了。话是从自己口里说出去的：“道听途说”、“不知真假”，即使将来翻脸，要想改口，已是不能。真正姜是老的辣！自己竟糊里糊涂被她骗了一句话去，可以说是这一年多一帆风顺的境遇中，唯一的一次栽跟斗。然而，这个跟斗栽得不能不服输。

“多谢三婆婆，我们不敢打搅了。静听好音！”胡雪岩站起身说：“不过，我们还有句话，实在想交一交俞大哥。等他来了，务必请三婆婆派人给我们个信，我们好当面跟俞大哥解释。”

“都是好朋友，一切心照，何用解释？”俞三婆婆说，“两位抬举武成，我们母子祖孙三代都是感激的。等武成一回来，我马上叫他给两位去请安。”

这几句交代，漂亮之至。胡雪岩和裘丰言，心满意足，但要告辞，却被留住了。

“无论如何，要让我们祖孙，尽一点意思，吃了便饭再请回去！”俞三婆婆又说：“看见两位，我倒想起有件心事，还要重托。”

俞三婆婆的话，其实是留客的托词。筵席是早就预备好的，俞家还请了陪客，有些是俞少武的同僚，有些是俞武成的师兄弟。不管是何身分，对胡、裘二人的礼数，都极恭敬。好在胡雪岩长于词令，裘丰言为人风趣，所以很快地都消除了拘束的感觉，快谈豪饮，颇为酣畅。

酒到一半，俞少武告个罪，回到二厅，那里也有一桌丰盛筵席，是俞三婆婆亲自做主人，款待芙蓉和七姑奶奶。这一桌就不如外面那样轻松自如了，主要的原因是，芙蓉被奉为首席，深感不安，过于矜持。

俞少武一进来，先敬堂客的酒。照官称叫芙蓉是“胡姨太太”，他也学

了京里的规矩，将“姨”字念成“亦”子，表示“亦是一位太太”。

敬了“胡亦太太”，再敬七姑奶奶，她跟俞少武是青梅竹马之交，一个叫“七姐”，一个叫“大弟弟”。这一番周旋过后，俞少武才搀着祖母到大厅向官客来敬酒。

在座的陪客都是她的晚辈，胡、裘二人亦以晚辈自居，所以一齐起身离座，再三谦辞。结果由俞三婆婆总敬一杯，然后向他孙子说道：“少武，你要向胡老爷、裘老爷磕头道谢。这两位真正够义气！”

俞少武也已知道他父亲的所作所为，倘或认真，是件不得了的事，所以连声答应着，要来行礼。胡雪岩和裘丰言，自然不肯受这个头。逊席相避，于是俞三婆婆又说话了。

“两位请听我说。我就是这个孙子，如今大小也是朝廷的命官，在我们这种人家，也算荣宗耀祖了。不过，江湖上的家世，跟官场难免合不拢，这是我一直不放心的一件事，总想托个人照应，说实话，官场中也认识几位，不是人家看不起我们，就是自己觉得高攀不上。难得两位赏面子，再说句放肆的话，我也看得两位跟官场中人不同，真正是重情分，讲义气。所以，今天当着大家的面，我把我这个孙子，托付给两位，要让少武磕了头，我才放心。”

这一套长篇大论，旁人只觉得俞三婆婆是特别看重两位贵客，在胡雪岩却听出弦外之音，拜托照应俞少武，实在是拜托回护俞武成。照此看来，俞三婆婆用的心思极深，处处在防备自己这方面会动用官面上的力量来对付她的儿子。有此疑忌存在，总不是件妙事。

为了消释可能会有的误会，胡雪岩不肯说谦辞的话，“既然三婆婆如此吩咐。我们倒不能不老着脸受少武一个头。”他说，“三婆婆，从今天起，少武的事，就等于我自己兄弟的事一样。”

“胡老爷，你的话错了！”俞三婆婆平静地说：“是你侄儿的事。”

“侄儿也罢，兄弟也罢，只当我自己的事！”

“少武！”俞三婆婆极欣慰地说：“你听见没有？还不快磕头！你说想调回来，跟在我身边，胡老爷一定会替你想法子。”

这一说，俞少武更是心甘情愿地跪了下来，胡雪岩也就坦然受了他的大礼。

江湖上重然诺，经此当筵一拜，俞少武的穷通富贵，便与胡雪岩息息相关了。而父子的安危祸福是不可分的，所以俞武成如果遇到了什么难题，胡雪岩由于对俞少武有责任，自然也不能袖手。俞三婆婆这着棋，实在高明，然而也只有胡雪岩喻得其中的深意。

因此，他对松江的消息，特感关心。为了不愿让裘丰言担心，他只好独任其忧，在肚子里默默做功夫，将俞武成的情况，重新作一番深入的估计。想得越多，疑虑越深，到了第二天早晨，尚无消息，他觉得不能再因循株守，坐失时机了。

于是约了俞少武在吴苑茶馆见面，找个僻静之处，悄悄问道：“你晓不晓得令尊此刻在哪里？”

“大概是在青浦叉袋角。”俞少武说，“不瞒老世叔说，家父在那里有一房家眷，叉袋角又有几家大赌场，是家父喜欢去的地方。我昨天就请人分头去找了，到今天晚上一定会有消息的。”

“我倒要问问你，令尊跟赖某人到底是啥交情？他想动那票‘货色’，

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这一问，俞少武的脸色显得异常认真，用一种近乎要赌咒的语气答道：“在老世叔面前，我不敢说一个字的假话，我一点都不晓得。家父不会跟我说，我也不便去问。而且我一直在京城里，回来还下到半个月，一共见过家父两面，谈不了几句话。如果我晓得有这件事，无论如何要想法子，劝家父打消了它！”

话说得很诚恳，也相当坦率，胡雪岩觉得跟他谈论，不必象对他祖母那样，要加几分小心，便直抒所感，“这件事，照我看有麻烦。令尊客居异地，手下的弟兄都不在这里，虽然出头来主持，无非因人成事。上山容易下山难，不是凭一句话就可以罢手的。如果脱不得身，怎么办？”

俞少武是现任的武官，当然能够领会胡雪岩所说的话，想一想果然，截掠军械，是件非同小可的事，调兵遣将，如何下手，得手以后，如何将这批枪械运交赖汉英？官军派出大队拦截剿办，又如何应付？自然得有一番布置，而入不是自己的人，中途变卦，想凭一句话就撤消原有的布置，哪有这么容易的事？

这样一层一层想下来，脸上顿现愁云；“事不宜迟！”他说，“及早劝阻，还容易着手。我马上就到青浦去一趟。”

见他如此果断，胡雪岩深感安慰，不过他的计算到底比俞少武深得多，按着他的手说：“你不宜去！因为虽是父子，到底是朝廷的五品武官，去了容易让人起疑。而且，只要令尊是在青浦，这时候就一定到了松江，你去了也是扑空。”

“那么，老世叔说怎么办，我听命。”

“我想我马上赶回松江去看看。你派个得力的人跟了我去。”胡雪岩接着说，“令祖母有什么话交代，最好也由这个人带了去，那就更省事了。”

“是！”俞少武说，“我马上回去告诉我奶奶。老世叔是不是一起到舍下坐坐？”

“不必！”胡雪岩答道：“我先回金闾栈料理，在那里等你的信息。再托你转告七姑奶奶，小妾烦她照应。”

“是，是！我奶奶跟姨太太太极谈得来，就请她在舍下玩两天，一切我们都会伺候，老世叔请放心！”

“打搅不安。只有等我回来，再给三婆婆道谢了。”

于是就在吴苑分手，各奔东西。胡雪岩轿去如飞，到了金闾栈，只见裘丰言一个人在那里独酌。裘丰言见他进来，便站起身来说，“你到哪里去了？刘三爷和老同又不在，我一个人又不敢走开，无聊之极，只有借酒遣闷。”

胡雪岩虽有事在心，但天生是什么忧烦都不肯现于词色的人，便笑笑调侃他说：“没有哪个不准你吃早酒，何必还要想套话来说？”

刚说到这里，只见刘不才脚步轻飘飘地走了进来，裘丰言一见，便趁着酒兴向他这位谐谑惯了的好朋友取笑，“三爷，春风得意？”他说，“我真羡慕，老胡委派了你那么好一个差使。说说看，温柔乡中是何风光？”

胡雪岩昨天派他的差使，是去寻芳问艳，刘不才不辱所命，连走数家，到底访着了一处极出色的妆阁，主政是金闾的一朵名葩。

“你先说，芳名叫啥？”

“你看！”

刘不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“局票”，黄笺纸印着一个银元宝，只字皆无。

连胡雪岩那样的人，都猜不透他是什么用意？

“我是问那个姑娘的花名，你弄这张纸头给我们看干什么？”裘丰言把局票翻过来、翻过去看了两遍，交还刘不才。

刘不才不接，“你再仔细看看，”他说，“这张局票上就隐着她的名字。”

这一指点，胡雪岩马上就猜到了一半：“姓黄？”

“对！叫做黄银宝。”

“妙！说穿了一点不错。”裘丰言仔细欣赏那张局票，角上有“北京琉璃厂荣宝斋精制”的字样，不由得又夸一声：“似俗而雅，倒也难得。”

“一点不错！似俗而雅。”刘不才抚掌说道，“名字俗气，人倒雅得很，象朵菊花似地。”

“那么你就是陶渊明了！‘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’。”裘丰言笑道，“昨天晚上采了花没有？”

“哪有这么容易的事，你看得她们太不值钱了。”

“那么昨天一夜不回是借的干铺？”胡雪岩说，“刚刚头一天肯借干铺，也就不错了的。”

“照这样说，你今天就该‘报效’了！”裘丰言兴致勃勃地说，“今天晚上吃你的‘镶边酒’！我替你看看客人看，老胡一个，俞少武一个……”

“慢点，慢点！”胡雪岩打断他的话，“不要算上我，我马上要到松江……”

这又是裘丰言打断了他的话：“何出此言？”

“是真的。吃花酒的事，摆在一边再说。”胡雪岩略顿一下，毅然说道：“我们先商量正经。”

先是不愿他人分忧，到此地步，已非胡雪岩一个人的力量所能消弭可能的祸患，因此，他唯有直言心中的顾虑。裘丰言已有先见，经验也多，倒还不怎么样，刘不才从前是纨绔，此刻成了清客的材料，酒阵拳仗，一往无前，但听得这种隐伏杀机的勾当，顿时脸色大变，连黄银宝都置诸脑后了。

胡雪岩一见他这样子，赶紧加以安慰，拍拍他的背说：“没有你的事，你跟老裘坐守苏州。”

“就没有我的事，我也不放心你去啊！”

“这话不错。”裘丰言接口：“是我的事，我没有袖手闲坐的道理。”

“算了，算了！”胡雪岩急忙拦在前头，“我没工夫跟你们争论，现在办事要紧，你们要听我的，不要乱了阵脚。”

这是所谓徒乱人意，裘丰言和刘不才不敢再开口。于是胡雪岩又估计情势，分析出三种情况，三种难处。

三种情形是：第一，俞武成跟洪杨合作，调兵遣将，已经布置就绪，而且身不由己，无形中受了挟制。其次，虽已布置就绪，但收发由心，仍可化干戈为玉帛，只是一笔遣散的费用，相当可观。最后一种情况，也正就是大家所希望的，俞武成可以说不干就不干，至多将已收的酬金退还给对方而已。

“凡事总要作最坏的打算。算它是第一种情形，我倒也是个逢盘。”裘丰言略一踌躇，“老胡，你先说，是哪三种难处？”

“第一是俞家的交情。俞三婆婆实在厉害，如今这件‘湿布衫’好象糊里糊涂套到我身上了，投鼠忌器，处处要顾着俞武成，这是最大的难处。”

“是的。”裘丰言深深点头，“又不光是俞家的交情，牵涉到松江漕帮，无论如何这份交情要保全。”

“我也是这么想。所以我初步有这么个打算，倘或是第一种情形，至少

要想法让俞武成退出局外，哪面也不管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如果赖汉英一定要蛮干，就是我们自己来对付？”

“对！我们要替俞武成找个理由，让那方面非许他抽身不可。”

“这容易想。难的是我们自己如何对付？”裘丰言说，“照我看到那时候，非请兵护运不可。”

“难就难在这里，目前请兵不容易，就请到了，绿营的那班大爷，也难伺候，开拔要钱，安营要钱，出队要钱，阵亡抚恤，得胜犒赏更要钱……”

“算了，算了！”裘丰言连连摇手：“此路不通！不必谈了。”

“那么谈第三种难处。譬如能够和平了结，他们的人或者撤回，或者遣散，我们当然要筹笔钱送过去。钱在其次，万一有人告我们一状，说我们‘通匪’，这个罪名，不是好开玩笑的！”

裘丰言瞿然而惊，“我倒没有想到这一层。”他是那种做了噩梦而惊醒的欣慰：“亏得你想得深！”

在旁边半天不曾开口的刘不才，听得满腹忧烦，忍不住插了句口：“只听你们说难！莫非真的一筹莫展？”

“你倒说，有什么好办法？事情是真难！”裘丰言看着胡雪岩，“老胡，我看只有照我的办法，一了百了。”

他故意不说，留下时间好让人去猜。可是连胡雪岩那样的脑筋，亦不得不知难而退：“老裘，你说吧！看看你在死棋肚里出了什么仙着？”

“依我说，这票货色，拿它退掉！”他撇着京腔说，“大爷不玩儿了！看他们还有辙没有？”

“这，这叫什么话。”刘不才是跟他开惯玩笑的，便尖刻地讥嘲：“天气还没有热，你的主意倒有点馊了！”

“三爷，话不是这么说！出的主意能够出其不意，就是高着。”

真的如此，叫他们自费心思一场空，倒也不错。不过，为了明哲保身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，不妨这么办。现在，我们是在打开下，就决不能这么退缩。面子要紧！”

这个面子关乎胡雪岩的信誉，裘丰言的前程，还有王有龄的声望。非绷了起来不可。说来说去还是得照胡雪岩的办法，初步找个理由让俞武成脱身事外，第二步看情形再作道理。

“这个理由太容易找了！”裘丰言说：“俞武成是孝子，江湖上尽人皆知。如今者太太说不行，就叫不行！俞武成母命难违，不是很好的理由吗？”

胡雪岩还未及答言，只见又是四名马弁出现，随后便见俞少武陪着一个人进来，这个人的形象生得极其奇特，一张圆脸上眉眼鼻子凑得极近，年纪有六十了，一张瘪嘴缩了上去，越显得五官不分，令人忍不住好笑。

“老世叔，我替你引见一个人，是我大师兄杨凤毛。”

看杨凤毛年纪一大把，胡雪岩总当他是俞少武的父执辈，如今听说是“大师兄”，知是俞武成的“开山门的徒弟，大概代师掌帮，是极有分量的人物，所以赶紧走上去拉着他的手说：“幸会，幸会！”

哪知杨凤毛年纪虽大，腰脚极其轻健，一面口中连称“不敢”，一面已跪了下去磕头。胡雪岩谦谢不遑，而杨凤毛“再接再励”，对裘丰言和刘不才都行了大礼。

“这是怎么说？”胡雪岩很不安地，“这样子客气，叫我们倒难说话了。”

“是我们三婆婆交代的，见了胡老爷跟胡老爷的令友，就跟见了师父一

样。”杨凤毛垂手说道：“胡老爷，三婆婆派我跟了你老到松江去。”接着张目四顾，显得很踟蹰似地。

胡雪岩懂得他的意思，江湖上最重秘密，有些话是连家人父子都不能相告的、虽然裘、刘在座共闻，决不会泄漏，不过“麻布筋多，光棍心多”，杨凤毛既然有所顾忌，不如单独密谈的好。

于是他招招手说：“杨兄，我们借一步说话！”

“告罪，告罪！”杨凤毛又向裘丰言、刘不才作了两个大揖，才跟着胡雪岩走到套间，地方大小，两个人就坐在床沿上说话。

“胡老爷！三婆婆跟我说，胡老爷虽在‘门槛’外头，跟自己人一样，关照我说话不必叙客套，有什么说什么。所以，我有句老实话，不晓得该不该说？”

这样招呼打在前头，可知那句“老实话”，不会怎么动听。只是胡雪岩不是那么喜欢听甜言蜜语的人，便点点头说：“没有关系！你尽管说好了。”

“我也打听过，胡老爷是了不起的人物。不过隔道门槛就象隔重山，有些事情，胡老爷怕没有经过。”杨凤毛略停一下又说：“江湖上的事，最好不沾上手，一沾上就象唱戏那样，出了上场门就不容你再缩回去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这出戏不容我不唱，哪怕台下唱倒彩，我也要把它唱完。”

“现在这出戏不容易唱，‘九更天带滚钉板’！”杨凤毛满脸诚恳地说，“能不唱最好不唱。”

一听这话，胡雪岩起了戒心。俞武成想动那批洋枪，显然的，杨凤毛也是参预其事的一个，而且以他们的关系来说，必还是一个重要角色。虽然三婆婆极其漂亮，俞少武相当坦率，然而都算是局外人，只有眼前的这个杨凤毛，才是对自己此行成败，大有关系的人物，而照彼此的立场来说，是敌是友，还不分明，倒要好好应付。

因此，他很谨慎地答道：“多谢老兄的好意。事出无奈，不要说是‘九更天’，就是‘游十殿’我也只好去。不过，‘花花轿儿人抬人’，承三婆婆看得起我，我唱这出戏，总要处处顾得到她老人家。”

这番表白，似软实硬，意思是不着三婆婆的面子，就要硬碰硬干个明白。至于“花花轿儿人抬人”这句俗语是反着说：“我是如此尊敬三婆婆，莫非你们就好意思让我下不去？”

杨凤毛是俞武成最得力的帮手，见多识广，而且颇读过几句书，此来原是先要试探试探胡雪岩，看他是不是够分量、能经得起大风大浪的人？如果窝窝囊囊不中用，或者虽中用是个半吊子，便另有打算。现在试探下来，相当佩服，这才倾心相待。

“胡大叔！”他将称呼都改过了，“既然你老能体谅我们这方面，愿意担当，那么我就掏心窝子说实话。事情相当麻烦。”

果然，是胡雪岩所估计的第一种情形。这当然也要怪俞武成沉不住气，自觉失去了镇江一带的地盘，寄人篱下，不是滋味，同时漕帮弟兄的生计甚艰，他也必须得想办法，为了急谋打开困难，以致身不由己，受到挟制。

“胡大叔，”杨凤毛说，“我师父现在身不由己。人是他们的一切布置也是他们的，不过抬出我师父这块招牌，挡住他们的真面目而已。”

“那我就懂了，莫非他们从镇江、扬州那方面派人过来？不怕官军晓得了围剿？”

“这就要靠我师父帮他们遮盖了。”杨凤毛答道，“镇江、扬州派来的

人倒还不多，一大半是小刀会方面的。周立春的人本来已经打散，现在又聚了拢来了。”

“如果你师父不替他们遮盖呢？”胡雪岩问：“那会变成啥样子？”

“变得在这一带存不住身。”

这就是对方非要绊住俞武成不可的道理。事情很明显了，俞武成是骑虎难下，纵能从背上跳下来，亦难免落个出卖自己人的名声。江湖上最着重这一点，所以俞三婆婆的话，有没有效力，俞武成是不是始终能做个百依百顺的孝子，都大成疑问。

想是这样想，话不妨先说出来：“‘萝卜吃一截剥一截’，我想第一步只有让你师父跳出是非之地，哪一方面都不帮。这总可以办得到吧？”

“那也要做起来看。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

“那方面如果不放，势必至于就要翻了脸。”杨凤毛说，“翻了脸能够一了百了，倒也罢了，是非还在！胡大叔，请问你怎么对付？除非搬动官军，那一来是非更大了。”

这就是说，跳下了虎背，老虎依然张牙舞爪，如何打虎，仍旧是个难题。就这处处荆棘之际，胡雪岩灵机一动，不自觉地说出来一句话。

“做个伏虎罗汉，收服了它！”

杨凤毛不懂他的话，愕然问道，“胡大叔！你说点啥？”

胡雪岩这才醒悟，自己忘形自语，“喔，”他笑道，“我想我心里的事。有条路或许走得通，我觉得这条路，恐怕是唯一的一条路。”

“只要走得通，我们一定拼命去走。胡大叔，你说！”

胡雪岩定定神答道：“我是‘空子’，说话作兴触犯忌讳，不过……”

“唉，胡大叔！”杨凤毛有些不耐，“我们没有拿你老当空子看。胡大叔，你何需表白。”

“好！那我就实说。”胡雪岩回忆着老太爷的话，从容发言：“你们漕帮的起源，我也有些晓得，洪杨初起，你们都很看重的，哪晓得长毛做出来的事，不伦不类，跟圣经贤传上所说的大道理，全不对头，简直可以说是逆天行事，决计成不了气候。既然如此，无需跟他们客气。再说，你们镇江、扬州的地盘，就失在他们手里。有朝一日光复了，你们才有生路。你说我这话是不是？”

“是的！”杨凤毛深深点头，忧郁地说：“我师父这一次是做得莽撞了些。”

“歪打可以正着！老兄，”胡雪岩抚着他的背说，“我替你们师弟想条路子！小刀会这方面的情形，我也有点晓得，周立春他们那班人，亦不过一时鬼摸头，心里何尝不懊悔？只不过摸不到一条改邪归正的路子。如今要靠你们师弟两个。我的意思是，周立春下面那批打散了的人，既然已经聚拢，何不拿他们拉过来？”

一听这话，杨凤毛那张瘪嘴闭得越紧，以至于下巴都翘了起来，一双眼睛眨得很厉害，不过眼中发亮，是既困惑又欣喜的神情。

“胡大叔，你是说‘招安’这批人？”

“是啊！”胡雪岩说，“赖汉英那里来的长毛，如果肯一起过来最好，不然就滚他娘的蛋，也算对得起他们了！”

杨凤毛觉得胡雪岩的做法很平和。再往深处去想，就算俞武成能退出来

成为局外人，也只是表面如此看法，实际上是决不能置身事外的，倘或官军围剿，事情闹大了，江湖上还会批评他不够朋友。所以唯有这样子才是正办，退一步说，招安不成，他总算为朋友尽过心力，对江湖上也有了交代了。

想通了这些道理，顿时将胡雪岩敬如天神，站起来便磕了个头。胡雪岩大惊，急忙避开，拉着他的胳膊说：“怎么，怎么，无缘无故来这一套！”

“胡大叔，你算是救了我师父一家，你老怕还不晓得，三婆婆几十年没有为难过，这一趟她老人家，急得睡不着觉，在苏州，我们是客地，这件事要闹开来，充军杀头都有分！再说，她老人家又疼孙子，少武是朝廷的武官，我师父做这件事，传出去不断送了少武的前程？如今好了！不过，”杨凤毛又赔笑说：“你老送佛到西天，我晓得你老跟何学台有交情，招安的事，还要仰仗鼎力。”说着，又作了个大揖。胡雪岩倒不曾想到何桂清。如今听杨凤毛一提醒，立刻在心里喊一声：妙！何桂清纸上谈兵的套折，上了不少，现在能办成这事，是大功一件，对于他进京活动，大有帮助。这样看来，自己的这个主意，凭心而论，着实不坏。

于是他很爽快地答道：“一句话！这样好的事情不做，还做啥！”

“多谢胡大叔！”杨凤毛的脸色转为严肃，“我听你老的差遣。”

胡雪岩最会听话，听出这是句表示谦虚的反话，实际上是杨凤毛有一套话要说，所以这样答道：“事情是你们师弟为头，我只要能尽力，决不偷半分的懒。不必客气，该怎么办请你分派。”

“那我就放肆了！我想，第一，这话只有你老跟我两人晓得。”

“当然！”胡雪岩说，“你们杨家的堂名叫‘四知’，天知、地知、你知、我知。”

“是。第二，我想我先去一趟，请胡大叔听我的消息，再去见何学台。”

“那也是一定的。总要那方面点了头，才好进一步谈条件。”

“你老最明白不过，那我就没有必要多说了。”杨凤毛说，“我马上赶去见我师父，最多一昼夜的工夫，一定赶回来。”

“你师父怕是在松江，我们一起去也可以。”

“不！不在松江。”

不在松江在哪里呢？他不说，胡雪岩也不便问，不过心里已经雪亮，俞武成的行踪，杨凤毛一定清楚。说是最多一昼夜定能赶回来，则隐藏之地亦决不会远。

“事不宜迟。我现在就走。”杨凤毛郑重叮嘱：“胡大叔！明天上午，请你无论如何不要走开，我人不到一定有信到。”

等杨凤毛告辞，裘丰言自然要问起谈话的情形。胡雪岩谨守约定，只字不吐，只笑着说：“你陪刘三爷去捧那个‘银元宝’好了。几台花酒吃下来，就有好消息了。”

裘丰言宽心大放，喜滋滋地跟着刘不才走了。胡雪岩一个人静了下来，将前后经过情形细想了一遍，觉得自己的路子走对了，走得通，走不通，明日此时，可见分晓，且不去管它。眼前有一整天的工夫，光阴如金，不该虚耗，正好将潘家所托，以及阿巧姐的终身，办出个头绪来。

这就得找周一鸣了。奇怪的是一早不见他的面，只好留下话，如果来了，让他在金闾栈等候，然后坐轿进城，先去拜访何桂清。

名帖一投进去，立刻延见，何桂清将他请到书斋，执手寒暄，极其殷勤，自然要问起如何又到了苏州？

“有几件事，必得来一趟，才能料理清楚。其中是一件是云公吩咐的，办得差不多了。”

“喔！”何桂清很高兴地问；“是怎样一个人？”

“德是中上，貌是上中，才是上上，将来体贴殷勤，一定没话可说。”胡雪岩因为阿巧姐自己看中过何桂清，料想进了何家的门，必然驯顺非凡，所以此时夸下这样的海口。

何桂清当然相信他的话，喜心翻倒，忍不住搓着手说：“能不能见一面？”

“请云公稍安毋躁。”胡雪岩笑道：“几时到了上海，立刻就能见面。”

到底身分是二品大员，不便做出猴急相，何桂清只得强自按捺着那颗痒痒的心，定一定神答道：“天气快热了。炎暑长行，一大苦事，我想早一点走。算日子，也就在这几天必有旨意。”

“这样说起来，总在五月中就可以动身了。”

“对了。”

“那我跟云公暂且作个约定，以五月十五为期，如何？”

“好的。我也照这个日子去作安排。”何桂清又说：“你托我的事，我替你办了。潘叔雅人倒不俗，我们现在常有往来。承他的情，常有馈遗，想辞谢吧，是你老兄面上的朋友，似乎不恭，只好愧受了。”

话中是很愿屈尊交潘叔雅这样一个朋友，而后叔雅对他的尊敬，则从“常有往来，常有馈遗”这些话中，表现得明明白白。胡雪岩的愿意，就是要替他们拉拢，所以听得何桂清的话，当然感到欣慰。

照规矩，他亦还需有所表示，“云公爱屋及乌，真是感同身受。”他拱拱手说。

“哪里，哪里！”何桂清心里在想，真叫“三日不见，刮目相看”，相隔没有多少日子，不想他也会掉文了！虽是尺牋上的套话，总算难能可贵，这样想着，便又笑道：“雪岩兄，曾几何时，你的谈吐大不相同，可喜之至。”

胡雪岩略有窘色，“叫云公见笑！”他急转直下地说：“有件事，想跟云公请教。”说着，他看了看站在门口的听差。

这是有要紧话说，何桂清便吩咐听差回避，然后由对面换到胡雪岩下首，侧过头来，等他发话。

“我想请教云公一件事，”胡雪岩低声说道，“现在有一批人，一时糊涂，误犯官军，很想改过，不知道朝廷能不能给他们一条自新之路？”

“怎么不能？这是件绝好之事！”何桂清大为兴奋，“这批人是哪里的？”

问到这话，胡雪岩当然不肯泄底，“我亦是辗转受人之托，来手做事很慎重，详情还不肯说。不过，托我的那人，是我相信得过的。我也觉得这是件好事，心想云公是有魄力、肯做事的人，所以特地来请教。”他略停一下又说：“如今我要讨云公一句话，此事可行与否？朝廷可有什么安抚奖励的章程？”

“一般都是朝廷的子民，如能悔过自新，朝廷自然优容，所以安抚奖励，都责成疆吏，相机处理。”何桂清又说，“我为什么要问这批人在哪里，就是要看看归谁管，如果是苏州以西，常州、镇、扬一带，归江南、江北两大营，怡制台都难过问。倘或是苏州以东，许中丞是我同年，我可以跟他说，诸事都好办。”

听得这话，胡雪岩暗暗心喜，“那么，等我问清了再回报云公。不过，”胡雪岩试探着问：“我想，招抚总不外有官做、有饷领，云公，你说是不是

呢？”

“给官做是一走的，看那方面人数多少，枪械如何，改编为官军，要下委札派相当的官职。饷呢，至多只能过来的时候，关一次恩饷，以后看是归谁节制，自有‘粮台’统筹发放。”

胡雪岩所想象的，亦是如此。只是授官给饷，都还在第二步争取，首先有句话，关系极重，不能不问清楚。

“云公，”他特意摆出担忧的沉重脸色，“我听说有些地方弃械就抚的，结果上了大当，悔之莫及。不知可有这话？”

“你是说‘杀降’？”何桂清大摇其头，“杀降不祥，古有明训。这件事你托到我，就是你不说，我也一定要当心。你想想，我无缘无故来造这个孽干什么？再说，我对你又怎么交代？”

“是！是！”胡雪岩急忙站起来作了个揖：“云公厚爱，我自然知道，只不过提醒云公而已。”

“是你的事，我无有不好说的。不过，这件事要快，迟了我就管不到了。”

“我明白，就在这两三天内，此事必有起落。不过还有句话，我要先求云公体谅。”胡雪岩说：“人家来托我，只是说有这件事，详情如何，一概不知。也许别有变化，作为罢论，到那时候，我求云公不要追究。”

“当然。我不会多事的。”

“还要求云公不必跟人谈起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如果此事作为罢论，我就当根本没有听你说过。总而言之，我决不会给你惹麻烦。”

“云公如此体恤，以后我效劳的地方就多了！”

这句话中有深意，意思是说，只要何桂清肯言听计从，不是自作主张，他就会有许多办法拿出来，帮何桂清升官发财。

“正要倚重。”何桂清说：“老兄夙闻奇才，佩服之至。前几天又接得雪轩的长函，说老兄帮了他许多忙。我跟雪轩的交情，不同泛泛，以后要请老兄以待雪轩者待我！”

于是由此又开始叙旧，一谈就谈得无休无止。许多客来拜访，何桂清都吩咐听差，请在花厅里坐，却迟迟不肯出见，尽自应酬胡雪岩。

这让客人很不安，同时也因为还有许多事要料理，所以一再告辞，而主人一再挽留，最后还要留着吃晚饭，胡雪岩无论如何不肯。等到脱身辞了出来，太阳已快下山了。

轿伕请示去处，胡雪岩有些踌躇，照道理要去看一看三婆婆，却又怕天黑了不方便。如果回到金阊栈，则出了城就无需再进城，这一夜白耗费在客栈里未免可惜。左右为难之下，想到了第三个去处，去拜访潘叔雅。

不过天黑拜客，似乎礼貌有亏，而且一见要谈到他所托的事，如何应付，预先得好好想一想，仓促之间，还是以不见面为宜。

于是又想到了第四个去处，“喂！”他问轿伕：“有个有名的姑娘，叫黄银宝，住在哪里，你晓不晓得？”

轿伕歉然赔笑：“这倒不晓得了。”

“苏州的堂子，多在哪一带？”

“多在山塘。上塘丁家巷最多。”轿伕建议：“我们抬了胡老爷到那里问一问就知道了。”

一家一家去访艳，胡雪岩觉得无此闲工夫，大可不必。而且就寻到了，

无非陪着裘丰言吃一顿花酒，也干不了什么正经。这样一想，便断然决定了主意，回客栈再说。

一到金闾栈，迎面就看到周一鸣，一见胡雪岩如获至宝，“胡先生，胡先生！”他说，“等了你老一下午。”

胡雪岩未及答言，只见又闪出来一个后生，长得高大白皙，极其体面，那张脸生得很清秀，而且带点脂粉气，胡雪岩觉得仿佛在哪里见过似地，一时愣在那里，忘了说话。

“他叫福山。”周一鸣说，“是阿巧姐的兄弟。”

“怪不得！”胡雪岩恍然大悟，“我说好面熟，象是以前见过！这就不错了，你跟你姐姐长得很相象。”

福山有些腼腆，“胡老爷！”那一口苏州话中的脂粉气更浓，然后，跪了下去磕头。

“请起来，请起来！”

福山是他姐姐特地关照过的，非磕头不可，胡雪岩连拖带拉把他弄了起来，心里十分高兴，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因为福山长得体面，还是爱屋及乌的缘故。

“我一大早到木渎去了。特地把他带了出来见胡先生。”周一鸣说。

“怪道，早晨等你不来。”胡雪岩接着又转脸来问福山：“你今年几岁？”

“十九岁。”

“学的布店生意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有几年了？”胡雪岩问，“满师了没有？”

“满师满了一年了。”

只问了两句话，倒有三处不符的地方。胡雪岩的记性极好，记得阿巧姐告诉过他的话，因而问道：“你的小名不是叫阿顺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福山答道，“进布店学生意，老板叫我福山，就这样叫开了。”

“我记得你姐姐说你今年十八岁，还没有满师。”

“我是十九岁。我姐姐记错了。”

“那么，你满师不满师，你姐姐总不会记错的罗？”

“也可以说满师，也可以说不满师。”周一鸣代为解释：“他学生意是学满了，照例要‘帮师三年’，还没有帮满。”

“现在都弄妥当了？”胡雪岩看着周一鸣问。

“早已弄妥当。”周一鸣答道，“‘关书’已经拿了回来。”

“那好。”胡雪岩又问福山，“你姐姐拿你托付给我，我倒要问你，你想做点啥？”

“要请胡老爷……”

“不要叫老爷！”胡雪岩打断他的话说，“叫先生好了。”

“噢！”福山也觉得叫“老爷”碍口，所以欣然应声：“先生！”

“你是学布生意的，对绸缎总识货罗？”

“识是识。不过那布店不大，货色不多，有些贵重绸缎没有见过。”

“那倒不要紧，我带你到上海，自然见识得到。”胡雪岩又说，“做生意最要紧一把算盘。”

“他的算盘打得好。”周一鸣插嘴说道：“飞快！”

“噢，我倒考考你。你拿把算盘坐下来。”

等福山准备好了，胡雪岩随口出了一个题目，四匹布一共十两银子，每匹布的尺寸不同，四丈七、五丈六、三丈二、四丈九，问每尺布合到多少银子？他说得很快，用意是考福山的算盘之外，还要考他的智慧。如果这些罗里罗嗦的数目，听一遍就能记得清楚，便是可造之材。

福山不负所望，五指翻飞，将算盘珠拨得清脆流利，只听那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似的声音，就知道是好手。等声音一停，报告结果：“四匹布一共一百八十四尺，总价十两，每尺合到五厘四毫三丝四忽挂零。”

胡雪岩亲自拿算盘复了一遍，果然不错，深为满意。便点点头说：“你做生意是学得出来的。不过，光是记性好、算盘打得快，别样本事不行，只能做小生意。做大生意是另外一套本事，一时也说不尽。你跟着我，慢慢自会明白，今天我先告诉你一句话：要想吃得开，一定要说话算话。所以答应人家之前，先要自己想一想，做得到，做不到？做不到的事，不可答应人家，答应了人家一定要做到。”

他一路说，福山一路深深点头，等胡雪岩说完，他恭恭敬敬地答一声：“我记牢了！”

“你苏州城里熟不熟？”

“城里不熟。”

“那么，山塘呢？”

“山塘熟的。”福山问道，“先生要问山塘啥地方？”

“我自己不去，想请你去跑一趟。有个姑娘叫黄银宝，我有两个朋友在那里，一个姓裘，一个姓刘，你看看他们在那里做什么？回来告诉我。”胡雪岩紧紧接着又说，“你不要让他们知道，有人在打听他们。”

“噢！”福山很沉着地答应着，站起身来，似乎略有踌躇，但终于很快地走了。

等他背影消失，周一鸣微带不以为然的语气说：“胡先生，我知道你是考考他‘外场’的本事，不过，他这种小后生，到那种地方去，总不大相宜！”

“你怕他落入‘迷魂阵’是不是？”胡雪岩笑道：“不要紧的！我看他那个样子，早就在迷魂阵里闯过一阵子了。我倒不是考他，就是要看看他那路门径熟不熟？”停了一下他又说：“少年入花丛，总比临老入花丛好。我用人跟别人不同，别人要少年老成，我要年纪轻的有才干、有经验，什么事看过经过，到了要紧关头，才不会着迷上当。”

这番见解，在周一鸣不曾听说过，一时无话可答，仔细想想，似乎也有些道理。不过，他在想，年轻后生，一个个都见过世面，经过阵仗，学得调皮捣蛋，驾驭可就不容易了。

“也只有胡先生，有本事吃得住他们。”周一鸣毕竟想通了，“旁人不敢象胡先生这样子做法。”

“对！”胡雪岩表示欣慰，“你算是懂得我了。”

“不过，”周一鸣又替福山担心，“他身上没有什么钱，就找到了黄家，那种‘门口’怎么踏得进去？”

“这就要看他的本事了。不去管他。我倒问你，阿巧姐怎么样？”

“她仍旧住在潘家，人胖了，自然是日子过得舒服。”周一鸣又说，“福山的事，也就是胡先生你来之前两三天才办好。如果你老不来，我已经带着福山回上海。现在是怎样一个情形，请胡先生吩咐。”

“唉！”胡雪岩摇摇头，“事情一桩接一桩，好象捏了一把乱头发。你

问的话，我现在无法告诉你，你跟福山先住下来再说。

于是周一鸣到楼房去作安排，胡雪岩一个人倚枕假寝，心里一桩一桩的事在想。发觉自己犯了个极大的错误，因而想到一句话：“君子务本”。自己的根本，第一是钱庄，第二是丝。钱庄现成有潘叔雅的一笔钱在那里，丝则湖州方面的新丝又将上市，今年是不是还做这生意？要做是怎么个做法？得要赶快拿定主意，通知陈世龙去办。这样子专管闲事，耽误了正经，将来是个不了之局。

于是，他当机立断，作了个决定，只等明天杨凤毛回来，看怎么说，事情如果麻烦，只好照裘丰言的办法，把那批洋枪丢在上海再说，自己赶紧陪着七姑奶奶回浙江去干正经，闲事能管则管，不能管的只好丢下再说。

想停当了，便又另有一番筹划，将能管的闲事，派定了人去管，第一个是刘不才，可以管潘家的事，第二个是周一鸣，可以管何桂清跟阿巧姐的事。

多少天来积压在心头的沉重之感，就由于这样一转念间，大见轻松，当然，刘不才和周一鸣去代他管那两件闲事，决不会做得比自己好，似乎有些不能放心。但是他实在疲倦了，管不得那许多了。心一横，想起不知哪里看来的两句诗，脱口念了出来：“闭门推出窗前月，吩咐梅花自主张！”

然而三件闲事毕竟有一件不能不管，心思集中，顾虑便能周详，心里在想：何必路远迢迢先回杭州，再转湖州？由苏州到湖州，现成的一条运河，算起位置来，苏州在太湖之东，湖州在太湖之南，应该是条捷径。

“老周，”胡雪岩向他请教，“苏州到湖州的水路怎么走法？”

“胡先生是问运河？”周一鸣答说，“这条路我走过，由苏州到吴江叫北塘河，吴江到平望这一段叫官塘河，到了平望分两支，一支往南到嘉兴叫南塘河，往西经南浔到湖州，就是西塘河。一共一百二十里路。”

于是胡雪岩打定了主意，剪烛磨墨，亲笔写好一封信，封缄完毕，福山也就回来了。

“黄元宝住在下塘水潭头。”福山回报：“刘老爷、裘老爷都在那里，刘先生也在打牌。”

“打牌？”胡雪岩诧异，“跟哪些人在赌？”

“都是那里的人，娘姨、小大姐，拥了一屋子。”福山又说，“只有裘老爷一个人在吃酒。”

胡雪岩笑了：“一个酒鬼，一个赌鬼，到哪里都一样。”

“福山，”周一鸣问，“你是不是亲眼看见的？怎么晓得是他们两位？”

福山脸一红，“那里有个‘相帮’，我认识，”他说，“是我们木渎人，我托他领我进去看的。”

这就见得胡雪岩说他“在迷魂阵里闯过一阵”的话，有点道理了。周一鸣笑笑不响。胡雪岩却对福山夸奖了两句。

“你倒蛮能干，在外面自己会想办法，很好，很好！”接着又问：“湖州，你去过没有？”

“没有去过。”福山刚受了鼓励，因而自告奋勇，“不过没有去过也不要紧，胡先生有啥事，我去好了。”

“你替我去送封信。地址在信面上，那个人你叫他郁四叔好了。讨了回信，立刻回来。”说着，胡雪岩将一封信，十两银子都交了给他，又加了一句话：“穷家富路，多带点，用多少算多少。”

这意思是，盘缠费用，实报实销，周一鸣想指点他一句，转念一想，怕

胡雪岩是有意试他，不宜说破，便闭口不语。

于是福山当夜便去打听到湖州的航船，第二天一早就走了。胡雪岩睡得很晚才起身，抖擞精神，等候杨凤毛的消息。趁这空档中，他将阿巧姐与何桂清的好事，如何安排，细细作了交代，接着，刘不才与裘丰言在黄银宝家宿夜归来，少不得又有一番的说笑，这就到了放午炮的时候了。

杨凤毛言而有信，正在他们团团一桌吃午饭的当儿，匆匆赶了回来。

于是主客四人，一起离座，相邀共餐。杨凤毛说是吃了饭来的，胡雪岩便不勉强，依旧是将他延入套房去密谈。

“你啥辰光到的？”

“上半天就回来了。在三婆婆那里有几句话要说。”杨凤毛说到这里停了下来，双眼不住的眨，仿佛话很多，不知从哪里说起似地。

这神情让胡雪岩起了戒心，心里在想，他一回来不先到金闾栈，却回俞家去看三婆婆，自然是他们“自己人”有一番不足为外人道的密议。照此看来，彼此还谈不到休戚与共，亲疏远近之间，自己要掌握分寸才好。

“胡大叔，我先说一件事，三婆婆想高攀，请姨太太认在她老人家名下。不知胡大叔肯不肯委屈？”

这一问，大出胡雪岩的意外，不过他的思路快，几个念头电闪般在脑海中印了一下，大致明白了用意，还是因为彼此初交，而所言之事，安危祸福，出入甚大，要结成亲家，变做“自己人”方能放心。

为了公事，胡雪岩自然乐从，为了彼此结交，这也是好事，但他另有一层顾虑，怕芙蓉有了这样一个来头甚大的“干娘”，搞成尾大不掉之局，将来处妻妾之间会有麻烦，因而迟疑着答应不下来。

江湖上讲究见风使舵得快，杨凤毛一看这样子，赶紧说道：“原是妄意高攀，做不到的事……”

“不！”胡雪岩深恐引起误会，急忙打断，同时也想到唯有说实话，才能消释猜疑，所以接着说道：“承三婆婆抬爱，我是求之不得。为的是内人是只雌老虎，我亦不敢将小妾带回家去。将来内人有什么悍泼的行为，小妾受了委屈，变得对不起她老人家，所以我不敢答应。”

话说得很老实，也很委婉，杨凤毛当然懂得其中的深意，“胡大叔，说到这一点，你请放心。三婆婆的人情世故熟透、熟透！将来只有帮你调停家务，”他使劲摇着手说：“决不会替干女儿撑腰，让胡大叔为难的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那我还有什么话说？”胡雪岩放出心满意足的神态，“拣日不如撞日，今天下午，就叫小妾替三婆婆磕头。”

“好的！归我来安排。胡大叔，我跟你老实说吧！这样一办，是让我师父好向对方说话。原来一切都安排好了，实在说不出不算数的话来，如今才有话说，是我干妹妹家的事，真正没有法子。只好对不起了！”

胡雪岩这才明白，杨凤毛所以要先回俞家，原是与三婆婆有关，要跟她先说通，这样安排，用心甚苦，也见得俞家的诚意，胡雪岩觉得很安慰。

“那么，”他问，“还有件事，怎么说？”

还有件就是“招安”大事，杨凤毛沉着地说，“我师父自然赞成，不过做起来不容易，好比一条船已经顺流东下，再要掉过头来逆风上行，自然吃力。我师父的意思，是想请胡大叔去见一面，当面详谈。”

“好！”胡雪岩毫不迟疑地答应，“你师父此刻在哪里？”

“在同里。”杨凤毛问道，“这地方，胡大叔总知道吧？”

胡雪岩自然听说过——吴江县城极小，有人说笑话，东门喊一声“喂”，西门会有人答应，但吴江县属，位处县城东北的同里，却是出名的一个大镇，其地与青浦接壤，是东南鱼米之乡中的菁华，富庶异常。

“原来你师父在同里，怪不得来去不过一天的工夫。”胡雪岩问道，“我们什么时候走？”

“明天一早。胡大叔你看如何？”

“可以。怎么去法？”

“自然是坐船去，归我预备。”杨凤毛又说，“骑马也很方便，沿着一条塘睡，一直就到了。”

“还是坐船去吧！”

“最。”杨凤毛略停了一下又说，“不过有句话，我先要关照你老。对方有几个管事的人，亦都在同里，这批人，胡大叔想不想跟他们见面？”

胡雪岩考虑了一会，毅然答道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我跟他们见面也可以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要请胡大叔随缘些，”杨凤毛说，“这批人狂嫖滥赌，不成个玩意，如果肯跟他们混在一起，那就说什么都好办了。”

胡雪岩灵机一动，立即问了出来，“杨老兄，我带个人去行不行？”

“那自然可以。”杨凤毛的语气有些勉强，“不知是哪一个？”

“自然是极靠得住的自己人，就是外面的那位刘三爷。”胡雪岩说：“我们是亲戚。此公吃着嫖赌，件件精通，赌上面更是个大行家。”

“是胡大叔的亲戚，自然不要紧。”杨凤毛站起身来说，“我先去回报三婆婆。”

“好的！我等下就去。托你先跟小妾说一声，拜在三婆婆膝下，我很高兴。应该有的规矩，我会预备……”

“不！”杨凤毛打断他的话，“三婆婆交代过了，那份重礼已经受之有愧，决不让胡大叔再破费！”

胡雪岩心想，此刻不必多争，自己这面照规矩办好了。因而含含糊糊地敷衍着，等把杨凤毛送走了，立刻便找裘、刘、周三商量，好分头办事。

事情很复杂，“招安”一节，还有忌讳，一时说不清楚，他只能要言不烦地交代，首先是让周一鸣进城，备办匹头等物，作为芙蓉孝敬“干娘”的仪礼。其次是关照刘不才收拾行李，预备第二天到同里。最后托裘丰言到俞家，跟七姑奶奶商议芙蓉拜义母的礼节。

“那么你呢？”裘丰言问，“一起到俞家不好吗？”

“我另有个要紧地方，非走一趟不可。一会儿找到俞家去好了。”

胡雪岩要去的那个要紧地方，是潘叔雅家。由于杨凤毛的话，触发了他的灵机，预备做一篇“偏锋文章”，在赌上找机会去收服那批草莽豪客，这就得带足了本钱，自己身上只有一万多银票，打算跟潘叔雅去借两万现银。

名帖一投进去，潘叔雅立刻迎了出来，一见面就说：“雪岩，要罚你！到了苏州，为什么不来看我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来了？”

“今天上午见着何学使，他告诉我的。”

这就是了！我自然该罚。不过，你老兄也要想想，如果不是为了有迫不得已的事，我去看他干什么？”胡雪岩又说，“本来还不想来打搅你，晓得你们这班阔大爷讨厌无谓的应酬，既然抽不出工夫来陪你们玩，而且各位所

委的事，也还没有办妥，何必上门？”

潘叔雅笑了，“话总说不过你。”他又问，“照这样说，今天来是有事？”

“是啊！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今天有两桩事奉托，第一，想请你们到同里去捧我一个场……”

“你的手真长，”潘叔雅打断他的话说，“伸到同里去做生意捞钱了！”

“恰恰相反，不是去捞几文，想去送几个，不然，还不至于来麻烦你。我想到同里去大赌一场。”

这一下潘叔雅才懂了捧场的意味，胡雪岩不是赌客，但不懂他为何路远迢迢跑到同里去大赌一场？“其中总有个道理吧？”他问。

“不错，我要结交几个人，到了同里你就知道了，”胡雪岩紧接着提出第二个要求：“为此想跟你借两万银子，三天以后，等我上海钱到，马上奉还。”

“说什么马上马下？”潘叔雅想了想说：“我给你金叶子如何？”

“都可以，借金叶子我仍旧还金叶子好了。”

于是潘叔雅借了五百两金叶子给胡雪岩。但到同里捧场，他却不甚有兴趣，“同里的赌风极盛，平常人家，什么儿子周岁，孙子满月，请客一请请三天，也就赌三天。”潘叔雅摇摇头，“龙蛇混杂，我不想去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我不勉强。”胡雪岩说，“等我这趟回来，如果事情顺利，陪你们好好赌一场。此外还有个人要替你们引见，此人极有趣，跟你们几位一定玩得来。你们几位托办的事，我也交给他了。一切都等我从同里回来再谈。”

“好！专候大驾。”潘叔雅又问：“要不要跟那位见见面？”

这是指阿巧姐，胡雪岩早就打好了主意的，立即答道：“不必，不必！我晓得她住在府上，人都胖了。心广体胖，日子过得很舒服，我放心得很。”

说完胡雪岩随即告辞，先回金闾栈，将金叶子锁在了箱子里。接着，周一鸣也回来了，办来极丰盛的仪礼，胡雪岩一一检视，认为满意。于是由周一鸣押着礼物，跟在他的轿子后面，一起进城。

一到俞家，俞少武开大门迎接，抬头望到里面，大厅上已高烧一对红烛，燃着寿字香，桌椅都换上红缎平金的围椅披，檐前还挂着四盏簇新的宫灯，一派喜气洋洋，布置得象个寿堂。

芙蓉还不曾替三婆婆行礼，俞少武倒已经改了口，“姑夫！”他这样喊着，“一切都布置好了，只等你老来了，行个仪式。”

到得里面一着，大厅两厢，高朋满座，裘丰言被奉为上客，好些人陪着谈话，一看胡雪岩自然转移了目标。看这样子，三婆婆对收这干女儿，视作一件大事。胡雪岩一面敷衍应酬，一面心里在琢磨，到底是她跟芙蓉投缘，还是另有用意？

这个疑问一时无从解答，只好先随缘应酬着，找个空隙跟俞少武说：“我先到后面跟老人家去请个安。”

“奶奶也在等姑夫。”俞少武说，“我陪了你老进去。”

道声“得罪”，胡雪岩跟着俞少武进了中门，里面也是布置得一片喜气。七姑奶奶笑嘻嘻地迎了出来，绿袄黑裙，鬓边簪一朵深红色极大的茶花，衬着她那皓皓白雪的肌肤，浓艳异常，见了胡雪岩先福一福道贺：“小爷叔，恭喜，恭喜！”

“不敢当！”胡雪岩拱手答礼，“这两天多亏你照应。”

“小爷叔！”七姑奶奶心急，不及等待三婆婆，就有话要说，“你请过来！”

胡雪岩立即就想到，她要说的话，必是在见三婆婆以前就该知道的，所以遥遥以目致了歉意，然后跟着七姑奶奶到了一边。

“小爷叔！”她轻声说道：“事情要当作芙蓉阿姨从小就认了三婆婆做干娘。”

“光棍一点就透”，这是为了便于俞武成好说话，若非如此，则认亲一举，显然就是有意妆扮出来的一出戏。所以胡雪岩连声答道：“我懂，我懂！”

“三婆婆今天把压箱底的私房钱，掏出来请客，晚上场面热闹得很……”

“啊！”这下提醒了胡雪岩，抢着问道：“七姐，我正要问你，今天场面好象很隆重。到底是三婆婆喜欢芙蓉，还是另有用意。”

“两样都有。一则替阿姨热闹热闹，再则要叫江湖上传出一句话去，三婆婆收了干女儿。”

“啊！啊！”胡雪岩说道：“真正是姜是老的辣。”

说完，随着七姑奶奶一起进了堂屋，三婆婆跟芙蓉是一样打扮，大红宁绸夹袄，月白裙子，簇簇生新，看上去象是连夜赶制而成的。

胡雪岩为了捧三婆婆，也抬举芙蓉的身分，直截了当便叫：“干娘！”

这一叫三婆婆高兴，芙蓉更高兴。有这样一个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俞三婆婆做干娘，在她是个极大的安慰，心里不舒服的是，不是正室，象今天这种日子，竟不能穿红裙。三婆婆体贴干女儿，却又不能乱了世俗规矩，特意跟七姑奶奶商量，找了四个女裁缝来，搭起案被，连夜做了这么一式两套衣服，叫人一望而知是母女，这已使得芙蓉感激不已，如今再听得胡雪岩跟着自己一样称呼，泯灭了偏房的痕迹，自然越发高兴。

“胡老爷！”三婆婆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，“我就高攀托大了，以后称你‘姑爷’。”她紧握着芙蓉的手说，“姑爷，从今更是一家人了。武成的事，你总要放在心上。”

“当然，不但大哥的事，少武的事，我也不能不管。”

这些都不是寻常的应酬。胡雪岩意会到这是一出做给江湖朋友看的戏，跟俞三婆婆桴鼓相应，每句话都应付得严丝合缝，滴水不漏，一切仪节，也是庄肃隆重，顺顺利利地行过了礼，随即开筵，一共有十二桌人。胡雪岩在裘丰言“保驾”之下，依次敬酒，应酬得十分周到。

盛筵结束，继之以赌，摇摊，牌九，一应俱全。这时候胡雪岩可不上场了，由杨凤毛陪着，进中门去跟俞三婆婆辞行。

“干娘！”他这样开口问道：“明天我到同里去看大哥。干娘有什么话，要我限大哥说？”

“我对他没有什么话。倒是，姑爷，我跟你有几句话说。”

“是！请干娘吩咐。”

“我今天很高兴。说实在的，我大半截身子在土里的人，还有这样一桩意外的喜事，想想老天爷真不亏待我！”

“干娘说得好。”胡雪岩笑道，“只怕我跟芙蓉没有啥孝敬干娘，等我这趟跟大哥将事情办妥当了，我接干娘到杭州去，在西湖上住一个夏天。”

“好啊！去年到杭州烧过一次香，今年还要去。这是以后的事。暂且不去说他。”俞三婆婆略停一下又说：“姑爷，我现在要重重托你。”

“干娘怎么说这话？”胡雪岩微感不安，“我早说过，只要我能尽心，

一定尽心，大哥、少武的事，就是我的事。”

“我晓得，我晓得。不过，你大哥虽说年纪也一大把，说实在的，有时候做出来的事、说出来的话嫩得很，远不如凤毛来得老到。比姑爷你，那就差得更远了。”

“干娘！”胡雪岩笑道，“你把大哥说成这个样子，连我都有点替他不服。”

“是我自己的儿子，而且就是他一个，哪有故意贬他的道理？”

实在情形是如此！在外人面前，我做娘的，要替他遮羞，在你面前我不必。你以后就知道了。现在我要重托你，其实是跟你打个招呼，如果武成说话、行事有什么不上路的地方，你看我的面子！”

这番话说得胡雪岩莫明其妙，但此时亦无暇去细作推敲，只满口应承下来。

“干娘，你请放心。我这趟去，见了大哥，自然当自己长兄一样敬他。”胡雪岩又说，“大哥是‘大树下面好乘凉’，我也听说了，他从小就是公子哥儿的脾气，倘或有什么话，我自不敢跟他计较！”

“姑爷！”俞三婆婆激动地说，“有你这两句话，就是我们俞家之福。我什么话也不用说了，等你回来，我好好替你接风。”

“不光是接风，”胡雪岩凑她的兴说，“还要庆功！”

但愿如你金口。”三婆婆转脸喊道：“姑奶奶，你请出来吧！”

她口中的姑奶奶便是芙蓉，因为有杨凤毛在，先不便露面，此时听得呼唤，才踏着极稳重的步子走了出来。

“这两天你算是‘回门’，今天姑爷来接，你们一起回去吧！”

今天去了，明天胡雪岩到同里，还得回来，何必多此一举？一动不如一静，反可以显出自己的“孝心”。芙蓉对人情世故也很留意的，这样打定了主意，便笑着答道：“还是在干娘这里舒服，我不回去！”

胡雪岩也不愿她回去，因为这一夜要跟刘不才、裘丰言有所商议，也许谈得很晚，也许到黄银宝那里作长夜之饮，有芙蓉在，言语行动都不免顾忌，所以听得她的答复，正中下怀，随即便帮了两句腔。

“让芙蓉在这里陪你老人家，等我同里回来，再来接她。”

“随你们的便。好在我这里也是你们的家。”三婆婆又说：“或者你就住在这里也好。”

“那不必了，我跟凤毛兄，还有点事要商量。”胡雪岩趁机告辞：“明天一早就走。我此刻就跟干娘辞行。”

于是作了个揖，彼此叮咛了一番，胡雪岩跟裘丰言在赌桌上找到刘不才，由杨凤毛陪着一起回金闾栈，约定了第二天上船的时刻，杨凤毛随即辞去。

“我看俞武成不大好对付。”胡雪岩面有忧色，“我要另外安一支伏兵。”他问周一鸣：“同里地方你熟不熟？”

“这一带的水路码头，我都熟的。”

“那好！明天等我们一走，”胡雪岩对裘丰言说，“你跟老周随后赶了来，找一家客栈住下，听我的招呼，你们要委屈一两天，一步不可走开。”

“好！”裘丰言笑道：“我买了两部诗集子，还没有打开过，正好在客栈里吃酒读诗。”

“对！就这样好了。”胡雪岩又问周一鸣：“在哪家客栈？你先说定了它！”

周一鸣想了想答道：“同里的客栈倒想不起了。每趟经过同里，不是住在船上，就是住在我一个朋友家，从没有住过客栈。”

“那就在你朋友家通消息好了。”刘不才说。

“好的。我那个朋友跟刘三爷你是同行，到同里东大街，问养和堂药店老板，就找到我了。”

胡雪岩点点头说：“就这样！你们到了同里，找地方住定以后，老裘不要露面，老周不妨到水路上去打听打听，俞武成在同里干些啥？不过，老周，事情要做得隐秘。”

“我晓得。”

安下了这支伏兵，胡雪岩才算放下心来。第二天一早起身，漱洗穿戴，刚刚停当，杨凤毛就到了，一起吃了早饭上船。船就停在阊门码头，双桨如飞，穿过吴江有名的垂虹桥，中午时分就到了同里。

船是停在一家后门口，踏上埠头，就算到了目的地。在船上，胡雪岩就听杨凤毛谈过，这家人家做米行生意，姓朱，朱家老大是俞武成的徒弟，也就是杨凤毛的后弟。俞武成只要一到同里，就住他家，朱老大待师父极其恭敬，所以胡雪岩、刘不才不妨亦以朱家为居停。

胡雪岩此来一切听从杨凤毛的安排，虽觉得住在素昧平生的朱家，可能会十分不便，但亦不便表示异议，幸好朱老大殷勤随和，一见之下，颇觉投缘，把那嫌拘束的感觉，消除了许多。

引见寒暄以后，朱老大随即向杨凤毛说道：“大哥，师父到青浦去了，今天晚上如果不回来，明天早晨一定到。临走留下话，请大哥代为向贵客道歉，失迎不安。又说，请贵客一定住在这里。”说到这里，面向胡雪岩和刘不才：“舍间太小，只怕款待不周，让两位委屈。”

于是胡雪岩少不得也有几句谦谢的门面话，一面应酬，一面在心里转念头，觉得这半天的工夫，白耗费了可惜，应该如何想法子的好好利用。

念头还没有转定，朱家的佣工来请吃饭，鱼米之乡，饮食丰美，虽是便饭，亦如盛筵，朱老大还说：“简慢不恭，到晚上替贵客接风。”

同席的除了宾主四人，另外还有三个人作陪，朱家的老三、帐户和教书先生。席间谈谈吴江的风物，轻松得很。饭罢，杨凤毛征询胡雪岩的意见，是在朱家客房中睡个午觉起来，再作道理，还是出去走走。

“久闻同里是个福地，去瞻仰瞻仰吧！”

于是由杨凤毛、朱老大陪着，出去走走，后门进来，前门出去。一条长街，铺得极平整的青石板，放眼望去，鳞次栉比的楼房，相当整齐。街上行人，十九穿的绸衫，哪怕是穿草鞋的乡下人，都是干干净净的一身细蓝布短衫裤，手中多半持一支湘妃竹的旱烟袋，有的套一个白玉扳指，有的腰上拴一挂玉石佩件。吴中人物的俊雅，光看这些乡下人，就不难想见了。

走到一家挂灯结彩的人家，朱老大站住脚说：“两位要不要进去玩玩？”

从大门中望进去，里面有好几桌赌，胡雪岩便问：“不认识的也可以进去吗？”

“可以，可以，敝处的风俗是如此。”

于是进去看了看，有牌九、有摇摊。胡雪岩入境问俗，志在观光，不肯出手，刘不才则守着“冷、等、狠”三字诀，不愿出手，这样连闯了几家，都是转个圈子就走，由南到北，一条长街快到尽头了。

因为胡雪岩和刘不才都有些鼓不起兴致来的样子，朱老大颇感不安，悄悄向杨凤毛问道：“到小金秀那里去坐坐，怎么样？”

杨凤毛略有些踌躇，胡雪岩耳朵尖，心思快，听出来小金秀必是当地的一朵“名花”，勾栏人家要熟朋友同去，才有点意思，否则就会索然寡味，所以赶紧接口：“不必费心，就这样走走很好。”

说着话，又到了一处热闹的人家，这家的情形与众不同，石库门开得笔直，许多卖熟食的小贩，由门外延入门内，似乎二门院子里都有。进出的人物，也不象别家衣冠楚楚地相当整齐，三教九流，龙蛇混杂，胡雪岩摸不清

它是什么路道？

刘不才却一望而知，别家是“书房赌”，这一家是真正的赌场。

“如果要玩，就要在这种地方，”他说，“‘开了饭店不怕大肚汉’，赌起来爽气。”

“刘三爷眼力真好！”朱老大听懂了他的话，由衷地佩服，“真正的赌场，在同里就这一家。要不要进去看看？只有这一家赌‘白星宝’。”

听说是“白星宝”，刘不才技痒了，“这是赌心思！”他问，“这种赌在浙东很流行，怎么也传到了贵处？”

“原是从浙东传过来的……”

有个绍兴人姓章的，到同里来开酒作坊，生性好赌，先是聚集友好，关起门来玩，不久有人闻风而至，场面便大了，正好驻同里的巡检换人，新任的吴巡检是章老板的同乡，因势利用，包庇他正式开赌场，而巡检老爷则坐抽头钱，日进斗金，两年下来，已经腰缠十万了。

听朱老大说明了来历，刘不才认为一定赌得很硬，不妨进去看看。

到了大厅上一看，有牌九，有摇摊，赌客却并不多，从夹弄穿到二厅，情况就大不相同了，一张大方桌，三面是人，人有三排，第一排坐，第二排立，第三排则站在条凳上，肩叠着肩，头并着头，挤得水泄不通，好在朱老大也是当地有面子的人物，找着熟人情商，才腾出空位，让他们挤了进去。

不管是江南用骰子摇的摇摊，广东抓棋子数的番摆，都在未知之数，只有白星宝是庄家可以操纵的“做宝”，所以刘不才说“这是赌心思”，赌客跟一个不在场的人赌心思。

这个人名为“做手”，住在楼上，为了防止弊端，也为了不以场上的胜负得失影响他的冷静思考，所以楼梯是封闭的，只在板壁上开一个小孔，用一只吊篮传递宝盒。楼下有个小童专司奔走之役，铃声一响，将篮子吊了上去，拿着那个铜制的宝盒，送给在烟榻上吞云吐雾的做手，做好了室，再用铃声通知，将篮子吊了下来，等宝盒上桌，赌客方才下注。

赌注跟摇摊完全一样，只是前朱雀、后玄武、左青龙、右白虎是用天、地、人，和四张牌九来表示。而且，虽是“做宝”，一样也有“路”。刘不才借了旁人所画的“路”来一看，认为这个做手是高手，做的宝变幻莫测，哪一条路都是，其实哪一条都不是，因而决定等着看一看再说。

这时候已经连开了三记“老宝”，都是地牌，第四宝开出来还是老宝。到了第五宝，楼上的铃声还不响，宝官沉得住气，赌客却不耐烦了，连声催促，于是宝官叫人去拉铃，催上面快将宝盒送下来。

催管催，上面只是毫无动静，催到第三遍，才听见铃响。但是赌客望着宝盒，却都踌躇着不知如何下注，因为连开了四记老宝，第五宝又拖延了这么多时候，料想楼上的做手，殚精竭虑算无遗策，这一宝十分难猜。

“我照路打，应该这一门！”有人把赌往放在无牌那一门上。

“不能照路了！一定是老宝。”另一个人说，随即在“老宝”上下注。

“有理，有理！”又一个赌客连连点头，“拖延了这许多工夫，就为的要狠得下心来做老宝。”

由于这两个人一搭一档，认定是老宝，别的赌客在不知不觉中受了影响，纷纷跟着下注，开出宝来，哗然欢呼，果然又是一张地牌，庄家赔了个大重门。

到第六宝越发慢了，等把宝盒子催了下来，打老宝的人就少了，但是开

出来的，居然又是老宝。这一次是惊异多于一切，而越到后来越惊异，连开六记地牌。

“出赌鬼了！”有人向宝官说：“弄串长锭去烧烧！”

“笑话！哪里有这种事？”宝官因为打地宝的越来越少，吃重赔轻，得其所哉，所以拒绝了那人的提议。

到第九记再开出老宝来，赌客相顾歇手，没有一个人相信还会出老宝。于是道有赌鬼的那人便谈掌故，说乾隆年间有家赌场摇摊，曾经一晚上一连出过十九记的“四”，后来被人识破玄机，在场赌客都押“四孤丁”，逼得赌场只好封宝关门。

“什么玄机？”

“那晚上，乾隆皇帝南巡的龙船在同里过夜。真龙出现，还会不出四？”

“对，对！”四是青龙，问的那人领悟了，但对眼前却又不免迷惑，“那么此刻又是什么花样？皇帝在京城，同里不会出现真龙，而且地牌是‘进门’！”

“所以我说有赌鬼。”

“照你这样说，还要出老宝？”

“不晓得！”那人摇摇头；“就明晓得是老宝，也打不下手，照我看，这一记决不会‘两眼笔直’了！”

“两眼笔直”是形容地牌。别的赌客都以其人之言为是，一直冷静在听，在看的刘不才，却独具机杼，他认为如果是讲“路”，则怪路怪打，还该追老宝，若是讲赌心思，则此人做老宝做得别人不敢下注，这才是一等一的好心思！照此推论，着实还有几记老宝好开。

“冷、等”两字做到了，现在所要的是个“狠”字，正当宝官要揭宝盒子时，他轻喝一声：“请等一等！”

“可以。”宝官缩住手说：“等足输赢。”

“请问，多少‘封门’？”

“一千两。”

“一千两！”“刘不才从身上掏出一卷银票来，取一张，摆在地牌那一门上。”

“这一下便令全场侧目。由于刘不才是生客，而且看他气度安闲，将千把两银子，看得如一吊铜钱似的不在乎，越发觉得此人神秘莫测，因而也越增好奇的兴趣。”

百多只眼睛注视之下，开来居然又是“两眼笔直”！于是场中象沸了似的，诧异的、羡慕的、气愤的、懊恼的，众声并作，诸态毕陈。刘不才却是声色不动，只回头向朱老大轻声说了句：“侥幸！”

这一下大家才知道这个生面孔的大赌客是朱老大的朋友，纷纷投以仰慕的眼光。江湖中人最爱的是面子，朱老大自然以有这样一个“一赌惊人”的朋友为得意，脸上象飞了金，心上象拿熨斗烫过，舒坦异常。

宝官笼络赌客，也凑兴表示佩服，而且关照站在“青龙角”上的“开赔”，免抽头钱，行话叫做“水子”，三厘、五厘不等。当然，刘不才也是很漂亮的，等开赔将三千两的筹码赔到，他取了根一百两的牙筹，往青龙角上抛了过去。

等宝盒子再放到赌台上时，大家都要看刘不才如何下手？再定主意。这也有句红话，叫做“灯笼”。灯笼照“路”，有红有黑，赌场里讲究避黑趋

红，如果刚才一直有人在追老宝，而有人错过了好几宝不出手，到“年三十看皇历，好日子过完了”再来下注，则其人之黑可知！善于趋避的人，就会抽回注码，改押别处，但刘不才这盏灯笼是红灯笼，别人对老宝不敢再押，就他敢，而且居然追到了，这是多旺的手气？所以都要跟着他下注。

于是等刘不才将一千两银子一押在地牌上，赌注如雨，纷纷跟进。开出盒子来，宝官与开赔，相顾失色，而赌客则皆大欢喜，庄家在这一记者宝赔了两万多银子。

这一下，全场鼎沸，连大厅上的赌客都赶了进来，刘不才则被奉若神明，他左右的两个赌客，都尽量将身子往外缩，怕挤得他不舒服。而就在这时候，发觉有人拍一拍他的肩，回头看时，是胡雪岩在向他使眼色，接着努一努嘴，示意他离去。

刘不才实在舍不得起身，但又不敢不听胡雪岩的指挥，终于装模作样地掏出金表来看看，点点头，表示约会的时间到了，然后一把抓起银票，站起身来。

赌场里专有班在混的人，一看刘不才赢了六千银子，便包围上来献殷勤，刘不才自然懂“规矩”，到帐房里去兑现时，顺便买了一百两的小筹码，一人一根，来者不拒。

一面“分红”，一面便有怨言，“你不该催我，”他向胡雪岩说，“做手的路子，让我摸到了，起码还有三记老宝。”

“就因为你摸到了，我才催你走。大家都跟着你打，再有两下，就可以把赌场打坍。何苦一到同里，就害得人家栽跟斗？”

“胡大叔！”朱老大跟着杨凤毛这样称呼，“你老人家真正是老江湖，够义气。”

刘不才心里不服，“赌场无父子”，讲情面义气，自己倒霉，但当着主人，又见朱老大是那样尊重胡雪岩，只好隐忍不言。再退一步想想，片刻工夫，赢进六千银子，真正“赌能不输，天下营生第一”！不由得便有了笑意。

“刘三爷赌得好，胡大叔不赌则更好！”杨凤毛对朱老大说：“怪不得胡大叔有那么好的人缘，你我都学他老人家。”

“言重，言重！胡雪岩摸着脸笑道：“你们两位说得我脸红了。”

“闲话收起。”杨凤毛问道：“再到哪里去坐坐？”

“恐怕胡大叔、刘三爷也倦了，回到舍间息一息，吃酒吧！”

于是安步当车，仍旧回到朱家。他家最好的一处房子，是座水阁，在嘉宾莅止时，正好有朱家亲戚女客住在那里，这时已腾了出来，朱老大便将胡雪岩等人，延入水阁休息。

刚刚坐定，朱家老仆，在门外轻叫一声“大少爷！”使个眼色把他请了出去，悄悄说道：“赌场里的章老板来了，说要看我们家一位客人，还带了四样礼，请大少爷先出去看看。”

这真是不速之客了！朱老大不知他要看哪个？想想哪个也跟他没有渊源，这件事倒着实猜它不透。于是匆匆出厅接见，彼此熟人，见面不用寒暄，直问来意。

一问才知道他要看的是胡雪岩。章老板是从那些向刘不才讨彩的闲汉口中，得知胡雪岩用心仁厚，特意将刘不才那盏“灯笼”拿走，解了赌场的一个大厄。因而专诚拜访，一则道谢，二则想交个朋友。

“这位胡大叔，是我师父的朋友，还有点干亲，为人四海得很，道谢不

必，交朋友一定可以。不过，”朱老大说：“你这四样礼，大可省省。”

“我也晓得，几样吃食东西，不成敬意，不过空手上门，不好意思。”章老板也觉得这四样水礼送得不妥，如果说是谢礼，反倒象轻看胡雪岩的一番意思，所以踌躇了一下说：“这样吧，你不必跟胡先生说起。不过，东西都带来了，再拿回去也麻烦，你就丢在厨房里好了。”

“这倒也是句话。来，来，我带你进去。”

一直带到水阁，引见以后，朱老大代为道明来意，胡雪岩对此不虞之誉，谦谢不受。章老板却是一脸诚意，一揖到地，差点就要跪了来。

“胡先生，你帮我这个忙帮大了。说实话，”他指着刘不才说：“这位刘三爷也是我在赌上混了二三十年，头一遭遇见的人物。如果刘三爷再玩一会，大家跟着他‘一条边’打‘进门’，我今天非倾家荡产不可！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胡雪岩问道：“下面还是出老宝？”

“一共出了十六记。说起来，也是一桩新闻。幸好，”章老板仿佛提起来仍有余悸的神情，“只有刘三爷一个人看得透。刘三爷一走，大家都不敢押老宝，通扯起来，庄家还是赢面。”

刘不才听见这话，自然面有得色，于是特地笑道：“我也不过怪路怪打，瞎碰瞎撞而已。”

“赌就是赌个机会，千载一时的机会，只有刘三爷一个人抓得住。说起来叫人不相信，做手只做了四记老宝，但开出来的是十六记，毛病出在第五记上……”

“啊，我想起来了。”刘不才插嘴说，“第五记上，宝盒子老不下来，拉铃拉了三遍才催到。出了什么毛病？”

是做手得了暴疾，昏迷在烟榻上。传递宝盒子的小童，不知就里，拼命推他推不醒，下面铃声催得心慌，便不问青红皂白，将原盒子送了下来。做到十六记上，隐隐听得楼上有哭声，拿钥匙开了楼门，上去一看，那小童因为上下隔绝，呼援无门，越想越害怕，已是面无人色。再看那做手，连身子都凉了。

这是闻所未闻的怪事，连在赌场里混过半辈子的刘不才，都觉得不可思议，在那烽火不惊、平静富足的同里，连张家的母狗哺育了李家的小猫，都会成为谈来津津有味的新闻，对这样一件“死人做宝”的怪事，自然会轰动。所以，就在章老板访胡雪岩的那时刻，茶坊酒肆便到处在谈论。于是朱老大家的两个客人，立即成了同里的风头人物。

这件新闻，下午刚到，在酒店里小酌自劳的裘丰言和周一鸣也听到了，两人相视而笑，十分兴奋，裘丰言倒还持重，周一鸣却忍不住了，同时他跟胡雪岩这许多日子，也懂了很多扬名创招牌的花样，于是将胡雪岩和刘不才的身分揭露了出来，道是并非朱老大的朋友，是朱老大的师父，俞武成的朋友。这一下。在大家的心目中，俞武成这个名字，似乎也很响亮了。

消息传播得真快，第二天一早，俞武成从青浦回同里，中途在一处村镇歇脚吃茶，便有人向他打听胡雪岩和刘不才。因此，在朱老大家的水阁初见面，他向胡雪岩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老兄一到，名气就响。我们在江湖上混了几十年的，真要甘拜下风了！”

这话不是句好话，胡雪岩自然听得出来，只好这样答道：“我们是仰仗大哥的声光。这种毫无道理的风头，不出为妙，所以今天步门不敢出，专诚等候大哥，一切听大哥的吩咐。”

宾主之间，一见面便有些格格不入的模样，杨凤毛大为不安，赶紧将俞武成的袖子一拉：“师父！”他轻声说道：“你老请到这面来！”

将俞武成拉到一边，杨凤毛将三婆婆如何看重这门干亲，一一细陈，最后极郑重地说：“临走之前，三婆婆特为拿我喊到一边，叫我告诉师父：这位胡大叔是极能干、极讲义气的人。她老人家说：几十年工夫当中，看过的也不少，狠的有，忠厚的也有，象胡大叔这样又狠又忠厚的人，还是第一趟见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俞武成说，“我倒不懂她老人家的话，怎么叫又狠又忠厚？”

“忠厚是说他的本性，狠是说他办事的手段。”杨凤毛又说：“我倒觉得三婆婆的眼光到底厉害，这‘又狠又忠厚’五个字，别人说不出。”

“那么，你说对不对呢？”

“自然说得对！”杨凤毛接下来又转述“慈训”：“三婆婆说，我们在这里，寄人篱下，受人的气，也不是办法。想要打开局面，都在胡大叔身上。师父要格外尊敬他！”

“昨天章老板赌场里又是怎么回事？”“这件事，”杨凤毛的神色显得很兴奋，“师父也有面子！”接着，他将当时的情形，细说了一遍。

“这倒难得！说他忠厚不错。”俞武成又说，“那姓刘的，看起来也是‘老白相’，居然对他服服帖帖，这就看得出来，有点本事的。”

“本事不止一点点。师父，你老跟他一谈就知道了。”

于是俞武成再跟胡雪岩交谈时，态度就大不相同了，他很客气，一定要让胡雪岩和刘不才“升炕”，而叙起礼节来，刘不才是芙蓉的叔叔，长了一辈，所以称谓亦各自别，俞武成叫胡雪岩“老胡”，叫刘不才则是官称“刘三爷”，刘三爷却又尊称他“俞老”，跟胡雪岩所叫的“大哥”一比，仿佛又矮了一辈。反正江湖上各叙各的，称呼虽乱，其实都是一律平等的朋友。

俞武成的门规甚严，杨凤毛、朱老大都是站着服劳，他自己则坐在水阁临窗的一张太师椅上相陪，跟胡雪岩大谈松江漕帮。他称“老太爷”为“松江老大”，说起许多他们年轻时一起闯荡江湖的故事，感叹着日子不如从前好过。

刘不才在这场合，只有静听的份儿。一面听，一面打量俞武成，年纪六十开外，打扮得却如纨绔子弟，缎鞋、缎袍、雪白的袖头，不时卷上翻下，等袖子翻下来时，已经盖过手面，所以必得翘起一只大拇指来，将袖口挡住，才便于行动，这原是江湖上人特有的一种姿态，只是俞武成身材魁梧，服装华丽，大拇指一翘起来，那只通体碧绿的“玻璃翠”扳指，异常耀眼，所以格外显得有派头。

然而刘不才感觉兴趣，也感到困惑的是，俞武成那件在斜阳里闪闪发光的缎袍，无风自动，不时东面凸起一块，西面蠕动片刻，不知是何缘故！目不转睛地看了半天，总想不透，心便痒得厉害，正忍不住要动问时，谜底揭晓了。

朱老大捧了一大冰盘出于太湖中洞庭东山的樱桃来款客，但见俞武成抓了一串在手里，平伸手掌，很快地，袖子里钻出一只毛茸茸的小松鼠来，一对极大、极明亮的眼睛，灵活地转了转，然后拱起两只前爪，就俞武成掌中捧着樱桃咬。

刘不才嘻开了嘴笑，“俞老，你真会玩！”他问：“怎么养只松鼠在身上？不觉得累赘？”

“养熟了就好了。”

“整天在身上？”

“嗯！”俞武成点点头，“几乎片刻不离。”

“一天到晚，在你身上爬来爬去，不嫌烦吗？”

“自然也有睡觉的时候；只要拿它一放到口袋里，它就不闹了。”俞武成又说：“刘三爷喜欢，拿了去玩！”

“不，不！”刘不才播着手说：“君子不夺人所好。而且，说实话，在我身上爬来爬去，也嫌肉麻！”

俞武成笑笑不响，回头问朱老大：“快开饭了吧？”

“听胡大叔跟师父的意思。”朱老大答道，“如果不怎么饿，不妨稍等一等，火腿煨鱼翅，火功还不大够。”

“那就等一下。先弄些点心来给胡大叔点饥，等我们谈好了正事，痛痛快快地吃酒。”这段话中要紧的是“谈正事”这一句，胡雪岩怕他不愿刘不才与闻机密，便不经意地使个眼色，刘不才会意，站起身来说：“你们谈吧！我趁这会儿工夫，上街去看个朋友。”

“那么，”朱老大自告奋勇，“我陪着刘三爷一起去。”

刘不才是想去看周一鸣，这是暗中埋伏的援兵，不便让俞武成这方面的人知道，所以拱拱手说：“不敢，不敢！你做主人，要留在府上，而且，同里我也熟，绝不致迷路。”

这是假话，他也是第一次到同里，只是不如此说，朱老大还会派上引路。果然，做主人的不再客气，放他一个人走了。

于是，俞武成跟胡雪岩，还有杨凤毛在一起密议。俞武成表示愿意听从胡雪岩的安排，老实相告，原来准备动那船洋枪的人马，都由周立春手下一个得力的头目“跷脚长根”安排。所要借重俞武成的，是因为这条水路，是松江漕帮的势力范围，必须请他出面，来打通“松江老大”的路子。现在松江方面，由于守着“两方面都是朋友，只好袖手中立”的立场，所以“跷脚长根”也踌躇着不敢下手。如今得有这样一条出路，深符所愿，但条件如何？必得跟胡雪岩谈一谈。

“那当然。”胡雪岩问道，“怎么样跟这位朋友碰头？”

“那还得再联络。老胡，我是直心直肚肠，”俞武成很郑重地说：“有句话我想先请教你，你是一家人了，而且我老娘的眼光是不会错的，我当然相信。不过，那批做官的，我吃过他们的苦头，实在不大相信。当初我儿子要去考武举，我就跟他说：‘做官也没啥意思，不要去考。’也是我老娘‘望孙成龙’亲自料理，亲自送考。至于招抚这一节，我是无所谓，办成功了，帮里弟兄，可以去吃一份粮，也算是糊口，再说，拿他们拉过来，也总算是替朝廷出了力。就怕那批做官的老爷，口是心非，等出了毛病，我怪你也无用，那时候，我就不是在江湖上好混不好混的事了！”

听他这夹枪带棒一大顿，胡雪岩相当困惑，不知他说的什么？只是抓住“出了毛病”这四个字极力思考，慢慢悟出道理来了。

“你是说，人过去以后，当官儿的，翻脸不认人，是不是？”

“对了！”俞武成说，“光是翻脸不认人，还好办，就怕……”他摇摇头，“真的有那么一下子，那就惨了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胡雪岩很吃力地问：“会‘杀降’？”

“保不定的。”

“不会！”这时候胡雪岩才用斩钉截铁的声音：“我包你不会，大哥，我跟你实说吧，我接头的是何学使的路子，他马上要放好缺了。京里大军机是他们同年，各省巡抚也有许多是他同年。这一榜红得很，说出话来有分量的。”

“那么，何学使跟你的交情呢？”

“何学使托我替他置妾。交情如此而已！”

“那就没话说了。”俞武成欣然问道，“何学使可曾谈起，给点啥好处？”他赶紧又补了一句，“不是说我。是说对跷脚长根他们。”

“提到这一层，就我不说，大哥也想象得到：弃暗投明，朝廷自然有一番奖励，官是一定有得做的。”接下来，胡雪岩便根据何桂清的指示说道：“弟兄们总可以关一个月恩饷，作为犒赏。以后看拔到哪里，归哪里的粮台发饷。本来，一个月的恩饷好象少了点，不过也实在叫没法子，地方失得太多，钱粮少收不少，这些情形，大哥你当然清楚。”

俞武成当然清楚，他自己和这一帮无事可做，便是朝廷岁入减少的明证，所以点点头表示领会，“恩饷不恩饷，倒不在话下，照跷脚长根的意思，将来投过去，变成官兵，驻扎的地方要随他挑，说老实话，也就是仍；日想驻扎在这一带。这一点，”俞武成很难出口似地，“总要把它做到！”

胡雪岩对这方面虽不在行，但照情理而论，觉得不容易做到，他略想一问道：“那么我倒请问大哥，如果叫他去打小刀会，他肯不肯？”

“还不肯的。原来是一条跳板上的人，怎么好意思？”

“这样子就难了！”胡雪岩说，“这一带驻了兵，都是要打小刀会的。军情紧急，一道命令下来，就要开拔，如果不肯出队，就是不服调度。大哥，你想想看，你做了长官，会怎么样处置？”

“我倒没有想到这一层……”俞武成搔搔头皮，显得很为难似的。

胡雪岩看得出来，俞武成大概已拍了胸脯，满口应承，必可做到，所以才有此着急的神情。正在替他伤脑筋时，杨凤毛已先开了口。

“师父只有这样回复他，还是调得远些的好，本乡本土，如果小刀会不体谅他的处境，或者事急相投，拒而不纳，就伤了感情，要帮忙呢，窝藏叛逆的罪名，非同小可。何不远离了左右为难的窘境？”

“这话说得透彻。”胡雪岩趁机劝道：“大哥，你就照此回复，跷脚长根如果明道理、讲道理，一定不会再提什么人家做不到的要求。”

这两个人一说，俞武成释然了，“今天就谈到这里。”他站起身来，“我想，大致可以谈得拢了。我们吃饭吧！”

开席要等刘不才，而刘不才迟迟不回，于是一面先用些点心，一面闲谈坐等。等到天黑净了，才见刘不才赶回来，进门向主人道歉，却偷空向胡雪岩使了个眼色，暗示着周一鸣那里有了什么花样。

胡雪岩声色不动。席间谈笑风生，跟俞武成无所不谈，散了席又喝茶，有意无意打个呵欠，朱老大便提议让客人休息，送入客房，各道安置。胡雪岩和刘不才各住一间屋，但有门相通，为了慎重，他先看清了没有朱家的人住在临近，才招招手将刘不才邀了过来，细问究竟。

“老周在这一带很熟，水路上到处有朋友，据他听到的消息，俞老头的处境，相当窘迫。不知道他自己跟你谈了没有？”

“略为谈了些。却不是什么‘窘迫’。”胡雪岩问：“老周怎么说？”

“老周是这么说，他听人谈起，这一带是松江漕帮的势力，也很有人知

道你跟尤五的交情，所以‘松江老大’一说退出，名为中立，在旁人看，就是不管俞老头的事了。江湖上虽重义气，但也要是熟人才行，俞老头的地盘都丢掉了，在这里是靠松江老大的牌头，松江老大一不管，就没有人买他的帐了。”

胡雪岩拿这些话跟俞武成自己的情形，合作一起来想，觉得周一鸣所得到的消息，相当可靠。照目前的情形看，俞武成确在窘境之中，成事不能，败事不足，变成无足轻重的人物，如果说他还有什么作用，无非是他身上，还维系着跷脚长根这条线索而已！

“我看，你也犯不着这么敷衍俞老头。”刘不才说，“我看他跟药渣子一样，过气无用了。”

“话不是这么说。既然交了朋友，也不便太过于势利。”

“朋友是朋友，办正事是办正事。他已经没得用了，你还跟他搅在一起做什么？”

“不！”胡雪岩还不想跟他说跷脚长根的事，只这样答道：“我要从他身上牵出一个要紧人来！所以还要跟他合作。”

“你跟他合作是你的事，不过，你要想想人家会不会跟他合作呢？”

这句话提醒了胡雪岩，心里在想：是啊！跷脚长根当然也已晓得，俞武成的行情大跌，然则是不是会象自己一样，跟他推心置腹，就大成疑问。说不定周一鸣所说的“没有人买他的帐”，正就是跷脚长根那面的人。

念头转到这里，觉得自己布下周一鸣这支伏兵的做法，还真是一步少不得的棋。于是他将俞武成跟他密谈商定，要与跷脚长根见一次面的话，都悄悄说了给刘不才听，然后嘱咐他第二天一早，再去看周一鸣，托他找水路上的朋友，好好去摸一摸跷脚长根的底，看看俞武成跟他的关系如何？

到了第二天早晨，刘不才依旧托词看朋友，一个人溜了出去，胡雪岩则由杨凤毛和朱老大相陪吃早茶，说俞武成一清早有事出去了，到午后才能回来。胡雪岩心里有数，是安排他跟跷脚长根的约会去了。

到得吃过午饭，胡雪岩深感无聊，正想利用这段闲工夫，去打听打听丝市，刘不才匆匆赶了回来，一见胡雪岩便悄悄招手，拉到僻处，压低声音问道：“俞老头回来了没有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俞老头出去了？”

“你先不必问。”

“还没有回来！”

“还好，还好，真是命中该救。”

“咦！”胡雪岩大吃一惊，“你怎么说？”

“周一鸣真得力。打听来的消息，说出来要吓你一跳。跷脚长根摆下了‘鸿门宴’，不但你，连俞老头都要陷在里面。”

“这……”胡雪岩定定神先想一想，然后沉着地问：“你慢慢儿说，是怎么回事？”

据周一鸣打听来的消息是如此，跷脚长根听说“松江老大”变了卦，俞武成又谈什么招安，疑心他要出卖朋友，因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决定连俞武成一起下手，预备绑架勒索，条件就是那一船洋枪。

跷脚长根的打算是，请俞武成跟胡雪岩到他家会面，一入牢笼，移换密处，等所欲既偿，便带着那船洋枪，投奔洪杨。而且还怕胡雪岩不敢深入虎穴，预备了第二处地方，是同里闹市中的一家“私门头”，内中有一双坠溷

的姊妹花，妹妹叫妙珠，姐姐叫妙珍，是跷脚长根的禁裔。她家跟朱老大家一样，开出后门，就是河埠，半夜里绑架落船，人不知，鬼不觉。

这消息太可惊了，但也太可疑了，胡雪岩实在不能相信，因为这样做，在江湖上来说，是异常“伤道”的，跷脚长根纠有此心，部署一定异常机密，如何轻易能让周一鸣打听到？

“我也是这么想。”听胡雪岩提出疑问以后，刘不才这样答道，“但老周说得斩钉截铁，消息万分可靠。他又说，这也是无意中遇到一个知道内幕的人，他承认事情太巧，说是你鸿运当头，才有这种逢凶化吉的机遇。”

“那好！这一试就试出来了。你说，那私门头姐妹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妙珍，妙珠。”

胡雪岩点点头，四面一望，窗前就是书桌，有副笔砚，砚台尘封，墨剩了半段，拔出笔架上的笔来看，笔锋已秃，这都只得将就了，他亲自倒了点茶汁在砚台中，一面磨墨，一面招手将刘不才唤到跟前，低声说过：“你随便找张纸，替我写下来，写一句话好了：不在长根家，就在妙珍家。”说着，他走到门外去替刘不才“望风”。

急切间就是找不到纸，情急智生，刘不才将一方雪白的杭纺手绢，铺在桌上，提笔写了那十个字，然后折了起来，交到胡雪岩手里，他很慎重地藏进贴肉小褂子的口袋里。

这一来，胡雪岩就改了主意，托词想睡午觉，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筹划应付可能会有这一番意外变化，刘不才则在主人的安排下，上了牌桌。

到了四点多钟吃点心时候，俞武成回来了，一来便问胡雪岩。他倒是真的睡着了，为朱老大唤醒，请到水阁跟俞武成见面。

“我去看了跷脚长根，他听说你来了，很高兴，明天晚上替你接风，详谈一切。”俞武成说，“我把你的话都告诉了他，他也很体谅，藩库已不比从前，一个月的恩饷，对弟兄也总算有了交代。”

俞武成说得很起劲，胡雪岩却显得相当冷淡，平静地问道：“他预备请我在哪里吃饭？”

“主随客便！”俞武成说，“如果你不嫌路远，就到他那里，他住在平望，说远也不远。不然，就在同里，他有个老相好是这里出名的私门头，名叫？”他敲敲自己的额角，“这两年的记性坏了，怎么一下子就想不起？”

“是不是叫妙珍？”

“妙珍，妙珍！”俞武成一叠连声地：“老胡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大哥！”胡雪岩用极冷静的声音答道：“我给你看样东西。”

不用说，就是刘不才的那块杭纺手绢，展开来铺在桌上，潦潦草草十个大字：“不在长根家，就在妙珍家。”

“老胡，”俞武成疑云满面，“这，这是啥讲究？”

胡雪岩不答他的话，只顾自己说：“大哥，今天我们同船合命，有哈话你无论如何不能瞒我！”

看他面色凝重，俞武成便知内中大有文章，而且事机可能非常急迫，于是拉着他的膀子说：“来，来！到我房间里去谈。”

朱老大为他师父预备的住处，不但讲究，而且严密，是个花木扶疏的小院落，北面三间平房，俞武成往在最里面那一间，引客入内，在一张临窗的红木小圆桌旁边坐下，脸朝着外，窗外若是有人经过，绝逃不脱他的视、其实这是顾虑，从开始筹划要动那票洋枪开始，这三间精舍，便成了禁地，除

却朱老大和杨凤毛以外，什么人都不敢擅自入内的。

“老胡，我想你一定另外有路子！”俞武成说，“既然你说同船合命，你那边如果另有打算，也不要瞒我。”

真是“光棍眼，赛夹剪”，一下就看出端倪来了，胡雪岩自然不肯再隐瞒，“另外打算是没有，另外有路子，倒是真的。不过这条路，来得也意外，回头我当然一五一十都要告诉大哥你听。”他停了一下说：“我先请问大哥一句话，跷脚长根为人怎么样？跟大哥的交情够不够？”

“要说他为人，向来是有点心计的，外号‘赛吴用’，至于跟我的交情，那就难说了。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

“我跟他本人交情不算深，不过，他的‘前人’跟我一辈，叫做‘金毛狗炳奎’。我救过金毛狗的性命，这话一时也说不清楚。”俞武成紧接着说：“长根是金毛狗最喜欢的一个徒弟，金毛狗临死的时候，关照徒弟：俞某人的恩，我今生是无法报答了！将来你们见了他，就当见了我一样。等他的徒弟点头答应了，金毛狗才咽的气。所以他的徒弟都叫我俞师父，长根也就是为此，才来找我帮忙。”

“这样说，此人就是‘欺师灭祖’了！”

听这一说，俞武成骇然，这四个字是他们帮中极严重的恶行，犯者“三刀六洞”，决不容情，所以俞武成神情紧张，一时竟无法开口了。

“大哥，你大概不大相信？”

“是的。”俞武成慢慢点着头，“跷脚长根脚一跷就是一个主意，我也不相信他是什么好人。不过，老胡，江湖上不讲义气，也要讲利害，他做了‘初一’，不怕我做‘初二’？”

“你做初一，我做初二”，是与“君子报仇，三年不晚”大同小异的说法。大同者有仇必报，小异者时间不同，一个是“三年不晚”，一个是初一吃了亏，初二就要找场。

俞武成的话问得自然有道理，不过胡雪岩也可以解释，诚如他自己所说的，“不讲义气，讲利害”，跷脚长根认为俞武成已经失势，“虎落平阳被犬欺”，无足为奇，只是这知不便直说，怕俞武成听了伤心。

“大哥的话是不错。”他这样答道：“跷脚长根已经预备逃到那方面去了，当然不怕大哥做初二。”

“逃得了和尚，逃不了庙……”

“跟他算帐是以后的事。”胡雪岩有些着急，抢着开口，将话题拉了回来，“我们先谈眼前，这消息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”

俞武成摇摇头，“不是什么信不信！要弄清楚，这个消息真不真？”他抬头逼视着胡雪岩问：“你这个消息哪里来的？”

“有个姓周的湖南人，从前在水师衙门做过事，水路上的情形很熟悉，是他得来的消息。”

“能不能请来见个面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我托刘三爷去找他。”

于是将刘水才从牌桌子上拉了下来，胡雪岩当着俞武成的面，把任务告诉了他，特意说明是俞武成要跟周一鸣见面。这是个暗示，周一鸣一定会想得到是怎么回事，该当如何答复，便好早作准备。

在等待的工夫中，俞武成将杨凤毛、朱老大都找了来，关门密议，宣布

了周一鸣所得来的消息，杨凤毛跟朱老大的看法不同，一个信以为真，一个说靠不住。

说靠不住的是朱老大，他的理由是，妙珍、妙珠这双姐妹的香巢每日户限为穿，人来人在不知有多少，众目昭彰之下，根本不能干那种绑架的事。而且，她家后门那段河面，离码头不远，整夜有船只来往，要想悄悄将俞武成、胡雪岩弄上船，运出水关，也不是轻而易举的。

“你是小开出身，没有经过这种花样。”杨凤毛平静地驳他，“只要他起了这种心思，办法多得很。说实话，跷脚长根这个人，照我看就是魏延，脑有反骨。事情有七、八分是真的，幸亏周朋友的消息得来得早，我们还想法子防备，不过，也难！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俞武成说，“你说出来，向胡大叔讨教。”

“胡大叔！”杨凤毛问道：“你老看，是软做，还是硬做？”

“怎么叫软做？”

“软做是当场戳穿他的把戏，劝他不要这样子做！”

“不好，不好！”俞武成大摇其头，“这样子软法，越让他看得我们不值钱。而且他真的敢这样做，就是生了一副狼心狗肺，你跟他说人话，他哪里会听？”

“这话说得是。软做怕没有用。”胡雪岩又说，“不过硬做要做得漂亮。最要紧的是，先把证据抓在手里。”

“着啊！”杨凤毛拍看大腿说，“胡大叔的话，一滴水落在油瓶里，再准不过。硬做的办法很多，就是要看证据说话。”

“怎么样抓证据，我们回头再说。”俞武成问：“你先说，硬做有几个做法？”

杨凤毛很奇怪地，却又踌躇不语，他师父连连催问，才将他的话逼出来：“我的办法不妥当！”

为来为去是为了证据，照杨凤毛的设计，俞武成和胡雪岩要先入牢宠再设法跳出来，才可以抓得住跷脚长根犯罪的真凭实据。万一配合得不凑手，跳不出来，反激起长根的杀机，那就神仙都难救了。

相谈尚无结论，刘不才却陪着周一鸣到了，他在胡雪岩面前，身分低一等，但对俞武成师弟而言，却同样是朋友，而且有了那个消息，等于已嘉惠俞武成，所以他们师弟对他很客气，着买敷衍了一阵，才谈到正题。

话当然要由胡雪岩来问：“老周，你那个消息，很有点道理。不过其中也不能说没有疑问。这件事关系太大，非要弄清楚不可。这消息是怎么来的，你能不能讲出来听听？”

如果光是胡雪岩一个人私下问他，他自然据实而言，但有初会面的俞武成师徒在，不免有所顾忌。俞武成看出端倪，但作了很诚恳的表示：“周老兄，你尽管说，我们这面，决不会泄漏半个字。你如果不相信，我拿我老娘来罚咒……”

周一鸣倏然动容，连连摇手：“这怎么可以？”他想了想问：“我想请问俞大爷，跷脚长根做的那些坏事，你是不是都晓得？”

“晓得一点，不能说完全晓得。”

“他欺侮过一个寡妇，这件事你听说过没有？”

“听说过。”俞武成点点头，“他先搭上了一个寡妇，赌输了就去伸手，那寡妇的一点私房跟首饰，都让他逼光了。长根要她卖祭祀田，她不肯，就

吓她，要撕她的面皮。那寡妇想想左右做不来人，一索子上吊死了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”

“是的，那寡妇姓魏，有个兄弟在长根手下，长根大意，不在乎他……”

“我懂了。”俞武成不需他再说下去，“姓魏的，是你老兄的好朋友？”

“不是，我跟他初交。我有个换帖弟兄，跟他是好朋友，这趟跟我换帖弟兄谈起长根，他才找了小魏来跟我见面。消息是决不假，可惜详细情形他还不清楚。”

“这已经够了。”俞武成问道：“不知道小魏肯不肯出面做见证？”

“不会肯的。”胡雪岩接口，“就肯出面，口说无凭，长根也可以赖掉的。”

“那么，”俞武成断然决然地说，“就我一个人去会他！”

“不！”胡雪岩说，“大哥，你一个人去无用，他一定按兵不动。我看此事只好作罢。那一船洋枪，承大哥情让，我另有补报……”

“嗜！”俞武成抢着打断，“老胡，你这不成话了。事情弄到这步田地，糟糕得很，窝窝囊囊，叫我以后怎么再在场面上混？这样，你先请回去，我跟松江老大去商量，一定把你这一船洋枪，运到杭州。跷脚长根，当然也饶不过他，不要看我借地安营，我照样要跟他拼个明白。”

看到俞武成有些闹意气的模样，胡雪岩认为这件事不宜再谈下去，先要让他冷一冷，消一消气，所以一面向刘不才使个眼色，一面摆摆手说：“‘性急吃不得热粥’，回头再谈吧！反正有大哥在这里，没有什么办不通的事。”

“对了！”刘不才领受默喻，附和着说：“我陪俞老先玩一场牌九，换换脑筋！”

说着，他将俞武成硬拖了走。朱家吃闲饭的人很多，等场面摆开，自有人聚拢来，很快地凑起一桌小牌九。刘不才有意推让俞武成做庄，绊住了他的身子，以便胡雪岩与杨凤毛好从容筹计。

他的测度，丝毫不差，胡雪岩正是这样希望。他对俞武成有多少实力，肚子里有些什么货，以及他的想法和脾气。尽皆了然，觉得跟他谈，不如跟杨凤毛谈，来得有用。当然，还有个少不得的人：周一鸣。

三个人是在水阁中促膝画策。胡雪岩首先表明了态度，他的目的，已经有所更改，那一船洋枪如何运到杭州，犹在其次，主要的是想帮俞武成翻身，也不枉三婆婆一番器重的情意。

江湖上就讲这一点“意思”。杨凤毛对胡雪岩的态度，一变再变，由不甚在意，到相当佩服，而此刻是十分感激了，“胡大叔，”他说了句很坦率的话：“你老的心，我师父或许还不明白，我是完全晓得的。只要胡大叔吩咐，我们做得到的，一定出全力去做。现在胡大叔是这样的用心，我倒想请问一句，照胡大叔看，我师父要怎么样才能翻身？”

“官私两面。”胡雪岩很快地回答：“官的，譬如说能够办好这一次招抚，自然最好，不然，就要有杀搏的做法，也是大功一件。”

杨凤毛领会得他的意思，一颗心怦怦然，相当紧张，但还不便表示态度，只眼神专注着，等他再说下去。

“私的，在江湖上要把你师父的名气，重新打它响来！”

“是的。”对这一点，杨凤毛深有同感，“我也一直这样子在想。不过，也要有机会，能够有机会干一两件漂亮的事就好了。”

“眼前就是个机会。这且摆下来再说。我现在想到一个主意，说出来你

看看，行不行？”胡雪岩说：“有句话叫做‘明修栈道，暗渡陈仓’，现在跷脚长根全副精神，都在你师父跟我身上，一双眼睛，只顾看着同里，别的方面就疏忽了。我想趁这个空档，将上海的那船军火，赶紧起运。好在松江那方面有照应，一定不会出毛病。”

“嗯，嗯！”杨凤毛连连点头，“这个险值得冒。”

“不过也有个做法，我想请少武押运。当然，”胡雪岩紧接着说：“万一出了毛病，决不要他负责任。我的意思是，有这样一趟‘劳绩’，等军火到了杭州，奏保议叙，就可以拿他的名字摆在前面，多少有点好处，对三婆婆也是个交代。”

“好的。胡大叔挑他，那还有什么话说？等我回苏州去一趟，当面告诉他。”

“不必你去，我会安排。”

接下来便是商量如何对付跷脚长根。胡雪岩与杨凤毛的看法相同，整个关键，就在证据！有了证据，怎么样都好办，大则动用官兵围剿，是师出有名，小则照他们帮里“家门”的规矩，“开香堂”问罪，亦可问得他俯首无辞，三刀六洞，任凭处置。

“现在只有这样的消息，既无书信字迹，也没有人肯挺身指证，这就莫亲其何？当然，我也可以想法子拿他抓到公堂上，严刑拷问，不过这一来，我结了怨还在其次，损了你们老头子的威名，说他仗势损人，这个名声，我想他也决不肯背的。”

“当然，当然。”杨凤毛一叠连声地说，“一落这个名声，在江湖上就难混了。”

“所以，除非罢手，不上他的圈套，不然就只有一条路子，叫做‘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’！”

“我也想到过，觉得太危险！”

“只要接应得好，决不要紧。我想这样子做法……”

胡雪岩的做法是跟俞武成去赴这一场“鸿门宴”，准备谈判决裂，准备被绑架，等船到关卡，借稽查为名，出其不意，上船相救，那时候就证实了跷脚长根的不逞之心，是官了还是私了，到时候再说。

杨凤毛极注意地听着，从头到底，细作盘算，认为他的计划，比自己的打算来得周密，前面的一段经过相同，不同的是脱险的方法，杨凤毛预备邀人埋伏，唱一出“临江夺斗”，胡雪岩是动用官方的力量作掩护，围赵救燕。一个力夺，一个智取，自然后者比前者高明。

“胡大叔，你老随机应变的功夫，我是信得过的，就怕我师父脾气暴躁，搞得跷脚长根恼羞成怒。除此以外，只要接应得好，不会不成功。”

“成败的关键在明暗之间。”胡雪岩说：“跷脚长根以为他在暗处，我们在明处，其实他明我暗。如果消息泄漏出去，就又变成我们在明处了。”

“是的。”杨凤毛郑重地答道：“我想，这件事就胡大叔、周先生跟我三个人知道。等筹划好了，再告诉我师父。”

“一点不错。”

于是彼此不动声色，吃罢了饭，仍旧由刘不才陪着俞武成赌钱，他们三个人接续未完的话题，将一切细节，都筹划到了，然后分头行事。

首先当然是要告诉俞武成。对于整个计划，他有不以为然的地方，譬如由他儿子去押运那一船洋枪，俞武成就觉得将来说出去，是他先背弃了跷脚

长根，名声不好听。但他一向倚人成事，杨凤毛是他最得意的学生，胡雪岩又处处显得比自己这面高明，加以有那一层干亲在，越发不便多说什么。所以慨然答应：“都随你们，你们怎么说，我怎么做！”

“有一层要请示大哥，等事情抖明了，是官了，还是私了？”胡雪岩说，“官了，我来奔去，私了，是你们家门里的事，我就不能过问了。”

俞武成想了想说：“我想还是私了。惊官动府也不大好。”

“那都随大哥的意思，好在我跟大哥始终在一起，有事随时听招呼就是了。”

“始终在一起”这五个字，俞武成深深印入脑中，不由得便有患难祸福相共的感觉，因而对胡雪岩的情分也就不同了。他是豪爽，加上些纨绔子弟想到就做的鲁莽性格，当时便说：“凤毛，你告诉你那些兄弟和‘小角色’，以后胡大叔说的话，就跟我同你说的一样。”

“是！”杨凤毛心悦诚服地答道：“我们不敢不敬胡大叔。”

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”胡雪岩既得意，又惭愧，“贤师弟如此厚爱，叫我不知何以为报？”

“老胡，你说反了……”

“师父！”杨凤毛打断他的话说：“这不是谈这些话的时候。胡大叔还有正事要赶着办，晚上宵夜再谈吧！”

胡雪岩深知江湖上行事，越是光棍，越易多心，过节上的话，要交代得清楚，无端冒出个周一鸣来，已有些自张一帜，独行其是的味道，再藏着个“黑人”裘丰言，再不成话，因而把握机关，作了说明。

“有件事，我要跟大哥回明白。老周跟我还有个朋友，也就是那一船洋枪的押运委员裘丰言，他们两位不放心我，现在都赶到同里，预备帮忙。人多好做事，我们调兵遣将，原该在一起，不过，人一出，怕风声太大，我跟大哥请示，是大家住一起，还是分开来的好？”

是合是分，俞武成无从作判断，不过听话是听得懂的，胡雪岩既“怕风声太大”，则意向如何？不言可知。于是俞武成毫不迟疑地答道：“分开来的好，分开来的好！”

“那位裘大老爷是‘州县班子’，跟刘三爷一样，极有趣的人，三婆婆认胡大婶，算是他引进。”

“喔！”俞武成说，“那么，我该尽点道理，明天下个帖子，请裘大老爷吃饭。”

“那就不必了。等事情成功了，我们再好好热闹一下子。如果大哥想跟他见一面，我今晚上就把他带了来。”

“那好极了！只怕简慢不恭。”

这样说定了，胡雪岩便由周一鸣陪着去看裘丰言。他正在客栈里，捏着一卷黄仲则的《两当轩全集》，醉眼迷离地在吟哦。一见胡雪岩便即笑道：“老胡，我真服了你！来，来，先奉敬一杯。”

“等等，等等，回头消夜，我再陪你吃。如今‘军情紧急’，你先把酒杯放下来。”

夺去他的酒杯，自是件极扫兴的事，但他是真的服胡雪岩，说什么是什么，当时便陪着胡雪岩到另一张桌子坐下，细谈正事。

胡雪岩将“暗渡陈仓”的计划说了一遍，当时便请他写了三封信，一封是给松江老大，说明经过，请求在水路上照应，一封是由裘丰言自己出面，

写给王有龄，说明委任俞少武押运洋枪，作为将来叙功的根据，再一封是写给何桂清，介绍周一鸣晋谒，说有“机密要事”密陈。

写完了信，胡雪岩邀他到朱家消夜，跟俞武成见面。“酒糊涂”的裘丰言，却忽然谨小慎微了，认为做事以隐秘为上，而且他也没有跟俞武成见面的必要。但胡雪岩认为说好了见面，临时变卦，怕俞武成多心，所以坚持原议。

这样便不得不有此一行。见了面互道仰慕，而且酒杯中容易交朋友，俞武成觉得此人颇为投机。谈到俞少武押运的差使，做父亲的虽不以为然，而此时竟不能不郑重拜托。这顿消夜，直吃到深夜才罢，裘丰言和周一鸣双双告辞，回到客栈打个盹，上了预先雇定的船，一个往北到苏州去见何桂清，并通知俞少武到上海会齐，一个往东，先到松江见“老太爷”，然后回上海去运洋枪。

由于关卡上的安排援救脱险，得有些日子来部署，所以依照预先的商议，先用一条缓兵之计，俞武成向跷脚长根说，胡雪岩为表敬意，坚持要先请他吃饭，从来“行客拜坐客”，但坐客却须先尽地主之谊，因此俞武成提出折中办法，由他作东，先请双方小叙会面，等条件谈妥当了，再领跷脚长根的情。

这个说话，合情合理，跷脚长很当然想不到其中别有作用，只觉得自己的计划，晚几天实行，也无所谓，因而欣然应诺。

于是就在裘丰言动身的第二天中午，俞武成在朱家设下盛筵，跷脚长根一跷一拐地到了，不知是有意炫耀，还是自觉不甚安全，需人保护，他竟带了二十名随从。

这一下，主人家固然手忙脚乱，得要临时添席招待，胡雪岩亦不得不关照刘不才，赶着添办礼物。每人一套衣料，二两银子的一个红包，原来备了八份，此刻需再添十二份。这倒不是他摆阔，是有意笼络，保不定将来遇着性命呼吸的生死关头，有此一重香火因缘，就可能会发生极大的作用。

入席谦让，胡雪岩是远客，坐了首座，与跷脚长根接席，在场面上自然都是些冠冕堂皇的应酬话。吃完了饭，刘不才做庄推牌九，以娱“嘉宾”，俞武成则陪着胡雪岩和跷脚长根，到水阁中谈正经，在座的只有一个杨凤毛。

“长根！”俞武成先作开场白，“这位胡老兄的如夫人，是我老娘从小就喜欢，认了干亲的，‘大水冲倒龙王庙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，说起来也是巧事。老胡虽是空子，其实比我们门槛里都还够朋友，他跟松江老大、尤五的交清，是没话说的。还有湖州的郁四，你总也听说过，他们在一伙做生意。所以，那件事，要请你高抬贵手！”

“俞师父，你老人家说话太重了，”跷脚长根的态度显得很恳切，“江湖上碰来碰去自己人，光是三婆婆跟你老的面子，我就没话可说。何况，我也很想结交我们胡老兄。”

“承情，承情！”胡雪岩拱拱手说：“多蒙情让，我总也要有点意思……”

“笑话！”跷脚长根摆着手说，“那件事就不必谈了！”

洋枪的事，总算有了交代。于是谈招抚。

跷脚长根亦颇会做作，明明并无就抚之心，却在条件上斤斤较量，反复争论，显得极其认真似地，特别是对改编为官军以后的驻区，坚持要在嘉定、昆山和青浦这个三角形的地带。

一直是胡雪岩耐着性子跟他磨，到了僵持不下之时，俞武成忍不住要开

口，“长根！”他用低沉的声音说：“做事总要‘前半夜想想自己，后半夜想想别人’。我倒要问你一句：等招安以后，上头要派你出队去打上海县城，你肯不肯去？”

“这……俞师父，你晓得我的处境的。”

“是啊！”俞武成紧接着他的话说，“别人也就是晓得你的处境，不肯叫你为难，所以要把你调开。不然的话，你跟小刀会倒还有香火之情，小刀会不见得跟你请义气，冷不防要来吃掉你，那时候你怎么办？老实说一句：你想退让都办不到！为什么呢，一则，你当官军，小刀会就不当你朋友了，说不定赶尽杀绝，再则，你一退就动摇军心，军令如山，父子部不认帐的，‘辕门斩子’这出戏，你难道没有看过？”

跷脚长根被驳倒了，沉吟了好半晌，做出情恳的神态，“俞师父，胡老兄，我实在有我的难处，弟兄们一份饷只好混自己，养家活口是不够的，在本乡本土，多少有点生路，一调开了，顾不到家眷，没有一个人安得下心来。俞师父你老的话，当然再透彻都没有，我就听凭上头作主，不过‘皇帝不差饿兵’，请上头无论如何发半年的恩饷，算是安家费。家不安，心不定，出队打仗也不肯拼命的，胡老兄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是，是。你老兄再明白不过。”胡雪岩很诚恳地说，“我一定替你去力争。半年，恐怕不大办得到，三个月，我一定替你争来。能多自然最好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！话说到这里，长根，你要再争就不够意思了！”

“是的。”跷脚长根略带些勉强地，仿佛是因为俞武成以大压小，不敢不听，“我就听你老的吩咐了。”

“好极！总算谈出个结果。”胡雪岩看着俞武成说：“大哥，我想明天就回苏州。官场上做事慢，恐怕要五、六天才谈得好。不过，到底有多少人马，要有个确数，上头才好筹划。”

这是想跟跷脚长根要本花名册，俞武成虽懂得他的意思，却感到有些不易措词，怕跷脚长根托词拒绝，碰一个钉子，则以自己的身分，面子上下不来。

谁知跷脚长根倒爽快得很，不待俞武成开口，自己就说：“对，对！”接着便喊一声：“贵生！”

贵生是他的一名随从，生得雄武非常，腰里别一把短枪，枪上一络猩红丝穗子，昂然走了进来候命。

“你把我那个‘护书’拿来。”

取来“护书”，跷脚长根从里面抽出一张纸来，递给胡雪岩，打开一看，上面记得有数字：两千七百人，三百五十匹马，此外记着武器的数目，如长枪、大刀、白蜡杆子，另外还有四十多支洋枪。

胡雪岩虽不曾经手过招抚的事务，但平时跟王有龄、嵇鹤龄、裘丰言闭谈之中，已略知其中的关键虚实，大致盗匪就抚，老老实实陈报实力的，例子极少，不是虚增，就是暗减。而就在这增减之中，可以看出受抚者的态度，如果有心受抚，自然希望受到重视，所以人马总是多报些，用虚张声势来自高身价，倘或一时势穷力蹙，不得不暂时投降，暂保生路，那就一定有所隐瞒，作为保存实力，俟机翻复的退步。胡雪岩现在想探明的，就是跷脚长根真正的实力。

“老兄诚意相待，让我中间人毫不为难，实在心感之至。现在有句话想请教，我回到苏州，是不是拿老兄的这张单子，送了上去？”

这意思是说，单子送了上来，即是备了案，“一字入公门，九牛拔不转”，将来就抚时，便得照单点验。他这样试探，就是要看看跷脚长根的态度，倘或有心就抚，听此一说，自然要郑重考虑，否则，便不当回事了。

果然，胡雪岩试探出来了，“尽管送上去！”跷脚长根答道，“将来照这单子点数，我可以写包票，一个人不少，一匹马不缺。”

越是说得斩钉截铁，越显得是假话，因为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这两千七百多人中，难免没有暴疾而亡的事情发生，何能包得下一个不少？

他的心思深，跷脚长根和俞武成都想不到有这样的用意在内，只觉得事情谈到此，可以告一段落，当时约定，等他从苏州回来那天，便是在妙珍香闺畅饮庆功之日。

谈完正事，少不得有点余兴，这时在大厅上的赌，已经由一桌变成两桌，一桌牌九一桌摊，另外在厢房里有两桌麻将。俞武成陪着跷脚长根来做庄，胡雪岩反对，认为庄家赢了钱该继续往下推，让下风有个翻本的机会。

刘不才这一阵子跟胡雪岩朝夕相处，默契更深，听他这一说，立即会意，当时便改了宗旨，不以赢钱为目的。赌钱想赢不容易，想输不难，不过刘不才就是输钱，也要使点手段，潜注默察，哪个大输，哪个小赢，一一了然于胸，然后运用大牌九配牌的巧妙，斟酌情形，该放的放，该紧的紧，调剂盈虚，很快地使得十之七八都番本出了赢钱。自己结一结帐，输了三千银子，便笑嘻嘻地站起身“推位让国”。

这三千银子输得跷脚长根的手下，皆大欢喜，一致称赞他是第一等的赌客。接下来跷脚长根推庄，照规矩，他一个做头脑的，跟他手下赌，必得送几文，一千银子很快地输光。胡雪岩想输些钱给他，却不知怎么样才输得掉？

“怎么！”跷脚长根不明他的用意，看着胡雪岩问道：“不下手玩玩？”

“我对此道外行。”胡雪岩微笑着答道，“再看一看！”

跷脚长根不知是忽发豪兴，还是别有作用，突然间提高了声音，看着胡雪岩说道：“老兄，我们赌一记，怎么样？”

“好！”胡雪岩答得也很干脆，“奉陪。”然后又问：“是不是对赌？”

对赌就没有庄家、下风之分，跷脚长根在场面上也很漂亮，很快地答道：“自然是对赌，两不吃亏。怎么赌法，你说！”

所谓“怎么赌法”是问赌多少银子，胡雪岩有意答非所问地说：“赌一颗真心！”

这话出口，旁人的眼光都不约而同地看一看胡雪岩，再看跷脚长根，只见他一愣，双眼不住眨着，仿佛深感困惑似地，接着笑容满面地答道：“对，对！赌一颗真心！老兄，我不会输给你。”

这意思是他亦有一颗真心，然而这话也在可信、可疑之间，借机喻意，当不得真，胡雪岩自己把话拉了转来：“我是说笑话。你我连俞大哥在内，待朋友啊个不是真心。何用再赌？来，来！赌钱，赌钱！”他看着刘不才说，“三爷，借一万银子给我。”

等刘不才数了一万两的银票，交了过去，胡雪岩顺手就摆在天门上。于是跷脚长根又叫贵主把那个护书拿来，朝桌子中间一放，表示等见了输赢再结算，但在赌场中，这是个狂傲的举动，有着以大压小的意味，俞武成看着很不舒服，忍不住就说了句：“我也赌一记！”

真所谓“光棍一点就透”，跷脚长根赶紧一面伸手去取护书，一面赔笑说道：“俞师父出于，我就不敢接了。回头你老人家推几方给我们来打。”

这是打俞武成的招呼，自是一笑置之，跷脚长根也不敢再有什么出格的花样，规规矩矩理了一叠银票，放在手边，然后问道：“赌大的，还是小的？”

“小的爽快！”

跷脚长根便将副乌木牌九，一阵乱抹，随手捡了两副，拿起骰子说道：“单进双出。”

骰子撒出去，打了个五点，这是单进，他把外面的那副牌收进来，顺手一翻，真正“两瞪眼”了！是个整十。

胡雪岩不想赢他这一万银子。他的赌不精，对赌徒的心情却很了解，有时输钱是小事，一口气输不起。特别是跷脚长根此时的境况，不用打听，就可以猜想得到，势穷力蹙，已到了铤而走险的地步，一万银子究竟不是小数目，一名兵勇的饷银是一两五钱到二两银子，他手下二千七百人，如果改编为官军，发三个月的恩饷，还不到一万银子，就这样一举手之间输掉了，替他想想，心里也不是味道！

有钱输倒还罢了，看样子是输不起的，一输就更得动歪脑筋，等于逼他“上梁山”。这样电闪一般转着念头，手下就极快，当大家还为跷脚长根错愕嗟叹之际，他已把两张牌，抢到了手里。

场面上是胡雪岩占尽了优势，跷脚长根已经认输，将那一万银票推到了他的面前，脸色自不免有些尴尬。其余的人则都将视线集中在胡雪岩的两张牌上，心急的人，并且喊道：“先翻一张！”

胡雪岩正拇指在上，中指在下，慢慢摸着牌，感觉再迟钝的人也摸得出来，是张地牌，这张牌决不能翻，因为一翻就赢定了跷脚长根。

他决计不理旁人的怂勇关切，只管自己做作，摸到第二张牌，先是一怔，然后皱眉，继之以摇头，将两张牌，往未理的乱牌中一推，顺手收回了自己的银票。

“怎么样？”跷脚长根一面问，一面取了张胡雪岩的牌去摸。

“丁七整！”胡雪岩懒懒地答道：“和气！”

怎会是“丁七整”？跷脚长根不信，细细从中指的感觉上去分辨，明明是张“二六”，有这张牌就决没有“整十”，再取另外一张来摸，才知道十点倒也是十点，只不过是一副地罡。

“难得和气！”他说：“和气最好！赌过了，好朋友只好赌一次，不好赌第二次。谢谢俞师父了，叨扰，叨扰！”

“时候还早嘛！再玩一息？”

“不玩了。”跷脚长根答道：“相聚的日子还长。等胡老兄从苏州回来，我们再叙，”

等他一走，俞武成悄悄问胡雪岩：“你到底是副什么牌，我不相信你连整十都吃不了它！”

“是副地罡。”胡雪岩说，“我看他的境况也不大好，于心不忍。”

“你倒真舍得！铜钱泼在水里还听个响声，你一万两银子就这样阴干了？”

其词若有憾焉，其实是故意这样讥嘲，胡雪岩一时辨不清他的意思，唯有报之以一笑。

“老胡，怪不得我老娘都佩服你！”俞武成这时才说了他的想法，“现在，你交情是放出去了！要看跷脚是人，还是畜生？是人，当然不会做出什么狗屁倒灶的事，是畜生，我们就当他一条毒蛇打，要打在七寸上！死不足

惜。”

“我就是这个意思。”胡雪岩说，“这一来，我们就是下了辣手，只怪他自己不好，不但我们自己心里不会难过，就是有人替他出头，‘四方台子八方理’，我们也可以把话摆在台面上来讲。”

“一点都不错！你对江湖上的过节，熟透，真不晓得你是哪里学来的？”

胡雪岩笑笑答道：“闲话少说，我明天一早就走，大概三、五天就回来。这里都拜托大哥了。”

第五天上，胡雪岩如他自己所预定的期限，回到了同里，周一鸣是跟他一起来的。一到便调兵遣将，周一鸣和杨凤毛守住运河两头的卡子，朱老大打接应，刘不才串清客，陪着胡雪岩和俞武成去赴那场“鸿门宴”。

等布置停当，跷脚长根的帖子也送到了，日期是在两天以后，所以不一到就请，理由是妙珍家的厨子，整治一桌水陆杂陈的盛宴，需要两天的工夫。

当然，谈正事归谈正事，送帖子的当天，跷脚长根专诚来讨消息。

跷脚长根随身带一个蓝布包裹，不知包着什么东西？客人不说。主人也不便问，说过几句闲话，随即问起此行的结果。

“四个月的恩饷……”

四个月的恩饷，跷脚长根可以保为四品的武官，驻区此刻不能预定，但一定会周到他处。胡雪岩说了这三个主要条件，留视观察跷脚长根的态度，倒要看看他用些什么话来敷衍。

“既然要投过来，好坏都说不得了。有你老兄在，决不会叫我们弟兄吃亏，我就谨遵台命了。”

说着，跷脚长根亲自解开蓝布包裹，里面是一叠旧簿子，封面上写着四个大字：“同心一德”。

“这是花名册。我就只有这一份，时间局促，来不及誊清，只好请你看底册了。”

胡雪岩和俞武成相顾愕然，竟不知跷脚长根是何用意？看那册子，油腻垢污，拿在手里部有些厌恶，翻开来看，里面涂涂改改，有些地方注一个“逃”字，有些地方注一个“亡”字，有些地方注着“改归某队”，是真实不虚的底册。

“好极，好极！”胡雪岩只好当他确有诚意，“这份底册，我借用两天，请几个人分开来赶抄。”

“不用你老兄费心，里面有些变动的情形，别人弄不清楚，我派人来抄。不过，”跷脚长根看着朱老大说，“我预备派三个人来，要在府上打扰两天。”

这好象是更进一步表现了诚意，当朱家是他自己办机密事务的地方。俞武成不等主人开口，便代为应允：“小事，小事！尽管请过来。”

“谢谢！就这样说了。今天我还有点事，不打搅了，后天下午，早点请过来，还有许多事要请教。”

等跷脚长根一走，胡雪岩大为紧张，也大为兴奋，将俞武成拉到一边，悄悄问道：“大哥，你看怎么样？这家伙，不象是要花样？”

“是啊！我也有点想不懂。他把底册都拿了来了，竟象是真有这回事！我想，”俞武成说：“不如托老周再去摸一摸底看。”

“对！”

于是，周一鸣受命去打听跷脚长根的真实意向，如果真的愿意就抚，则前后的态度大不相同，何以有此突然的大变化？要找出能够令人满意的解释

来，方可以使人信其为真。

周一鸣的消息不曾来，苏州却有了信息，何桂清用专差送了一封信给胡雪岩，说是由江苏营务处得来的消息，青浦、嘉定之间，不断有一股一股的“匪徒”在移动，携带武器，行迹诡秘，自称是由各地集中，听候官方点验。深怕这是借机蠢动，请胡雪岩赶紧打探明白，是不是确有其事。如果并无其事，则将出动清军兜剿。信尾特别赘了一句：“此事关系重大，务望火速回示。”

这轻飘飘的一封八行，在胡雪岩感觉中，仿佛肩上压下一副沉重的担子。地方的安危，跷脚长根的祸福，以及何桂清的前程，都系于他的一句话中。说一声：是预备点验，不是别有用心，则清军自然撤围，但万一跷脚长根乘机作乱，则追究责任，岂仅何桂清不得了，自己亦有脑袋搬家的可能。倘或答说：情况不明，难作判断，则清军便可能围剿，有如杀降，自己在场面上如何交代，还在其次，身上等于背了一笔血债，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得下去？

跟俞武成商量的结果，只有这样答复：已经遵谕开始调查，真相未明之前，请何桂清转告营务处，按兵不动，加意防范。

这是搪塞眼前，究竟真相如何，亟待澄清，周一鸣却又不知到哪里去了？胡雪岩心想，形势象炉子上烘着一罐火药，随时可以爆发，这罐火药不早早设法拿开，令人片刻难安。因而当机立断，决定了一个开门见山的办法。

这天晚上打听到，跷脚长根歇在妙珍那里，胡雪岩请朱老大派了个人引导，径造妙珍香阁。这是不速之客，跷脚长根深感意外。

内心紧张，表面却甚闲豫，胡雪岩先打量妙珍，貌不甚美，但长身玉立，身段极好，而且花信年华，正是风尘女子中最妙的那段年岁。至于谈吐应酬，更见得气度不凡，配了跷脚长根那样一个草莽英雄，他倒替她觉得可惜。

等摆出碟子来小酌，胡雪岩才看一看妙珍问跷脚长根：“有封信，想给你看。”

“喔，”跷脚长根会意了，“请到这边来，”

一引引入妙珍的卧室，请胡雪岩坐在妆台边，跷脚长根自己坐在床沿上，俯身相就，静候问话。

“我听你一句话，你说怎么样，我就怎么样答复前途。”胡雪岩一面说，一面把信递了过去。

看完了信，跷脚长根的脸色显得很不安，静静想了一会答道：“老兄，你看我是什么意思？”

这话问得很有分量，胡雪岩很慎重地答道：“如果我不相信，我就不拿这封信给你看了。”

跷脚长根点点头，表示满意：“好的！我晓得你为难。该怎么办，请你吩咐。”

“言重，言重！”胡雪岩想了想答道：“也难怪官军！实在时世太乱，不能不防，弄出误会来，说句实话，总是我们吃亏。所以，我想不如等一等，到有了点验的日子，大家再来，官军就不会疑心了。”

“是！”跷脚长根说：“吃酒去！”

走到外间，他立刻找了贵生来，嘱咐他连夜派人，分头通知部下，各回原处。

这样明快的处置，胡雪岩也深感满意。喝酒闲谈之际，由于撤除了内心的戒备，两个人越谈越投机，胡雪岩不待周一鸣来回报，就已知道了跷脚长根改变态度，愿意就抚的原因，当然，这是出于他的自叙。

一言以蔽之，是为了胡雪岩的态度。那副牌九上的“高抬贵手”，当然是促成跷脚长根改变态度的主要原因，但不是唯一原因。他认为胡雪岩讲江湖义气讲得“上路”，固然心服，而真正使他能够信任的，还在胡雪岩的才干。讲义气也要有个讲法，同生共死算得是最义气的，但同年同月同日的同

死，究竟不如一起吃酒吃肉的同生来得有味道。跷脚长根很坦白地表示，他就是相信胡雪岩有让他吃酒吃肉的本事。

这番推心置腹的话，自然令胡雪岩有着意外的感动，不过他向来的处世之道是，大家越尊敬他，他越替人着想，所以一再谦虚，认为跷脚长根“够朋友”，给他这么一个面子。同时又极力推崇俞武成，让跷脚长根清楚地感觉到，能尊敬俞武成，则比尊敬他更能使他高兴。

这一番小酌，吃到深更半夜，俞武成却有些不放心，特为派朱老大来探问，托词苏州有连夜送到的信，要请他回去看。到家相见，彼此说明经过，俞武成便越发对他刮目相看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周一鸣带来的消息，与跷脚长根自己所说的，大致相仿，而他，此刻又有了新的任务。在苏州那方面，胡雪岩的布置是七分防备，三分招抚，现在防备不需要了，关卡上所设的暗桩，应该撤回，而招抚的准备工作，只做了三分是不够的，必得立刻替跷脚长根去安排，特意先派周一鸣去见何桂清，报个信息，他自己打算在这晚上赴宴以后，连夜回苏州去料理。

一场“鸿门宴”，变成了庆功宴，在妙珍姐妹殷勤侍奉，以及跷脚长根的不断相劝之下，胡雪岩跟俞武成一样喝得酩酊大醉。等酒醒过来，忽切间不辨身在何处？一只手无意间一伸，触摸到极软、极滑的肌肤，于是接着闻到了脂香，看到了粉光，昏昏罗帐中有个妙年女子陪他睡着，只是脸朝外面，一时看不出是谁？

定定神细想，除了猜拳闹酒的情形，再也想不起酒阑人散的光景。于是摇摇他身边那段藕也似的手臂，摇醒了一看，是妙珍的妹妹，颜色远胜于她姐姐的妙珠。

“喔，胡老爷，你醒了！”和衣而睡的妙珠，急忙坐了起来，“要不要喝茶？”

“要的。”胡雪岩觉得嗓子干涩，说话都很吃力，“要冷茶，大大来一杯！”

“酒吃得忒多了。俞大爷也醉得人事不知。”说着，她掀帐下床，剔亮了灯，倒了一大杯半温的茶，挂起帐子，拿茶杯送到胡雪岩唇边。

他一饮而尽，喘口气问道：“什么时候了？”

“快四点钟了。”

“只怕害你半夜不曾好睡，真正过意不去。”

“胡老爷为啥这样子说？你是李七爷的朋友。”

李七爷是指跷脚长根，胡雪岩便问：“他醉了没有？”

“李七爷从不醉的。”

“喔！”胡雪岩很诧异，“他的酒量这么大？”

“李七爷的酒量并不大，不过，他会得吃酒。”

“你这话倒有趣！”胡雪岩讪笑地说，“又说他会吃酒，又说他酒量并不大。”

“喔唷！胡老爷，你不作兴‘扳差头’的！”妙珠的神态，声音都嗲得令人发腻，“我是说李七爷吃酒上会变把戏。”

“我不是扳你的差头，你说话真的有趣。”胡雪岩捧着她的脸说：“吃酒还会变把戏，你自己想想，话可有趣！”

“真的！不作兴瞎说。”妙珠问道：“胡老爷，你跟李七爷熟不熟？”

“也算熟，也算不熟。”

“你自己呢？”妙珠反唇相讥，“说话也是一脚进、一脚出。”

“这有个说法，相交的日子不久，不能算熟，不过交情已很深了，所以也可以说是很熟。”

“熟了你就知道了，豁拳敬酒，你要当心李七爷，明明看他已经灌进嘴，实在是倒在地上，或者袖子里。他晓得自己酒量的深浅，永远喝到七分数就不喝了。不过，他不肯说一句话吃不下了，那时候……”妙珠笑笑不再说下去，意思是到那时候，就有“把戏”看了。

这句毫不相干的闲谈，在胡雪岩觉得极其有用，喝酒赌钱，最可以看出性情，照跷脚长根这种喝酒的情形来看，显然是个极能自制的人，但也是极难惹的人，到他不说做这件事，而逼着他非做不可时，他就出花样了。

因此，胡雪岩对他仍不免引起了一两分戒心。妙珠极其机敏，从他眼睛里看出他神思不属，随即问道：“胡老爷你在想点啥？”

“我在想李七爷吃酒的把戏，以后遇到这种情形，要防备他，不叫他变把戏。”

“不容易，李七爷花样多得很，你防不住的。”

“喔！”胡雪岩的戒心更深了，“你们看，李七爷这个人怎么样？”

妙珠想了想答道：“极能干的。”

“他的脾气呢？”

“一个人总有脾气的。李七爷有佯好，脾气不乱发。我姐姐就欢喜他这一点。”

“你呢？你跟你姐姐是不是一样？”

“是啊！”妙珠做出那种娇柔不胜的神态：“喔唷，碰着有种脾气丑的客人，那么，我们吃这碗饭，真是叫作孽，什么伤人心的话都说得出来！”

“照这样说，你也跟你姐姐欢喜李七爷那样，会得欢喜我。”胡雪岩说：“我是从不发脾气的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自然是真的。”

“那我欢喜。”说着，一把抱住胡雪岩，而且深深吸气，仿佛无端兴奋得不克自持似地。

胡雪岩静静享受着那种温馨的滋味，同时拿眼前的触觉，与他以前有过肌肤之亲的几个女子比较，觉得妙珠别有动人之处。

芙蓉沉静，阿巧姐老练，而妙珠有阿珠那种娇，却无阿珠未曾开怀的生涩味道。这样想着，起了移情之念，便将此珠当作那珠，正好弥补了缺憾。

一番缱绻，万种风情，胡雪岩心满意足地沉沉睡去。一觉醒来，红日满窗，第一件事，就是想到要上苏州，但不知如何，一念及此，那颗心便往下一沉，就象小时候新年里正玩得高高兴兴，忽然听说蒙馆里开学那样，真是一万个不情愿。

算了！他将心一横，决定偷一天懒。于是翻个身又睡，只是枕上衾底，香泽犹存，缭绕鼻端，荡漾心头，怎么样也睡不着了。

辗转反侧之际，惊动了在后房理妆的妙珠，轻轻走了出来，探望动静。胡雪岩从簇新的珠罗纱帐子中望出去，只见妙珠淡妆犹如浓抹，因为天生来唇格外红，皮肤格外白，朝阳映照，犹如一株带露的芍药，而隔青帐子，又如雾里看花，逗得他格外心痒，渴望着再亲一亲。

因此，等妙珠刚一掀帐子，他就伸子去拉，突如其来，动作又太猛了些，

妙珠真的吓一大跳，“啐！啐！”她拍着自己的胸说：“吓得我来！”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！”胡雪岩歉意的赔笑，同时将身子往里缩了一下，示意她坐下。

“真正是‘猛门’老爷！”妙珠还在拍胸，“到现在我心还在跳！”

“哪里就吓得这样了？”胡雪岩不满地说，“我不相信。”

“不相信你摸摸看。”

胡雪岩便伸手摸到她胸前，一面摸，一面得意地笑了，这才让妙珠发觉上了当，将腰一扭，捉住他的手，“啪”地打了一下，然后白着眼，将他的手塞到被头里。

“妙珠！”胡雪岩涎着脸说，“再陪我睡一会！”

“啐！不作兴的。”说着站起来要走。

“别走，别走！”胡雪岩软化了，连声喊道：“我不跟你罗嗦，陪我说话总可以吧！”

妙珠嫣然一笑，又坐了下來，“时候还早，你再睡一息。”她问，“今天想吃点啥？鲥鱼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”

“那么，我要早点去关照大司务。”妙珠按着他的被头，不让他将手伸出来，“我马上就来！”

果然，言而有信，一去即回，一面收拾房间，一面有一搭没一搭地与胡雪岩说闲话。这一来，越发使得胡雪岩无法再睡，但他深知那种地方的规矩，午饭之前，除了厨子和打杂男工以外，娘姨、大姐都还在床上，非到中午不起市面，自己如果起身，则按规矩要有人来伺候，岂不是扰了人家的好梦？

胡雪岩最肯体恤下人，为此便依旧“赖”在床上，口中闲话，心里盘算着事，倒也难得悠闲。

就这佯挨到近午时分，方始起身。漱洗完毕，正想去跟跷脚长根见面，忽然来了个不速之客，是朱老大，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，说尤五和古应春都到了，俞武成请他立刻去见面。

“好！”胡雪岩十分高兴，“我跟主人说一声，马上就走。”

到得后进妙珍的香巢，才知道跷脚长根一早就走了，因为

胡雪岩那时好梦正酣，不便惊扰，临走留下话，留胡雪岩住一天，晚上依然在这里宴叙。

为了报答珠珠，同时，既还跷脚长根的席，又替尤、古二人接风，胡雪岩使用妙珠的称呼，对妙珍说：“珍姐，今天应该我‘做花头’，请你备个‘双台’。菜跟酒都要好！”说着，取了张五十两的银票，放在桌上。

妙珍无论如何不肯收，又说用不了这么多钱，推让再四，胡雪岩只能收回，另外给了二十两银子的赏钱，娘姨、大姐、相帮一齐来谢赏，个个笑逐颜开。于是，“胡老爷是第一号好客人”这句话，马上传开去了。

* * *

到得朱家，胡雪岩就感到不寻常，不请自来的不止尤五和古应春，另外还有五个人，都是中年，个个衣冠楚楚，但神态间总掩不住江湖豪气，倒叫他识不透是何路数。

等尤五一一引见，才约略听出来，都是苏、松、太一带提得起名头的第一等人物。其中有个人管胡雪岩叫“小爷叔”，不用说，是尤五的师兄弟。

有了这个“底子”在心里，胡雪岩应酬寒暄就很投机了。然而此辈来意

如何，煞费猜疑，因而找个机会，将尤五邀到一边，细问究竟。

“我们白来一趟，不过倒是白来的好，要用得着我们的力量，事情就不妙了！”

尤五微笑着说了这几句没头没脑的话，然后表明来意，他是前天回松江的，王有龄托办的事，此刻无暇细说，一到松江就得到消息，说跷脚长根将有不利于胡雪岩和俞武成的举动，松江老大颇为关心，与尤五商议，邀了这批人，赶来排解，如果排解不成，说不定就要“动手”，因此，松江老大亲自在调兵遣将，还有大批人马在待命。

“老大爷这么待我，真正感激不尽。”胡雪岩是真的感动，“事情弄好了！”

“我也是一到就听说了。小爷叔，你真行！跷脚长根是有名疙瘩难弄的人，居然让你摆平。不过，我想，我们此来，替你助助阵也是好的。”

“一点都不错。老实说，我打听过跷脚长根的为人，十分之中，还有两三分不大靠得住，有你们几位的面子压一压，那就十足保险了！”

“好的！我出面来请客。”

“今天晚上是我的，大家吃花酒。明天中午算你出面，你看在哪里好不好？”

“也只有借朱老大的地方才合适。不过……”尤五迟疑着，仿佛有句话不便出口似地。

“五哥，有话你尽管说。”胡雪岩倒真想不出尤五跟自己的关系，还有什么话碍口，因而充满了好奇心，“我们的交情，还有什么话不能说的。”

“小爷叔，我先告个罪。说来说去，你总在‘门槛’外头……”

原来为此！胡雪岩抢过来说，“你不用说了。我知道。我理当回避。”

能谅解最好。尤五觉得交情已够，无需解释，便又提到另外一件事：“老古是昨天到我那里的，他也有许多话要跟你说，听说洋人已经服帖了。我去陪客人，把他调出来跟你来谈。”

古应春带来了极好的消息，洋人终于软化了，决定出高价买丝。照古应春的算法，这一笔生意，可以赚十八万银子，问胡雪岩卖不卖？

“怎么不卖？”胡雪岩很高兴地说，“不要说十八万银子，就是赚八万银子，我也要卖了！生意要慢慢做，长线放远鹞。而且，说老实话，我手上的事情太多，不清理不得了！”

“卖是卖，洋人有个条件，要订三年的约，以后的丝都归他一个人买。”

“这也可以，就是价钱上，年年不同，怎么算法？”

“这当然到时候再议。他保证我们有钱赚。”古应春说，“大致是照外洋报价，扣除他的赚头，就是实价。”

“这恐怕不妥当吧！这样变成包他有钱赚了。”胡雪岩说，“你想想看，如果外洋丝价一落，扣除了他的赚头，不够我们的成本，怎么办？”

“是的。我也想到了。不过，说来说去，‘千来万来，赔本不来’，中外都是一样的。如果外洋丝价落，他不收，别人当然也不收。我再说一句，洋人做生意，跟我们不同，他们做生意，讲究培养来源，所以亦决不会要求过分。我想，我们这方面的顾虑，亦可以跟他谈。总而言之，守住互利两个字，合约一定谈得拢。不晓得你什么时候到上海去？”

“我的事，大部分要在上海办，不过，杭州不能不去，七姐的事也要紧。”

“喔！”古应春问，“五哥没有限你谈过？”

“谈什么？没有！”

“五哥跟王雪公老实说了，结这门干亲，是借重他的名望，好叫我们那位老族长服帖。王雪公很体谅，他说，既然如此，不妨先提亲事，现在天气也热，不必劳动七姐。秋凉办喜事，他抽空来吃喜酒，再补认亲的礼节。如呆他不能来，就让我送七姐去，回门带认亲，一事两便。”

“好极了！雪公既有这话，恭敬不如从命，我暂时不必回杭州，办完了跷脚长根的事，由苏州回上海。”胡雪岩又问：“老裘怎么办？”

“预定今天从上海动身。俞老的那位少君，我也见着了，少年老成，人很妥当。松江一带，五哥已经关照过了，必定一路顺风，你放心好了。”

由于这一连串诸事顺利的好消息，胡雪岩的心境开朗，兴致大好，决定大大地请一次客。另外挑日子已不可能，就拿这晚上的宴会扩大，这件事交给刘不才去办，他跟杨凤毛、朱老大商议，将当地与漕帮有渊源的人，统统请到。又顾虑到跷脚长根当着尤五他们这班远客，不便高踞首座，而又不宜委屈他做个陪客，特地向胡雪岩说明，将跷脚长根也当作主人，发帖子拿他列在前面，这样也就算很捧他了。

尴尬的是到了傍晚，嘉宾云集，总数不下四十，主人之一的跷脚长根始终不曾露面。胡雪岩一个人八面周旋，未免吃力，而心里犹自不断嘀咕，更觉得不是滋味。

“珍姐！”胡雪岩悄悄问妙珍，“长根到底到哪里去了？你总有点数吧？”

“我也猜不透。一早有他一个弟兄来叫，背人谈了一会就走了，临走什么话都没有留下。我看，”妙珍倒很有决断，“不便让客人久等，就开席吧！”

于是筵开四席，推让多时，方始坐定。刘不才早就有了准备，将同里的“名花”列成一张单子，在席间传观，有熟识愿意招呼的，便拿笔做个记号，然后飞笺催花，莺莺燕燕，陆续而至，有熟客的自然去就熟客，没有熟客的，由刘不才看情形撮合。一时丝竹歌喉，接踵而起，前门轿马后门船，热闹非凡。

这番豪举，吸引了无数路人，驻足探望，纷纷探询，是哪位阔客有此手面，等听说是跷脚长根做主人，便有人诧异，不知道他何以忽然有此阔绰的场面。

还有个诧异的人，就是跷脚长根自己，一见妙珍那里如此热闹，倒有些不便乱闯，进门拉住一个相帮问道：“是什么人在这里请客？”

“噢！李七爷，你这话问得可要叫人好笑？不是我自己跟胡老爷一起请客吗？”

跷脚长根明白了，是胡雪岩替他做面子，于是先不进大厅，由备弄绕到后面，把妙珍找了来，细细一问，才知究竟。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！”跷脚长根走到厅上，握拳作了个罗圈揖，“我做主人的迟到，失礼之至。没有什么说，罚我三杯。”

说着，便端起胡雪岩面前的酒杯，连着干了三杯，然后看行辈大小，到席前一一招呼。那番应酬，相当漂亮周到。

盛筵已毕，接着便拉开台子豪赌，安排好了客人，跷脚长根将胡雪岩拉到一边，用埋怨的口气，说道：“老胡，有件事你做得不对了。差点出大乱子！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你从上海起运洋枪，也该先跟我说一声！”

“喔！喔！”胡雪岩急忙认错：“这是我疏忽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！”

“我今天一早才晓得，忙到下午才算摆平。”

于是，跷脚长根透露了他部下的情形，两千七百多人，并非个个都肯听他的指挥，有一批人态势不稳，只是他以大压小，暂时制服着。及至跷脚长根翻然变计，化干戈为玉帛，那一批人便有反他的意思，而且预备依照原定计划硬夺裘丰言所押运的那一船洋枪。

幸好，事机不密，为跷脚长根的一个心腹探明究竟，星夜赶来同里，这一天清早将他从妙珍的香衾中唤了起来，赶到青浦与嘉定交界之处，才算截住了那批人。

“截是截住了，费了好大的手脚。那船洋枪，已过金山卫，有松江老大的人在，不要紧了。不过……”跷脚长根摇摇头，不愿再说下去。

胡雪岩感激而不安，“李七哥，”他改了称呼，“你帮了我这个大忙，现在你自己有为难之处，该我出力。你说，只要我力量用得上，无不从命。”

跷脚长根想了好一会，毅然说道：“你老兄与众不同，我就跟你说实话吧，那批人为头的是我一个‘同参’的徒弟，让我‘做’掉了……”

胡雪岩什么事都敢做，什么事都不在乎，只有听见这话，脸色一变，不由得抢着问道：“怎么？你拿他杀掉了？”

跷脚长根脸色凝重地点点头。

“那么，”胡雪岩失声而言：“他家不要找你算帐？”

“照江湖上的规矩，我做得不算错，他不听话，而且这件事关系太大，事情又紧急，我这样做，没有人可以说我不对。不过，公是公，私是私，为了家门的规矩，我不能不做掉他，论到私情，他的后事我不能不料理。”

“喔，喔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！好比诸葛亮斩马谡，他‘家有八旬老母’，你不能不管。”胡雪岩略停一下，直截了当地问道：“李七哥，你是不是要铜钱用？”

“是的。一面是抚恤，一面有些人嘴里不敢说，心里不肯跟我，我想不如打发掉的好。”

“对！这样做倒也干净。”胡雪岩问道：“你要多少？万把银子我现成，再多也有，不过要隔个两三天。”

“够了，够了！两千银子抚恤，打发走路的十两银子一个，大概有三百多人，你借我五千银子好了。”

说着，他一跷一拐地走到窗前，取出写局票用的笔砚，很吃力地写了一张借据，字迹歪歪斜斜，措词却很得体：“今借到胡雪岩兄名下纹银五千两整。彼此至好，无保无息，约期三个月归清。特立笔据存照。”下面具名是“李长根”。

他在写借据的当儿，胡雪岩已去寻着刘不才，准备好了银数，等回进来，跷脚长根递过那张借据，胡雪岩看都不看，就在蜡烛火上点燃烧掉，“李七哥，我那个合伙做生意的好朋友古应春告诉我，我在丝上赚了一票。自己人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，”他将一叠银票递了过去：“你分一万银子的红。”

“这，这……”一向精明强干长于词令的跷脚长根不知道怎么说才好。

“李七哥！交朋友的日子长得很。”胡雪岩拍拍他的背，微笑着走了。

这一夜尽欢而散。送走了客人，胡雪岩要用现银开销，妙珍不肯收，因为跷脚长根已有话关照，都归他算。妙珍又说，头钱打了两百多两银子，她亦不好意思再要客人有何花费。胡雪岩只得由她。

于是摆上消夜，团团一桌，胡雪岩扶起筷子，先就说了一句：“早点散吧！”

“散？”跷脚长根问道：“今天不住在这里？”

于是妙珍也劝他留宿，而胡雪岩因有事要连夜赶办，执意不从。妙珠的脸色便不好看了，托词头痛，告个罪离席而去。

“这未免煞风景了！”古应春说，“老胡，何苦？”

胡雪岩不响，站起身来，去看妙珠，进房就发现她一个人坐要梳妆台前抹眼泪。

“怎么样？”他走过去，扶着她的肩，用服软的声音说道：“是生我的气？”

“没有！”妙珠摇摇头。

“那么，好端端，淌什么眼泪？”

“是我自己心里有感触。”妙珠不胜幽怨地，“生来命苦，吃这碗断命饭！”

胡雪岩觉得有些搭不上话，想了想，取出二百两银票塞到她手里说：“明天下午我就回苏州了。这给你买点东西吃。”

“我不要！”妙珠将银票往外一推，冷冷答道：“我卖笑不卖眼泪。”

这句气话的情分就深了，胡雪岩愣在那里，好半天作声不得。

“你请吧！不是说半夜里还有要紧事要办？”

“我不骗你。”他改变了办法：“这样，我就在你这里办。你这里有信纸没有？”

“间壁就是笺纸店，敲开门来也不要紧。”

“那就是了。你叫人去买点顶好的信笺、信封，再沏一壶浓茶，我跟古老爷要商量写信。”胡雪岩又郑重地告诫：“是机密信，所以我先要回家写，此刻在你这里写，你听见了什么，千万不可说出去。”

“你放心！我听都不听。”

于是胡雪岩将古应春留了下来，就拿妙珠的梳妆台当书桌，她倒是心口如一，备好了纸笔茶水，关照娘姨、大姐都去睡觉，然后自己也避了到套房里。

“老古，”胡雪岩坐在床沿上低声说道：“直到今天晚上，长根回来，这件招抚的大事，才算定局。我把前后经过，详详细细说给你听，请你替我写封信给何学台，明天一早交给老周专送。”

“你不是马上就要到苏州去了，当面谈倒不好？”

“情形不稳，事未定局，不好留什么笔迹。照现在的样子，一个要有个正式的书面，才显得郑重。而况，何学使还要跟营务处去谈，口头传话，或许误会意思，不如写在纸上，明明白白，不会弄错。”

这一封长信写完，自鸣钟正打三下。夏至前后，正是昼最长、夜最短的时候，看窗外曙色隐隐，夜深如水，想来妙珠的好梦正酣，胡雪岩不忍唤醒她，便跟古应春商量，两个人睡一张大床。

“这又何必？”古应春笑道：“放着‘软玉温香’，不去‘拥满怀’，未免暴殄天物。自然是我用小床，你们用大床。”

一句话说得胡雪岩动了心，便改了主意，“你一个人睡大床吧！”他说，“我跟她去挤一挤。”

“挤有挤的味道。随便你。”说着，古应春便解衣上床了。

胡雪岩悄悄推开套房的门，只见残焰犹在，罗帐半垂，妙珠裹着一幅夹被，面朝里睡，微有鼾声。他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，轻轻关好了门，卸衣灭灯，摸到床上，跟妙珠并头睡下。

他不想惊动她，但心却静不下来，只为了她头上的一串珠兰，此物最宜枕上，沾染妇人的发脂而香味愈透，浓郁媚冶，令人心荡。胡雪岩挤在这张小床上，忽然想到当时在老张那条“无锡快”上，与阿珠纠缠的光景，余味醺醺中，不免惘惘，越发心潮起伏，无法平帖。

不知不觉的转身反侧，吵醒了妙珠，睡梦里头忽然发觉有个男人在自己身边，自然一惊，她仿佛着魔似的，倏然抬起半身，双手环抱，眼睛睁得好大地斜视着。

“是你！”她透口气，“吓我一大跳。”

“你倒不说吓我一跳。”胡雪岩失笑了。

“真正是，鬼头鬼脑！”妙珠嗔道：“为啥要这样子偷偷摸摸？”

“偷偷摸摸才有趣。”胡雪岩伸手一拉，把她拉得又重新睡下，“我本来不想吵醒你，实在是睡不着。”

“古老爷呢？”

“他在大床上，也是刚睡下。”

“恐怕还不曾睡着，声音轻一点。”妙珠又问：“信写好了？”

“自然写好了才睡。”

“写给谁的？”

“写到苏州去的。”

“你不是要回苏州了吗？为啥还要写信？照这样说，你还住两天？”

这一连串的问句中，留他的意思，表露无遗。胡雪岩心想，如果说了实话，又惹她不快，因而使含糊糊地答道：“嗯，嗯，也没有定规。”

于是妙珠便问胡雪岩家里的情形。由于她是闲谈解闷的语气，胡雪岩便不作戒备，老母在堂，一妻一妾，还没有儿子等等，都老实告诉了她。

“刘三爷是极精明、极能干的人，想来你那位‘湖州太太’也厉害得很！”

“一点不厉害。真正阿弥陀佛的好人。”

“这是你的福气！”

“谢谢你！”胡雪岩带些得意的笑着，“我的福气还不错。”

“也是你那位湖州太太的福气。”

“这倒不见得。”

“嫁着你胡老爷这样又能干、又体贴的人，过的是不愁吃、不愁穿的你心日子。你胡老爷人缘又好，走到哪里都是热热闹闹，风风光光。这还不叫福气？”

“我这个人好说话时很好说话，难弄的时候也很难弄。”

“我倒看不出来。”妙珠紧接着说，“照我看，你最随和不过。”

“随和也有随和的坏处，外头容易七搭八搭，气量小的会气煞。”

“男人家有出息的，三妻四妾也是常事。”妙珠忽然问道，“你有了湖州太太，总还有上海太太、苏州太太？”

“那倒还没有。”胡雪岩说，“一时也遇不着中意的人。”

妙珠恨不得凑过脸去说一声：你看我怎么样？但这样毛遂自荐，一则老不起这张面皮，二则也怕他看轻了自己，只好忍着。但转念一想，放着自己这样的人才，哪一样比别人差？他竟说“遇不着中意的人”，倒着着实有点不

服气。

“那么，”她问，“要怎样的人，你才算中意呢？”

胡雪岩听出因头来了，答话便很谨慎，“这很难说，”他有意闪避，“情人眼里出西施，没有定规的。”

这一来，妙珠就说不下去了，总不能这样质问：难道我不是你的情人？这话就问得出来，也乏味。自己这佯一片痴心待他，而他真当自己路柳墙花，随折随弃，真是叫人寒心。

念头转到这里，顿觉有无限难诉的委屈，心头凄楚，眼眶随即发热，眼泪滚滚而下。

两个人是贴着脸的，虽然眼睛都朝着帐顶，他看不见她哭，但热泪下流，沾着胡雪岩的右颊，不能没有感觉，转脸一看，大惊问道：“咦！你又哭了！为什么？”

“我有心事。你不晓得！”

“又是触动什么心境了？”

“我在想，珍姐倒快有归宿了，李七爷跟她说，这次招安做了官，要好好做人，干一番事业，预备把珍姐接了回去。我们姐妹相差一岁，自小到现在没有分开过。从今以后，她归她，我归我，想想可要伤心？”

“原来为的姐妹情深。”胡雪岩笑道：“我倒有个主意，何不

你跟你姐姐一起嫁了李七爷？”

这句话说坏了，妙珠的眼泪，倾江倒海一般，身子一蹦，面朝里边，拉起夹被蒙着头，“啣啣”地哭出声来。

胡雪岩悔恨莫及，同时也有些昏头搭脑地弄不明白，一句笑话，何至于惹得她如此？当然，这时不暇细思，只有好言解释，继以赔罪，只求她住了哭声。

哭声不但不止，且有变本加厉之势，结果，门上有了响声，古应春被惊醒了，来探问究竟。

“你听！”胡雪岩推着她说，“拿人家吵醒了。”

妙珠不理，心里倒巴不得有个第三者从中排解，好事方始有望，所以反哭得更起劲了。

“你真是，‘越扶越醉’！”胡雪岩无奈，只好起床去开了门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古应春踏进来问说，同时仔细看着胡雪岩的脸色，是啼笑皆非的神情。

“哪晓得怎么回事？讲话讲得好好地，忽然说舍不得她姐姐从良，伤起心来。”

最后一句话不曾说完，妙珠将被一掀，恨恨他说：“你死没良心！”然后将头转了过去，掩面而啼。

这是有意抛出一个疑团，好让古应春去追问，果然，他中了她的计。

“小爷叔，你有啥地方得罪妙珠了？拿你恨得这样子，真叫人不懂！”

“你不懂，我也不懂。”胡雪岩唯有装傻，而且不希望古应春介入，所以接着便做了个送客出门的姿态，将身子往旁边一挪，手一扬，“天快亮了，请上床去吧，睡不了多少时候了。”

听这一说，妙珠的哭声突然提高，仿佛第三者一走，她就孤立无援，有冤难诉似地，于是古应春踌躇了。

“到底为什么？”

“她要跟我，又不肯好好谈。弄这‘一哭二闹三上吊’的一套，你说好笑不好笑？”

古应春大感意外，不假思索他说了句：“这是好事啊！”

“好事多磨！总也要慢慢儿谈，慢慢儿磨，才可以谈得拢。”胡雪岩打个呵欠，又催他走：“你请吧，我也要睡了。”

等古应春一走，妙珠的哭声也停住了，因为胡雪岩已有表示，她便等着他来谈。谁知他一口将灯吹熄，上了床却不开口。

事情成了僵局，妙珠又羞又恼，而且初次领略到胡雪岩的手段，真个因爱成仇，心思拨不转，拼命往牛角尖里去钻。

越想越气，越想越觉得做人乏味，再看胡雪岩时，鼾声大起，这一下更把她的心思迟到了绝路上，悄悄起床，流着眼泪，找了根带子出来，端张椅子到床脚，在床顶栏杆上，将圈套结好，头一伸上了吊。

胡雪岩的鼾声是假的，有意冷落妙珠；好逃避纠缠，她起来从他身上跨过了地，他都知道，只知道她下了地做些什么，只觉得床突然一震，不由得眼开了眼，一望之下，吓得心胆俱裂，跳起身来，赤脚下地，将妙珠的下半身一抱，往上一耸，那个圈套总算卸掉了。

妙珠的气刚要闭过去，上了圈套，后悔嫌迟，那一刹那，只觉得世间样样可爱，人人可亲，所以此时遇救，把胡雪岩的薄情都抛在九霄云外，一片心中，除了感激，还是感激，趁势抱住他的头，“哇”地一声大哭而特哭。

这一下，不但惊醒了古应春，也惊动了妙珍和前后院的闲人，纷纷赶来探望，但心存顾忌，只在窗前门外，探头探脑，窃窃私议，只有妙珍排闼直入，但见妙珠伏在床上抽噎不止，胡雪岩穿一身白洋布小褂裤，赤着脚坐在那里，样子相当窘迫。

她只有向站在一边，仿佛遭遇了绝大难题，不知如何应付的古应春探问：“古老爷，到底为了啥？是不是妙珠得罪了胡老爷？”

古应春不答，只将嘴一努，视线上扬，她顺着他的眼风看过去，才发觉朱漆床栏杆上，束着一条白绸带子，莫非妙珠曾寻死觅活来着？心里疑惑，却怎么样也问不出口来，因为这太不可思议了。

这时的胡雪岩，心里异常矛盾，异常难过，但也异常清醒，为了应付可能会有麻烦，他觉得非先在理上占稳了地步不可。

于是他沉着脸说：“珍姐，我有句话要请教你。彼此初会，但有李七爷的关系在那里，大家都不算外人，我到同里来作客，妙珠要害我吃一场人命官司，我真不懂，为啥要这样子跟我过不去？”

这几句话，不但说得妙珍大为惶恐，连古应春都觉得太过分了，所以抢着说道：“小爷叔，话不好这样子说……”

“我说得并不错。”胡雪岩有意装出不服气的神情，“你倒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，她一口气不来，害我无缘无故打这场人命官司，是可以开得玩笑的事吗？”

妙珍至今还只明白了一半。她实在不懂妙珠为何要上吊，为何上吊又不死？只是听胡雪岩这样发话，衷心感觉歉疚，便只好这样说，“胡老爷，我想总是妙珠得罪了你，你千万不要生气，等我来问她，回头给胡老爷磕头赔罪。”

“好！”胡雪岩趋势站了起来，“你问问她！问她看看，我哪里亏待了她？前后不过三天的工夫，哪里来的深仇大恨，要这样子害我！”

在床上的妙珠，既感愧悔，又感委屈，哭得越发伤心。古应春倒起了一片怜惜之心，但还弄不明白胡雪岩的意思，不便说什么，只陪着他走到外面。

“小爷叔！为啥会搞得她要上吊？到底你说了什么话，叫她如此伤心？”

“轻点，轻点！”胡雪岩埋怨他说，“你要帮着我‘唱双簧’才对，怎么开出口来，总是帮人家说话？”

古应春报以苦笑，然后自语似他说了句：“长根怎么不露面，我去找他来。”

胡雪岩不响，这是默许的表示，古应春便开门走到外面，闲人甚多，见他的面都避了开去，古应春也不理他们，一直寻到妙珍所住的那座院落。

“李七爷呢？”他问一个娘姨。

“昨天没有住在这里。当夜就回盛泽去了。不过中午就要回来的。”

于是古应春只好折回原处，只见妙珍正在跟胡雪岩说话，发现他来，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投以期待的眼光，仿佛都要向他求援似地。

“古老爷，要请你说句公道话。”妙珍一开口便是受了委屈的语气，“我妹子眼界高，从来没有啥客人是她看得上眼的，今天为了胡老爷，连命都不要了！只看这一层，胡老爷也该有句话。”

“慢来，慢来！”古应春听她话中略有负气的味道，所以先出以安抚的态度，“有话慢慢儿谈，你请过来，怎么回事，先说给我听。”

妙珍听他这样说，便跟着古应春走到一边，简单扼要地提出要求，妙珠已自誓非胡雪岩不嫁，而胡雪岩一口拒绝，似乎没有转圜的余地。希望古应春主持公道。

这公道如何主持？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，他对胡雪岩只有谏劝，听不听在人家。不过，他也很困惑，胡雪岩为人最随和，这番好意，就是难接受，也该婉言辞谢，何以话锋硬得竟连妙珍也感到气愤了。

“你等一下，让我先来问问我们小爷叔。”

问到胡雪岩。他又有一番说词，认为妙珍的话，迹近要挟，同时事实上也无法相许，加以这几天身心交疲，不耐烦多作纠缠，所以干脆回绝。

看起来胡雪岩也有些负气，但论道理，妙珍是骨肉连心，疼她妹子，说几句气话是可以原谅的。不过，胡雪岩身心交疲，肝火不免旺些，似乎也是情有可原，反正都是一时情绪不佳，事后自然相互谅解，旁人亦可以代为解释得清楚的。症结是在“事实上无法相许”这句话，不能不问。

“小爷叔，你有啥难处，说来听听。”古应春问道，“可是我们那位姑娘那里说不通？”

“正是！为了芙蓉，大打饥荒，至今还不曾摆平，我何苦又惹麻烦？”

古应春想了一会说：“这总有办法可以弄妥当。最主要的是，你到底喜欢不喜欢妙珠？”

这话叫胡雪岩就难回答了，既不愿作违心之论，也不肯公然承认，顾而言他他说：“还有一层，我这趟是带着芙蓉来的，当着她在这里，倒又弄上一个人！你想想，她心里是何滋味？再说，我对刘三爷也不好交代。”

古应春旁观者清，听他这两句话，立刻了解了他的本心。他是喜欢妙珠的，杭州的那位太太，也不足为碍，只碍着芙蓉，一时做不成这件“好事”。

“你说的是实话，我懂了。”古应春提出警告：“妙珠一片痴心，如果落空，说不定还会第二次的举动。好好的日子不过，弄件命债在身上，太划不来了。”

“命债”二字，说得胡雪岩悚然一惊，极其不安，搓着手说：“世上真有那样傻的人，连性命都不要？”

“说不定的！”古应春又正色说道：“她第一次真的上吊死了，倒也罢了，第二次出毛病，就是你见死不救，良心上一辈子不安。”

胡雪岩几乎一夜不曾睡，又遭遇了这些惊吓烦恼，只觉得头痛欲裂，神思昏昏，于是老实告诉古应春，他必须找个清静的地方，好好睡一觉，托他代为敷衍珍珠姐妹，一切都摆到下午再谈。

要寻清静之处，自然还是朱老大家。到了那里，从后门入内，走到自己卧室，关照朱家派来词候他的佣工，谢绝访客，然后关紧房门，解衣上床。他实在是累了，着枕使即人梦，直到中午才起身。

刘不才就在他外屋喝茶守候，听见响动，便来叩门，等胡雪岩开了门，他第一句就问：“怎么会险险乎闹出人命来？”

经过一觉好睡，胡雪岩的情绪稳定了，脑筋也清楚了，不先答他的话，却问到古应春：“老古回来了没有？”

“回来了。我就是听他说的。”

“那么，俞老跟尤五他们也知道了，”

“自然。”刘不才说，“大家都有点派你不是。”

胡雪岩在心里说：别人都可以说我薄情，派我的不是，唯独你不能！这样想着，口中便问了出来：“你呢？”

“我无所谓！你的事跟我不相干。”

这表示胡雪岩果真要娶妙珠，他亦不会反对。将来如何，虽不可知，但总算去了一个小小的障碍，自是可令人安慰的。

不过这件事到底是“闲事”，胡雪岩决定采取敷衍的态度，先拖着再说。眼前还有许多正经事要办，因而当机立断地作了决定：“你去收拾收拾行李吧！我们今天就回苏州，交代了长根的大事，赶紧回上海。”

“今天走怕不行。”刘不才说：“我听尤五说，今天晚上他们要公请你。”

“公请？”胡雪岩诧异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总有话跟你说。此刻他们关起门来，不知在商量什么？”

这让胡雪岩想起来了，急急问道：“长根来了没有？”

“自然来了。”刘不才说，“他这两天最忙了。据说，一早到盛泽去了一趟，特地赶回来的。”

胡雪岩点点头：“今天是他们帮里有事要谈，外人不便插足，我们也不必打搅他们，你把考古去找来，我们寻一处地方，一面吃饭，一面谈谈我们自己的事。”

等把古应春找了来，他建议仍旧到妙珍那里去盘桓，因为她自知失态，异常惶恐，托古应春无论如何要将胡雪岩请了去吃午饭，好让她有个赔罪的机会。

不去是逃避麻烦，而麻烦往往是越避越多，胡雪岩此时的心情已大不相同，想了一下，毅然决然地答道：“也好！我倒要听听她怎么说？”

于是三个人安步当车到了妙珍那里。她的神态前倨而后恭，口口声声：“胡老爷不要动气，妙珠年轻不懂事。”又说：“千不看，万不看，看李七爷面上，当没那回事。”

这样措词，反令胡雪岩不安，便问一句：“妙珠呢？怎么不见她的面？”

“会来的！会来的！”妙珍问道：“时候不早了，是马上开饭，还是先

用些点心？”

“点心可以省了，酒也不必，就吃饭吧！”

古应春是有意来做“串客”的，便顺着他的意思说：“对！天气大热，酒，免了。”

“这样吧，吃点‘杨梅烧’，是我去年泡的，一直舍不得吃，今天请请胡老爷。”

“那好。”古应春又改了口气，“杨梅烧可以祛暑，不妨来一杯。”

于是在一张大理石面的小圆桌上，妙珍亲自安席，乌木银镶筷，景德镇的瓷器，餐具相当精致。等摆上冷荤碟子，妙珍亲手捧出一个白瓷坛，打开布封口，一揭盖子，便有一股醇冽的酒香透出来，这种用洞庭山白杨梅泡的高粱酒，酒味都到了杨梅里面，其色殷红的酒，甜而淡，极易上口，最宜于这种初夏午间饮用。

坐定斟酒之际，妙珠翩然而至，不施脂粉，只梳一个乌油油的头，插着一排茉莉，倩影未到，香风先送，走到席前，从刘不才招呼起，最后才轻轻地喊一声：“胡才爷！”秋波流转，盈盈欲泪，但仿佛警觉到此时此地，不宜伤心，所以极力忍住，低着头坐在胡雪岩身边。

包括胡雪岩在内，谁都不提这天黎明时分，性命呼吸的那一段事故，妙珍也放出全副本事，手挥五弦，目送飞鸿般，应酬得席面上非常热闹，但彼此的视线，总离不开妙珠，她不知道是别有幽怨，还是不好意思，一直低着头，偶尔扬眉，飞快地看胡雪岩一眼，不等他发觉，便又避了开去，实在猜不透她是什么意思。

在胡雪岩却是别有滋味在心头，想起一早跟她说的话，对她的态度，自觉过分，不免歉疚，便悄悄从桌子底下伸过一只手去，想握住她的手，她灵得很，拿手一移，让他扑了个空。

越是这种带些负气的动作，越使胡雪岩动情，便笑嘻嘻地问道：“还在生我的气？”

“我哪里敢？”

“不是什么敢不敢！”古应春接口，“妙珠根本没有生气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啊！”妙珍也说，“好端端地生什么气？妙珠！”她努一努嘴。意思是胡雪岩的酒杯空了，要妙珠替他斟酒。

妙珠迟疑了一下，取起酒坛中的银勺子，舀了一勺酒，从刘不才斟起，最后才替刘雪岩斟满。

“别人都有杨梅，为何我没有？”胡雪岩故意这样质问。

妙珠不响，舀了两个杨梅，放在一只小碟子里，推到他面前。

“讨出来的不好吃。我不要了。”

“我也晓得你不要！”妙珠冷笑，“你就是看见我讨厌。”

“妙珠！”她姐姐重重地喊，带着警告的意味。

这让胡雪岩颇为不安，怕姐姐要管妹妹，妹妹不服顶嘴，岂不煞风景？

妙珠倒不曾顶嘴，只又是眼圈发红，盈盈欲涕，越惹人怜惜。于是做姐姐的叹口气，欲言又止，似乎想埋怨、想责备，总觉得于心不忍似地。

风尘中人，善于做作，而况是带着真情的做作，那番低徊欲绝的神情，真是满座惘然。刘不才一向是个寻快乐的人，首先就心酸酸地忍不住，但以他的身分，颇难为词，便递个眼色给古应春，示意他有所主张。

古应春懂他的意思，但这样的事，何能擅作别人的主张，也不便当着珍

珠姐妹劝胡雪岩莫负芳心，怕她们误会他代胡雪岩作了承诺。想了一下，唯有着不着边际地劝慰一番。

“妹妹，”他说，“事情是来得突然了一点。胡老爷不是不中意你，他有他的难处。凡事事缓则圆，只要郎有情，姐有意，总有成其好事的一天。”

在他觉得这是遥遥无期，说如不说的“空心汤团”，而在妙珠却大有领悟，她平时喜欢听小书，也喜欢看那些七字句的唱本，才子佳人，痴心苦恋，历尽艰难，最后终了大团圆的事，在肚子里记着好多，这时听得古应春的话，就象一把锁匙开启了她失而复得的一具百宝箱，心想：对啊！他自己不也说过“好事多磨”，我且耐着性子磨，哪怕他有棱有角，要磨得他圆转自如，滚入自己怀中。

这样想着，脸色就不同了，低眉垂眼，神思不属地在悄然思量。席间的谈话，一概不闻。别人倒还好，胡雪岩是惊弓之鸟，心里在想，莫非她又生了拙见？常听人说：一个人自尽，在刚要断气的刹那，想起尘世繁华，一定痛悔轻生。所以遇救之后，决不会再想到自尽，如果真的想死，则其志坚决，异于寻常，预先顾虑到可能会再度遇救，想出来的寻死的办法，是别人所防不到的，那就死定了！

转念到此，悚然自惊，急急抬眼去看妙珠，但见她神态安闲，又不象是在想寻死的样子，倒有些困惑了。

“妙珠，”这次他伸过手去，她不曾拒绝，“你在想啥心事？”他率直地问。

“我在想……”她突然嫣然一笑，“不告诉你！”

这一笑，使胡雪岩大为安慰，一切顾虑，都抛在九霄云外，因为这个笑容，决不会出现在想寻死的人的脸上。

“告诉是要告诉的，”古应春也觉得安慰，所以打趣她说，“要私底下说，才有味道。是不是？”

妙珠不答，拿起银勺子来，又替大家斟酒，然后取起自己面前的杯子，看着妙珍说道：“珍姐，你吃点酒！”

“越大越不懂规矩！”妙珍仿佛又好笑，又好气他说：“怎么不敬贵客，来敬我？”

“自然有道理在里头。”

“你讲！啥道理？”

“你先吃了我再讲，讲得没有道理，我一杯罚两杯！”

“这话对！我做见证，”刘不才插嘴，“妙珍你就先吃了。看她怎么说。”

于是妙珍将面前的半杯酒，一饮而尽，放下杯子，与他人一样，都注视着妙珠，要听她有什么出以如此郑重态度的话说。

妙珠自觉绝妙的智珠在握，神态极其从容，“珍姐，从爹娘故世，多亏你照应。如今李七爷要做官去了，眼看珍姐你是现成的一位官太太。刚才这杯酒是恭喜你！”她看着刘不才和古应春问道：“这杯酒，珍姐是不是该吃？”

“对，对！”两人异口同声附和。

“好了，好了。”妙珍催促，“你自己有话快说。”

“刚才这杯是喜酒。”妙珠慧黠地格格一笑，“我是有两句极要紧的话，珍姐你再喝一杯，我才能说。”

妙珍又好笑，又好气，“死丫头！”她咬一咬牙，“我再不上你的当了。”

看她们姐妹俩的神情，大家都笑了，只有妙珠例外，“真的！是极要紧

的话！”她说，“说出话来，有没有道理，是要大家评的。如果没有道理，我一杯罚三杯。”

“真硬气！”刘不才攥掇着说：“妙珍，你不能输给你妹妹。”

席面上原要这样才热闹，妙珍就装得很认真他说：“刘老爷，我听你的话。回头她的话没有道理，你可要说公话。”

“当然！当然！”刘不才亲自执勺，替妙珍斟了大半杯酒。

等她干了酒，妙珠问道：“珍姐，你倒爬上高枝儿去了，丢下我一个怎么办？”

“对！”刘不才脱口就说：“问得有道理！”

古应春和胡雪岩亦以为然，但他们的心思都快，觉得她这句话不但问得有道理，而且问得很厉害，尤其是胡雪岩仿佛看到一片罗网迎头罩了下来。

妙珍也确是这样的心思，打算着让胡雪岩娶了妙珠回去，也是个极好的归宿，但这是私下打算，不便公然透露，否则胡雪岩会起反感：原来你自己急着要从良，而抚妹之责，又不能不尽，才套到我头上。我偏不要！

因为有此顾虑，一时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，妙珠趁机又说：“我也知道珍姐为难，自己不能不打算打算。珍姐，你让我先走一步。”

“先走？”妙珍愕然，急急问道：“走到哪里去？”

“我想先搬出去住。”妙珠以从容而坚决的语气答道：“这碗饭，吃到现在为止了！”

这一说，大家才算明白，虽未从良，愿先“脱籍”。这也是好事，但总得有个着落，才是办法。

“至于住的地方，我也想过了。”妙珠说道，“多的是庵堂，让我带发修行，修修来世，总也是办得到的。”

“这，怎么可以？”刘不才大摇其头，“年纪轻轻，说出这种话来，岂不叫你的姐姐伤心？”

“我想，”妙珍慢条斯理他说，“果然有志气不吃这碗饭，我倒也赞成。先搬出去住也可以，住庵堂就不必了。”她又加了一句：“胡老爷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胡雪岩心想，妙珠似乎胸无城府，花样倒真不少，且“将”他一“军”，看她怎么说？

“我不相信妙珠年纪轻轻，会看破红尘，要修什么来世？如果，”前一句话倒没有什么毛病，坏就坏在“如果”，他说：“如果真的要修行，我替妙珠造一座家庵。”

这真是语惊四座，珍珠姐妹无不变色，刘不才和古应春也深为不安，觉得他这句话太重了。

在妙珠，不但气，更多的是恨，心里在想：真看不出他，好狠的心肠，一死回不了他的意，现在还要逼自己出家。然而她也是好强的性格，说了不算，叫人笑话。于是她又想：好！我就跟你赌这口气！

冲动之下，不假细思，“胡老爷一言为定。”她站起身来福了福：“我先谢谢你！”

“说笑话的！”刘不才先喊了起来，“妙珠，你怎么当真？”

“决不是说笑话。”妙珠的脸色煞白，“我懂胡老爷的心思，最好我在这时候就一剪刀拿头发剪了起来。这可对不起了，修行在心，不在乎做不做尼姑！”

越是这种不进理的诬指，越见得她一片深心都在胡雪岩身上。但局面越来越僵，僵得有无法收场之势，胡雪岩当然自悔轻率，尴尬万分。妙珍和刘不才也只有从中打岔，乱以他语，倒是古应春，忽有妙语，通前彻后，略想一想，作了个“大胆”的决定。

“妙珠！”他起身招招手说，“你来，我有句话问你。”

“古老爷！”妙珠率直拒绝，“有话，你在这里说好了。”

“喔唷！”古应春故意抚摸着前额，“这个钉子碰得好厉害。”

虽是玩笑，含有指责之意，勾栏人家以不得罪客人为第一要诀，所以妙珍代为道歉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古老爷！她年纪轻，不懂事，一切包涵。”接着，便正色向妙珠训斥：“你怎么连好歹都不懂！古老爷有话问你，自然是好意。‘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’！还不跟古老爷赔罪。”

妙珠也觉得自己不对，但要她赔罪，却又一时变不出那样的脸色来，幸好古应春体恤，连声说道：“赔什么罪，赔什么罪。来，来，我们到这面来谈。”

一面说，一面拉，妙珠也就顺势收篷，跟到一边，悄悄说道：“古老爷，真对不起，我不是有心的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不必去谈了。我问你，”古应春停了一下，用很郑重的语气问道：“你是不是下定决心，非姓胡不可？”

妙珠抬起一双大大的眼睛，很快地看了他一眼，接着便垂下头去，然后，微微颌首。

“好的！不过事情一时不会成功，一年半载，说不定三年两年，你等得及吗？”

“没有啥等不及！”妙珠用极轻的声音回答。

“那就让胡老爷替你造一座家庵，反正带发修行，不要说带发修行，就真的做了尼姑，也可以留起头发来还俗的。”古应春又说：“你想想，你住的是姓胡的替你造的房子，还不算是胡家的人？”

这不但是一句话指出了迷津，也因为古应春站在自己这边，越发增加了信心，因而妙珠眉开眼笑地不断低声称谢：“古老爷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！”

“我的话，你摆在心里。”

“是的。我晓得。”

话虽如此，妙珠到底不是那种老于世故，深于城府的九尾狐，开朗的心情，不知不觉地摆在脸上。妙珍和刘不才看她神情舒坦，自然都感到快慰，只有胡雪岩的心情矛盾，一方面觉得妙珠是宜喜宜嗔春风面，一扫愁苦之容，格外显得明艳照人，看在眼里，爱在心头，一方面又怕古应春擅作主张，投其所好，如果所许的愿心是自己办不到的，则又何以善其后？

心里六上八下半天，终于趁刘不才大谈赌经时悄悄问妙珠：“古老爷跟你说点啥？”

她眼波闪耀，斜着从他脸上飘过，故意洋洋不睬地答了句：“不好跟第三个人说的。”

她装假，他便有意逗她：“想来是他看中了你了？你可当心！古才爷有个‘女张飞’管着。”

“女张飞？”妙珠触发了好奇心，“怎么叫出这么个名字来。你倒说给我听听。”

“来！”胡雪岩趋势将她一拉，两人走到屏风背后，在一张杨妃榻上，

并排坐了下来，“女张飞”自然不谈了，但却别无话说，一个拉着她的手凝视，一个低头不语。

“胡老爷！”是妙珠先开口，“你说要给我造一座家庵，这话算不算数。”

“我跟你说说笑话的。”胡雪岩正好改口，“莫非我真的作孽？年纪轻轻的，送你进庵堂去过那种日子？”

“哼？”妙珠微微冷笑，“造一座庵，也要几百两银子，自然舍不得了！”

胡雪岩再精也想不到这是激将之计，当即答道：“几百两银子小事。不要说你我有过交情，哪怕初见面，送你几百两银子，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。”

“既然你这样说，我先谢谢你，明天等家庵造好了，我供你一个‘长生禄位’。”

“不行，不行！‘家庵’两字，再不用提起。”

妙珠也不是真的看破红尘，要去带发修行，就这片刻之间，她照古应春的指点，另外打定了主意，“你不用管，你总归给我几百两银子，让我造间新房子住就是了。”她又加了一句：“你肯不肯？”

“谈不到什么肯不肯。你如果不相信，我马上给你银子好了。”

“那倒不必。说过算数，”

接着，她伸出春葱样的一只小指，一钩新月似地弯着，胡雪岩也伸出小指来跟她勾了勾。接着，便一手揽住了她的腰，说了句真心话：“妙珠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？又舍不得你，又怕你。”

“怕我什么，我又不是吃人的老虎。”

“老虎倒不是，是一条……”

“一条什么？”

胡雪岩想说：是一条会缠人的蛇。但因已领教过妙珠的脾气，不敢造次，所以话到口边，又缩了回去，等她再追问时，自然也不肯出口，笑笑而已。

“我知道你怕我。”妙珠有些悔恨不胜似地，“我也知道我的脾气，就是改不掉。”

一个人能有自知之明，便容易相处了，胡雪岩心想，不管将来如何，能劝得她稍敛那种刚烈性情，总是好事，“妙珠，”他先恭维她一顿，“说良心话，我从杭州看到上海，上海看到苏州，象你这样的人品，真是顶儿尖儿，再没有话好说……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！不要替我乱戴高帽子。捧得高，跌得重，下面就要说到我的坏处了。”

一说破，胡雪岩倒又不便再出口了，仍然只能付之一笑。

“闲话少说。”妙珠忽然问道，“你住房子喜欢怎样一种格局？”

这话问得太突兀。胡雪岩想了一下，方始明白，但也不愿说破，只反问一句：“你呢？你喜欢怎样的格局？”

“我喜欢高大凉爽，前后空地要多。”

“那么，你就照你的意思去盖好了。如果要修怎么样一座亭台楼阁的大花园，我力量不够，普通一所住宅，我还送得起。”胡雪岩又说，“房子是你住，不是我住，良然是你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。”

最后一句话，是有意这样说的，暗中拒人于千里以外，这，妙珠也懂，不过她受了古应春的教，已打字一个“磨”字的主意，所以并不觉得失望，神态自若地问道：“你们杭州的房子是怎样的格局？”

“普通人家前后厢房，中间是正屋，有个名堂，叫做‘四盘一汤’。”

妙珠觉得这个说法很新奇，闭上眼想一想，若是临空下望，前后厢房，分布四角，中间一座厅，果然是这样一种形状，于是笑道：“好的！我们也来个四盆一汤。”

这近乎一厢情愿的想法，胡雪岩自然也懂，认为不宜再说下去了，话越来越多，也越描越黑。因而又是笑笑不响。

“你倒真会笑！一笑、两笑、三笑了！”

是不明用意的废话，但出之于她的口中，另有一种味道，胡雪岩斗口也是很在行的，随即笑道：“你倒是胜过秋香，可惜没有一个唐伯虎！”

这又有暗中见拒之意，妙珠心中自语：总有一天叫你脱不得身。这样想着，脸上便露了诡黠的笑容。

这让胡雪岩又起警惕，不知道她在打什么主意？凝神细看，妙珠忽然“噗哧”一声，笑了出来。

这一笑，越使胡雪岩困惑，不过有一点倒是很清楚的：前嫌尽释！既然如此，就不必再瞎费什么工夫了，且丢开了再说。

回到席间，重又闹酒，一顿午饭，吃到下午四点才罢。妙珠道声“得罪”退了出去。接着便有个替妙珍收拾房间的心腹娘姨，进来使个眼色，将妙珍调到外面。这一去好久不见进来，冷落客人是娼门大忌，何况是这几位特客？所以胡雪岩等人，虽在海阔天空地闲谈，暗地里却都抱着一个疑团。

天快黑下来时，来了一班押客，嘈杂的人声中有一句话听得很清楚，是她们那里的相帮在说：“二小姐收房间了。”

“二小姐”就是妙珠，“收房间”等于上海长三堂子里的“卸牌子”，是从良的表示。问津有心的那班狎客，一看名花有主，无不惘叹，少不得有人打听，是何豪客，量珠来换去了这一粒“妙珠”？相帮以“弄不清楚”作答。

别人不清楚，妙珍屋里的三个人，心中雪亮，古应春笑笑说道，“小爷叔！艳福不浅，到处有人留情。”

胡雪岩却笑不出来，“我不是假道学，用不着口是心非。人呢，当然有可取之处，不过我现在实在没有工夫来享这份艳福。”

他看着刘不才说，“三爷，你来接收了去吧！”

“说笑话了！我怎么能做这种事？”刘不才大摇其头，“退一万步说，妙珠一片心在你身上，九牛拔不转，就算我可以接收也接收下到。”

“麻烦！”胡雪岩有些怨恨，“老古，一定是你替她做了狗头军师！你说实话，你替她出了什么馊主意？”

古应春想了一下，这样答道：“小爷叔，我劝你最好置之不理，听其自然，那就不会有麻烦，更不会有烦恼了。”

“这话倒说得有道理。”胡雪岩深深点头，“我就照你的话做。”

“只怕不容易做到。”

听他的话又翻覆，自然诧异，而且不满：“这话，我弄不明白！”

“很容易明白！小爷叔，有道是：‘未免有情，谁能遣此？’我怕你心里抛不开。倘或如此，倒不如实事求是的好。”

胡雪岩沉吟了一会，果然有些割舍不下，因而便无话可答了。

就在这时候，到了一班客人，领头的是跷脚长根，其次是俞武成，再后面就是尤五跟他的那班江湖弟兄，殿尾的是杨凤毛和朱老大，挤得满满的一屋子，加上妙珍领着娘姨、大姐来招呼，乱得不可开交。

“小爷叔！”尤五避开古应春和刘不才，将他一拉，悄悄说道，“我有几句要紧话，想跟你说。看哪里有清静的地方？”

这里找主人，胡雪岩便又去问妙珍，她毫不迟疑地答道：“妙珠的房间空着。”

“不错！”胡雪岩倒想起来了，“妙珠是怎么回事？”

听此一问，妙珍的神情很奇怪，瞟了他一眼，用又象埋怨，又象调侃的声音说，“我都要问胡老爷是怎么回事？”

这样一扯开来，话就说不完了，事虽关心，苦于此时无暇深问，胡雪岩只说得一句：“回头再谈！”转身而去。

将尤五领到妙珠原来的住处，进房便觉异样。古应春睡过的那张大铜床，裳枕皆已收起，只剩下一张藤棚，妆台上胭脂花粉，一扫而空，玻璃镜子上还蒙了个布套子，格外有股人去楼空，天涯何处的凄凉味道。

“唉！”胡雪岩不知不觉地轻轻叹了口气。

尤五一天都在忙着商谈“大事”，布解所谓，便愕然相问：“小爷叔，你叹啥气？”

胡雪岩是深感于这短短一天之中，妙珠由一念轻生到毅然脱出风尘。已经历了好一番沧桑，情动乎中，不能自己，但到底算是闲情，这时候何必去谈它？所以问而不答，只说：“你们今天跟长根谈得怎么样？”

“那是小事。长根自然是厉害角色，不过自己人面前，不作兴说‘法兰西话’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胡雪岩打断他的话问：“你说什么‘话’！”

“喔，”尤五笑道：“这是最近夷场里流行的一句俗语。说洋文，英国话还有人懂，法兰西语，只听他舌头上打滚，不晓得他说些什么？所以说人自说自话，彼此永远谈不拢，就说他是说‘法兰西话’。”

“这倒也妙。长根不说‘法兰西话’，说的什么话呢？”

“说的老实话，人心都是肉做的。小爷叔这样待他，他不能做半吊子。又说：吃不穷，着不穷，不长眼睛一世穷！这句话也很实在。大家都看上小爷叔了！”尤五用极郑重的语气说：“小爷叔，江南江北的漕帮，以后都要靠你老人家了！”

“言重，言重！”胡雪岩大为诧异，“怎么扯得这句话？”

“我们商量好了！”尤五慢吞吞他说：“我们大家推小爷叔，做个军师，请你来发号施令。小爷叔，你不要打岔，听我讲完。”

讲的是他们江南江北漕帮的一条自救自保之策。从洪杨起事，河道阻塞，漕米改为海运以后，漕帮生计维艰，只是遍地烽火，各地纷纷办团练自保，朝廷焦头烂额，只顾军务，尚且不暇，自然无法来管漕帮的生计。这层苦衷，漕帮的头脑，无不体谅，因此各地帮口小弟兄闹事，他们都是好言相劝，共体时艰，但朝天一张口，家家有老小，总得要喂饱肚子才行。这就不是苦口婆心的劝导所能济事的。

因此，尤五、俞武成、跷脚长根还有另外一班漕帮管事的人物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都觉得唯一的办法是自己来寻一条生路。

“小爷叔！大家都佩服你是天下第一等的脑筋，这条生路，不但要你替我们来寻，而且要请你领我们来走。”

“啊！”胡雪岩吸着气，已感到双肩沉重不胜了，但是，无论如何说不出拒绝的话来，只有三个字：想办法！

当然，尤五与他的同道，亦决不会仅仅定下这么一个宗旨，便将千斤重担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压在胡雪岩肩上，他们也谈到过许多能够走、走得通的路。不过，这些想头，也大都是胡雪岩的启发而已。

“小爷叔，我们也谈过，第一，漕帮有船有人，不运漕粮，可以运别的东西，甚至于载客。现在难民多，有时要搭船觅个铺位，还真不容易。你说，这行生意好不好做？”

“当然好做。难处是怕官府不准。这，我来想办法。”

“对啊！”尤五十分欣慰，“我们要请小爷叔来出头，就是这些关节，都要仰仗大力来打通。”

“打不打得通，还不敢说。”胡雪岩又问：“你们还谈些什么生意，”

“丝、茶两项销洋庄，现在看样子是一定可以恢复的了。我们想集一笔资本，请小爷叔替我们来做。”

“这当然可以。不过我先要问一问，这两项生意，赚了钱，是私人的，还是公众的。”

这话问得尤五一愣，“是啊！”他搔搔头皮说，“我倒没有想到这一点，现在是请小爷叔来替漕帮弟兄想办法，如果赚钱公众分，当然没话说。不然，就只好搁在后头了。”

“我也是这个意思。五哥，”胡雪岩迟延了一下，终于问了出来，“我倒要请教，你的意思，是为公，还是……”

“我的情形，你晓得的，无所谓公私。有钱，老太爷的用度先提起一份，此外就是大家用，手长的多用几个，脚慢的少用几个。”

“这不是办法，你总要定个章程出来。不要说你是一帮之主，就是我的生意，对伙计们也要一碗水往平处端，大家才会心服，”

“是！小爷叔说得是。”尤五深深点头。

“这件事你不妨请老古替你参赞。现在不必会谈它。丝、茶两项生意，当然要做的，不过应该还有别的，大家有饭吃的生意好做。等我空一空来替你们动脑筋。”

“是的。我先跟你说明白了，回头席面上，他们还有话说。”

这一夜的盛宴，算是漕帮公众特请，虽非鸿门宴，但这顿饭也着实难吃，大家越是恭维，胡雪岩越觉责任沉重。所以一面谦虚，一面腹中寻思：江湖上行事，有时要“充”，不会的也得要大包大揽，满口答应，有时要“冲”，不管做得到做不到，硬做了去。但是，有时既不能充，更不能冲，一要诚实，二要稳健。象此时的情形，充对了、冲过了，未见得见好，充不好、冲不过，则误人大事，吃力而不讨好，不智之甚！

因此，他等大家的话告一段落，从容冷静他说道：“刚才尤五哥跟我说，承各位台爱，我说不出推辞的话来。此刻想想，有两句话，一定先要向各位说明白。”

这不能不预先声明的两点苦衷是：第一，他个人的生意，以及招揽在身上的闲事很多，而且也都到了不容再拖，必须料理的时候，所以一时还无法为漕帮效劳，其次，他感叹着说：“做事容易做人难”，将来必不能尽如人意，希望大家谅解。

对于第一点，自是同声应承，提到第二点，尽管他措词委婉，仍有好些人觉得不安，尤其是俞武成，很费劲地申述，大家决没有任何成见，希望他不要多心。胡雪岩对“麻布筋多，光棍心多”这句江湖上人人皆知的谚语，

深具戒心，所以本来还想在这方面再发挥几句的，见此光景，也只好缄口不言了。

这一顿酒吃下来，已是斗转参横，除掉跷脚长根，其余都回到朱家歇宿。尤五因为同里事毕，而松江、上海都还有许多事要等他去料理，决定第二天一早离去，特地到胡雪岩那里话别。不想一谈起来就没有完，胡雪岩一再催促，他总舍不得走，话虽多，其实以后有机会再谈亦可以，只是久别重逢，乍逢又别，觉得依依不舍而已。

就这样一谈谈到天亮，尤五索性直接上船，睡到松江。由于有他的朋友在一起，胡雪岩在礼节上不能不送行。河干握别，人已疲乏不堪，正待回朱家蒙头大睡，在一起的古应春眼尖，拉了他一把，急急说：“你看！”

注目看时，一顶小轿，如飞而过，只从两方镶嵌的玻璃小窗中，看出是个女人，却不辨是何面貌。

“是哪个？”

“还有哪个？”古应春笑道：“请问在同里，还有哪个女人是小爷叔你关心的？”

这当然是指妙珠，但古应春这样硬指他对妙珠关心，却使他感到有口难辩的委屈。就在这苦笑无以为答之际，只见轿子已转入一条小巷，他便脱口问了一句：“昨天搬出去以后，不知道她住在哪里？”

“也许就住在这条巷子里。”古应春怂恿着说：“去看看！”

拉着走到巷口一望，果不其然，轿子已经停了下来。胡雪岩心想，既已如此，不如看个明白，因而不必古应春相劝，先就走了过去。

到那里一看，首先触入眼帘的是，一幅簇新的朱笺，写着乌光闪亮的两个径尺大字：“胡寓”。

胡雪岩大为诧异，“老古，老古！”他慌慌张张地问：“妙珠也姓胡？”

“我不晓得。”

“这就有点奇怪了！”胡雪岩狐疑满腹，“这样‘霸王硬上弓’的事！我还是第一回看见。回去倒要问问妙珍！”

“何必那么费事？现在有妙珠在这里，为啥不问？”说着，古应春伸手便去叩门，胡雪岩想要阻止，已是不及，古应春拉起铜环“当当”地拍了两下。

黑漆双扉开启，垂鬟小婢正是妙珠身边的小大姐阿金。

“胡老爷！”面团团象“无锡大阿福”的阿金，笑嘻嘻他说：“你莫非千里眼、顺风耳？一早就寻得来了。”

胡雪岩无心跟她逗笑，只问：“二小姐呢？”

“刚刚回来。”

一句话不曾完，妙珠已掀帘而出，布衣布裙，屏绝铅华，已俨然“人家人”的样子了。“古老爷，”她含笑迎客：“请里面坐。”说着，抛给胡雪岩一个眼风，作为“尽在不言中”的招呼。

这样的举止，是以胡家的主妇自居，胡雪岩心想：这就不必再问她的本姓了。如今要动脑筋的是，设法让她将“胡寓”这张朱笺取消。

这样盘算着，便声色不动他说：“你这房子，倒不错。难为你觅得着，说搬就搬，一搬就有合适的房子，倒真凑巧。”

“是啊，巧得很！”妙珠很高兴他说，“我领你们看看。”

于是从前到后，走了一遍，最后到客堂落座。家具似是现成有在那里的，

屋角堆着箱笼什物，还未整理。

“今天还乱糟糟的，没有地方坐。古老爷，你下次来就好了。”妙珠又说，“做丝生意，总少不得要到同里来，如果没有地方落脚，就住在这里好了。这里，古老爷，你当它自己的家一样。”

“多谢，多谢。”古应春说，“如果到同里，一定来看你。”

修行的话也不说起了！胡雪岩心里好笑，想挖苦她两句，又怕她动气，便忍住了。但嘴角掩不住那种近乎捉住人错处的笑容，使得妙珠忍不住要问。

“胡老爷，你笑啥。笑我做事顾前不顾后，是不是？”

“顾前不顾后”五个字，不堪寻味，胡雪岩却不说破，只问：“你这房子是租，是典，还是买的？”

“租的，”

“房东卖不卖？”

“卖也可以谈。”

“看样子，你倒象很中意这所房子。”胡雪岩略停一下说：“我看为了省事，我就买这所房子给你好了。”

“随你的意思。”

“照我的意思，你先把‘胡寓’这张条子拿掉？”

“不！”妙珠断然拒绝，“我姓胡，为啥不能贴那张条子？”

“你将来不是要改做家庵吗……”

“对，”妙珠抢着说道，“那时再换一张条子，叫做‘胡氏家庵’。”

“那也随你的便。反正天下姓胡的多得很，随你高兴姓啥就姓啥。”依然是拒人千里的语气，妙珠觉得他太过于簿情，脸色便有些不大好看了。

胡雪岩神思困倦，肝火上升，认为妙珠过于惫赖，有意想跟她吵一架，吵散了拉倒。但未及开口，为古应春看出端倪，急忙抢在前面做和事佬。

“啊！”他故意装作耽误大事，突然想起的那种吃惊的神色。目瞪口呆地望着妙珠。

这是为了想移转他们的注意力，两个人当然都上当，胡雪岩先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喔，”他忽又放缓了神色，摇摇头说：“没有什么！想起来了，不要紧。”

“真正是！”妙珠拍着胸说：“古老爷真会吓人，”

胡雪岩对他，当然远比妙珠来得关心，因而追问：“你想起什么？什么事不要紧？”

根本无事，如何作答？古应春便信口胡扯：“我想起个很有趣的故事。”

胡雪岩啼笑皆非，妙珠却是想想滑稽，这古老爷莫非有痰疾？再看到胡雪岩那副懊恼而无可奈何的模样，不由得“噗哧”一声，忍俊不禁了。

这破颜一笑，便至少是安抚了一方，古应春旁观者清，此时若得妙珠的一番柔情蜜意，则百炼钢可以化为绕指柔，因而先抛个眼色，然后指着胡雪岩对妙珠说：“他跟尤五爷谈了一夜，又送他上船，又来看你，这会儿真的累了。你让他好好睡一觉吧！”

说完，起身就走，脚在移动，眼睛中不敢放松，一看胡雪岩也要站起，立即回身硬按着他坐下。

“朱家人来人往，嘈杂不过。你这两天精神耗费得太多了，难得几样大

事都已有了头绪，正该好好息一息，养足了精神，我们明天一起到苏州，转上海。”

“古老爷是好话！”妙珠从容接口，“一个人，好歹要晓得，好话一定要听。”

胡雪岩也实在是倦得眼都要睁不开，勉强撑持在那里，经他们两人这样相劝，一念把握不住，如水就下，浑身劲泄，不但懒得动，连话都懒得说了。

看古应春刚要出门，他想起一句话，非说不可，“老古，老古，你等等！”他吃力地说，“老周只怕今天会从苏州回来，如果有啥信息，你赶紧派人来通知我。”

“我知道了。你尽管安心在这里休息好了。”

等古应春一走，妙珠亲自去绞了一把热毛巾，递到胡雪岩手里，同时问道：“饿不饿？”

“饿倒不饿，心里有点发虚。”

“不是心里虚，是身子虚。我煨了一罐莲芯粥在那里，你吃一碗，就上床去吧！”

一面说，一面便走了开去，不多片刻，阿金捧着一只闽漆托盘，端来了一碗桂花冰糖莲芯粥。胡雪岩本来就爱甜食，那碗粥清腴甘糯，吃完了意犹未尽。妙珠仿佛预知他的心意似地，紧接着端来了第二碗。

“没有打算你会来，不曾多预备，就只有这一碗了。我马上再炖，等你起来再吃。”妙珠又向：“另外还想吃点啥？好趁早动手。”

这样深情款款，胡雪岩心头的樊篱尽撤，看看阿金走得远了，便笑笑说道：“啥也不要，只要你的人！”

嘴里说着话，一只手便伸过来拉，妙珠腰肢一扭，翩然避开，带着顽皮的笑容说：“君子动口，小人动手。”

胡雪岩一笑而罢，伸过懒腰，站起身来，妙珠便引着他到卧房，房间甚大，却犹未布置妥帖，不过窗帘已经装好，床上衾枕整洁，尽堪安卧，身子一歪，倒在床上，就不想动了。

“起来嘛！等我铺床。”

“马马虎虎好了。”胡雪岩的眼睛已经合拢，“我不想再动了。”

妙珠无奈，叫进阿金来，替他脱靴宽衣，一个身子拨过来拨过去，费了好半天的事，刚把他的头搬到枕上，鼾声已经起了。

他这一觉睡到下午才醒，首先听到的是柔靡的小调，用鼻音低低哼着，转身朝外，从雪白方孔纱帐中望出去，只见妙珠正坐在窗前通头发，发长及腰，一梳子通不到底，不能不抬起又白又腻的一弯手臂，反握发梢，才料理得了。胡雪岩看在眼里，痒在心头，便咳嗽一声，等她揭帐来视，很快地将她一拉。

猝不及防的妙珠，恨声说道：“总是这样子蛮来！”等她一放手，她脱身退后，正色而言：“这里地方不同了。”

胡雪岩愣了一下，才明白她的意思，是良家妇女了，不同于她们姐妹一起张艳帜的时候。一夜之隔，居然身分不同，然而对一个睡在她床上的男人，说这样的话，不太可笑吗？

因此，他不假思索地问了一句：“那么我呢？睡在这里，算是啥名堂？”

“问你自己！你不说明白，我只好拿你当客人看。”

“客人？”胡雪岩忍不住好笑，“睡在女主人床上的客人！”

妙珠也忍不住抿嘴笑了，但很快地又绷起脸来，“难得一次。”她说，“下次再来，就对不起了。”

“怎么样？莫非赶我出门？”

妙珠词穷不答，只叫阿金舀脸水进来，自己虽也在招呼照料，却总是远远地躲着胡雪岩，深怕他要动手动脚来轻薄似地。

这样子见他如见了一条蛇的神情，使得胡雪岩大起反感，便忍不住挖苦她：“真象个人家人的样子了！是不是想造贞节牌坊？”

话说得太重，妙珠勃然变色，强自按捺怒气，冷笑着说：“随便你怎么样说好了！总而言之一句话：我的主意打走了，你一天不拿真心出来，我一天饶不了你。你等在那里！自有麻烦来找上你的门。”

象要挟，又象恫吓，但更象撒娇，胡雪岩笑道：“你倒说说看，怎么样找我的麻烦？”

“不告诉你。”妙珠恨恨地说：“没良心的人，值不得可惜，你看我！总有一天要你讨饶。”

明知是因爱生恨，胡雪岩仍不免哑然失笑，“到底你我有啥解不开的仇？”他问，“你拿我恨成这个样子？”

妙珠也是一时冲动，发泄了固然快意，事后却不免失悔。由他这一问，少不得从头想起，也不过几天间的事，象他这样场面上的人，走马章台，不足为奇，如说有人喜欢她，就得量珠聘去，世上哪里有这样的事？置妾虽不比娶妻，也不是一件小事，当然他有他的难处。只为自己一片痴情，都在他身上，相形之下好象显得他薄情，其实他守着他做客人的道理，丝毫不错，怪来怪去，只怪自己一厢情愿，钻到牛角尖里去了。

这是有苦说不出委屈，既以自怨，又以自责，更以自惭，那眼泪就止不住了，面朝外坐在妆台边，泪水沾湿了衣襟一大片，也懒得去拭一拭眼。

胡雪岩坐在床沿上，是在她身后，看不见她的脸，只觉得她无语兀坐，态度可怪，等走过来一看，方始惊惶，“咦，咦！”他问，“怎么了？伤这么大的心！”

“我也想穿了，”妙珠哭过一阵，心境比较开朗，情感不再那么黏滞，“各人有各人的处境，硬凑到一起，也没有意思。回去是决不会回去了，不过，我也不会再霸住你。”说着，擦一擦眼睛，醒一醒鼻子，走了出去。

胡雪岩的心情很矛盾。听她这样的表示，原该有如释重负之感，却反觉得无趣，就坐在妙珠原来的座位上，茫然不知所措。

坐又有些坐不往，站起来随便走一走，一定走到窗前，无意中向外一望，恰好看到妙珠，手里拿着一张红笺，上面仿佛有字，这很容易理解，她将那张“胡寓”的门牌取消了。

这反使得他怅然若失。但是妙珠两手空空走了进来，不提此事，他也不便先问，搭讪着说：“老古怎么不来？”又问：“几点钟了？”

“快打三点了。”妙珠换了一副态度，平添些周旋的形迹，“还是吃饭，还是先吃些点心？”

“午饭、晚饭并在一起吃了！我也不饿。”他说，“哪家馆子好，晚上叫一桌席来，我借你的地方请客。”

妙珠似有难色，但终于点点头：“是哪几位客？”

“还不就是这几个熟人。主客是朱老大，在他家打搅了好几天，应该表示点意思。”

“叫酒席倒现成。”妙珠提醒他说，“如果你是临时起意，要赶紧通知客人。”

“是的。我自己去。”

于是妙珠伺候他穿上长衫，送他出门。等她关上大门，他才回身去看，果然，那张“胡寓”的朱笺消失了。但深红的四只纸角残迹犹在，好比“家有喜事”的条子刚刚撕去那样，令人兴起一种曲终人散的怅惘。

胡雪岩站了好一会，方始回身又走，走出巷口，就是一家笺纸店，他买了一张虎皮笺，看着柜台上的大墨海说：“你们这里哪位字写得好，劳驾替我写两个字。”

“喏，”小徒弟指着坐在帐台旁吸水烟的白胡子老头说：“我们老东家的字，呱呱叫！”

那个鬢眉皆白的老掌柜，便捧着水烟袋起身，含笑招呼，问明了胡雪岩要写的字样，就着现成的笔墨，一挥而就，年虽衰迈，腕力不弱，一笔魏碑，将“胡寓”二字写得典雅凝重，很够气派。

写完裁齐，一客不烦二主，托小徒弟带着浆糊，领他到妙珠家，在门柱上悄悄贴好，然后出巷雇了顶小轿一直来到朱家。

进门就遇见周一鸣，他是中午到的。因为古应春体恤胡雪岩连日辛苦，特意不让周一鸣去扰他的好梦。此时自是先谈这一件大事，据说何桂清接信颇为高兴，也颇为热心，当时就上督署接洽，由营务处指派一位委员，是个姓奚的候补同知，专责办理此案。奚同知在一两天内，就要到同里来跟蹠脚长根见面。

“姓奚的，是我极熟的熟人。”俞武成在一旁插嘴，“此人极能干，也极四海，是个好朋友。”

“那太好了！”胡雪岩喜不开言，拱手长揖：“大哥，偏劳了！我本来就在发愁，只怕分不开身，如今就都拜托大哥了，我把老周留在这里，听你招呼。”

“大家都有分的事，说什么偏劳？”俞武成慨然应承，“我也晓得你这阵子管闲事，耽误了好些正经。这里都交给我好了。你啥时候走？”

“明天一定要走了。”胡雪岩趁机邀客，“打搅了朱老大好几天，无以为敬，今天借个地方，专请你们几位叙一叙。这个地方，老古知道，请他陪了去。”

“是啥地方？方便不方便？”俞武成说，“我最怕在陌生地方应酬。”

“方便，方便！”古应春代为回答：“包你不会拘束。”

客是请好了，妙珠那里却还令人放心不下，怕她只有一个阿金，主婢二人，铺排不开，因而又带周一鸣，赶回“胡寓”去照料。

到了那里一看，才知是过虑。妙珠叫了半副“茶箱”，茶水、烫酒，兼带值席，一起都有人照应。另外馆子里派来三个人，一个厨子、一个下手、一个打杂上菜，请一桌客有这么多人料理，女主人根本清闲无事，在廊上嗑瓜子闲眺，显得十分悠闲。

“不过，老周，”妙珠很高兴地说：“你来得正好，要劳你的驾，给我去借几副牌来。”

这是“余兴”中少不得的。周一鸣回朱家去借了麻将、牌九、摇缸，刚刚铺设停当，大队人马已经到了。

一马当先的古应春，见了女主人就问：“妙珠，刚贴上去，簇簇新的一

张条子，为啥又换过？”

妙珠一愣，想不通是怎么回事，“什么条子？”她问。

“还不是那两个字！你难道不明白。”

她是真的不明白。空言相辩无用，所以先不作答，奔出大门一看，虎皮笺上“胡寓”二字，看墨迹已经干了，不是刚贴上去的。

“是哪个？”她心里疑惑，莫非是……如果是他，又是什么时候贴上去的？

会不会是古应春呢？他是个热心人，也许说动了胡雪岩，回心转意，有些抚慰的表示。但再想一想，便知不然，古应春根本不知道自己跟胡雪岩怄气，撕下门牌这回事，则何由而出此举？照这样看来，还是胡雪岩自己改变了主意。到底把他感动得“降服称臣”，拜倒在石榴裙下。妙珠十分得意，当然，更多的是欣喜和感动。

走回里面，只见胡雪岩望着他一笑，这就是证实了是他干的事。只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干下的？这样一件小事，都有点神出鬼没，这个人实在厉害！不能不佩服，也不能不小心。

心里这样在想，脸上也报以莫逆于心的一笑。古应春看在眼里，越觉好奇心起。只是这样的场合，他要帮着胡雪岩应酬，一时无法去盘根问底。

“吃饭还早，”刘不才这时已很起劲地在拉搭子了，“我们怎么玩？请俞老出主意。”

“都是自己人，不好当真。”俞武成说，“今天妙珠从良，我们该有点意思，我出个主意，请大家公断。我们推一桌轮庄牌九，赢了的不准落荷包，都拿出来，替妙珠置点啥！”

“不必，不必！”胡雪岩急忙辞谢：“没有这个规矩。”

大家都赞成，只有胡雪岩坚辞不允，俞武成心直口快，便即问道：“老胡，你是不是怕我们扫了你的面子？”

“大哥！”胡雪岩觉得他的话不中听，但不能不表示惶恐，“你怎么说这话？我只好不响了。”

“对！”俞武成笑道：“不是我这样子说，没有办法叫你不开口。来，来，我痴长两岁，第一个庄该我。”这桌牌九，味道特别，大家都想输几文，让妙珠有点好处，结果反而扯平了，四个庄，俞武成、刘不才、古应春、杨凤毛分别推完，结帐只多了两百五十两银子。

“这不够！再来！”俞武成掬过牌来洗着，“这一下推小的，大家放开手打。”

于是下风出手都不能太少，台面上有一千六百两银子，掷骰分牌，他看了一下，扣住牌不响，三门翻牌，点子都不小，俞武成轻轻将牌一掀，一对宝子，统吃。

“够了，够了！我替妙珠谢谢。”俞武成将牌一推，拿银票集中在桌子中间，笑盈盈地站起身来。

一方牌九只推一条便散场，刘不才赌了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回见过这种事。输钱还在其次，赌瘾被勾了起来，未免难受，但亦无可奈何，只能罢手。

古应春的感想不同，“俞老真是快人快事！”他说，“我就佩服这种爽快的性子。”

俞武成本来就觉得得意，听古应春这一说，越发有兴，不假思索地大声说道：“今天我们索性再做件痛快的事。我一说，大家赞成，不过，老胡不

准开口。”

“何以不准我开口？”胡雪岩笑着抗议。

“怕你煞风景……”

俞武成刚说了这一句，古应春已猜到他的心里，深怕一个说出口，一个有推托，好事变成僵局，所以急忙拦在前面说：“俞老，俞老！你请过来。”

拉到旁边一问，果不其然，俞武成就趁此刻，要为胡雪岩与妙珠撮合，现成的酒席，便是喜筵，贺客贺礼，也都来了。办了喜事，胡雪岩明天好回苏州去干正经。

“俞老，你的美意，我那位小爷叔一定感激。不过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他到底有何难处，还不晓得。你老的一句话，重似千金，说出来，他不能说个不字，但心里如果有什么嘀咕，想来你也不愿意。交朋友，总也彼此丝毫无憾，你说是不是呢？”

“丝毫无憾”这句话，俞武成听不懂，但他的意思是很容易明白的。仔细想一想，自己有点冒失，说出话来，收不回去，面子上下不来，岂非自讨没趣？这样想着，便对古应春油然而生敬服之心。

“不错，不错。老古你想得周到，如今，你看这件事怎么办？”

古应春知道他好热闹，更知道他的性情是那种自以为是好意，便不许人不受的纨绔脾气。再细想一想胡雪岩的态度，对妙珠已经回心转意好事有望，便答应由他去作个探问。

私下一谈，胡雪岩的答复是古应春再也不想下到的，“我已经叫老周接妙珍来了。”他说：“俞老一开口，我就懂了，既然如此，回头就烦你们两位跟妙珍谈一谈，什么都好答应，只有一样：不能老住在外面。”

“小爷叔！”古应春楞了一下说：“我晓得你意思已经活动了，不想变得这么快？是怎么想了一想？”

男女间事，无理可喻，胡雪岩的改变心意，是决定于重新贴上“胡寓”门牌的那一刻，而到底又是什么原因让他决定贴上“胡寓”的门牌，是为了妙珠忽作悬崖勒马之计而受了感动，还是一时兴起？已莫可究诘。不过，他是个不肯欺心的人，既然有此决定，即令不为人知，亦不可相负。至于趁今天纳宠，无非不愿辜负朋友的好意，乐得“凑兴”。

感到兴趣的，自然不止俞武成和古应春，未吃喜酒，先闹新房，都挤在妙珠屋中，欢然谐笑。等妙珍一到，俞武成和古应春“做媒”，代为谈判条件，问她有何要求？

“我没有要求，这是件好事，我只有高兴。不过，我总得问问妙珠的意思。”

这是理所当然的，便让她们姐妹密谈。妙珍的意思，怕胡雪岩将来会变心，要他拿出一笔钱来，以防人老珠黄，后半辈子的衣食可以无忧。

“你心里要放明白，不是我在打什么主意。初出来那两年的债务，总算弄清楚了，我不想一个钱的好处，他那笔钱拿出来，用你的户名去存去放，折子仍旧交给你。”妙珍又说，“我们姐妹一场，我完全是为你着想。”

“那就跟他要三千银子好了。”

妙珠的身价，应该不止三千两。不过这桩喜事，与一般情形不同，妙珍也就不便再多劝。把话转到古应春那里，他无需征询胡雪岩的意见，便代为答应了下来，当时向这一晌掌管着胡雪岩的财务的刘不才，如数要足银票，用个红封袋套好，封签上写明“奁仪”，交了给妙珍。

妙珍再转交妙珠，她却不肯收，送给姐姐，作为敬意。妙珍无论如何不要，姐妹俩推让了半天，最后作为妙珠托她代为放息，妙珍才收下那个“红包”。

酒阑人散，妙珠方得有机会跟胡雪岩说话。只是原有无数语言，迫不及待地想倾吐，而到了此时，反觉无从说起。望着高烧的红烛，回想这两天的波折，心里不辨是悲，是喜，是感慨，还是感激——感激日日在念经礼拜的白衣大士，菩萨有灵，终于如愿以偿。

胡雪岩的心思也跟她差不多，在红色的光晕中，有着如梦似幻的感觉，凝视着镜中的宜喜宜嗔春风面，自不免兴奋而得意，但想到在苏州的芙蓉，不由得又生歉意。就这样心潮起伏，便想不起该怎么找两句话来跟妙珠说了。

“洞房”中是出奇地沉寂，寂静得灯花爆裂的声音都听得见。这使得妙珠大起警觉，也可以说是大起疑虑，如此良宵，决不该有这样清冷的光景，于是觉得有句话非说不可。

“你懊悔了是不是？”她问。

胡雪岩很诧异，“懊悔什么？”他反问一句。

“懊悔不该自己贴上‘胡寓’那张条子？”

“没有这话！我做事从来不懊悔的。”

妙珠默然。这总算是一种安慰，但究不知他真心如何？也许口中否认，心里真有悔意。那样子倒是自己该懊悔孟浪了。

生米已经煮成熟饭，却还未了咽。她心里在想，错了一步，错不得第二步，宁可落下笑柄，也不能自误一辈子，无论如何得要试出他的真心来。

一念到此，立刻有了计较。要试别人的真心，先得自己表示真心，她毫不迟疑地打开一只描金皮箱，从箱底取出首饰箱来，开锁揭盖，送到胡雪岩面前。

箱子里有玉镯、宝石、戒指、珠花、金镑、迦南香手串，都用新棉花包着，此时一样一样揭开来放在桌上，五光十色，令人目眩。胡雪岩不解所谓，忍不住问道：“你这样献宝干什么？”

“我的私房都在这里。喏，你看！”她捡起一扣存折，递给胡雪岩。

“你自己的东西，用不着给我看！”他不看存折，顺手抛在首饰箱里。

“这些首饰，我自己估一估，值两万银子。你看呢？”

“我不大懂。”胡雪岩说：“快收起来！财不露白。如果这时候外面有个贼在偷看，以后就危险了。”

“不要紧的！这房子严密得很，围墙极高，不怕贼来。”妙珠略停一下，回入正题：“我留着这些东西无用，说不定如你所说，叫贼偷了去，反害得我心疼，不如交了给你。”

“交给我做什么？”

“噢！那还不是随便你，做生意派点本钱也是好的。”

听得这两句话，胡雪岩的感想极多，但最后却是笑了出来，想到“唱本”上的故事：公子落难，花园赠金，大魁天下，奉旨归娶。看起来，妙珠多少也有这样子的想法。

这一笑，显得有些轻侮，妙珠微感不悦，正色说道：“我是诚心诚意的正经话。”

“我晓得你是诚心诚意。可惜，”胡雪岩想了想，还是将那句话说了出来：“你这番诚心，用错了地方。”

“怎么办呢？诚心待人还会错？”

“本心不错，用得不得当。你要遇见一个肯上进的穷书生就好了，将来不说中状元，进京赶考中个进士好了，明媒正娶，还挣副诰封给你。那有多好？”

“我不稀罕。只要……”

“只要怎么样？”

“只要……”妙珠很吃力地说：“只要你不变心就好了。”

胡雪岩默然。觉得所遇到过的几个女子，以妙珠用心最苦，胁之以死，动之以利，先怕嫁不成，嫁成了又怕人变心，心眼儿这么多，将来怕难得相处。

他的心里很矛盾，有畏惧也有怜惜，因而既想设法将刚结上的红丝剪断，却又觉得割舍不下，就这踌躇莫决之际，听得妙珠幽幽地叹了口气。

“唉！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我也跟你一样，做事不会懊悔的。将来都看你！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我姓胡是姓定了。”

听得出来，这是从心底掏出来的真话。她有这样的表示，自己便再无别的主意好打。但是胡雪岩也警觉到，此时不宜轻许诺言，宜乎硬起心肠来，言明在先。

“你这样一片诚心待我，我怎么肯变心。不过，我有为难之处，你也该体谅。将来有不得不让你委屈的地方，你肯不肯咬起牙关来承受？”

妙珠咬一咬牙，答了一个字：“肯！”

“那就好了。什么委屈，这时候也不必去说它，总之将心比心，到时候你肯为我设想，就晓得我要你受那种委屈，也是无奈。”

这番话暧昧难明，妙珠认为必须问个清楚：“你倒说说看，是啥委屈？让我心里也好有个预备。”

“譬如说，我明天一早就要走了，丢下你一个人在这里，岂不是委屈了你？”

“象这样，不算委屈。”妙珠又问：“还有呢？”

“还有？”胡雪岩摇摇头，“一时无比说起。反正都是这种事出无奈的情形。我们先谈明天，我起了以后，你怎么样？”

“自然是关起门来过日子。”

这样的答复，是可以意料得到的。但说出口来，有声音灌入耳中，少不得要想一想，这一想，便有疑问了。

“你是过惯了热闹日子的，一个人清清冷冷，熬得下来吗？”

话问得很坦率，也很实在，可是妙珠却觉得不中听，因而语声中便有不服气的意味：“你看着好了，看我熬得下来，熬不下来？”

熬不下来又如何？胡雪岩心里在想，将来红杏出墙丢了自己的面子。这件事非同小可，必得好好想个办法。生米已经煮成熟饭，说不算也不行，那就只有一条路好走。

对这一重姻缘，一直优柔寡断、访惶游移、自己都不知道如何是好的胡雪岩，恢复了他的明快果断的性格，“妙珠！”他用毫不含糊的语气说：“这些东西你自己先收起来，有机会我替你做点‘小货’，是你的私房，我决不来动你，至于丢你一个人在这里，我也不放心，你等我明天一走，就收拾收拾行李，我再来接你，我想把你摆在上海。”

到底有了个明确的了断！转弯抹角，终于逼出了他心里的话，妙珠大为

欣慰。但是，他还有个芙蓉在那里，又将作何处置？

“此刻在苏州的‘那一个’呢？”

“你是说芙蓉？”胡雪岩毫不迟疑地答道：“我拿她摆在湖州。”

这就很容易明白了，他预备立三个“门口”，除了杭州在老家，上海、湖州各一处。上海是繁华之地，而且要做生意，就碍常住上海，比较上以自己的处境最优越。

妙珠苦心设计，做作得太久，这时候再也不愿掩饰她的真情，收好她的首饰箱往床里枕头边一放，随即便贴住他的身子坐下，两手环抱，抱住他的上半身，将脸偎依在他肩头，深深地吸着气，显得极其满足恬适似地。

第二天一早便有人敲门，妙珠惊醒了问道：“是不是阿金？做啥？”

“是我。”阿金高声相答：“古老爷来了。说有要紧事情，要跟胡老爷说。”

于是妙珠推醒胡雪岩说知究竟。他披衣起床，开出门来，古应春歉然说道：“对不起！吵醒了你们的好梦。有个消息，非马上来告诉你不可。”

胡雪岩睡意犹在，定定神问道：“什么消息？不见得是好事吧？来，来，进来坐了谈。”

“不必！我直截了当说吧！五哥派了专人送信来，上海洋商那里，事情怕有变化，庞二那里的档手出了花样……”

“是那个姓朱的吗？”胡雪岩打断他的话问。

“是的。就是那个外号‘猪八戒’的朱观宗。”

“这个人我早已看出他难弄。”胡雪岩摇摇头，“你说，他出了什么花样？”

“五哥派来的那个人很能干，讲得很详细。是这么一回事……”

原来“猪八戒”野心勃勃，想借庞二的实力，在上海夷场上做江浙丝帮的头脑，因而对胡雪岩表面上“看东家的面子”，不能不敷衍，暗地里却是处心积虑要打倒胡雪岩。

自自古应春跟洋商的生意谈成功，由于事先有庞二的关照，猪八戒不能不跟着一起走。坏在胡雪岩不在上海，一时不能签约，而古应春又到了同里，造成可乘之隙。据尤五打听来的消息，猪八戒预备出卖胡雪岩，他已跟洋商接过头，劝洋商以他为交涉的对手，他也愿意订约保证，以后三年的丝，都归此洋商收买，而眼前的货色则愿以低于胡雪岩的价格，卖给洋商。

“这家伙是跟洋商这么说：你不必担心杀了价，胡某人不肯卖给你！你不知道他在实力，我知道，他是空架子，资本都是别处地方挪来的，本钱搁熬在那里，还要吃拆息，这把算盘怎么打得通？不要说杀了价，他还有钱可赚，就是没有钱赚，只要能保本，他已经求之不得。再说，新丝一上市，陈丝一定跌价，更卖不掉。”古应春越说越气，声音提得很高，象吵架似地：“你看，这个忘八蛋的猪八戒，是不是汉奸？”

“你不必生气。我自有治汉奸的法子。”胡雪岩好整以暇地喊道，“妙珠：你叫阿金先弄些点心来给古老爷呢。”

“不必，不必！我吃不下，气都气饱了。小爷叔，”古应春说，“我看只有一个法子，一面你或者请刘三爷，赶到南浔去一趟，请庞二出来说话，一面我赶回上海，联络散户对付猪八戒。”

“庞二是孙悟空，治猪八戒倒是一帖药。不过，还没有到要搬请齐天大圣出来的时候。”胡雪岩又说：“至于联络散户对付猪八戒，打狗要看主人面，庞二面上不好交代，”

“小爷叔！”古应春真的有点着急，“你处处请交情，爱面子，你不想人家跟你不讲交情，不讲面子，”

胡雪岩想了想，笑了，“我已经有了法子。”他说，“猪八戒识相的，我们善罢干休，他如果不识相，那就真正是‘猪八戒照镜子’，我要搞得他‘里外不是人’。”

“好啊！小爷叔，你说！”

“不忙，不忙，先坐下来。”

等胡雪岩拖他进了“新房”，妙珠已经草草妆成，一夜之隔，身分不同，古应春笑嘻嘻地叫一声：“阿姨，恭喜，恭喜！”

“不敢当。”妙珠娇羞满面，“古老爷请坐，啥事体生气？听你喉咙好响。”

“现在不气了。”胡雪岩接口说：“快弄点茶水来，我渴得要命。”

于是妙珠唤来阿金，一面伺候胡雪岩漱洗，一面张罗着招待客人。胡雪岩说“有了法子”是宽古应春的心意的话，直到慢慢洗完了脸，才真的筹划出一个办法。

于是胡雪岩一面陪着古应春吃早点，一面授以对付“猪八戒”的秘计。古应春心领神会，不断称是。等谈妥当，古应春即时动身，赶回上海，照计行事。

依照预定的步骤，他首先去看洋商，怡和洋行的大班吉伯特，那个原在东印度公司任职的英国人，极善于做作，一见古应春的面，首先表示惋惜，当初谈成交后，不曾先签下一张草约，于今接到欧洲的信息，丝价已跌，所以不能照原定的价格成交，他个人表示非常抱歉。又说：如果当初订下草约，则此刻照约行事，总公司明知亏本，亦无可奈何。怪来怪去怪古应春自己耽误。

“是的，草约不曾订，是我自误。不过，中国人做生意，讲究信义，话说出口，便跟书面契约一样有效。”古应春从容问道：“欧洲的丝价，是否已跌，我们无法求证。我只想问一问：你是不是仍旧愿意照原价买我们的丝？”

“抱歉！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”吉伯特答道：“如果你愿意减价百分之十五，我们依旧可以交易。”

“不行！”古应春答：“你向任何一个中国商人买丝，都需要这个价钱。”

谈判决裂是在意中。古应春离开怡和洋行，立即赶到二马路一家同兴钱庄，取出一张五千两的银票，存入“福记”这个户头。

“好的！”同兴的伙计说，“请你把折子给我。”

“没有折子。”古应春答道，“我们是裕记丝栈，跟福记有往来，收了我的款子，请你打一张收条给我。”

生意上往来，原有这种规矩，同兴钱庄便开出一张收据，写明“裕记丝栈交存福记名下银五千两整”，付与古应春。同时又通知了福记，有这样一笔款子存入。

“福记”就是“猪八戒”的户头，他的名字叫朱福年。一接到同兴的通知，深为诧异，因此等古应春去拜访他时；首先但提到这件事，“老兄，”他问，“我们并无银钱上落，你怎么存了五千银子在我户头里？”

“这是胡先生的一点意思。”古应春答道：“胡先生说，平常麻烦你的地方很多，早想有所表示，现在丝上赚了一笔，当然要送红利。”

“不敢当，不敢当。”朱福年忽然装得忧形于色地，“应春兄，你是刚回上海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么，怡和洋行的吉大班你碰过头没有？”

“碰过头了。”我就是为这件事，来向你老兄讨教的。吉伯特说欧洲的丝价跌了，要杀我们的价。你看，该怎么办？”

“这……我正也为这一层在伤脑筋。洋人坏得很，我们要齐了心对付他。他要杀价，我们就不卖。”

“你这里实力充足，搁一搁不要紧，我们是小本钱，搁不起。”

“好说，好说。”朱福年试探着问，“应春兄，你那里的货色，是不是急于想脱手？”

古应春点点头，面色凝重而诚恳，“实不相瞒，”他说，“这票丝生意，如果先没有成议，各处的款子都还可以缀一缓，因为十拿九稳了，所以都许了人家最近料理清楚。想不到煮熟了的鸭子又飞掉，只好请老兄帮忙，让我们过一过关。”

“不敢当，只怕我力量有限，作不得主……”

“当然不会让老兄为难，”古应春抢在前面说，“跟洋人做生意，不是这一回，再困难也不能走绝路。老兄也是内行，晓得洋人的厉害，所以我们这票丝，跌价卖给洋人，无论如何不肯。我跟吉伯特已经说过了，不管向哪个中国人买丝，都非照原议的价钱不可。只要大家齐心，不怕洋人不就范。我想这样，便宜不落外方，我们少赚几个，老兄帮了我们的忙，总也要有点好处。”

接着古应春便说了办法，拿他们的丝卖给朱福年，照吉伯特的原价打个九五折，换句话说，是，给朱福年五厘的好处，算起来有一万六千银子。

古应春的神态，看来恳切，其实是安排下一个陷阱，如果朱福年知趣，收下那五千银子的“红包”，高抬贵手，仍旧照原议，让古应春代表同业跟吉伯特去打交道，订约成交，利益均沾，则万事全休。无奈此人利令智昏，一只手如意，一只手算盘，心里在想，一转手之间，有一万多银子好赚，而且归自己出面订约，马上就变成同业的头脑，这样名利双收的机会，岂可错过？”

只是心花虽已怒放，表面还不能不做作一番，“应春兄，只要我力量够得上，无有不效劳的。不过，我是依人作嫁，这件事做是可以做，照规矩总得先跟东家说一声。歇个三、四天，给你回音好不好？”

这两句托词，早在胡雪岩意料之中，古应春心里好笑，——1165只脚已经被拉住了，他还在鼓里！当时答道：“是的。规矩应该如此，不过总要拜托老兄格外上紧。”

“我晓得，我晓得，最多四天工夫，一定有确实回信。”朱福年又说：“那五千银子，决不敢领，请你带了回去。”接着便拿钥匙要开外国银箱取银票。

“不！”古应春将他那只拿钥匙的手按住，放低了声音说：“老兄，我们迟早要付的，四天以后有了确实回信，我再把余数补足。”

“嗯，嗯！”朱福年还不大懂他的话。

“老兄，”古应春的声音放得更低，“这笔生意，怎么样一个折扣、怎么样出帐，完全听你老兄的。如果是照原价出让，我们再补一万一千银子到福记。”

这是叫朱福年作弊，意思是他大可跟庞二去说，为了帮胡雪岩的忙，照吉伯特的原价，先行垫付，帐上十足照给，暗中收下一万六千银子的回扣，这也是做法之一。朱福年一时无从决定，当然是先保留着这条路，所以点点头说：“那也好！我们到时候再结帐。”

于是欢然辞别。回到裕记丝栈，古应春找着尤五，不曾开口，先就得意

大笑。

由于古应春一到上海就忙着跟洋人与“猪八戒”打交道，匆匆一晤，尤五只知道胡雪岩已授以“锦囊妙计”，却不知其详，所以这时看他得意大笑，虽觉欣慰，更多困惑，急于要问个明白。

古应春说了经过，他还是不明白，“这里头有啥‘窍槛’，我倒不懂，”尤五问道，“四天以后，照你的价钱卖给猪八戒，无非白白让他得一万六千银子的好处，外带捧他做个‘老大’。”

“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？等我修起一封书信来，刘三爷一到，直投雪得，那时候就要叫‘猪八戒照镜子，里外不是人’了！”

“啊，啊！”尤五被点醒了，却还不曾点透，“庞二是大少爷脾气，要面子的，跟小爷叔的交情也够。不过……”他说，“照我来说，猪八戒帮东家赚钱，他也不能说他错。”

“不然！”古应春问道：“五哥，你算是朱福年，设身处地想一想，他有几个做法？”

尤五想了一会答道：“他有三个做法，一个是自己‘做小货’，赚钱归自己，蚀本归东家。帮人做伙计，这是最犯忌的事。第二，他照你教他的办法，跟庞二说是帮我们的忙，十足垫付，暗地里收了个九五回扣，这也是开花帐，对不起东家的事。但是，他如果老老实实，替庞二打九五折收我们的货，赚进一万六千银子归入公帐，那就一点不错了。”

“说得不错，可惜还有一样把柄在我们手里。”古应春将同兴钱庄所掣的那张收据一扬。

“这……”尤五疑惑地，“这也好算是把柄？”

“怎么不是把柄？就看话怎么说！”古应春得意洋洋地，“不说他借东家的势力敲竹杠，只说他吃里扒外，如果不是送了五千银子，我们的丝卖不到这个价钱！”

“我懂了，我懂了。”尤五恍然大悟，“意思是说，吉伯特要打八五折，我们跟猪八戒串通好，提高到九五折？”

“对！不然我们为什么要送他五千银子？银子多得发霉了是不是？”

“这咬他一口，倒也厉害。不过，他要退了回来呢？岂不是嫌疑洗刷干净了？”

“怎么洗刷得干净？他要今天硬不肯收那五千银子，而且自己先跟他东家说明白：人家送我五千银子，我不要！那才算他硬气，这一步错过，嫌疑洗刷不干净了。”

尤五想一想，果然！“小爷叔想条把计策，也蛮毒的。”他笑说道，“当然，只怪猪八戒心大狠，这五千银子本来是‘人参果’，现在变成蜜糖裹的砒霜，看它啥时候发作？”

“信一到就会发作。”古应春说，“这封信很要紧，我得快点动手。”

于是他精心构思，用胡雪岩的语气，给庞二写了一封求援的信。信上第一段说，吉伯特要杀他的价，而他急于脱货求现，跟朱福年已经谈过。第二段是引用朱福年自己的话，也道出了写这封信的缘故，因为朱福年表示不敢作主，要请东家决定，所以他特地向庞二请求，希望“鼎力赐援，俾济眉急”。第三段最难措词，要在惭愧中有感慨，感慨中寓不满，意思是说：回想当初，承庞二全力支持，原以为可以借重他的实力，有一番作为，不想落到今日的地步，当然是自己才具不胜，辜负了好朋友的厚爱，这是惭愧中有感慨。然

而又何以落到这步田地呢？当然是猪八戒从中捣乱的缘故，但这话决不宜说破，而又不能太隐晦，明暗之间要恰恰能引起庞二的关切怀疑，不能不加以追究为度，过与不及，皆非所宜，是相当费斟酌的事。

好在古应春英文虽佳，中文也不坏，改了又改，又征询尤五的意见，毕竟写得了恰到好处。

等誉清校对，看明只字不误，这就要等刘不才了。尤五的意见，认为不管朱福年是真的要请求东家，还是别有用心，这封信却必须尽快递到南浔，无论如何要在朱福年之前“抢个原告”，才有效验。古应春认为这个看法很实在，但刘不才不到，没有第二个人认识庞二，也是枉然。

“这样，我们迎了上去，如果能在松江截住刘三爷，转舵直奔南浔，起码可以省出来一天的工夫。”

“也好！”古应春说，“我顺便到府上去等七姐，说不定小爷叔也到了，有啥话，我们在松江细谈，也是一样。”

于是在裕记丝栈留下话，万一中途错过，刘不才到了上海，让他即刻翻回松江。当然，水路上一路而去，尤五处处皆熟，逢人打听，是很少会有错失可能的。

到了松江，才知道这一着真是走对了。他们是一早到家的，进门就遇见刘不才在客厅上喝早酒，问起来才知道他是前一天晚上到的，护送七姑奶奶和芙蓉在尤家暂住，他自己预备中午下船回上海。

“小爷叔呢？”尤五问。

“他跟何学使还有点要紧事谈。大概一两天回上海。”

“暂时不管他。”古应春说：“三爷，事不宜迟，你的酒带到船上去喝。”

“可以。”

于是尤五替他准备船只，古应春交代此行的任务，将其间的作用关键，细细说完，千叮万嘱：“说话要当心，言多必失。”

“是了。你放心。”刘不才说，“问起来，我只说我在同里，不清楚就是了。”

* * *

一条“无锡快”分班摇橹，日夜不停，赶到南浔，刘不才上岸雇轿，直奔庞家。

来得不巧，也来得很巧，不巧的是庞二的老太太正做六十大寿，巧的是嘉宾云集，象刘不才这副清客材料，正好派上用场。

到寿堂磕过了头，庞二一把拉住他说：“刘三哥，你来得好极。有帮客人，要你替我招呼。”

不用说，当然是赌客，刘不才的心跟手都痒了，但办正事要紧。

这天是寿诞正日，前一天暖寿，下一天补寿，一共三天。远道来的贸客，余兴未尽，少不得还要赌几天，所以刘不才打算着，总得五天以后才能回上海。

两天过去，他已结交了好些朋友。这两天当中，他也确实卖力，根据客人的兴趣，组合赌局，各得其所，皆大欢喜，大家都夸奖刘不才；主人也有面子，所以庞二对刘不才大生好感。第三天上午，赌局还未开场以前，特地到他下榻的小花厅来道劳。

道过谢，说些闲话，庞二提了胡雪岩，“老胡的礼数真周到。”他说，“昨天特为派了人来送礼，真正盛情可感，”

“应该的。”刘不才也很机警，答得十分漂亮：“若不是那票丝弄得他焦头烂额，照他跟二哥你的交情，一定还要赶来替我伯母磕头拜寿。”

这一下倒提醒了庞二，皱着眉头说：“老胡长袖善舞，我最佩服他。何至于弄得如此！而且我也不懂，他是怎么跟洋人搞决裂的？照朱福年说，他心太急了些，让洋人看透他的实力，趁机‘拿跷’，不知道有没有这话？”

“这我就不大清楚了。他跟洋人打交道，都是一位姓古的经手，所以这方面的情形，我隔膜得很。”

“你是说古应春？这个人我也知道，极能干的，洋人那里的信用也很好。老胡有他，如虎添翼，所以越发叫人弄不懂了。”

话要入港了，刘不才暗暗高兴，表面上却还是装洋，“怎么弄不懂？”他问。

于是刘不才不慌不忙他说道：“老伯母的大寿，理当效劳，只要用得着我，十天八天都要伺候。不过，我是雪岩特地派来的，有封信，请二哥先过目。”

庞二拆开信，一目十行，匆匆看去，还未看完，就连声答说：“小事，小事，朱福年今天也要来的，我关照他就是。”

这封信是要从容寻味，才能看出名堂，照眼前的情形，庞二哪里有心思细琢磨？看起来古应春的这番精心构思，变成“俏媚眼做给瞎子看”。自己虽守着“言多必失”之诫，未便多说，但这意外的情形，应该通知古应春，好作个准备。

打算停当，便即摆出欣然的颜色：“二哥肯这样帮忙，我的差使也好交代了。上海还在等我的回音，我写封信叫原船带回去，回头再来帮你招呼客人。”

“何必你亲自去跑。”庞二说道：“船在哪里？你写好了信，我派人替你送去。”

“不必，不必！”刘不才答道：“我本来是打算原船回去的，现在总还得住两天，船上的东西，要收拾收拾，还是我自己去一趟的好。”

听他这样说法，庞二只得由他，派了一名佣工，又派了轿子，送他到码头。刘不才先在船上收拾好行李，关照庞家的听差押着走，然后在舱中写好一封信，叮嘱船家即时赶回松江，送交尤五。

“应该可以做得极出色的事，为啥弄得这样子狼狈，我就不懂。我想，以老胡和姓古的手腕，加上老胡跟我的实力，我真不相信搞不过洋人！”

“是啊！”刘不才做出被提醒的神气，眨着眼，皱着眉说：“照规矩说，不应该如此。到底啥道理，这趟我回上海倒要问问他。”

“我们一起走。”庞二立即相邀，“我早就要走了。只为家母的整生日，分不开身，还有几位比较客气的朋友，明天都要走了，快的话，我们后天就可以动身。”

案头正好有本皇历，刘不才随手一翻，看到后天那一行，一个大“宜”字下，密密麻麻的小字，不问可知是黄道吉日。看皇历有句俗语，叫做“呆人看长行”，长行的都是宜什么，宜什么，如果是个“破日”，只有短短一行，四个大字：“诸事不宜”。

“后天宜乎出门。”他正好怂恿，“过了后天，就得隔五天才有好日子，我常在外面跑，无所谓，你好久不出门了，该挑个好日子。”

“那，”庞二略一沉吟，毅然作了决定：“准定后天走。”

于是，刘不才陪客，庞二料理出门的杂物。纨绔子弟好面子，送人的礼物就装了半船，除了南得的土产以外，还有两箱瓷器，是景德镇定烧的，庞老太太“六秩华诞”的寿碗，预备分送那种礼到人不到的亲友。

五月底的天气，又闷又热，出门是一大苦事，但庞二有庞二的办法，在水路上“放夜站”，白天找浓密的柳荫下将船泊下，船是两条，一条装行李，住佣人，一条是他跟刘不才的客船，十分宽敞，听差的以外，随带一位十分伶俐的小丫头服侍，纳凉、品茗、喝酒、闲谈，十分逍遥自在。

谈风月、谈赌经以外，少不得也谈到胡雪岩。庞二虽是纨绔，但出身生意人家，与做官人家那种昏天黑地、骄恣狂妄的“大少爷”毕竟不同，不但在生意买卖上相当精通，而且颇能识好坏、辨是非，加以刘不才处处小心，说到胡雪岩这一次的受窘，总是旁敲侧击，以逗人的怀疑和好奇为主。因此，庞二不能不拿古应春的信重新出来，再看一遍。

这一看，使得他大为不安。当时因为家里正在做寿，贺客盈门，忙得不可开交，无暇细思，朱福年来了以后，也只是匆匆的交代一番，说照胡雪岩的意思办就是。这话乍看不错，其实错了，以自己与胡雪岩的交情，如何去赚他这个九五扣一万六千银子？当然是照洋人的原价收买。

“糟了！糟了！”他不胜懊丧地说：“老胡心里一定骂我不够朋友！刘三哥，你要替我解释。”接着，他把他的疏忽，说了给刘不才听。

“庞二哥，你也太过虑了，老胡绝不是那种人！感激你帮忙还来不及，哪里会多心？”

“这叫什么帮忙？要帮忙就该……”庞二突然顿住，心里涌起好些疑问。

道理是很明白地摆在那里，要讲“帮忙”，就得跟胡雪岩采取一致的态度，迫使洋人就范。论彼此的交情，应该这么办，况且过去又有约定，更应当这么办。

而目前的情形是，显而易见的各行其是了。到底是胡雪岩自己知难而退，解除了齐心一致对付洋人的约定，还是另有其他原故？必须弄个清楚。

纨绔子弟都是有了疑问，渴望立即求得解答的脾气，所以庞二吩咐船家，彻夜赶路，兼程而进，到了上海，邀刘不才一起在“一品香”客栈住下，随即命他的贴身跟班庞义，去找朱福年来见面。

在路上，刘不才已隐约听庞二谈起他的困惑，心里在想，这一见上面，说不定有一顿声色俱厉的斥责，自己是外人，夹在中间，诸多不便，因而表示要先去看胡雪岩，庞二亦不坚留，只说等下请他约了胡雪岩一起来，大家好好叙一叙。

* * *

“这下要‘猪八戒，的好看了！”听刘不才说了经过，古应春兴奋地看着胡雪岩说，“我们照计行事吧！”

朱福年的底细已经摸清楚了，他本来是想“做小货”的，亏得有庞老太太做寿一事，到了南得，庞二先提胡雪岩的信，他见机改口，说是“正为这件事、要跟二少爷来请示”。这下，就如尤五所预料的，变成为东家赚钱，无可为非。古应春亦就针对这情形作了布置，有个丝商也是南得人，生意不大，人却活跃，跟庞二极熟，与古应春也是好朋友，预备通过他的关系，将胡雪岩与朱福年的秘密交涉，透露给庞二。

这个“秘密交涉”已经了结，五千银子已经退了回来。古应春“存心不良”，另外打张收条给他，将同兴钱庄的笔据，捏在手里，作为把柄。但是

胡雪岩却不愿意这样做了。

“不必，不必！一则庞二很讲交情，必定有句话给我，二则朱福年也知道厉害了，何必敲他的饭碗？”他说，“我们还是从正路上去走最好。”

所谓“正路”就是将交情拉得格外近，当时决定，借怡情老二的地方，为庞二接风。本来想即时去看他，当面邀约，怕他正跟朱福年谈话，诸多不便，决定先发请帖。

“有个人要请他作陪客。”古应春笑嘻嘻他说，是不怀好意的神气。

“你是说朱福年？”胡雪岩说，“照道理应该。不过，我看他不会来。”

“不管他来不来？发了再说！”

请帖送到一品香，带回来一网篮的东西，有寿碗，有土产，另外还有庞二的一封信，道谢以外，表明准时践约。

时刻定的是“西正”，也就是傍晚六点钟，庞二却是五点半钟就到了。欢然道故之余，胡雪岩为他引见了尤五和古应春。

庞二对古应春慕名已久，此时见他是个举止漂亮、衣饰时新的外场人物，越有好感。至于对尤五，听说他是漕帮中的顶儿尖儿，先就浮起一层神秘之感，因而看他朴实拙讷，更为好奇。纨绔子弟常喜结交江湖人物，尤五又是忠厚可亲的样子，自然一见如故。觉得这天来赴胡雪岩的邀约，大有所得。

“你那里的那位朱先生呢？”胡雪岩问道：“怎么不跟你一起来。”

一提到朱福年，庞二的笑容尽敛，代之而起的神色，不仅歉仄，还有恼怒。

“老胡，”他略一踌躇，“还是我们私底下谈的好。”他又转脸问怡情老二：“二阿姐，可有清静房间，让我们谈一歇？”

“有的，请过来。”

怡情老二带他们到了尤五平时烧酒的小房间，红木炕床上摆着现成的烟盘，她一面点上那盏“太谷灯”，一面问道：“庞二少，要不要烧一口白相？”

庞二喜欢躺烟盘，但并没有瘾，眼时有正事要谈，无心烧烟来玩，便摇摇头，表示不要。怡情老二也知道他们讲的是“私话”，便悄悄退了出去，顺手掩上了房门。

“老胡，”庞二的声音很奇怪，是充满着忧虑，“你看我那个性朱的，人怎么样？”

胡雪岩略一沉吟答说：“我跟他不熟。”

“人虽不熟，你跟他有过交往。你的这双眼睛，象电火一样，什么都瞒不过你。我们是好朋友，而且说句老实话，我佩服的人也没有几个，你就应该知无不言、言无不尽。”

这番话说得太恳切了，使胡雪岩在感动以外，更有不安，拿他的话细细玩味了一番，似乎是他对朱福年起了绝大的怀疑。莫非……“姓朱的拆了你的什么烂污？”他忍不住问出口来。

“现在还不敢说。”庞二点点头，“我一直当他忠心耿耿，人也能干。现在才知道不是这么回事。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

“事情就是从你身上起的。我在想，既然我答应了你，请你全权去跟洋人打交道，何以会搞成这个样子。所以一到就找了朱福年来问，越问越不对，一时也说不清楚，我只觉得他好象不知道我跟你的交情，跟你不大合作。老胡，”庞二加强语气问：“是不是这样？”

胡雪岩不肯马上回答，有意踌躇了一会才说：“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不必再谈它。”

“这样说来是有的！可见我的想法不错。接下来我问我自己的生意。”庞二咽了口唾沫，很吃力他说：“人与人之间，不能起疑心，一起疑心，到处都是毛病……”

“这话也不尽然。”胡雪岩插了句嘴。

“我不是冤枉他，确确实实有毛病。”

“是不是帐上有毛病？”

“帐还没有看，不过大致问了几笔帐，我已经发现有讲不通的地方。譬如说你这面吧，我在南浔就关照他：照人家胡老板的意思办。今天问他，他说货价还没有送过来，这就不对了。”

“这没有什么不对。”胡雪岩要表示风度，便得回护朱福年，“照交易的规矩，应该由我们这面跟他去接头，我们因为货色先要盘一盘，算清楚确数，才能结帐，所以耽搁下来了。”

“不然！”庞二大摇其头，“信义通商，你我的交情，他不是不晓得，既然我这样说了，他应该先把贷款送过来，帐随后再结不要紧。现在他的做法，替我得罪朋友，可以说是得罪同业，我要他做啥。”

听庞二的口气，预备撤换朱福年。这原是胡雪岩的本意，现在他的想法不同了，庞二够朋友，他为庞二设想，不能杂以私意，因此他也大摇其头。

“庞二哥，光是为这件事，你大光其火，是说不通的……”

“当然，还有别的。”庞二抢着说，“譬如，泥城桥有块地皮，也是他来跟我说的，预备买下来造市房出租。这话有两个月了，我总以为他已经成交，今天一问，说是让人家捷足先登了。问买主是哪个，他又说不出来。老胡，你想，既然晓得人家捷足先登，怎么会不晓得人家姓啥？为啥不问问买主？所以我要去查一查，看看是不是他自己在捣鬼？此外还有好些前言不搭后语的地方，从前我相信他，都忽略了，现在听起来，处处是毛病。这个人决不能再用。你说是不是？”

胡雪岩对那方面的情形，不甚明了，不肯轻作断语，未答之前，先问一句：“你那面‘抓总’的是哪个？”

“就是他！我那样子信任他，他对不起我，这个人真是丧尽天良。”庞二愤愤地答说。

其实这是无足为奇的事，豪门巨室的帐户，明欺暗骗，东家跌倒，西宾吃饱的情形，比比皆是。看样子朱福年也是心狠手辣的人，照庞二这种态度，说不定他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反会出大毛病。

因此他压容警告：“庞二哥，你千万动不得！他现在搞了些啥花样，你还不清楚，你在明里，他在暗里，你的形势就不利。大家不破面子，他还不敢明目张胆出大毛病。一听说你有动他的意思，先下手为强，拆你个大烂污，你怎么收拾？”

这话说得庞二一愣，好半天答不出话来。

“不说别的，一本总帐在他手里，交易往来，人欠欠人，只有他最清楚，帐里出点毛病，等你弄清楚，已是一两个月以后的事，他早就布置好了。你又能奈其何？”

“老胡，亏得你提醒我！现在没有别的好说了，你我的交情，你不能不帮我这个大忙。”

“当然。只要帮得上，你说，怎么帮法？”

“他的毛病，一定瞒不过你，我不说请他走路的话，只请你接管我的帐，替我仔仔细细查一查他的毛病。”

“这件事，我不敢从命。做不到！”

庞二大为沮丧：“我晓得的，你待人宽厚，不肯得罪人。”

“这不是这么说法！庞二哥你的事，为你得罪人，我也认了，不过这洋做法要有用才行，徒然得罪人，没有益处，何必去做它？你听我说……”

胡雪岩有三点理由，第一，怕打草惊蛇，反逼得朱福年去舞弊使坏，第二，庞二手下用的人很多，就算要换朱福年，也该从伙计当中去挑选替手，徐图整顿，此刻弄个不相干的人去查帐，仿佛看大家都靠不住，是跟朱福年走在一条路上，通同作弊，岂不令人寒心？第三，胡雪岩也实在抽不出那许多工夫替他专办这件事。

“而况，我对你那方面的情形又不清楚，贸然下手，一年半载不能完事，在我有没有工夫，且不去说它，就怕一年半载下来，查不出名堂，那时你做东家的，对伙计如何交代？”

“这没有什么！我现在可以断定，朱福年一定有毛病。”

“毛病可以弥补的……”

“对啊！”庞二抢着说道：“只要你一去，他看见厉害的人来了，赶紧想法子把他的毛病弥补起来，你不就帮了我的大忙了吗？”

这话倒也驳他不倒。胡雪岩想了一会，总觉得庞二的做法，不甚妥当，就算将朱福年的毛病查出来了，甚至于照庞二的如意算盘，把胡雪岩三个字抬了出去，就能叫朱福年敛迹，弥补弊病，然而以后还用不用他呢？

这样想着，便问出口来：“庞二哥，这朱某人的本事到底怎么样？”

“本事是有的。”

“如果他肯改过，实实在在替你办事，你还用不用他？”

“如果是这样，当然可以用。不过……”他摇摇头，觉得说下去就没有味道了。

“我懂你的意思。”胡雪岩停了一下说，“人不对，请他走路。这是普通人的做法，你庞二哥要么不出马，一出马就要叫人晓得厉害，佩服你确是有一套。”

这两句话，最配争强好胜的纨绔脾气，所以庞二精神一振，有了笑容。

“老胡，你这两句话我交关听得进。你倒再说说看，应该怎么做法？”

“要象诸葛亮‘七擒孟获’那样，‘火烧藤甲兵’不足为奇，要烧得他服帖，死心塌地替你出力，才算本事。”

“话是一点都不错，不过，”庞二踌躇着说，“我实在没有这份本事。”说到这里，突然眼睛一亮，拍着自己的后脑勺：“我真糊涂了！现成的诸葛亮在这里。老胡，”他停了一下，喜逐颜开地又说，“我送你股份，你算是跟我台伙，也是老板的身分，名正言顺来管事，不就可以收服朱福年了吗？”

胡雪岩的打算就是如此，不过自己说不上口，难得庞二的想法相同。光就是这一点，使值得替他出一番力了。

胡雪岩有项过人的长处，能在心血来潮之际，作出重要而正确的决定，思路快不足为奇，能快又能细致深刻，就只有他有此本事。

此刻便是这样。因为庞二先作提议，就是个极好的机会，他抓住了题目的精义，立即使有一篇好文章交卷。“庞二哥，”他正色说道，“生意是生

意！分花红彼此礼让，是交朋友的情分、义气，不可一概而论。我是不赞成吃干股这一套花样的，如果你看得起我，愿意让我搭点股份，我交现银出来。”

“好啊！”庞二欣然同意，因为这一来，胡雪岩就更加出力。他问：“你想要多少股子？”

“我的实力比你差得远，只能来个两成。”

“一句话！我们重新盘过，你十万，我四十万，我们五十万银子下手，上海的市面，可以捏在手里了。”

“准定如此，庞二哥，”胡雪岩带点兴奋的神色，“我的钱庄，你也来点股子。索性大家滚在一起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人看好不好？”

“怎么不好！礼尚往来，再好不过！而且便宜不落外方，你在上海立一分号起来，我们自己的款了存在自己的钱庄里，岂不方便？”

胡雪岩的打算就是如此，他还有进一步的打算，此刻却不宜先露，只是连连称“是”。接着又说定庞二的股份，真个礼尚往来，他也是十万，彼此只要立个合伙的合同，划一笔帐，都不必另拨现银。

他们谈得津津有味，外面却等得心急了，酒已经回烫过两遍，再烫就要走味，怡情老二推门望到第三遍，看他们还没有住口的样子，忍不住便轻轻咳嗽了一声。

这下才惊醒了庞二，歉然说道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害他们久等了，我们出去吧！”

等坐定下来，第一件事是叫局。怡情老二亲自捧过一只长方红木托盘，里面是笔砚局票，拈笔在手，先问庞二。

“我好久没有到上海来了，市面不灵。”他想了想说：“叫宝琴老三吧？”

“是怡红院的宝琴老三吗？”怡情老二问。

“对了。怡红院。”

“这一节不做了。”怡情老二说，“节前嫁了个道台，做官太太去了。”

于是庞二又想了两个人，非常不巧，不是从良，便是开了码头，他不免怅惘，说一声：“随便找好了！”

“你替庞二少做个媒吧。”尤五对怡情老二说了这一句，便又转脸问庞二：“喜欢啥样子的？”

“脾气爽快的好。”

“有了！”怡情老二喜滋滋他说，“我替庞二少保荐一个，包管中意。”

这个人叫怡云老七，就在怡情院“铺房间”，她怕庞二以为她有意照应小妹妹，不管好歹，硬塞给他，所以只说名字，不说地方。刘不才会意，也不多问，将一叠局票写好，交给“相帮”发了出去。

隔不多久，莲步姗姗进来一个丽人，鹅蛋脸，高身材，长眉入鬓，神采飞扬，是那种一见便能令人目眩神移的尤物。在座的人都没有见过她，她却全认得，含笑一一招呼，最后才在庞二身后坐下，未曾开口，先抛媚眼，然后轻声说道：“二少，长远不见了！”

“原来你们是老相好！”刘不才起哄，“庞二哥怎不早说？罚酒，罚酒。”

“你看！”庞二对怡云老七说，“你一来就害我罚酒。我们啥地方见过？我怎么想不起来？”

“在怡红院。二少，你自然想不起了，一则贵人多忘事，二则也看我不上眼。”

庞二将牙一齧，故意说道：“好酸！”

“庞二哥，你不要假惺惺装不认识。这杯酒非罚不可！”

刘不才将一杯酒端了过来。庞二顺手就端向怡云老七，意思是要她代酒，怡云老七毫无难色，一仰脸干了那杯酒。

“谢谢！”庞二开始有了笑容。

于是怡云老七执壶敬酒，酒量很好，一个个都照了杯，最后是自己喝了半杯酒，剩下的半杯敬庞二，却又温柔地问：“嫌不嫌脏？”

杯沿脂痕宛然，美人余泽，脏之何有？庞二笑嘻嘻地干了酒，大家也都相视而笑，笑庞二是如此容易地掉入怡云老七的罗网中。

“你住在哪里？”庞二悄然相问。

“等下告诉你。”

他还想说什么，只听门帘响动，胡雪岩和刘不才叫的局，陆续到了。为求热闹，叫得不少，片刻之间，莺莺燕燕，翩然群集，猜拳的猜拳，唱戏的唱戏，因为庞二是主客，自然都应酬他，左顾右应，忙得不可开交。

叫的局来了又去，川流不息，怡云老七却始终不动，娘姨拿进一叠局票，悄悄塞了过来，她看都不看、就交了回去，只说得一声：“随它去！”

这一下反倒使得庞二过意不去了，“你管你出局去！”他说，“回头我们‘翻台，过来。你住得远不远？”

“是真的要翻台过来？”

“这，我骗你干什么？”

怡云老七笑一笑不响，却依然坐着不动。

“你先回去，预备预备，我们就过去。”

“叫我回哪里去？”怡云老七用手一指，“喏，前厢房就是我的房间。”

“原来你也在这里！”庞二顿觉意外，“为啥早不说？”

“现在说也不晚。”怡云老七越发坐近了，手扳着他的肩，低声说道：“翻来翻去，都在一处地方。尤五少的面子，你就在这里多坐一会。回头到我那里去消夜好不好？”

这便是一种暗示，有身分的“红棺人”，通常是不肯作此露骨的表示的，所以庞二颇为高兴。

他们低眉垂眼，款款深谈的神情，都落入旁人眼中，也猜得到他们已有密约，所以为了予人方便，作主人的竟一反常例，提议早早散席，原因是因为怕庞二在路上辛苦了，需要早早休息。

“多谢关切！”庞二指着怡云老七说，“我答应到她那里宵夜。大家一起过去坐一息。”

怡云老七唯恐客人推辞，抢着先拜托怡情老二：“二阿姐，你替我讲一声，请各位老爷，赏我个面子。”

直待大家都答应了，怡云老七方始匆匆赶回自己房间去准备。等庞二陪春客人一到，已经准备停当，虽是消夜，依然丰盛，还特地用了一副“银家伙”，开了一小坛十年陈的“竹叶青”，此外果盘茶烟，无不精美，这又合了庞二的脾胃，脸上飞了金似地，相当得意。

“明天原班人马在这里，我不发帖子了。”

“好的。”刘不才说，“后天该我……”

“不行！刘三哥！你再让我两天，后天、大后天仍旧应该是我的，还是在这里。”

阔客捧场，也要有个规矩，所以刘不才问道：“明天算是庞二哥还席，

后天、大后天算是啥名堂？”

“我跟老胡的交情，还席可以摆在后头……”

照庞二的说法，明天是他诚意结交新朋友，专请尤五和古应春，后天则是酬谢刘不才，在南浔替他照料宾客，大后天才是不胡雪岩的席，花丛哄饮，能够说得出道理，没有不凑兴的道理，因而大家都答应了，然后又排定次序，接下来是刘、古、尤三人做主人。

庞二的兴致极好，还要叫局，只是大家都说良朋良夜，清谈最好，只把抬情老二找了来，浅斟低酌，又消磨了一个时辰，方始兴尽而散。当然，这一夜的庞二是不会再回一品香了。

第二天午后，刘不才听从胡雪岩的指挥，特地去陪伴庞二。胡雪岩则与古庆春和尤五在裕记丝栈谈了一下午，听说了庞二与他昨天所谈的话，尤、古二人大为兴奋。能够与庞二合作，无论讲声势、讲实力，都是十分有利的事，尤其是在上海设一钱庄，现成有五十万银子这么个大户头作往来，这个局面的开展，是件非同小可的事。

不过障碍也不是没有，“朱福年多年耕耘，视庞二的事业如禁膏，肯拱手让人吗？”古应春怀着浓重的疑惑。

“小爷叔，”尤五也说，“你在庞二面前已夸下口了，要‘七擒孟获’，我倒要问问，怎么个擒法？”

“用不着七擒！”胡雪岩说：“昨天我在床上就想好了办法，要下一着狠棋。五哥，同兴的档手你熟不熟？”

“你是说同兴钱庄？”尤五答道：“档手姓邵，镇江人，我不熟，不过我可以托朋友去说话。”

“说要我自己来说，不有让第三者知道。你能不能托人介绍，大家见一面？”

“这不难。你想要啥时候见面？”

“越快越好。”

“今天晚上就可以。应春，”尤五转脸说道，“你替我写封信给华佩卿。”

古应春也认识华佩卿，他是个书贾，跟北京的琉璃厂有联络，以前在江南旧家收买了善本古书，总是搭松江帮的漕船进京，所以跟尤五颇有交情。古应春跟他相识，就是从尤五的关系上来的。

“今天晚上要应酬庞二。请他约一约，明天中午见面如何？”

“随便你。”

于是古应春用尤五的名义给华佩卿写了信，立即派“出店”送去。信上注明：“即晚候玉”，而回信在他们到怡情院赴约以前就收到了。

华佩卿很热心，回信中说，接到信他立即照办，找到了同兴的档手邵仲甫，说明经过。邵仲甫也知道有胡雪岩这么一位同业，仰慕已久，乐于相交。不过他明天中午有个“非践不可之约”，所以华佩卿已经跟他约好，第二天上午吃早茶，由华佩卿作东。介绍认识以后，胡雪岩要跟邵仲甫单独相谈，“自行面约可也”。

* * *

名为“吃早茶”，其实是约在一家扬帮馆子里。扬州人早晨这一顿很讲究，先拿着肉、干丝来吃酒，然后点过桥面，“浇头”也先炒出来下酒。主客一共四个人，胡雪岩是由尤五陪着去的，四碗面两样花色，炒出来两大盘浇头，一盘虾腰，一盘“马鞍桥”，华佩卿不断劝客，十分殷勤。

彼此都是“外场人物”，做生意又讲究和气亲热，不似官场中人矜持，所以胡雪岩跟邵仲甫第一遭相见，就很熟了。尤五看华佩卿健谈而又健谈，这顿早酒，着实要消磨些工夫，便向胡雪岩使个眼色：“你跟邵先生有话，就这里借个地方谈谈，岂不省事？”

“对，对！你们两位尽管请便，我跟尤五哥好久不见，也要叙叙。”

于是一桌化做两桌，胡雪岩跟邵仲甫另外在僻静角落坐定，喝茶密谈。

在这一顿点心的工夫中，胡雪岩对邵仲甫的性情，已有了解，不善言词而是心有丘壑的人，这路人物比较讲实际，动以利害则自能分辨，所以他决定开门见山，实话直说。

“仲甫兄，”他问，“宝号跟宠家的‘恒记，有往来？”

“是的。”邵仲甫答道，“我们做往来，不是一年了。”

“那以后还要请你多帮忙。”胡雪岩说，“庞家二少爷已经到了上海，你总见过面了。”

“还没有。约了今天中午见面。”

胡雪岩心里明白，所谓“非践不可之约”，就是跟庞二见面。照此看来，他对庞二的重视，又不言可知，然则自己动以利害的打算，越显得不错，不过，胡雪岩灵机一动，改变了主意，“这样说，我们中午还要见面。”他说，“我有几句话，不妨明后天再谈。”

邵仲甫跟恒记有多年的关系，所以跟恒记有往来的客户，大致也都了解，就没有听说过有胡雪岩在内。然而照他此刻的话来看，似乎跟庞二很熟，与恒记在生意上有密切的牵连，岂不费解？

既为了生意上的关切，也为了好奇，邵仲甫何能置而不问，“雪岩兄，我们一见如故，有话尽说不妨！”他用套交情的方式来套话，“何必等到明后天？”

在胡雪岩原是盘马弯弓，有意要引起邵仲甫的注意，见他这副神情，便知已经入彀，不妨略为透露，于是很快地答道：“原是一见如故，我才跟仲甫兄谈到深处。庞二哥是我的好朋友，最近进一步谈到彼此合伙。当然，恒记是以他为主，听他跟你老兄是怎么说，我们再细谈。彼此同业，要讲义气，没有不好谈的。”

这几句话闪闪烁烁，越引人关切，邵仲甫拿他的话，一个字一个字地体味了一遍，有些明白了，既然他们合伙，则庞二跟钱城有银钱往来，自然要问问做钱庄的胡雪岩的意见，最后讲的两句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
恒记是同兴的大户，也是一根台柱，如果这根台柱一抽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虽然胡雪岩的话，靠得住靠不住，尚待求证，但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难得他有讲同业义气的善意表示，不正好拉近了交情？

“好极了！庞二少有你搭档，将来做出来的市面不得了，雪岩兄，”他急转直下他说，“我是久仰大才，也久仰阜康的信誉，大树底下好乘凉，想沾你老兄一点光，不晓得肯不肯照应照应我们？”

“好说，好说，请吩咐！只要力量够得上，决不推辞。”

“我是想，同兴跟阜康做个联号，不晓是高攀得上，高攀不上？”

对这个提议，胡雪岩倒有些意外之感，暗暗佩服邵仲甫的手腕也不坏，做成联号，则恒记跟同兴的往来，也就等于跟阜康往来，他考虑了一下答道：“只怕阜康高攀不上。仲甫兄，我说句实话，现在丝生意是我自己管，钱庄都托了一个刘姓朋友，你老兄晓得的，东家未见得都了解，全盘情形，都在

档手肚子里。彼此联手，我完全赞成，不过先要问一问我那个刘朋友，我写信叫他上来，大家一起谈好不好？”

“是的。做事情是应该如此。”

“就这样说了。”胡雪岩假意掏出表来看了一下：“我还有个约会，先走一步，中午再碰头。”

于是胡雪岩站起身来，向华佩卿道了谢，与尤五告辞出门，一起赶到怡情院，庞二刚穿好衣服，预备到一品香去会见约好了的人。

“二哥！”胡雪岩将他拉到一边，悄然问道：“你今天中午是不是约了同兴的邵仲甫见面？”

“是啊！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跟他刚见了面。”胡雪岩以郑重的神色，低声说道：“恒记跟同兴的往来，都由朱福年经手，我先要拿同兴方面稳往，以防万一。”

“不错，不错！你的心思真细。”庞二说道：“谈得怎么样？”

“没有深谈，因为恒记到底是你的事业，要你作主。我告诉他，要先听你怎么说，我才能跟他进一步谈。”

这两句话中，一方面表示尊重庞二，一方面也是为他自己表白，并无喧宾夺主的意思。同时也在暗示，需将双方的关系，公开向邵仲甫说明。措词相当巧妙，而丝毫不着痕迹。庞二深为满意，不知不觉中便由胡雪岩牵着鼻子走了。

“好的。回头我们一起吃饭，我当面跟邵仲甫说。时候不早了，一起走吧。”

到了一品香，已有好些人在等。包括朱福年在内，一见胡雪岩跟庞二在一起，他的脸色一变。庞二不曾发觉，胡雪岩是见如不见，神色不动地跟他寒暄，说前天请他作陪，未见赏光，深为遗憾。朱福年当然也有几句致歉的话，只是神色之间，不免忸怩。

由这一番周旋，便看出朱福年其实不是什么厉害角色，因而越有自信必可将他收服。

“福年！”庞二打发走了一些不相干的访客，招招手说：“你请过来，我有件事告诉你。”

庞二住的是一进五间屋子，将朱福年找到最东面那一间，谈了好半天，才见朱福年出来，脸上的气色越发难看了，但对胡雪岩却又不能不敷衍。

“胡先生，刚才二少爷跟我说了，说胡先生有大股份加到恒记来。”他极力装出欣幸的神情，“好极，好极！以后要请胡先生多教导。”

“不敢当，不敢当。”胡雪岩很恳切地，但说话已有老板的味道：“老兄在恒记多年，将来着实还要借重。”

听得这一说，朱福年的脸色好看了一些，陪着笑敷衍了一会。胡雪岩以话套话，将庞二跟他说的话，都打听了出来，果然说的是“大股份”。显然的，这是为了让他好受恒记的同人着重，有意这么说，庞二真的很够交情。

* * *

由邵仲甫作东，吃了一顿丰盛的“番菜”，庞二要陪怡云老七到洋行里去买首饰衣料，匆匆走了，主人留胡雪岩在原处喝“英国红茶”，有话要谈。

在邵仲甫面前，庞二也说胡雪岩在恒记有大股份，因而他的神态也显得跟第一次见面不同，连称呼也改过了，不是称兄道弟，而是叫“胡先生”。

“胡先生！”他说，“我有句话请教，刚刚庞二少爷关照，以后恒记跟

同兴往来，归胡先生你经手，那么，朱福年来说的话，算不算数？”

一下子问到要害上，胡雪岩不敢轻率回答，先反问一句：“是什么话？”

“恒记跟同兴的往来，本来都归朱福年一个人接头，上十万银子的出入，或者调拨户头，都听他一句话。以后，我们听不听呢？”

这“调拨户头”四个字，正就是胡雪岩要弄明白的，当然往下追问：“恒记在宝号有几个户头？”

“三个。”邵仲甫答道：“恒记、继嘉堂、福记。”

“继嘉堂”是庞家的堂名，“福记”当然是朱福年，这个都算是私人户头，但恒记与继嘉堂不可分，福记的私人户头如何可以跟恒记混在一起？这期间，不言可知有了弊病。

于是胡雪岩不但不答邵仲甫的询问，而且提出要求：“请同兴先将福记历年进出的数目，抄个单子给我。”

邵仲甫一听吓了一跳。这是钱庄的大忌，有钱的人，守着“财不露白”的古训，在钱庄里存款是决不肯告诉人的，用堂名或用个什么“记”的户名，就是为了隐藏真相，而钱庄里也有义务为客户守机密，如今将福记存款进出的数目，泄漏给第三者，这话一传出去，信用一失，人人白危，都来提存，岂不把同兴挤垮。

“胡先生，你是内行。”他哭丧着脸说：“这件事实在不敢从命。”

他的难处，胡雪岩完全了解，所以早就想好了的，这时便即问道，“仲甫兄，我跟你有没有仇？”

“哪里来的仇？”

“那不就是了！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何必来害你？福记是纯粹的私人户头，我没有资格查他的帐，既然跟恒记混在一起，当然我要弄清楚。就是在同兴来说，也有义务拿福记的进出开给我看。”胡雪岩又说：“你放心好了！我不会坏同业的规矩的。这件事，无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连庞老二我都不告诉他，你还怕什么？”

邵仲甫想了想问道：“胡先生，你要这张单子做啥用场，是不是跟朱福年去算帐？”

“不是！”胡雪岩说：“朱福年也不会晓得有这件事，我是根据你开的单子，盘恒记的帐。”

邵仲甫真的为难了，“英国红茶”喝了一杯又一杯，只是答不出来。

胡雪岩也知道这是件极严重的事，不加点压力，邵仲甫决不肯就范，所以用相当冷峻的声音说道：“庞老二本有意叫我在上海立阜康的分号，我因为你老兄有言在先，没有答应他。现在在看来，只有自己有钱庄，帐目才能弄得清楚。”说着，便有起身告辞的模样。

阜康一设分号，同兴当然再也做不成恒记的生意，这一着棋是“将”邵仲甫的“军”，他不能不着急。

“胡先生，胡先生，有话好商量。你能不能让我明天答你的话。”

“那自然可以。不过有一层，仲甫兄你千万记住，无论你答应也好，不答应也好，这件事只有你我两个人晓得。”

意思是不可泄露其事给朱福年。邵仲甫当然意会得到，连连答说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

到了第二天一早，同兴钱庄派人送了信来，邵仲甫约胡雪岩，中午仍旧在那家番菜馆见面。准时赴约，点好了菜，等“仆欧”迟了出去，做主人的

取出一个信封，摆在面前，跟他先有番话要交代。

邵仲甫提出了“约法三章”：第一，这份清单不得泄漏给任何人，第二，不得以此作为对付朱福年的根据，第三，不管胡雪岩是不是在上海设阜康的分号，恒记不能与同兴断绝往来。

第三点其实是请求，只是邵仲甫的措词不甚恰当，有些近乎要挟的意味。胡雪岩颇为不悦，“仲甫兄，”他这样答道：“第一、第二两点，我谨遵台命，第三点，我只能这么说，我一定讲同业的义气。恒记如果是我一个人的事业，老兄吩咐，闲话一句，无奈大老板是庞老二，他又是大少爷脾气，如果恼了他，翻脸不认人，我说的话，他也未见得听。所以这一点，完全要看你自己的做法，我在旁边总替同兴说好话就是。”

这是暗示邵仲甫，如果同兴是这种近乎要挟的做法，庞二首先就会着恼，邵仲甫也是极老到的人，一听他这话，自知失态，很见机地道歉。

“胡先生，我不会说话，请你不要见怪。将来仰仗的地方还多，一切心照。我也不多说了，总而言之，听你的吩咐就是。”

胡雪岩的度量宽，有他这两句话，不满之意，随即消失。等邵仲甫将他面前的信封移了过来，便即抽出里面的单子来看，只见开头写的是“福记名下收付清单”，后面盖着“同兴协记钱庄”的书柬图章。他不暇细看内容，将前后折起，用桌上现成的餐，裁下“福记”字样及同兴图章，各约一指宽的两张纸条，交回邵仲甫。

这个小小的动作，使得邵仲甫大为服帖，一则见得胡雪岩的诚意，不会拿这张清单作为对付朱福年的把柄，二则也见得他心细，邵仲甫发觉自己做错了，本来就不必写明“福记”字样，更不必盖上书柬图章，纵然胡雪岩无他，万一遗失了这张清单，落入旁人手中，依然是件极不妥的事。幸好，他的这个错误，为胡雪岩及时纠正了。

“胡先生，”他由衷地表示佩服，“有魄力的人，粗枝大叶，心细的人，手面放不开。只有你胡先生，这两样长处都有，实在是没话可说了。”

“谬奖，谬奖！”胡雪岩亦颇欣慰，因为邵仲甫言出至诚，看起来自己是在事业上结交了一个很有用的朋友。

朱福年的“把柄”虽已入手，胡雪岩却反丢开了，他做事一向往好的方面走，眼前的唯一大事是与庞二谈判合伙的细节。由于彼此都具诚意，谈判相当顺利，胡雪岩在恒记不居任何名义，但先要为恒记作一番整顿，等到有了头绪，再进行筹设阜康钱庄上海分号。对这方面，庞二表示概不过问，又说，如果胡雪岩资金不足，他可以拉一批长期存款的户头来，变相地为阜康增添资本。

于是，双方找了见证人来写台伙的契约，胡雪岩请的是尤五，庞二找了一个他的父执，专做桐油出口的孙大存，合同签押好了，庞二大张筵席，请见证人，也请恒记管事的人，包括朱福年在内，即席宣布，赋胡雪岩以盘查银钱货色、考查同人、重新改组的大权。

胡雪岩接着又站起来说了话，表示决不轻易更动，请大家照常办事，不必三心两意，话不多而扼要，每人都象服了颗定心丸。当然，只有朱福年是例外。

到了第二天，朱福年来请胡雪岩到恒记去“视事”。他早就打好了主意，到了恒记在帐户中坐定，管事的人一个个来见过，他问了问各人的经历，随即起身辞别，朱福年请他看帐，他回说：“不忙。慢慢儿来好了。”

这一半是放朱福年一马，看他是不是自己去弥补他的“花帐”，一半也是实话，因为眼前先有件与他切身利益有关的大事要办。

恒记人事上的变动，朱福年已经告诉了怡和洋行的大班吉伯特。这个意外的变化，自然是一大打击，但朱福年还不服气，怂恿吉伯特说：胡雪岩实力不足，只要吉伯特坚持原议，必可迫他杀价脱手。

因此，当古应春跟吉伯特再度会面，说明恒记的丝亦归他经手，要求照最初的议价成交时，吉伯特断然拒绝，依旧以欧洲丝价大跌为托词，只肯照八五折收买。

事情成了僵局，胡雪岩相当为难，如果坚持原价，万一不能成交，不但自己的本钱搁不起，丝也会变质，而且对庞二这方面也难以交代，倘或委曲，则更不能求全，不但为庞二所笑，在商场上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名声，亦会大打折扣。同时还有一层顾虑，也许朱福年已经跟庞二说过，他那里的货色，可以照原定的价钱卖给吉伯特，由自己来经手，反打了个八五折，即或庞二了解其中的苦衷，为了划一步骤，以后易于控制全局，眼前不能不吃点亏，但心里总不会舒服，那就要影响彼此合伙的关系了。

“我在想，吉伯特恐怕也是‘嘴硬骨头酥’，莫非他买不成我们中国的丝，外国那些绸厂就拿织机停下来，不同绸缎？我想总没有这样的道理吧？”

这一说，触发了古应春的灵感，“有了，”他喜滋滋地说，“我有个办法，打听他的虚实！”

“那太好了。”胡雪岩精神一振，“我就是想要晓得他手里的牌，看样子‘三副落地’，到底是不是清一色呢？如果不是，我们死扣着那张牌，不是自己害自己？”

“就是这话。我马上去打听。”

“慢来！”胡雪岩拉住他说，“你怎么样下手，先说来我听听！”

“吉伯特听了朱福年的话，自然以为千稳万妥，买不成我们的货色，至少可以买恒记的，有了货色，当然要定轮船舱位装货。我就从轮船公司方面

去打听，看他定了舱位没有？”古应春又说，“货色不在少数，一两条船还装不下，非先预定不可。所以一定打听得出来的。”

“对！这个办法好。”胡雪岩的脑筋极快，当时便说：“除非他真的不想做这票生意，要做这票生意，不但要他照我们的价钱，额外还要他破费。”

古应春笑了。由于心情由沉重转为轻松，所以戏谑地挖苦胡雪岩：“小爷叔，你也真是，得着风就是雨！给不得你三分颜色，就要开大红染坊了。”

“我说个道理你听，你就晓得我不是胡言乱说。”

照他的判断，吉伯特以为自己这方面迟早总会就范，所以轮船的舱位定好了不会退掉，如果能够跟轮船公司接洽，以高价将吉伯特所定的舱位抢过来，则洋人买下了丝运不出去，又会来跟自己这方面情商转让，岂不又可以赚他一笔。

“这是如意算盘。”古应春说，“不过也不妨试试。”说到这里，他触类旁通，仍旧觉得胡雪岩的话极有用，“小爷叔，你说的办法，恐怕行不通，不过我倒想到了，大可借这个说法，逼他一遍。”

“嗯，嗯！”胡雪岩意会了，点点头说：“你请吧！我等你的回音。”

于是古应春去寻一个名叫陈顺生的朋友，此人是他的同乡，在太古轮船公司做买办，专门负责招揽客货承运。太古也是英国人的资本，怡和有货色交运，当然委托太古。

一问果然，“不错，有这回事。”陈顺生答道：“先是定了两班轮船的舱位，到期说货色还不齐，要延到下两班，贴了四百两银子的损失。”

“那么下两班什么时候到？”

“一班十天以后，还有一班要半个月。到埠卸货装货，要十天工夫。”陈顺生问，“你打听它是为什么？”

托人办事，当然要相见以诚，而且是同乡好友，也不必顾虑他会“泄底”，所以古应春将跟吉伯特斗法的经过，源源本本说了一遍，接着便托陈顺生去“逼他一遍”。

“延过一次期，话就更好说了。”古应春低声说道：“我拜托你问一问吉伯特，货色齐了没有？到时候能不能装船？如果不能，要趁早说，好让太古另外去招揽客户。”

“懂了。这个忙我可以帮你。”

“多谢，多谢。今天晚上我请你吃花酒，顺便听你的消息。”

“这么急？”

“拜托，拜托！”古应春长揖恳求，“务必请你就跑一趟。”

情面难却，陈顺生真的丢下了自己的事，去为古应春奔走。到了晚上在估情院见面，他带来了吉伯特的消息。

“他说等三天看。如果三天当中没有回话再谈。”

“怎么叫‘再谈，？’”古应春问，“是谈班期顺延，还是根本就不要舱位了？”

“怎么不要？当然要要的！”

古应春听得这个回音，十分满意。足见怡和洋和非买丝不可，而且在三天以内就会来谈判。

这个看法，胡雪岩也认为不错，但主张再逼一遍。

这就是请陈顺生再跟吉伯特去说，有客户求货运舱位甚急，请他在三天以内，必须提出确实答复，否则，吉伯特就得照约履行，即使放弃不用，亦

要照全价收费。

“这一遍还不够。”胡雪岩又说，“我们还要想个办法，让吉伯特以为我们不愿意跟他再做生意，他才会着慌，你看，我们是不是能够另外找洋人接头，虚张声势一番？”

“不行！洋人比我们团结，彼此都通声气的，而且哪个洋行做哪项买卖，完全听他们国内指挥，不会突然之间改做别项生意。虚张声势瞒不过吉伯特。”古应春又说：“倒是有个办法，我们放个风声出去，预备立一间号子，专做洋庄，直接写信给外国厂家交涉。看吉伯特怎么说？”

“这也是一个办法。不过，”胡雪岩沉吟了一会说：“俗语说得好：‘前半夜想想自己，后半夜想想人家。’吉伯特就算愿意回头，总也要有个‘落场话’。大家的话都很硬，自己转不来弯，我们要替吉伯特开条路子出来。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我也想到过。就怕我们想转圜，他以为我们软弱，越发搭架子，岂非僵上加僵？”

对这个顾虑，胡雪岩无法作判断了，因为洋人做生意的规矩，以及吉伯特的性情，他都不太了解。只是将心比心，自己不肯低头，谅来吉伯特也是如此，如果从中有个穿针引线的人，搭一搭桥，事情就容易办通了。

“小爷叔！”古应春看他犹豫的神色，提醒他说：“洋人做生意，讲利益，也讲道理，只要我们道理站得住，态度坚决，洋人倒是不讲面子的，自会笑嘻嘻来跟你说好话。所以你不要三心二意，让洋人看穿了，事情格外难办。”

胡雪岩最尊重行家的意见，古应春跟洋人的交道打得多，自然听他的，“那好！”他说，“我们就做一番态度坚决的表示给他看，请尤五哥弄两条船，我们拿货色装上去。”

“这，这表示，绝不卖给他了？”

“对了！对外头说，我们的丝改内销了，预备卖给杭州织造衙门。”

“那么，恒记的货色呢？”

“这我会跟庞二说，让庞二关照朱福年，也是雇船运杭州。”

古应春闭着嘴，脸色郑重地考虑好一会，毅然决然地答道：“可以！我们就这么做。不过，庞二对朱福年说的话很要紧。”

“那当然！我知道。”胡雪岩说，“朱福年自然要劝他，不必受我们这方面的牵累拿丝卖给吉伯特。庞二只要说一句：‘胡某人怎么样，我们怎么样，吉伯特要买丝跟胡某人去接头。’那就成功了。”

照胡雪岩的估计，朱福年当然会将庞二的态度告诉吉伯特，吉伯特一定会回头。如果不理，那么僵局就真的不能化解了。自己这方面固然损失惨重，怡和洋行从此也就不再想在中国买丝。

想到就做，而且象煞有介事，裕记线栈开了仓，一包包的丝，用板车送到内河码头上装船。

另一方面，庞二听了胡雪岩的话，照计行事。他做生意多少有点公子哥儿的脾气，喜欢发发“骠劲”，把朱福年找了来，叫他雇船装丝运杭州，一言不合，拿朱福年训了一顿。

“二少爷！”朱福年问，“这是为啥？”

“丝不卖给洋人了！可以不可以？”

“那也不用运杭州。运到杭州卖给哪个？”

“卖给织造衙门。”

“二少爷，这不对吧！”他说，“从一闹长毛，京里就有圣旨。各织造衙门的贡品都减少了。怎么会买我们的丝？这点道理，难道二少爷都不懂？”

“我不懂你懂！”庞二的声音粗了，“除非有人吃里扒外，不然洋人怎么会晓得我们的情形？你跟洋人去说，他有洋钱是他的，我不希罕。他到中国来做生意，三翻四覆，处处想占便宜，当我们中国人好欺负？滚他娘的蛋！”

这种情形，遇到过不止一次，朱福年也知道他不过一时之气，做伙计的遇上有脾气的东家，当不得真，否则不如早早卷铺盖走路。而况，庞二虽有脾气，御下相当宽厚，象恒记这种职位是“金饭碗”，丢掉了不易再找。所以想一想，宁可挨骂，该说的话还是要说，才显得自己是“忠心耿耿”。

“二少爷，难怪你发脾气，洋人是不大对，不过，他既然是来做生意，当然没有空手而回的道理，我看，丝是一定要买的，就是价钱上有上落……”

“免谈。少一个‘沙壳子’都办不到。就算现在照我的价钱，卖不卖也要看我的高兴。”

“二少爷，生意到底是生意。”他试探着说：“要不要我再跟洋人去谈谈？如果肯依我们的价钱，不如早早脱手，钱也赚了，麻烦也没有。”

“我不管。你跟胡先生去谈，看他怎么说就怎么说。”

听得这一句话，朱福年只觉得酸味直冲脑顶，顿时改了主意，回到帐房里，自己在咕哝：“他娘的，随他去。看他这票货色能摆到啥辰光？”

这话是什对胡雪岩而说的，原来是“忠心耿耿”对东家，此时决定牺牲东家的利益，变相打击胡雪岩，真的雇了船，连夜装货，预备直驶杭州。

但是，吉伯特却沉不住气了，一面是陈顺生来催，一面对方的丝真有改为内销的迹象，不由得便软化了，急于想找个人来转圜。

* * *

这些情形胡雪岩不知道，他只听庞二说过，朱福年自告奋勇，愿跟吉伯特去重开谈判。又说已告诉朱福年，一切都听自己作主。既如此，则朱福年不论谈判得如何，都该跟自己来接头。何以不见他的踪影，反倒真的雇船装货？显见得其中起了变化。

“如果朱福年肯去说，倒是最适当的人选。”古应春也说，“不过现在对他弄僵了，我们不便在他面前示弱，只有再请庞二去问他。”

胡雪岩沉吟未答，古应春看的是一面，他要两面，一面容易找出办法，要兼顾两面，就煞费周章了。

“庞二以东家的身分，问他一声，这件事办得怎么了，有何不可。”

“自无不可，不过那是不得已的办法，套句你们文绉绉的话，是下策。”

“怎么样才是上策呢？”

胡雪岩有些答非所问地：“象猪八戒这种样子，我们杭州话，叫做‘不入调’。现在好比唱出戏，我跟庞二唱的是‘乙字调’，他唱的是‘扒字调’，根本搭配不拢。我们调门高的，唱到半路拉不低，就算拉低了来迁就他，这出戏也好听不到哪里去了。”

古应春把他这个比方，体味了一会，恍然大悟，“我懂了！”他说，“上策是叫朱福年将调门提高，让它入调！”

“一点都不错。”

“想倒想得不错。”古应春看一看胡雪岩的脸色，猜不透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只好老实问道：“计将安出？”

“喏！就靠这个。”

他从身上掏出一张纸来一扬，古应春认出是同兴抄来的那张“福记”收付清单。

“你倒看看，这里面有啥毛病？”

古应春仔细看了一眼，实在找不出毛病，“我看不出。”他摇摇头，“钱庄生意，我是外行。”

“用不着行家，照普通清理，就可以看得出来的。他一个做伙计的人，就算在恒记是头脑，进出数目，充其量万把银子，至矣尽矣。所以，”胡雪岩指着单子说：“这几笔大数目，都有毛病，尤其是这一笔，收五万、付五万，收的哪一个的，付的哪一个的？如果说是恒记的生意，头寸一时兜不转，他有款子，先代垫五万，这倒也说得过去。现在明明是转一个手，我可以断定收的五万是从恒记来的。如果恒记要付偿款，直接支付好了，为啥在要福记的户头里打个转？”

他这样一说，古应春也觉得大有疑问，“那么，”他问，“小爷叔，你就当面拆穿他，让他不能不买你的帐？”

要当面拆穿，我早就动手了，为的是要顾他的面子。我自有道理，明天上午你在这里等我消息。”

* * *

第二天上午，胡雪岩到恒记说要看帐，朱福年自然无话可说，硬着头皮，亲自开锁，从柜子里捧出一大叠总帐来。

“总帐不必看，我看看流水。你的帐不会错的，我随便挑几天看看好了。”接着，胡雪岩便说，“请你拿咸丰三年七月、十月、十一月的流水帐给我。”

听这样交代，朱福年大放其心，以为他真的不过随便抽查，便依言将这三个月的流水帐找了出来，捧到他的面前。

胡雪岩翻到七月初八那一天细看，果然，有一笔五万两银子的现款，送于同兴。

“福年兄。”他说，“请你拿‘恒记’户头的存折我看看。”

朱福年的一颗心，陡地提了起来：“是不是现在在用的那一个？”

这句话便是个老大的漏洞。按常理而论，应该就是目前在用的那一个，何消问得？问到这话，便表示他是“哑子吃馄饨，肚里有数”，胡雪岩的不是这一个。

这见得朱福年不是什么老奸巨滑，只因为庞二到底是大少爷，只要对他的脾气，什么都好说话。意会到此，胡雪岩越发打定了将朱福年收为己用的主意，因而在表面上越对他尊重，和颜悦色地说：“不晓得找起来方便不方便？我想拿这两年的存折，大略看一遍。”

越是这样，越使朱福年有莫测高深之感，喏喏连声地说：“方便，方便。”

一把存折送了过来，胡雪岩慢条斯理地随意浏览，一面说着闲话，根本不象查帐的样子。朱福年却没有他那份闲豫情致，惴惴然坐在帐桌对面，表面是准备接受询问，其实一双眼只瞪在存折上。

“朱先生！”小徒弟走来通报，“船老大有事来接头。”

这“船老大”就是承揽装丝运杭州的船家。朱福年不能不去接头。趁这空档，胡雪岩在存折上翻到咸丰三年七月初八那一天。那里有同兴收银五万两的记载。

胆子倒真大！胡雪岩心里在想，莫非硬吞五万银子？这盘帐倒要细看了。

他是这一行的好手，如今虽因不大管帐打算盘，但要算起帐来，还是眼明手快，帐簿与存折一对，再看一看总帐，便弄清楚了，朱福年硬吞五万银子还不敢，只是挪用了公款，以后在半个月中，分四次归还了。

然而这已是做伙计的大忌。胡雪岩认为不必细看，将翻开的帐簿、存折都收好，静等朱福年来答话。

“船老大来问，货都装齐了，问啥时候开船？”朱福年说，“我告诉他，跟胡先生的货色搭帮走，比较有照应。不晓得胡先生的丝船，啥时候开？”

很显然地，就这样一查帐，还未有何结果，就已让他感到威胁，不能不来周旋示好。胡雪岩便将计就计地说：“我们那票货色，是我的朋友古应春在料理。如果福年兄有空，中午我们一起吃饭，当面谈一谈这件事。你看好不好。”

“好，好！”朱福年急忙答应，“我做个小东，请胡先生吃徽馆。”

“哪个做东都一样。请你拿帐簿、存折收一收，我们就走吧。”

看样子太平无事了，朱福年顿觉步履轻快，浑身是劲，收拾一切，陪着胡雪岩出了恒记的大门。

“就是后马路，有家徽馆，叫做福源楼，做几样我们家乡菜，着实道地。请胡先生尝尝看。”

“原来你是徽州人，口音倒听不出。”

“我原籍徽州。”朱福年说，“在外多年，口音变过了。”

“既是徽州，对典当自然熟悉？”

“怎么不熟悉？我也劝过二少爷开典当。他说，穷人的钱不忍心赚。怎么也不肯。”

“开典当是为了方便穷人，穷人出点利息，也是心甘情愿的。”

“我也是这样说，二少爷听不进去，也是枉然。”

就这样一路谈着典当，不知不觉地走到了福源楼。坐定下来，胡雪岩先写张条子，交柜上派人送到裕记丝栈去请古应春，然后点了菜，趁这等客等菜的工夫，他跟朱福年谈到了帐务。

“福年兄，刚才我看的那笔五万银子的帐，恐怕有点错了。”

“喔。”因为胡雪岩语气缓和，所以朱福年也能沉得住气，平静地问道：“我倒还不清楚。日子久了，不大记得起来。”

“帐上有送存同兴的一笔帐，存折上没有。”

“是说恒记这个折子？”朱福年答道，“恒记在同兴有三个折子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胡雪岩接着便问，“福记是你老兄的户头吧？”

这就是所谓作贼心虚了，朱福年脸上的颜色，立刻就不大自然，勉强答说，“是的。”

“我做钱庄也多年了，这种情形，倒还少见。”

“各处地方不一样。”朱福年说，“为了调度方便，二少爷叫我也立一个户头。”

“喔，”胡雪岩抓住他“调度方便”这四个字追问：“是不是说，有时候要向外头调动头寸，恒记不便出面，用你福记的名义？”

这话，朱福年就答不出来了，因为庞二财大势雄，从不向外面调动头雨，如果应声“是”，胡雪岩跟庞二一谈，西洋镜马上拆穿，金饭碗也就要不翼而飞了。

因此，他只能含含糊糊地答说：“不是这意思。”

“那么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胡雪岩若无其事地问，声音中不带丝毫诘质的意味。而朱福年却已急得满头大汗，结结巴巴地不知道说些什么。

“那也不必说它了！”胡雪岩不再侧面相逼，正面指出他的错，“那五万银子，细看前后帐，分毫不少……”

“是啊！”朱福年急忙抢着辩白，“帐是决不会错的。”

“错不错，要看怎么个看法，什么人来看？”胡雪岩答得极快，“我看是不错，因为以前的帐目，跟我到底没有啥关系，叫你们二少爷来看，就错了。你说是不是呢？”

最后这一问，使得朱福年又大受其窘，只得先虚晃一枪：“我倒还不明白胡先生你的话？”

“再明白都没有，五万银子说存恒记，结果存入福记，福记再分四次归还。前后数目不错，起码拆息上，恒记吃亏了。不过，这在我看，是小事，你倒拿我前后的话，仔细想一想！”

他以前说过什么话？朱福年茫然不辨，定定心细想，才意会到他有句话，大有深意。这句话就是：“我看是不错，因为以前的帐目，跟我到底没有啥关系！”

这就是暗示，以前的帐目他不会顶真，但以后他是恒记的股东，帐目便不能说无关，当然也就要认真了。

意会到此，朱福年才知道自己不是“猪八戒”，倒是“孙悟空”，跳不出胡雪岩这尊“如来佛”的手掌心，乖乖儿认输，表示服帖，是上上大吉。

“胡先生，我在恒记年数久了，手续上难免有疏忽的地方，一切要请胡先生包涵指教。将来怎么个做法，请胡先生吩咐，我无不遵办。”

这是递了“降表”。到此地步，胡雪岩无需用旁敲侧击的办法，更用不着假客气，直接提出他的意见：“福年兄，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你们二少爷既然请我来看看帐，我当然对他要有个交代。你是抓总的，我只要跟你谈就是了，下面各人的帐目，你自己去查，用不着我插手。”

“是。”朱福年说，“我从明天就清查各处的帐目，日夜赶办，有半个月的工夫，一定可以盘清楚。”

“好的。你经手的总帐，我暂时也不看，等半个月以后再说。”

“是！”

“这半个月之中，你也不妨自己检点一下，如果还有疏忽的地方，想法子自己弥补。我将来也不过看几笔帐，”接着，胡雪岩清清楚楚他说了几个日子，这是从同兴送来的福记收支清单中挑出来的，都是有疑问的日子。

朱福年暗暗心惊，自己的毛病自己知道，却不明白胡雪岩何以了如指掌，莫非他在恒记中已经埋伏了眼线？照此看来，此人高深莫测，真要步步小心才是。

他的疑惧都流露在脸上，胡雪岩使索性开诚布公地说：“福年兄，你我相交的日子还浅，恐怕你还不大晓得我的为人。我一向的宗旨是：有饭大家吃，不但吃得饱，还要吃得好。所以，我决不肯敲碎人家的饭碗。不过做生意跟打仗一样，总要同心协力，人人肯拼命，才会成功。过去的都不必说了，以后看你自己，你只要肯尽心尽力，不管心血花在明处还是暗处？说句我自负的话，我一定看得到，也一定不会抹煞你的功劳，在你们二少爷面前会帮你说话。或者，你倒看得起我，将来愿意跟我一道来打天下，只要你们二少

爷肯放你，我欢迎之至。”

“胡先生，胡先生！”朱福年激动不已，“你说到这样的金玉良言，我朱某人再不肯尽心尽力，就不是人了。胡先生，我敬一杯，表表我的心。”

说罢，满斟一杯，仰脸饮尽。胡雪岩当然高兴，陪了一满杯，然后笑道：“福年兄，从此我们是一家人了，有啥说啥，不要见外。”

“是的。”朱福年想一想说，“胡先生，以后恒记的跟同兴的往来，只用两个户头，公款用恒记，二少爷私人收支用继嘉堂。我在同兴的户头，决定结了它。”

“结了它也不必。”胡雪岩说，“不必让外头人猜测，以为我们内部生了啥意见。”

这更见得胡雪岩的体恤，顾到自己的面子，当然乐受这番好意，“是！”他很恭敬地回答：“我懂胡先生的意思，找机会，我要告诉下面的‘朋友们’，恒记是一家，总要让外头人看得我们上下一心，不敢来动我们的歪脑筋才好。”

“就是这话！‘打落牙齿往肚里咽’，方算好汉。”

说到这里，只见古应春步履安详地踏了进来，朱福年起身让坐。极其殷勤。在右应春的心目中，此人自视甚高，加以东家“弹硬”，所以平日总在无意间流露出“架子大”的味道，此刻一反常态，不用说，是对胡雪岩服帖了，才有这番连带尊敬的表示。

意会到此，他的神情越发从容，说着闲话，不提正事。倒是朱福年忍不住了，“胡先生，应春兄来了，我们拿丝上的事说个定规。”他略停了一下又说：“照我看，‘只拉弓，不放箭’也就够了。”

胡、古二人，目视而笑。然后是胡雪岩回答他的话，反问一句：“我们在‘打弓’，吉伯特晓不晓得？”

“我想他是晓得的。我们真的‘放箭’他也会着急。”

“当然罗！”古应春接口，极有信心地说：“他万里迢迢跑了来为啥？不是为了生意？生意做不成，他的盘缠开销哪里来？”

“话虽如此，事情有点弄僵！”胡雪岩问古应春：“你肯不肯向他去低头？”

“我不去了！洋人是‘蜡烛脾气’，越迁就他，他越摆架子。”

“为来为去，只为了我是当事人。如果这票货色不是我的，替双方拉场，话就好说了。而且双方也都一定感激此人。”

“这个人很难。”古应春会意，故意不去看朱福年，尽自摇头：“不容易找！”

他们这样一拉一唱，暗中拉住了朱福年，他终于忍不住：“胡先生！你看，我跟吉伯特去谈一谈，是不是有用？”

“噢！”胡雪岩一拍前额，做出茅塞顿开的姿态，“有你老兄出面，再好都没有了。有用，有用，一定有用。”

受了鼓励的朱福年，越发兴致勃勃，自告奋勇：“吃完饭，我就去看他。我要吓他一吓，他不照原议买我们的这票货色，劝他趁早回国，他在这里永远买不到我们的丝！”

“对。就这么说。这倒也不完全是吓他，反正这票生意做不到，我们就斗气不斗财了！”

朱福年倒真是赤胆忠心，即时就要去办事。胡雪岩当然要留住他，劝他

从容些，把话想停当了再说。接着便设想吉伯特可能会有反响，他这么说便那么回答，那么说便这么回答，一一商量妥帖，还要先约个时间，从容不迫地谈，才能收效。

正事谈毕，酒兴未已，胡雪岩一直对典当有兴趣，此时正好讨教，“福年兄，”他先问：“你是不是典当出身？”

“不是。不过我懂，我故世的三叔是朝奉，我在他那里住过一年。”

接下来，朱福年便谈了典当中的许多行规和弊端，娓娓道来，闻所未闻。最后似感叹，又似遗憾地说，“当初未曾入典当，自己都不知道是得计，还是失策？因为‘吃典当饭’与众不同，是三百六十行生意中，最舒服的一行，住得好、吃得好，入息优厚，工作轻松，因此吃过这碗饭，别的饭就难吃了！”

“照你这样说，如果开爿典当，要寻好手还不容易。”胡雪岩问，“典业中的好手，宾主相得，一动不如一静，轻易不肯他就。是这样吗？”

“大致是这样子。不过人材是不断在冒出来的，本典无可位置，另求发展，也是有的。”

“那么，我倒要请你留意，有这样的人，我想见见。”

这表示胡雪岩也有创办典当的打算，朱福年欣然应诺，而且跃跃欲试地，颇有以半内行作内行，下手一试，以补少年未曾入此业之憾的意思。

* * *

朱福年是在第二天跟吉伯特见面的，那是陈顺生来探问运货舱位消息的时候，也正是由东印度公司转来伦敦总公司发出的何以今年的丝，至今未曾起运的质问之时，所以，吉伯特一见他的面，便先追问恒记和裕记两处的货色，可曾运离上海？

“明天就要开船了。”朱福年用英语答说，“吉伯特先生，我觉得我对你有种道义上的责任，必须为你争取最后一个机会。最近商场上有一个大消息，不知道你听说了没有？”

“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？”

“恒记的东家，也就是我的雇主庞先生，跟胡雪岩在事业上达成了合作的协议，胡雪岩的实力并不充足，但他是商场上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，主要的是他在各方面都有极好的关系，而且他的手腕十分灵活。这两项就是他最大的资本，他所缺少的是现金，而这个缺点，由于跟庞先生的合作而充分弥补了。因此，我可以这样说：胡雪岩是无敌的，没有任何人能够在商场上击败他，包括你吉伯特先生在内。”

“我不需要击败他，我只为我的公司的利益打算。最初是我采纳了你的建议，否则，也不至于有今天的僵局。”

“吉伯特先生！”朱福年放下脸来问：“你是不是要讨论这件事的责任？”

“不！”吉伯特摇摇头，“那是没有用的。我又不能向你要求赔偿，哪里来的责任可言？你觉得对我有种道义上的责任，足见得你对我还存着友谊，我希望我们仍旧是朋友。”

听他这一番话，朱福年报之以诚恳的神色，“就因为如此，我要尽我的友谊。”他停了一下，用平静但很坚定的声音说：“吉伯特先生，你并没有失败，一切都可以照你原来的计划实现。但你如果错过此这个最后的机会，那么，你的失败不止于这一次，是明年及以后的日子。用最简单的话说：你将不能在上海买到你所需要的丝。”

“照你看，丝价是不是能够减少若干？”吉伯特说，“如果你办得到，

我们当然会付你应得的佣金。”

“不！”朱福年斩钉截铁地说，“决无可能！你应该知道，胡雪岩做生意的精明，是无人可及的，现在他不向你提出延期损失的赔偿，已经是很宽大了。”

“好！”吉伯特终于低头了，“我一切照办，只希望赶快订约。”

订了约，收银交货，胡雪岩如释重负。但经过一整夜的计算，却又爽然若失，自己都不知道为谁辛苦为谁忙。

赚是赚了十八万银子，然而，不过说来好听，甚至于连帐面上的“虚好看”都没有。因为合伙的关系太多，开支也太大。跟尤五、古应春分了红利以外，还要跟郁四再分，付了各处的利息，还要为王有龄弥补海运局的亏空，加上裘丰言和嵇鹤龄那里都要点缀。这一下已经所余无几，却还有开销杭州、湖州、同里三个“门口”所拉下来的“宕帐”，细看一算，除了阜康钱庄的本钱，依旧是一整笔债务以外，还有万把银子的亏空。

万把银子在他当然不必发愁，要愁的是这样子费心费力，到头来还闹了一笔亏空，则所谓“创业”也者，岂非缘木求鱼？

照道理不应该如此！落到这样的地步，总有个道理在内，当然是自己的做法有了毛病。这个毛病不找出来，令人寝食难安。

为此，他虽然一整夜未睡，脑子里昏昏沉沉地，但精神有种异样的亢奋，怎么样也不想上床。

到了快中午时，古应春和刘不才相偕来访，一见了面，古应春失声说道：“小爷叔，你的气色好难看！是不是病了？”

刘不才开过药店，对于伤风发烧之类的毛病，也能诊察，当时伸手一探他的额头，又叫他伸舌头出来看了舌苔，很准确地作了判断：“睡得太少，用心过度，是虚火上升。好好吃一顿，舒舒服服睡一觉，精神马上就好了。”

“一点不错。”胡雪岩有意将他遣开：“请你替我去约一约庞二，晚上在哪里叙一叙。回头四、五点钟，你到浴德池来找我。”

等刘不才一走，胡雪岩将预先一张张计算好的单子，取了出来，检出古应春的一张交了给他，照胡雪岩的算法，古应春应该分一万五千多银子的盈余。

“小爷叔！”古应春略看了一看，将单子推了回去，“第一，你分得我多了，第二，现在不要分，我们仍旧在一起做，商量商量以后怎么个做法，才是正经。”

胡雪岩脱口答道：“我正就是不晓得以后怎么个做法？”接着便皱起了眉不断摇头。

这态度很奇怪，古应春大为惊疑，“小爷叔！”他很吃力地说，“你好象有啥难言之隐似地。大家自己人，你尽吩咐，有啥‘摆不平’，我的一份不必计算在内。”

“应春兄！”胡雪岩相当感动，率直答道：“我一无所，就是朋友的情分义气，千金不换。”

“岂止于千金不换？小爷叔，你不要说一无所得，在我看，所得正多。不说别的，只说朱福年好了，庞二虽有些大少爷的脾气，有时讲话不给人留情面，到底御下宽厚，非别的东家好比，可是朱福年还是有二心，只有遇到小爷叔你，化敌为友，服服帖帖，这就是你的大本事，也就是你的大本钱。”

由于说得中肯，不是一般泛泛的恭维可比，所以胡雪岩听了这几句话，

深受鼓舞，“老古，”他便索性问道：“你直言谈相，看我做生意有啥毛病要改？”

“毛病是谈不到。不过，小爷叔，中国人有句话，叫做‘业精于勤，荒于嬉’，这个‘勤’字照我讲，应该当做敬业的敬，反过来‘嬉’字不作懒惰解释，要当作浮而不实的不敬来讲。敬则专，专心一志，自然精益求精。小爷叔，如果说你有失策之处，我直言谈相，就是不专心。”古应春又说，“人的精力到底有限，你经手的事情到底太多了，眼前来看，好象面面俱到，未出纰漏，其实是不是漏了许多好机会，谁也不得而知。”

他一路说，胡雪岩一路点头，等他说完，随即答道：“有好几位都这样劝过我，不过没有你说得透彻。我刚才在想，忙了半天，两手空空，总有个毛病在那里，你说我不专心，这就是我的毛病。不过，也不能说两手空空……”

他没有再说下去，说下去怕古应春多心，他本人两手空空，还亏下了帐，但相交合作的朋友，都有好处。这盘帐要扯过来算，还是有成就的。

这样转念，更觉精神一振，“走，走，”他站起身来说：“照刘三爷的话，好好吃它一顿，睡它一觉。有没有什么好番菜？吃完了到浴德池去泡它一下午。”

“好番菜是有，只怕你吃不来。”

“怎么吃不来？”

“夏天讲究吃‘色白大菜’，生冷清淡，半生不熟，吃不惯的会倒胃口。”

“那就算了。还是……”

“还是到我这里去吃饭吧！七姐现在返璞归真了，到处跟人学做菜，今天在做粉蒸鸡，还有你们西湖上的莼菜……”

“你不要再说了。”胡雪岩咽了口唾沫答道，“再说下去，我真要流口水了。”

于是一起到古应春那里。七姑奶奶果然卷起衣袖，在厨房里大忙特忙，汗水蒸润，她那张银盆似的脸，和两条藕也似的手臂，格外显得红白分明，看见胡雪岩在厨房门口探头一望，赶紧喊道，“厨房里象火焰山一样，小爷叔，快不要进来！”

“我饿了！”胡雪岩老实答说，“有啥吃的，先弄点来喂喂我。”

“我先下碗米粉干，让你点点饥。回头慢慢吃酒。”

等一碗鸡汤火腿笋干米粉下肚，接着便摆桌子喝酒，恰好尤五也到了，胡雪岩越有兴致。

席间当然要问他今后的打算，胡雪岩却反问尤五和古应春，要怎么样打算，才能于大家有益？

“这话就是很难说了。”尤五答说，“照我的心思，最好你别人的闲事都不管。”

“五哥也是！”七姑奶奶性子直，马上就补了一句他未曾说出来的话：“别人的闲事不要管，只管你的事。是不是？”

大家都笑了。“这当然是一厢情愿。不过，”尤五正色说道，“我们漕帮方面，生路越来越狭，小爷叔，你答应过的，总要替我们想个办法。”

“当然，当然。我一定当我自己的事来办。”胡雪岩又问古应春：“你看呢，我以后该怎么做法？”

“我刚才就说过了。”

胡雪岩点点头，重新回想他上午所作的那番劝告。

那些话，尤五和七姑奶奶并不知道，尤其是七姑奶奶性子急，便追问首，胡雪岩将古应春劝他专心的话，说了给她听，并且盛赞古应春看得深，识得透。

“谢谢一家门！”七姑奶奶撇着嘴说，“小爷叔，他是狗头军师，你不要听他的话。”

古应春不服气，但也不敢跟她争辩，只说：“小爷叔，‘妇人之言，慎不可听’。”

“啥叫‘妇人之言’？”七姑奶奶的反应快得很，“场面总是越大越好。照你的说法，有皇帝做也不要做了，因为管的事太多太杂？”

一句话驳得古应春哑口无言，摇摇头轻轻说了句：“歪理十八条。”

胡雪岩看他那无奈七姑奶奶之何的尴尬神态，未免好笑，但一向不以他那个“宝贝妹子”为然的尤五，却帮着她说话：“阿七说的倒也不是歪理。事情不怕多，要有人管，皇帝好做，难的是用不着一个好宰相。小爷叔，我想，考古的话也不错，阿七的比喻也有道理，你是聪明人，不妨拿他们两个人的话好好想一想，作一番打算。”

“是的！”胡雪岩深深点头。

于是他一面吃喝闲谈，一面在心中盘算，等酒醉饭饱，他的盘算也大致停当了。

“五哥，老古！”他说，“我们先把帐分了……”

“不必分！”尤五抢着说，他的意思跟古应春一样，主张就原来的资本和盈余，听候胡雪岩全权运用，能够“利上滚利”。

“我懂你们的意思。”胡雪岩说，“我要重起炉灶，做几样事业，大家分开来管，我只抓个总。就好比做皇帝一样，要宰相大臣分开来办事，用不着我亲自下手。”

“嗯，嗯！”在座的三个人，不约而同地颌首表示同意。

“第一样是钱庄，这方面是我的根本，我也内行，恐怕还是要亲自下手。第二样是丝，在湖州，我交给陈世龙，在上海，我交给老古。”

“好的！”古应春说，“我当仁不让，无需客气。将来茶叶、桐油也好做洋庄，慢慢儿再说。”

“将来销洋庄都归你一手担当。茶叶、桐油我也想过，只要你认为可以做，我无不赞成。不过眼前新丝就要上市了，所以要请你赶紧筹划，专心一致，百事不管。不过……”胡雪岩看一看七姑奶奶，笑笑不再说下去。

这大有皮里阳秋的意味，七姑奶奶免不了要问：“小爷叔，不过什么？”

“不过，”胡雪岩笑道，“百事不管，你们的终身大事是非管不可的。我也是这样子，别样闲事不能再管，你的这桩大事，非效劳到底不可。当着五哥在这里，我做大媒的说一句，你们挑日子、办喜事，乾坤两宅，自己商量，不必我来传话。古家老族长那里的归我疏通，一定不会办不通，你们放心好了。”

“是的。”尤五点点头说，“这件事，我就这几天要好好谈一谈。现在且不去说它，小爷叔你再讲你的打算。”

“我还打算办两样事业，一样是典当，一样是药店。药店请刘三爷来做，典当，我想跟庞二谈一谈，请朱福年帮我的忙。”

对他的这番打算，尤五和古应春默然不置可否，这意思就是不以为然，在古应春觉得他不宜做此自己不懂的事业，而刘不才的本性，也不宜于苦干

创业，朱福年则相交未几，虽说“南蛮不复反矣”，但他究竟有几许本事，尚未明了，何以轻付以重任？

尤五也略有这样的想法，此外他还有疑虑，率直问道：“小爷叔，一样钱庄，一样丝，都是大本钱，你哪里还有余力开当铺、开药店？”

“五哥说到要害上来了。”胡雪岩很起劲地，“自然我都有打算。”

胡雪岩的打算，是凭他的信誉、本领，因人成事。阜康设分号，是庞二有过承诺，愿意支持的，做丝生意，仍旧是大家集股。开典当的本钱，他看中了苏州潘叔雅那班富家公子，开药店则预备在江浙官场上动脑筋。

“我再说，为啥要开典当、开药店？这两样事业，一时都无利可图，完全是为了公益，我开典当是为方便穷人。胡雪岩三个字，晓得的人，也不算少了，但只有做官的和做生意的晓得，我以后要让老百姓都晓得，提起胡雪岩，说一声：这个人不错！”

事业就会越做越大。为此，我要开药店，这是扬名的最好办法。再说，乱世多病痛，大乱之后，必有瘟疫，将来药店的生意，利人利己，是一等一的好事业。”

听得这一说，七姑奶奶首先就钦佩不止，“你听听，”她带点教训意味地对古应春说：“小爷叔的眼光，才真叫眼光！看到大乱以后了。你要学学小爷叔。”

“本来就和小爷叔在学。”古应春转脸问道，“小爷叔，你说开药店的本钱，出在公家，是怎么个办法？”

“这要靠关系了。军营里自然要用药，我要跟刘三爷商量，弄两张好方子，真材实料修合起来，譬如刀伤药、诸葛行军散、辟瘟丹之类，要一服见效，与众不同。这样子就好禀请各路粮台，先定我们多少，领下价款来做本钱。”

“真是！”七姑奶奶听得眉飞色舞，“我看世界上，没有小爷叔没有办法的事！”

“七姐，”胡雪岩有些惶恐，“这话捧得我太过分了。一个人的力量到底有限，就算三头六臂，也办得了多少事？要成大事，全靠和衷共济，说起来我一无所所有，有的只是朋友。要拿朋友的事当自己的事，朋友才会拿你的事当自己的事。没有朋友，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也还是没有办法。”

“小爷叔这话一针见血，”尤五紧接着他的话说，“我们那一伙弟兄，都当小爷叔好朋友，现在等着你老发号施令呢！”

“你别忙！我答应替你们筹出一条生路来，一定要做到，说句老实话，我眼前第一件大事，就是替你们去开路，大致的办法，我已经有了……”

这是胡雪岩另一项与民生国计有关的大事业，他准备利用漕帮的人力、水路上的势力跟现成的船只，承揽公私货运，同时以松江漕帮的通裕米行为基础，大规模贩卖粮食。

“乱世米珠薪桂，原因有好多，要一样样去考究。兵荒马乱，田地荒了，出产少了，当然是一个原因，再有一个原因是交通不便，眼看有米的地方因运不出，卖不掉，多么可惜！这还不算，最可惜的是糟蹋掉了！有些人家积存了好多粮食，但打起仗来，烧得光光，或者秋收到了，战事迫近，有稻无人割，白白作践。能够想办法不糟蹋，你们想，于公于私多么好！”

“有道理！”尤五矍然而起，“前面两个原因，我懂，后面说的这一层道理，我还是第一次听到。倒要请教小爷叔，怎么样才能不糟蹋？”

“这就要看局势了。眼要明，手要快，看啥地方快靠不住了，我们多调船过去，拿存粮抢运出去。能割的稻子，也要抢着割下来。”胡雪岩又说：“这当然要官府帮忙，或者派兵保护，或者关卡上格外通融，只要说好了，五哥，你们将来人和、地利都具备，是独门生意。”

尤五和古应春都不作声，两个人将胡雪岩的话，细细体味了一会，才大致懂得了他的做法。这确是一项别人所抢不去的好生意，但是做起来不容易。

“官场的情形，小爷叔你晓得的，未见得肯帮我们的忙。”

“一定肯！只看怎样说法？其中还有个道理：打仗两件事，一是兵，二是粮，叫做足食足兵。粮食就这么多，双方又是在一块地方，我们多出一分粮食，长毛就少一分粮食，一进一出，关系不轻。所以，我去一说这层道理，上头一定会赞成。”

“对！”尤五问道：“小爷叔你预备跟哪个去说？王大老爷？”

“是的。我先跟他去说。事不宜迟，明天我就走！我还有好多法子可以治长毛，譬如加紧缉私，断绝他们的日用百物的供应之类。”胡雪岩站起身来，很起劲地挥着手：“做小生意迁就局势，做大生意先帮公家拿局势扭过来。大局好转，我们的生意就自然有办法。你们等着，看我到了杭州，重起炉灶，另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。”

(本篇终)

编后小语

至此，胡雪岩依靠官府、利用漕帮、结识外商买办、网罗赌徒、拉拢富商，终于发迹于战乱的年代，在上海、杭州立足。

此后，高阳先生在《红顶商人》和《灯火楼台》等书中，依然以其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深厚的写作功力，铺叙了胡雪岩自上海、杭州发迹后，资财逐渐过于鼎盛之势，而最终归于破产的过程。书中说道，身为江浙大贾的胡雪岩，运饷粮助清军解杭州之围，城破，即转倚左宗棠为靠山，为其筹措军饷，购运西洋新式枪炮，借巨资于洋商，助左宗棠西征并协大办洋务；继而倚仗官府，扩充实力，操纵了江浙商业，声名盛于东南，直至身受二品顶戴，获赏穿黄马褂、紫禁城骑马的殊荣，赫赫然成为晚清唯一顶红顶子的商人；胡雪岩穷奢极侈、酷好女色，在上海、杭州等地，营造多处富丽宅园，姬妾成群，荒淫无度，以为乐事，十数年间，财势鼎盛至极；不想胡雪岩非真有奇计雄略，经不住洋商的排挤，商事日渐中落，由盛转衰，终至破产，身败名裂。胡雪岩因而成为我国近代史中一奇特人物。

高阳先生独具慧眼，落笔如神，情节曲折，人物如生，文字畅达，场景开阔，使一幅描绘动荡的晚清社会的画面，跃然纸上。

欲知晚清巨贾胡雪岩由商而官、暴起暴落地过程，请见本公司出版的《红顶商人》和《灯火楼台》等书。

